

与神对话三

作者简介：

尼尔·唐纳·沃许 (Neale Donald Walsch)。一九九五年，在他人生最低潮期，一天因写了一封愤怒信给神，没想到这信竟得到了回答，也因此产生了一本惊世之作——《与神对话》。之后，他整个的人生观与生活都改变了，而创立了一个叫做“再创造”(ReCreation) 的组织，专门致力在传播自己所领悟出的喜悦、真理，与爱的信念。目前与妻子南茜住在美国的奥勒冈。

译者简介：

孟祥森，台湾大学哲学系、辅仁大学哲学研究所毕业，曾任教台湾大学等学府。

著有《人间素美》《给你一朵禅的花》《给你一枚禅的果》《滨海茅屋札记》《爱生哲学》《念流》等十余种作品。

译有《异乡人》《苏非之路》《爱的艺术》《动物解放》等涵盖文学、哲学、心理、社会学、历史、环保各领域的著作，约六十余种。

他热爱生命，珍爱自然界中的一草一木，并投注许多心力于地球的生态保护上。

序

一辈子等待的一本书

自然作家 徐仁修

“生命是什么？”

“生命来自何处？”

“生命有什么意义？”

“生活为何是这样子？”

这人生的基本问题，总是让有点思想的人沉思不已。

我也一样，半辈子寻觅，在经书中，在大师的话里，在旅行路上，在探险途中，在摄影、在录音时……但我没有找到能说服自己的答案。后来我在大自然深处，证见了创造生命万物的神奇力量，可是，我仍然不解：他，为何要创造生命，创造人类，创造灵魂？

圣经说：“上帝创造万物”，这我相信，但没有说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万物？

佛家说：“宇宙万物因缘际合而产生”这太含糊，等于没说。

不过，以上种种太初以来无解的问题，我都在《与神对话》中找到了答案，而且是能深深说服我的答案。所以，这是一本我一辈子等待的书。

这也是人类世代代所渴望见到又没见到的一本书，竟能在二十世纪将结束之时出现，我辈何其幸运，能等到了这本书。

我第一次阅读《与神对话》，不过才读到五十几页，就让我震惊，随着页数的增加，我开始亢奋，最后竟至狂喜，以至数日都不思睡眠。只因为，知道创造我们的神是如此慈悲、幽默、伟大，让我在刹那间身心安顿，知所行止，了然生死。我开始学习“欣赏一切，不加评断”，并试着体验“万物一体，与神同在”的感觉，也渐渐可以“一无所需，享受一切”。

半年来，一、二册我已深读了六次，目前正在做第七次的阅读，而每一次都有新的体悟，也仍那样亢奋狂喜。宇宙、人生这样复杂深奥的大问题，只有创造它的神，才能用这样深入浅出又明确的逻辑与比喻来答复。

幸好这本书是在我年过半百时出现，若是在我年轻时，我阅历粗浅、智慧不足，不会有兴趣去翻或了解这书。若在年老时，成见已深、习性难改，恐只会低空掠过此书。而它就出现在此时此刻，对我而言，正是时候。我谢天谢地，谢谢那些让这书出现的人，他们都是神的使者，也谢谢红云教官，他也是神的使者，把书送到我手中。

我也要成为使者，把书介绍到众人里去。

能为《与神对话》写几个字，将是我作为作家一生中所写的篇章中，最有意义，也是最重要的一篇。我谢谢给我这机会的人，也谢谢神的安排。我知道“一切的事物，没有偶然，没有意外，一切都是安排与选择”。

译序

天书

孟祥森

我觉得，《与神对话》三部曲确实是“天书”。当然，它是经过人这“过滤器”过滤出来的，因此，总是会受到局限或有所偏失。因此，有些内容我仍会存疑或者不接受。

但我接受这整套书；我接受它的心意，接受它许多宝贵的启示与教诲。

我承认它是“天书”。

我认为书中的神，是我最好的老师与朋友，我也非常喜欢记录者沃许，他是个活泼、可爱、事事关怀而热烈渴望真理的人。

我有幸成为此书的译者之一，当我翻译此书时，照进室内的阳光常常让我觉得是“神光”。

感谢方智出版社将此书交给我，感谢编辑的费心编校，更感谢王季庆小姐非

常细心的改正我译文的许多错误。

感谢沃许，有这样的人，出这样的书。

当然，更要感谢书中呈现的这个神，这个神，我虽还不甚懂得，但非常喜欢，我已经四十几年没有感谢神了，现在我心中的他，是充满了光与温暖的好朋友与老师。

附注：译文中的章名，是原书中所没有的，主要为方便读者重复阅读，以为
签记之用罢了。

目录

- 《序》 一辈子等待的一本书 徐仁修
《译序》 天书 孟祥森
《自序》 迟来的神圣讯息
1 你教的，正是你必须学的
2 生命的一切都是 S • E • X •
3 一切都只是视角的问题
4 生命开始于你们的舒适区域之外
5 宇宙间没有意外
6 人生就象电脑游戏
7 我们都是一体
8 有时候真理就寓含在矛盾中
9 灵魂之歌可以以许多方式演唱
10 我爱你
11 灵魂是身体的容器
12 每个人都各以各的方式是伟大的人
13 只有两颗心才能宣布的事
14 生命从来没有开始
15 你们正在创造神
16 所有的孩子终有一日全会回家
17 社会正要变成科技的产品
18 分享感就是获利
19 把每一个人都看作是自己
20 保密变成了你们的社交密码
21 到达那里的路是“在”那里
后记

自序

迟来的神圣讯息

这是一本非比寻常的书。我这样说，好象我跟这本书没有多大关系一样。事

实上，我所做的真的就只是“出席”——问几个问题，然后听写下来而已。

从一九九二年当我开始与神对话，我所做的就一直是如此。那一年，在非常的沮丧中，我不断懊恼的问道：究竟我要如何做，才能使生活有意义？我究竟又做了什么，才使得我的生活变得如此不堪？

有一天，我把这些问题写在一本笔记簿上，那是一封愤怒的信，写给神的信。但让我震惊的是，神回答了。是在我心中以无声之声向我细语回答。幸运的是，我把这些话都写了下来。

于今，我已这样做了六年。由于我被告以这些私下的对话有一天将成为书籍，我便于一九九四年底将这些话的第一部分交给了一家出版社。七个月后，它们就出现在各书局的书架上了。此刻，在我写这篇序的时候，它们已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持续了九十一个星期。

第二部对话也成为畅销书，在“纽约时报”排行榜上也好几个月居高不下。而现在，是这本非比寻常的对话的第三部，也是最后一部了。

第三部共花了四年的时间才写成，得来不易。灵感与灵感之间的间隔，有时非常的长，有一次竟达半年之久。第一部的言词是在一年之间口述完毕，第二部比一年略长一些。但这最后一部却是我不得不在公开的聚光灯下完成的。因为从一九九六年以后，不论我去到哪里，永远有人问我：“第三部什么时候出版？”“第三部在哪？”“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读到第三部？”

你可以想象这对我造成何等的压力，这对完成这本书的过程又会有何等的冲突。我感觉自己就象在扬基棒球场的投手踏板上做爱一样。

其实，在那里做爱可能比我写这第三部还更有隐秘性。在本书的书写过程中，每当我一拿起笔，就感到有五百万人在盯着我看，在等着、在渴望着每一个字。

我写这些话，并不是为了祝贺我终于完成了这本书，而是在解释为什么这第三部会来得如此之晚。这几年来，我身体和心灵的独处时间都非常的少，而且间断甚久。

我于一九九四年春季开始启笔写这本书，不久中断了几个月，其后又跳过了整整一年，而最后的几章，则是在一九九八年春季和夏季才完成的。

虽然这本书花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有一点是你们至少可以信赖的，就是这本书绝不是勉强写出来的——绝不是。灵感要不是清清楚楚的来临，就是我干脆把笔放下，拒绝书写——有一次一搁就搁了十四个月。因为我下定决心，如果只是因为我说我要写，就非得写不行，则我宁可写。这虽然使我的出版商有点紧张，可是却很有助于让我对我写出来的东西有信心——尽管这信心来得较为漫长。现在，我终于可以把它呈现给你了。这本书的内容是总结了前两部的教诲，并将它们带到必然的，而又令人屏息的结论。

如果你曾读过前两部的前言，你就知道，我那时是有些害怕的。实际上是深恐那些言词会造成什么反应。但现在，我已不再害怕了。对于这第三部，我是什么忧虑都没有了。因为我知道这其中的洞见，其中的真理，其中的温暖和其中的爱，会感动许多人。

我相信这是神圣的精神讯息。现在我看出来，这三部曲的每一部都是如此，它们将会在数十年中被人一读再读，不断的研究探索；甚至不只数十年，而是数个时代；甚至数个世纪。因为这三部曲涵盖的题材非常的精深广泛，从人与人的关系说到终极的真相，说到宇宙的结构，说到生，说到死，说到浪漫的爱、婚姻、性、为人父母、健康、教育、经济、政治、精神与宗教、志业与正当的生计、物理、时间、社会习俗与道德、创造历程、我们与神的关系、生态、罪与罚、宇宙

间高度演化了的社会中的生活、对与错、文化神话与文化伦理、灵魂、灵魂伴侣、真爱的本质，以及如何将我们的神性表彰出来——因为我们知道这神性就是我们的本性。

我真诚的祈望你能从这三部曲中得到益处。

祝福你！

1 你教的，正是你必须学的

尼：今天是一九九四年的复活节，我依指示，手上拿着铅笔，在这里等待。

我在等待神。他答应我他会出现，就如她在过去的两个复活节一样，我们将开始另一段为时一年的对话。这次是第三部，就我所知也是最后一部。

这非比寻常的对话过程始于一九九二年。将于一九九五年的复活节完成。

三年，共三本书。第一本以个人的事务为主：情感关系，正当的工作，金钱、爱情、性及神等等巨大力量；以及如何把它们纳入到日常生活中。第二部则将这些主题扩充，推向全球的政治考量，诸如政府的性质，如何缔造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一个全球的及统一的社会。而这第三部，依我得到的指示，则是将焦点集中在我们人类所面对的一些最大的问题上。是有关其他界域、其他次元的一些观念，以及这整个复杂的结构如何环环相扣的问题。

这三部曲的程序是：

个人的真理

全球的真理

宇宙的真理

就象前两部的手稿一样，对话将如何进行我完全没有概念。过程总是很简单：我把笔放在纸上，提一个问题，然后看我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冒出来。如果什么都没有，我就把纸笔放下，等另一天。第一本书用了大约一年；第二本一年略多（目前，在此第三本开始之际，第二本仍在进行中）。

我想这一本是三本中最为重要的。

因为自从写书的过程开始直到现在，我第一次感到那么的不自在。前面的四、五段写完之后到现在，已过了两个月。从复活节到现在，已两个月了。两个月，什么都没有——只有不自在。

我花了好几个星期来校订排版好的第一部手稿，这个星期才接到最后的清样，却不得不又送回打字行，因为发现了四十三个错误。而第二部，则仍在手稿阶段，上个星期才完成，比“计划中”晚了两个月（原订一九九四年复活节完成）。这第三本，尽管在第二本尚未完成前就开始，却一直留在文件夹中拖延到现在——而现在，第二本已经完成了，这第三本就吵着要求注意了。

然而，从一九九二年——也就是第一部开始之际——到现在，我是第一次感到在抗拒这书写，几乎是恼火状态。我觉得自己是被陷在这作业中，而我又从来不喜欢去做任何必须去做的事。更且，在把第一部的手稿影本拿给少数几个人看以后，我从他们的反应得知，这三部资料必将被许多人阅读，彻底审视，从神学的角度来分析，并热烈辩论数十年。

这使我要回到笔记簿上就变得非常困难，也非常难以再把这支笔视为我的朋友了。虽然我深知这些资料终将通过考验，但我自己却会成为众矢之的，遭人谩骂攻击，嘲笑，甚至厌恨；只因为他们认为我竟然胆敢将此资料公诸于世，更不

用说我还宣称这资料是直接自**神**而来了。

我相信我最大的恐惧是证明自己不适合作为**神**的“发言人”，因为从出生到现在，我做错过数不清的错事，我的行为一败涂地。

凡是知道我过去的人——包括我的几位前妻和孩子们——都会毫不迟疑的站出来，公开抨击这些资料，只因为我即使只作为丈夫和父亲，就做得全无光彩可言。在这方面，我很失败，而人生的其他方面，诸如友谊、表里一致、勤奋和责任，也都没有一样说得过去。

总之，我深深知道，我没有资格自奉为**神**的子民，更不用说是真理的使者了。我是全世界最没有资格担此任务的人，甚至想都没有资格想。而现在，我竟要为真理发言，就觉得对真理不公。因为我整个的一生就是在展示弱点。

为了这些原因，**神**啊，求**你**免除我的任务，不要再做你的书记，求**你**去找另一个值得配上这种荣誉的人去担当吧。

神：我倒喜欢把**我们**在这里开始的事情办完——不过你并没有“义务”这样做。不论对我，还是对任何人，你都没有任何的“义务”；当然，**我**知道，由于你认为自己有，所以你颇有罪恶感。

尼：我辜负了很多，包括自己的孩子。

神：你一生所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发生得恰到好处，使得你——和所有与你有关的人——都正好依你们所需要的方式成长。

尼：这正是**新时代**每个人的“借口”，逃避他们行为的责任，并规避任何不快的后果。

我觉得自己很自私，自私得让人不可思议；我这一生的所作所为，大多是为了取悦自己，而不顾对他人的冲击。

神：取悦自己，并没有什么不对……

尼：但却有那么多人受到伤害、被辜负……

神：唯一的问题是，什么东西让你最高兴。而你现在似乎在说，让你最高兴的事是所作所为对别人没有伤害，或尽量少伤害。

尼：这是说得客气。

神：我故意这样说的。你必须学着自己宽大。不要再审判自己。

尼：这很难；尤其是当每个人都那么想要审判你的时候。我觉得我会变成你的绊脚石；变成真理的绊脚石；如果我坚持要写完和出版这三部曲，我会变成你的**讯息**的蹩脚使者，使**你的讯息**丧失信誉。

神：你不可能使真理丧失信誉。真理就是真理，既不能被证明，也无法被否认。它就是它。

我的讯息之美与奥妙，是不可能因人怎么看待你而受影响的。
其实，你正是最佳的使者之一，因为你以前的生活是你所谓不完美的生活。
大众会接受你——即使他们批判你。如果他们看出你是真诚的，他们甚至会原谅你“肮脏的过去”。

不过我仍要告诉你：只要你仍在担忧别人怎么看你，你就仍归属于别人。
只有当你不再要求外在的赞赏时，你才能归属于自己。

尼：我关心的主要是**你**的讯息，而不是我自己。我担心**你**的讯息被抹黑。

神：如果你担心的是讯息，那就把讯息发表出来。不要担心它被抹黑。那讯息会为它自己说话。

要记得我所告诉过你的：重要的是讯息怎么送出去，而不是它怎么被接受。

也要记得这个：你教的，正是你必须学的。

并非必须已达完美，才能谈论完美。

并非必须已达精深，才能谈论精深。

并非必须已达至高的演化阶段，才能谈论至高的演化阶段。

只要真诚。只要认真。如果你想要解除你自以为造成的“伤害”，则用你的行动去证明。做你能所做的，其他的就随它去吧。

尼：这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可难了。有时候，我会有罪恶感。

神：罪恶感和恐惧是人唯一的敌人。

尼：但罪恶感有其必要。它让我们知道我们错了。

神：没有所谓的“错”。只有它合不合你用；它是不是表彰了**你是谁和你选择你是谁**。

罪恶感让你卡在你不是你的那个方位。

尼：但罪恶感至少让我们注意到我们步入歧途了。

神：你说的是觉察，而不是罪恶感。

我告诉你：罪恶感是枯萎病——是把植物杀死的毒药。

你不可能因罪恶感而成长，只会因而枯萎和死亡。

你所找寻的是觉察。但觉察不是罪恶感；爱也不是恐惧。

我再说一遍：恐惧与罪恶感是你们唯一的敌人。爱与觉察则是你们真正的朋友。你们不能把两者混淆，因为一个会杀害你们，另一个则能给予你们生命。

尼：那么，我对什么事情都不用感到“罪恶”了？

神：永远永远不要。它有任何好处吗？它只会让你不爱你自己——并消除任何你爱别人的机会。

尼：我也不用恐惧任何事情？

神：恐惧与细心是两回事。要细心——要觉察——但不要恐惧。因为恐惧使人瘫痪，而觉察则让人行动。

要行动，而不要瘫痪。

尼：我一向受到的教育就是要惧怕神。

神：我知道。你们跟**我**一向的关系就是被瘫痪了的。

只有当你们不再惧怕**我**，你们才可能缔造出有意义的人**神**关系。

如果**我**能给你们任何礼物，能给你们任何特殊的恩宠，以便让你们能找到**我**，则那就是无惧。

无惧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将认识**神**。

这意味着，你必须无惧到足以抛却你原以为你对**神**的认识。

你必须无惧到足以跳开别人所说的有关**神**的种种。

你必须无惧到敢于走入你自己对**神**的**亲身体验**中。

然后你又必须无惧到不因此而感到罪恶。当你自己的体验是如此违背你以为你所知道的**神**，如此违背人人对你说的**神**，你仍必须不因此而感到罪恶。

恐惧与罪恶感，是人的唯一敌人。

尼：但是会有人说，照**你**所讲的去做是跟魔鬼打交道；只有魔鬼才会这样讲。

神：根本没有魔鬼。

尼：这也可能是魔鬼会说的话。

神：魔鬼会说神说的一切，是吗？

尼：只是说得更聪明。

神：魔鬼比神聪明？

尼：嗯，或说狡猾吧。

神：所以魔鬼会用神所说的话来“狡辩”？

尼：只是“拧绞”一点点——但只那么一点点，就足以使人脱离正道，使人迷途。

神：我认为我们必须再谈谈“魔鬼”。

尼：好啊；不过我们在第一部里已经谈了不少。

神：显然还是不够。再说，可能有人并没有读过第一部或第二部。因此，我认为应该先把前两本书的要点综述一下。而且这也可以为这第三部中所述的更

大、更具普遍性的真理铺路。魔鬼这个问题，早了结早好。我要告诉你，“魔鬼”这东西为什么是个“发明”出来的东西，又是怎么发明的。

尼：好吧。好得很。你赢了。这对话已经开始，我也已经投入了，所以显然它会继续下去。但是，关于我进入这第三部对话，有一件事是大家应该知道的，就是从我写下前面几段话之后，到这里已经过了**半年**。现在是一九九四年的十一月二十五日——感恩节的第二天。这中间一共是二十五个星期；从那几段到现在，过了二十五个星期。这二十五个星期，有许多事情发生。但有一件事未曾发生，就是这本书仍在原封不动，一步都没有向前。**为什么要花那么久的时间？**

神：你现在明白你可以如何阻碍你自己了吗？你现在明白你可以如何颠覆你自己了吗？你明白正在你走上通往某些善举之路时，你可以如何让自己止步了？你一辈子都在这样做。

尼：嘿，停停！拖延这计划的可不是我。我什么都不能做——一句话也写不出来——除非我觉得感动……除非我觉得……我讨厌用这两个字，但是我猜我是不用不行……我被灵感推动，在笔记簿上写下东西。而灵感是你负责的部分，不是我负责的部分。

神：我明白了。所以，你认为拖延的是我，不是你。

尼：可以说是的。

神：我的宝贝朋友，这真是再象你不过了——当然，其他人也是如此。你们把手压在屁股下，对你们“至高的善”一事不做，实际上是把它推开，然后又诱过于别的什么人或什么事，说是它让你们不能前进。你没有看出这是一个模式吗？

尼：嗯……

神：我告诉你：从没有任何时间是我没有跟你在一起的；从没有一分钟是我“没有准备好”的。

我以前不是就对你说过了吗？

尼：嗯，是，但是……

神：我永远都跟你在一起，直到地老天荒。

然而，我不会把我的意愿强加在你身上——永远不会。

我为你选择你最高的善，但更为你选择你的意愿。这是爱的最确切表示。

当我想要给你的是你想要我给你的，我就是真的爱你。当我想要给你的是“我”想要给你的，则我爱的是**我自己**，只不过是**借着**你。

同样的，借着同样的尺度，你也可以以此来断定别人对你的爱，也可以断定你是否真正爱别人。因为爱不为自己求取，而只想让被爱的人的选择成为事实。

尼：这似乎和你在第一部中所说的意思直接矛盾。在第一部中，你说：爱不关乎别人是什么、做什么和有什么，而只关乎**自己**是什么、做什么与有什么。

而你现在的说法也引起一些问题，例如……对站在路中的小孩喊“不要站在马路上”的父母怎么说呢？或更好的例子，不顾自己生命的危险，冲进车辆奔驰的路中把小孩一把抱起的父母，又怎么说呢？这样的父母怎么样？他们难道不爱小孩吗？然而他们还是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小孩身上了。请记住，那小孩之所以在路中，是因为他**想要**在路中。

你对这些矛盾作何解释？

神：这其中并没有矛盾。只是你没看出其中的和谐来。等你明白我为我所做的最高选择就是你为你所做的最高选择，你才能明白这爱之**神圣教诲**。我为我所做的至高选择和你为你所做的至高选择是同一件事。而这又因为你跟我是同一个。

你瞧，这神圣教诲也就是**神圣二分法**，而这又因为生命的本身就是二分的——在同时同地，两个显然矛盾的真理可以并存。

在目前的例子中是，你与我既是分离的，又是合一的。在你跟一切人的关系中，都有这明显矛盾的存在。

我在第一部中所说的没有错：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人的最大错误是在乎别人是什么，做什么或有什么。你只要在乎自己（Self，本我）就好了。自己是什么，做什么或有什么？自己需什么，要什么，选择什么？自己的最高选择是什么？

而我在这一部的这种说法也没错：当自己明白了并没有别人时，则自己的最高选择，也就是为别人所做的最高选择。

因此，错误不在为自己做最好的**选择**，而在**不知道**什么才是最好的。这又出于不知道**你真正是谁**，更不用说你想要成为谁了。

尼：我不明白。

神：让我举例说明。如果你想赢得印第安纳波利斯五百英里的汽车大赛，则开时速一百五十英里可能对你是最好的。但如果你想去杂货店买东西，这可能就不是最好的时速。

尼：你是说要视情况而定！

神：没错。**生命中的一切**都是如此。什么是“最好的”，要视你是谁、你想要成为什么而定。除非你已明智的决定了你是谁，你是什么，否则你就不能明智的选择什么是于你最好的。

我，身为神，**我知道**我想要成为什么。因此，我知道什么是于我“最好的”。

尼：那又是什么呢？请告诉我，什么是于神“最好的”？这一定很有趣……

神：于我最好的就是把你们**决定什么是于你们最好的**给予你们。因为我想要的是把我自己表现出来。而我是借由你们来做此表现的。

你了解吗？

尼：了解了；不管你相不相信，我是真的了解了。

神：很好。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些你会觉得难以相信的事。

我一向就在给予你们于你们最好的……尽管我承认你们可能并不一定知道。

这个秘密现在既然已经理清了一些，你便可以开始了解我是什么，我想要的是什么了。

我是神。

我是女神。

我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一切的一切。始与终。阿尔法与欧米加（译注：阿尔法 Alpha,希腊语的第一个字母，代表最初，第一个东西；欧米加 Omega,希腊语的最后一个字母，代表最终。）。

我是总和与本质、问题与答案，上与下、左与右、此时与此地、以前与以后。

我是光，我是那创造光的黑暗，使光成为可能的黑暗。我是无尽之女神，是使“善”成其为“善”的“恶”。我是这一切——一切的一切——我无法在不体验我的全体下，去体验任何部分。

而这正是你对我不了解的地方。你想要我是其一，而不是其二。是高，而不是低。是善，而不是恶。然则否认了我的一半，你就否认了你自己的一半。而由于如此，你永远不能成为你真正是谁。

我是那庄严华美的一切——而我想要的乃是以亲自体验的方式认识我自己。我借着这样做，也借着一切存在之物。我借着我所做的选择，体验自己的庄严华美。因为每一个选择都是自我创造。每一个选择都是在为自己下定义。每一个选择都表示（represents）——也就是“再现”（re - presents）——我于此时选择我是谁。

然而，除非有东西让我从其中选择，否则我就不能选择庄严华美。为了让我选择我之为庄严华美，我就必须有某部分较不那般庄严华美。

于你，也是同样的。

我是神，正在创造我自己的过程中。

你，也是如此。

这就是你的灵魂所渴望去做的。这就是你的精神所渴望的。

如果我阻止你选择你所要的，就是我阻止我自己选择——我所要的。因为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去体验我之为我。而这却只有在我不是我的空间中才能做到，这是我在第一部中细心而艰辛的解释过的。

所以，我小心的创造了我不是什么，以便我可以体验我是什么。

然而我又是我所创造的一切——因而以某种意义来说，我又是我所不是的。

尼：怎么可能是你所不是的呢？

神：很简单。你其实时时都在这样。看看你的行为就知道了。

试着了解这件事：没有任何事物是我所不是的。因此，我是我所是，我也是我所不是。

这就是神圣二分法。

这就是那神圣的秘密，但直至目前，只有那至为高越的心才能懂得。而我现

在此以这种方式向你们启示，以便有更多的人可以懂。

这些是第一部中的讯息，如果你们想要懂和了解第三部中将提到的更高越的真理，你们就必须懂——并深深了解第一部中的基本真理。

不过此处我要先提这更高越真理的一端——因为它包含在你的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中。

尼：我一直在等待我们回到我问题的那一部分。如果父母的所说所做是为了孩子好，即使**违背了孩子自己的意愿**，这是爱孩子吗？还是父母该让孩子留在车辆奔驰的马路中以证明自己爱孩子？

神：这是个微妙的问题。这也是自从有父母以来，每个父母都会以不同方式问到的问题。对于你身为父母而言，和对我身为神而言，答案是一样的。

尼：那答案是什么？

神：别急，我的孩子，别急。“一切好的东西都会让那有耐心的人等到”。你没听过这句话吗？

尼：没错。我父亲常说，但我讨厌听。

神：我能了解。但你对你自己真的要有耐心——尤其是当你的选择未能带来你所要的东西时。比如，对你问题的第二部分的答案就是如此。

你说你想要答案，但你并没有选择它。你知道你自己没有选择它，因为你没体验到你有答案。事实上，你是有那答案的，一直都有。你只是不去选择它。你选择了去相信你没有那答案——因此你就没有。

尼：没错。你在第一部中也曾解说过这一点。我此时此刻就拥有我选择拥有的一切——包括对神的全然领会——然而除非我**知道**我拥有，我就不会**体验到**我拥有。

神：正是！你说得很正确。

尼：但是，除非我**体验**到我有，否则我又如何能**知道**我有呢？我怎么可能知道我未能体验到的东西呢？不是有一位伟大的智者（a great mind）曾说：“一切的知都是体验”吗？

神：他错了。

知不是随体验而来——知先于体验。

在这一点上，全世界一半的人都前后颠倒。

尼：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是拥有我问题第二部分的答案，只是我**不知道**我有？

神：完全对。

尼：然而如果我不知道我有，那我就**没有**。

神：这是个吊诡（编注：类似于循环逻辑或怪圈。），没错。

尼：我不懂……除非我懂。

神：没错。

尼：那么，假如对某种东西我并不“知道我知道”，则我又如何到达我“知道我知道”的境地呢？

神：为了“知道你**知道**”，就做得好象你知道似的。

尼：你在第一部中也说过这类的话。

神：没错。而现在是很好的时机来把先前的教诲扼要说明一下。而你也“正好”提出正好的问题，来让我在此书开端之处简述一下我们曾经详谈的一些讯息。

在第一部中，我们曾谈过“是——做——有”（Be - Do - Have）范型，而大部分人又如何反其道而行。

大部分人认为，如果他们“有”某种东西（更多的时间、更多的钱、更多的爱等等），他们最后就可以“做”某些事（写一本书、培养某项嗜好、去度假、买栋房子、交个朋友），而这又会让他们“是”如何如何（是快乐的、和平的或满足的，或在恋爱等等）。

事实上，他们是在把“是——做——有”的范型颠倒了。宇宙中的实况（跟你们所想的相反）是，“有”并不能产生“是”，“是”却产生“有”。

首先你要“是”称之为“快乐”（或“知”、或“智慧”、或“慈悲”等等）的人，然后从这“是”的境地去“做”一些事情——不久，你就会发现你所做的会转回来带给你一直想要“有”的东西。

启动这种创造过程（没错，这正是……创造过程）的方式，是先看清你所要“有”的是什么，问你自己如果你“有”那个东西，你会“是”什么样子，然后直接去“是”那个样子。

以这种方式，你就把那寻常的范型倒转过来，事实上是更正成“是——做——有”的范型，跟宇宙的创造力共同运作，而不是反其道而行。

以下是这个原理的简述：

你的一生，并不**必须**去做任何事。

全部的问题只在**你是什么**。

这是在我们对话结束时，我要再度触及的三个讯息之一。我将以之结束本书。

现在，为了说明，让我们设想有这么一个人：他认为，如果他再有更多一点时间，更多一点钱，或更多一点爱，他就会真的快乐。

尼：他没有搞清楚他目前的“不很快乐”跟他没时间、没钱或没爱之间的关系。

神：正是。反过来说，那个“是”很快乐的人，似乎有时间去做所有真正重要的事，有必须用的钱，有够用终生的爱。

尼：他发现他有使他“快乐”所需的一切事物……只因他先从“快乐”开始！

神：正是。**事先**决定你选择自己是什么样子，会使你实际去经验那种样子。

尼：“是，或不是，就是问题的所在”。（注：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此处作者俏皮的引用莎翁名句。）

神：正是。快乐，是心灵的一种状态。正如一切的心灵状态会以实质的形式复制自己。

有一个电冰箱磁铁上这样写道：

“所有的心灵状态都自我复制。”

尼：但是，如果不是你已有你认为必需有才能“是”的那些东西，你又怎能事先就能“是”快乐的，或**任何**你想要“是”的情况呢？——不管是你想要更发财或更被爱？

神：就象你“是那样”的去做，你就会把它吸引过来。

就象你“是那样”的去做，你就会变成那样。

尼：换句话说，就是“弄假成真”。

神：有点象，没错。只不过你不能真的“弄假”。你的所作所为必须真诚。

凡是所作所为，都须出自真诚，不然就会失去它的好处。

这并不是我不意愿“报偿你”。神既不“报偿”，也不“惩罚”，这是你知道的。但是，为了让创造过程得以运作，自然律要求身、心、灵在思、言、行中结合在一起。

你不可能骗得过自己的心。如果你不真诚，你的心会知道，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你只是把创造过程中你的心灵可以帮助你任何机会终止掉而已。

当然，你也可以不用你的心而能创造——不过要更为困难得多。你可以要求你的身体去做你的心所不相信的某件事，而如果你的身体去做此事的时期够长，你的心就会开始将它对此事原先的想法改变，而创造另一种**新想法**。一旦你对某一事物有了**新想法**，你就走上了一个历程，将此事物创造为你生命中的一个永久面向，而不仅仅是你做出来的某种事物。

这是一条艰难的路，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的所作所为也必须真诚。人，你可可操纵，宇宙却是你操纵不了的。

所以，这是一个极为巧妙的平衡。身体做心灵所不相信的某件事，然则为了此事得以运作，心灵却必须在身体的行为中加入“真诚”这一要素。

尼：如果心灵不“相信”身体所做的事，它又如何能为之加入真诚呢？

神：借由取走私利的方式。

尼：怎么取？

神：心灵可能并不真诚的同意你身体的作为可以带给你所选择的东西，但心灵似乎十分清楚，神会愿意借着你的，把好的事物带给别人。

因此，不论你为自己选择什么，都要给予别人。

尼：可以请你再说一遍吗？

神：当然可以。

不论你为自己选择什么，都要给予别人。

如果你选择快乐，那让别人也快乐。

如果你选择丰饶，那让别人也丰饶。

如果你选择生活中有更多的爱，那让别人生活中也有更多的爱。

要真心真意的这样做——不是你寻求个人的获得，而是因为你真的要别人获得——于是你所给出去的一切，都会来到你身上。

尼：怎么会这样？这是怎么运作的？

神：你将某种东西给出去，这行为本身就使你经历到你拥有这东西，可以给出去。由于你不可能把某种你现在没有的东西给予别人，因此你的心灵就得到一个**新的结论，一个新的想法**，就是，你必定有这个东西，**不然你不可能把它给出去。**

于是，这个**新的想法**变成了你的经验。你开始“是”这样。而一旦你开始“是”某一情况，你就启动了宇宙最具创造力的机器——也就是你的**神圣本我**。

不论你“是”的是什么，你就在创造什么。

循环既已成立，这一情况或事物你就创造得越来越多。它会在你的实际经验中表现出来。

这就是生活中最大的秘密。本书第一部和第二部就在告诉你们这个。全都在那里了，比此处所说的更详细得多。

尼：请解释一下，在将自己选择的事物给予别人时，为什么真诚那么重要？

神：如果你给予他人只是一个计谋，只是一种操纵，意在想使某种事物来到你身上，你的心灵是知道的。所以等于你给了它一个讯号，表示**你现在并没有这事物**。而由于宇宙不过是个大型的复制机，将你的意念复制成具体形式，因此**那就将成为你的经验**。也就是说，你会继续经验着你“没有”那事物——**不管你怎么做！**

再者，这也会是你意图将那事物给予的人的经验。他们会明白，你只是在想要得到某种东西，你实际上并没有东西可以给予，而你的给予只是一个空洞的姿态，只是出自为你自己图谋好处的肤浅之举。

因此，**你所想要吸引的东西，你却正将它推开。**

然而，当你以纯粹的心意将某东西给予别人——因为你明白他们需要它，必须有它——你将发现你拥有这个东西，可以给出去。这可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尼：完全对！它真的是这么运作的！我记得有那么一次，当时我的生活情况相当不好。有一天，我捧着头想，我没什么钱了，也没什么东西可吃，真不知道自己下一次是什么时候才可以吃个够，或怎么样付下次的房租。就在那天晚上，我在公车站见到一对年轻人。我去公车站拿一个包裹，而就在那里，我看到了这两个孩子，偎挤在一条长椅上，用外套当被子盖。

我看着他们，心里难过起来。我想起自己年轻时期样子，小孩子时的样子，就是象他们这样晃来晃去，到处跑。我走过去，问他们愿不愿意到我住的地方，坐在热热的火炉边，喝一点热热的巧克力，说不定还可以把折叠床给他们睡一场好觉。他们眼睛睁得好大的看我，就象耶诞节第二天早晨小孩的表情。

好啦，我们就回到我的住处，我弄了一顿饭给他们吃。那天晚上，我们统统吃了一顿相当久没有吃到的好饭。食物一直都在那儿，冰箱是满的。我只是伸手进去，掏出我原先塞到后面去的東西。我炒了一锅大杂烩，竟然好吃得不得了！我记得当时我还想，这些东西都是哪里出来的？

第二天早上，我甚至还给这些孩子弄了早餐，还送他们上路。当我把他们送到公车站，他们上车的时候，我伸手到口袋里，竟然掏出了二十元给他们。我说：“这或许可以有点小用。”然后一边拥抱他们送别。那一天，我觉得我的境况好了一些。嘿，其实是整个礼拜。那是一个我从来不会忘记的经验，令我对生活的视野与领会，有了深刻的改变。

从那时起，事事开始好转起来，而今天当我在镜子里看自己时，我注意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还活在这儿呢！

神：这是个美丽的故事。你是对的。这正是它运作的方式。所以，当你想要（want）什么东西，就把它给出去。这样，你就不“缺”（wanting）它了。你会立刻经验到“有”这个东西。从此开始，只剩下程度的问题。从心理上来看，你会发现“增加一些”比无中生有要容易得多。

尼：我觉得我刚听到的，是非常有意义的话。你可以把这段话跟我问题的第二部分连在一起吗？它们之间有关联吗？

神：你明白，我所想要说的是，你已经有了那问题的答案。目前你是自认为你没有那答案，并以此度日，你以为如果你有了那答案，你就会有智慧，所以你来向我求智慧。然而我告诉你：先去“是”智慧，然后你就会有智慧。

而“是”智慧的最快途径是什么呢？就是让别人有智慧。

你想要这问题的答案吗？那就把答案给别人。

所以，现在我要来问你这个问题。我要装做“不知道”，而由你给我答案。

如果爱的意义是：你想要给对方的是他们自己想要的。那么把孩子从车辆奔驰中的马路上拉出来的父母，是真正爱孩子吗？

尼：我不知道。

神：我知道你不知道。但如果你以为你知道，那你会怎么回答呢？

尼：嗯，我会说，那父母想要的真的是孩子想要的——也就是活下去。我

会说，那孩子并不想死，他只是不知道在车辆奔驰的马路中逗留会导致死亡。因此，父母跑进马路中央把孩子拉出来，并没有剥夺孩子去展现意志的机会，完全没有。他只是顾及孩子真正的选择，也就是孩子最深的愿望。

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回答。

尼：如果这是真的，则你，身为神，唯一应该做的，就是**阻止我们伤害自己了**。因为我们最深的愿望不可能是伤害自己。然而，事实上我们却一直都在伤害我们自己，而你却坐在那里袖手旁观。

神：我始终都跟你们最深的愿望相伴，你们最深的愿望也是我所给予的。

即使当你们做某件事情会让你们死去，如果这是你们最深的愿望，那么你们也会如愿：**就是去经历“死亡”**。

我从不干涉你们最深的愿望。

尼：你是说，当我们伤害自己时，也是我们自己**想要**如此的？这是我们**最深的愿望**？

神：你们不可能“伤害”你们自己。你们是无法被伤害的。“伤害”是一种主观的反应，而不是客观的现象。你们可以选择在任何际遇或任何现象中“伤害”你们自己，但这全然是你们自己的决定。

在这种真理下，我们可以说：没错，当你们“伤害”自己时，那是因为你们想要如此。但我是从一个非常高、非常奥秘的层次来说这件事，而你的问题则不是“出自”这个层次。

以你所意指的层次而言——就以其为有意识的选择而言——我要说，每当你做了使自己受到伤害的事时，并不是因为你“想要”如此。

在马路上被车撞上的小孩，并不“想要”（寻求、有意的选择）被车撞上。

那一再跟同一类型女人——跟他完全不对头的女人——结婚的男人，并不是他“想要”（寻求、有意的选择）反复制造这种不良的婚姻。

那用榔头敲到大拇指的人，不能说是“想要”这种经验。那不是他想要的、寻求的、有意选择的。

然而，所有客观现象都是下意识间被你吸引而来的；所有的事件都是被你无意识间创造的；你一生中所有的人、事、物、地，都是被你吸引而来的——如果你愿意这样说，是自己创造的——以便提供正好是你想要的条件与机会，好在你演化的过程中去经历你下一个想要经历的经验。

我告诉你，你这一生所发生的每件事情，都是为了提供正好的机会让你去治疗、创造或经历某种事物，而这又是你为了成为**你真正是谁**所希望治疗、创造或经历的。凡不是为你提供这正好机会的，根本不会发生。

尼：那么，我又真正是谁？

神：任何你选择的那个。**神圣**面向中任何你想要成为的。这就是**你是谁**。这可以在任何时间改变。实际上，它常常在变，时时在变。然而，如果你希望你的人生安定下来，就不要再这样变来变去；这有途可循。关于**你是谁**、关于你

选择是谁，不要老是改变主意就行。

尼：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神：我的看法是，你们是在许多不同的层面上做这些决定。决定到车辆奔驰的马路上玩耍的小孩并非选择死亡。她可能选择其他好几种事物，但死不包括在内。妈妈最清楚这一点。

这里的问题不是孩子选择死，而是孩子所做的选择可能导致不止一个结果，其中包括死。她并不清楚这个事实；这于她是未明的。这是她缺欠的资料——而这却使孩子不能做更清楚、更好的选择。

所以，你看，你刚才把它分析得很好。

而我，身为神，我从不干涉你们的选择——然而我却永远知道你们的选择是什么。

因此，你可以假定，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你身上，那么它的发生正是完美——因为，在神的世界中，没有任何事情是逃得过完美的。

你一生的设计——其中的人、事、物、地——全都是由完美的创造者完美的创造出来的，而此完美的创造者，即是完美本身：就是你。而我，则在你之内，以你之身，并且借由你。

我们可以在这共同创造的过程中，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一同运作。你可以自觉的走过一生，或不自觉的走过一生。你可以睡着走你的路，或醒着走你的路。任你选。

尼：等等，让我们回头谈谈在许多不同层次做决定的话题。你说，如果我要我的生活安定下来，我就应当在我是谁和想要是谁方面不要再改变主意。而当我这样说容易时，你又说我们每个人都在许多不同的层次上做选择。你可不可以说得详细些？这意涵着什么？意味着什么？

神：如果你所渴望的，就是你的灵魂所渴望的，则一切都将十分单纯。如果你聆听你纯粹性灵部分的声音，则你一切的决定都将容易，而所有的结果也将欢悦。这是因为……性灵的决定永远都是最高的选择。

它们无需事后的批评，它们不需要分析或评估。它们只需遵从、实行。

但你们却不只是有灵性。你们是身、心、灵的合一体。这既是你们的荣耀，也是你们的奇妙。因为你们往往同时在这三个层面做决定和选择——而又并非相合无间。

你们常常身体要某一事，心寻求的是另一事，灵渴望的却又是第三种。这种情况尤其在孩子身上可以看到，因为他们还没有成熟到足以分辨哪些是对身体“好玩”的事，哪些是对心有意义的事，更不用说哪些是跟灵共鸣的事了。所以，小孩子会在马路上晃荡。

而我，身为神，我觉察到你们所有的选择——甚至那些你们潜意识中所做的选择。我绝不会去干涉，而是促成。我的任务就是确保你们的选择得到允许。（事实上，是你们允许你们自己。我所做的只是设置一个系统，使得你们可以这样做。这个系统叫做创造历程，我曾在第一部里详加说明过。）

当你们的选择互相冲突——当身、心、灵不是一体运作——创造历程就在所有的层次同时运作，产生混杂的结果。如果你的生命是和谐的，你的选择是一致

的，则令人惊奇的成果便会产生。

你们的年轻人有一句话：“样样搞定。”——这可用来形容这合一的状态。

在你们做决定时，层次中还有层面。在心的层次尤其如此。

当你们的心智在做决定时，至少它是从内在的三个层面中做选择的，这就是逻辑、直觉与情绪。而有时它是由这三个层面一同做决定的，因此可能制造出内在的冲突。

而在情绪这个层面中，又有五个层面。这即是五种自然情绪：悲伤、愤怒、嫉妒、恐惧和爱。

在这五种情绪中，又有两种最终情绪，就是爱与恐惧，但爱与恐惧却是所有这些情绪的基础。其他三种情绪是由这两种情绪所衍生的。

推到最后，所有的意念都是由爱或恐惧所推动。爱与恐惧乃是两大极端。这是原初的二元对立。一切到最后不是落入其一，就是落入其二。所有的思想、观念、概念、领会、决定、选择与行动，最后都以其中之一为基础。

而推到最后的最后，真正却只有一个。

爱。

事实上，爱是一切。即使恐惧，也是爱的衍生物，而当恐惧得到得当的运用时，就表达了爱。

尼：恐惧表达了爱？

神：如果以其最高形式，没错。一切事物当以其最高的形式表达，都表达了爱。

那在车辆奔驰的马路上救出孩子的父母，表达的是恐惧还是爱？

尼：嗯，两种都有，我想。为孩子的生死恐惧，而**爱**——则足以使他们冒着自己性命的危险去抢救孩子。

神：正是。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恐惧的最高形态可以变为爱……是爱……而以恐惧表达出来。

同样的，依自然情绪的音阶而上，忧愁、愤怒与嫉妒，也都是恐惧的某种形态，而转过来又都是爱的某种形态。

其一导致其二，你明白吗？

当这五种自然情绪的任何一种被扭曲时，问题就会产生。它会变得怪异，无法认出是爱的产物，更不用说是神的产物——而神乃是**绝对的爱**。

尼：这自然五情之说，我从伊丽莎白·库布勒-露丝博士（Dr.Elizabeth Kubler - Ross）那里听过；与她的交往让我获益良多。

神：没错。是我给她灵感，让她谈论自然五情。

尼：所以，当我做选择时，有赖于“我来自何处”，而我所来自之处，又可能有数层之深。

神：没错，正是如此。

尼：请再教教我这自然五情，因为伊丽莎白所教我的，我大部分已经忘了。

神：悲伤是一种自然情绪。是这种情绪，让你在不想说再见时说再见，在遭遇任何一种损失时，表达出内心的悲痛。那损失可以是失掉你所爱的人或者是隐形眼镜。

当你的悲伤可以表达时，你就除去了它。孩子们在感到悲伤时，如果可以表达悲伤，长大后对于悲伤就有非常健康的态度，因之往往很快就可度过悲伤。

那些被大人说“不行，不行，不准哭！”的孩子，长大以后却无法宣泄。因为从小他们就被别人告诫，终其一生都不可哭泣。因此他们就压抑他们的悲伤。

悲伤长期被压抑，会变成慢性抑郁，是非常不自然的情绪。

人会因慢性抑郁而杀人，发动战争，毁城灭国。

愤怒是一种自然情绪。它是让你说“不，谢了。”的原因。它不一定有辱骂之意，不一定有伤人之意。

如果允许孩子表达他们的愤怒，他们长大后，对愤怒就有一种健康的态度，通常也容易度过愤怒的时刻。

如果孩子觉得发脾气是不对的，甚至根本不应该生气，则他们长大以后，就很难处理自己的愤怒情绪。

愤怒如果持续被压抑，就会变成暴怒，而这是非常不自然的情绪。

人会因暴怒而杀人。发动战争，毁城灭国。

羡慕是一种自然的情绪。这是使五岁的小孩想要象姐姐一样可以构到门把，或骑脚踏车的情绪。羡慕是那使你想要“再做一次”的自然情绪；是使你一试再试，不屈不挠，直到达成的情绪。羡慕是非常健康的，非常自然的。如果孩子表达他们的羡慕，长大之后，他们就对这种情绪有非常健康的态度，很容易度过这种情绪。

如果孩子觉得嫉妒不好，不应当表达，甚至根本不应当有这种情绪，则长大之后，他们就很难处理这种情绪。

羡慕如果持续受到压抑，就会变成嫉妒，而嫉妒是非常不自然的情绪。

人会因嫉妒而杀人。战争因之而起，毁城灭国。

恐惧是一种自然情绪。所有的婴儿都生而仅仅具有两种恐惧：害怕跌下去，害怕很响的噪音。其他的恐惧都是由学习而来的反应，是由环境带给孩子的，是由父母教给孩子的。自然的恐惧是为了让人小心。小心是为了让身体可以活下去。它是爱的衍生物。**对自己的爱。**

如果孩子觉得恐惧是不对的，是不应该表达的，甚至根本不应该有这种情绪，则他们长大以后，就很难处理这种情绪。

恐惧如果持续被压抑，就会变成惊恐，而惊恐是非常不自然的情绪。

人会因惊恐而杀人。战争因之而起。毁城灭国。

爱是一种自然情绪。如果孩子可以自然的表达与接受，不加限制，不加条件，不被禁止，不感困窘，则它可以什么都不再要。因为以这样的态度表达与接受的爱，其本身就完满自足。然而，爱如果受到限制，被设下条件，由规范与仪式捆绑扭曲，被操纵和制止，就会变得不自然。

如果孩子觉得他们自然的爱不好的，是不该表达的，甚至是不该有的，长大之后，他们就会难以处理这种情绪。

爱如果持续被压抑，就会变成占有，而这是非常不自然的情绪。

人会因为占有而杀人。战争因之而起。毁城灭国。

而当这些自然的情绪被压抑，就会造成不自然的反应。大部分人的大部分自然情绪却都受到压抑。然而，这些情绪却是你们的朋友。它们是你们的礼物。它们是你们神圣的工具，用以雕塑你们的经验。

你们生而具有这些工具。它们是帮助你们安度生命的。

尼：那为什么大部分人的这些情绪都被压抑？

神：他们被人教以如此。

尼：谁教他们如此？

神：他们的父母，那些养育他们的人。

尼：为什么？为什么父母要这样做？

神：因为父母又被他们的父母教以如此，代代相传。

尼：对，没错。可是为什么？究竟原因何在？

神：原因是，你们不是当父母的料。

尼：什么？谁“不是当父母的料”？

神：母亲与父亲。

尼：母亲与父亲不是当父母的料？

神：当父母亲还年轻时，他们不是。大部分父母亲都不是。事实上，有这么
多父母亲当得还不错，已经是奇迹了。

没有任何人比年轻父母更不适合养育小孩子。也没有任何人比年轻父母更知道这一点。

大部分父母在做父母时，生活经验还不够。他们连自己都没法照顾。他们仍在找寻答案，仍在寻求线索。

他们甚至连自己的自我也还未能发现，却要试图去引导和培育那比他们更容易受伤的人去发现自我。他们甚至连自己都还不能定义，竟要被迫去定义别人。他们仍旧在力图把自己父母给他们的不当定义剥除中。

他们甚至连**自己是谁**都还没有发现，却在试图告诉你你是谁。但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致他们无法站直——何况他们甚至也无法使他们的生活“走对”。因此，他们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弄错”了；把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孩子的生活都弄错了。

如果他们幸运，对孩子的伤害还不至于太大。他们的孩子可以克服——但很可能是在对他们的孩子已经造成伤害之后。

你们大部分人，是在你们养育孩子的时期**已经过了好多年后**，才获得做妙爸爸、妙妈妈所必备的耐心，智慧与爱心的。

尼：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懂。我知道你的观察在很多方面是对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神：因为年轻的生育者从来就不该成为养育者。你们养育儿童的年龄实在是该在现在养育儿童的年龄过了之后才开始。

尼：我还是有点搞不清楚。

神：在生理上，人类在自己还是儿童时，就有能力生育儿童了。可能会让你们大部分人吃惊的是，人类的童年期其实是延续到四十岁或五十岁。

尼：人类有四十年或五十年自己都是“儿童”？

神：从某个角度来看，没错。我知道要把这个看法当成你们的真理很困难。但是看看你的四周，人类的行为或许可以证明我的看法。

问题是，在你们的社会，你们被教导说，在二十一岁时已经“成人”，已经准备好迈入世界。使得问题更加严重的是，你们的父母亲在开始养育你们时，有许多比二十一岁大不了多少。这样你就可以明白问题的严重性了。

如果生孩子的人本意就是要成为养育孩子的人，则生孩子的事就必须要到你们五十岁以后才行！

生孩子的事应由年轻人去做；那是因为他们身体已经发育好了，强壮了。养孩子的事应由年长的人去做，那是因为他们的心智已经发育好了，强壮了。

但在你们的社会，你们却坚持生孩子的人必须负责养育孩子——结果是，你们不但使得做父母十分艰困，也把环绕着性的许多能量给扭曲了。

尼：呃……可不可以再解释一下？

神：当然可以。

许多人都已观察到我所观察到的事实。也就是说，许许多多的人——或许绝大部分的人——在有能力生孩子的时候，还不真正有能力养育孩子。然而，在人类发现了这个事实后，却选了正好错误的途径。

你们本应让年轻人去享受性的欢乐，若生了孩子，则由年长者带养；你们却告诉年轻人，除非他们准备好负起养育孩子的责任，否则就不要从事性生活。你们让他们认为在此之前有性经验是“错”的，因而在性的周围造成了一层禁忌，然而，性却本是人生最欢天喜地的事情之一。

当然，这种禁忌是后生几乎不会去理睬的，而理由颇为得当。因为去遵从这种禁忌，根本是不自然的。

人类在感受到内在的讯息告诉他们已经准备好时，就渴望着配对与交合。这是人的天性。

然而，他们对自己天性的看法，却十分有赖于父母怎么告诉他们，这比他们内在的感觉还更有分量。你们的孩子期望你们告诉他们，人生是怎么回事。

因此，当他们开始想要偷看对方，想要纯真的跟对方玩耍，想要探测对方的“不同”时，他们就期待父母给他们讯号。看他们的这种天性是“好”的？还是

“坏”的？是受赞许的，还是要被捏死的？要受挫折的？

从观察得知，对于人性的这一部分，许多父母告诉他们孩子的话，都是旁枝末节，就是不指向问题的核心。什么别人怎么说的啦，**宗教**怎么说的啦，社会怎么看的啦等等。

你们这一物种的自然秩序是，性在九岁到十四岁间开始萌芽。十五岁以后，大部分人都已具备性别而且表现出来了。于是，开始了与时间的竞赛：孩子拼命向前，要把欢乐的性能量做充分的释放，父母则拼命阻止。

在这场斗争中，父母处于先天弱势，因为，他们想要孩子**不去做的**，正是天性中的事。他们是**逆天而行**。

因此，大人们发明了种种家庭的、文化的、宗教的、社会的和经济的限制，说辞与压力，以便让自己对孩子的要求显得正当。因此孩子渐渐接受自己的性是不自然的观念。但“自然的”事怎可能这么被羞辱、被制止、被控制、被否定呢？

尼：嘿，我想你有点夸张了。你不觉得你有点夸张吗？

神：真的？对于四、五岁孩子身上的某一部分，做父母的竟然连正确的**名称**都不肯用，你想对这孩子会有什么样的冲击？你们怎么告诉孩子你们这一部分的舒服程度？而你们又认为他们这一部分的舒服程度**应该**是怎样？

尼：呃……

神：对，就是“呃”……

尼：是啊，就象我祖母常说的：“我们是不用那些字的。”我们只说“嘘嘘”“屁屁”——这听起来**好多了**。

神：只因为你们对身体这部分名称添加了太多负面的“包袱”，所以你们极少在平常的谈话中用这些字。

当然，孩子们在年幼的时候，搞不清楚父母为什么会这样；他们只是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认为身体的某些部分“碰不得”“说不得”，凡是与它们有关的，都让人难堪——如果不是“错”的话。

等孩子慢慢长大，到了十几岁的时候，他们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但那时你们又会以非常清楚的言词告诉他们，性生活会让人怀孕，他们如何必须负起养育孩子的责任，因此，他们就有了另一种性是“不对”的理由，于是循环完成。

你们的社会之所以不仅是小有混乱，而是濒临浩劫，正是因为你们**愚弄自然——愚弄自然的结果永远是如此**。

你们制造了性尴尬，性压抑，性羞愧——因而导致性禁忌，性失调和性暴力。

就以一个社会而言，凡是你们觉得尴尬的，永远都被禁止；凡是被压抑的，永远都会失调；而凡是内心明明觉得不该羞愧的事，却必须羞愧的，永远都会引发暴力以为抵抗。

尼：那么，弗洛伊德的有些话是对的。他说，人类的愤怒有许多成分跟性有关——某些基本的和自然的生理本能、兴趣与渴望，因被压抑而产生内心深处的愤怒。

神：你们的许多精神病学家都做过这样的诊断。人因为明明知道他觉得那么好的事情不该感到羞耻，却又真的感到羞耻与罪恶，因此愤怒。

首先，对于你“应该”认为那么“坏”的事觉得那么“好”，这就让人会跟自己生气。

然后，当他们终于明白他们被骗了——原来性是人的经验中美妙的、可敬重珍惜的、光辉灿烂的部分——他们就开始恼怒：恼怒父母对他们的压抑；恼怒宗教对他们的羞辱；恼怒异性对他们的挑衅；恼怒整个社会对他们的控制。

最后，他们开始恼怒自己，竟然允许所有这些人与事来禁止他们。

这种被压抑的愤怒，大部分都用来建构社会扭曲的、误导的道德价值——这个社会用纪念碑、雕像、邮票、电影、图书、摄影和电视节目，去歌颂与推崇世界上最丑陋的暴力，却隐藏世间某些最美丽的爱之行为——更糟的是，使它们看来低贱。

而所有的这些——**所有的这些**——都是由一个意念产生：那些生孩子的人，必须独自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

尼：但如果生孩子的人不负责养育孩子，谁该负责？

神：整个社会。特别是年长的人。

尼：年长的人？

神：在大部分进步的民族和社会中，是年长的人养育孩子，教育孩子，训练孩子，将民族与社会的智慧、教诲与传统传给孩子。以后在我们讲到这些进步文明时，我还要再谈这件事。

凡是年轻人生小孩不被视为“不对”的社会——因为在这样的社会，年长者会养育小孩，因此不致有不胜负荷的责任与负担——性的压抑是闻所未闻的事，同样，强暴、性异常、性功能失调，也是闻所未闻的。

尼：我们的地球上有这样的社会吗？

神：有，但正在消失。你们想要扫除他们，同化他们，因为你们认为他们是野蛮人。在你们所称为的非野蛮社会，孩子（妻子、丈夫也同样）被认为是财产，是私有物，因此生孩子的人必须成为养育孩子的人，因为必须照顾自己“所拥有”的东西。

你们的许多社会问题，根本上出自你们的一个观念，认为妻子与儿女是私有物，认为他们是“你”的。

以后当我们探测与讨论高等演化的生命时，我们会再谈整个的“所有权”问题。但是目前，先让我们把这个问题想一想：有任何人在生理上可以生孩子的年龄，就已经在心理上准备好了要养孩子吗？

事实是，大部分人类到了三十、四十仍未具备养孩子的能力，而且也不应期盼如此。他们自己还没有活到可以把深刻的智慧教给孩子的阶段。

尼：我听说过这类的想法。马克吐温就曾提过。有人曾听他说：“我十九岁

的时候，我爸爸什么都不知道。但当我三十五岁时，很吃惊，这老人已经那么有见地。”

神：他说得好。你们年轻的时候并不是要去教导真理的，而是要去搜集真理。
在你们还没有搜集好真理的时候，怎么可能去教导真理呢？

当然是不能。因此你们就只得把别人教你们的真理教给他们——你们父亲的、母亲的、社会的、宗教的。不论什么，乱七八糟都有，只是没有你们自己的。因为你们自己还在寻找。

而你们会一直找寻，一直实验，一直发现，一直失败，形成又改造你们的真理、你们对自己的观念，一直到你在这星球上半个世纪或近乎半个世纪之久。

然后，你们才在自己的真理中安身下来。而你们每个人所承认的最大真理，可能就是根本没有恒常的真理；真理，象生命一样，是一种改变着的、成长着的、演化着的东西——在你刚刚以为演化的过程已经停止时，它却没有，却真的刚刚开始。

尼：没错，我已经到了这个年龄。我已经五十多了。我已经到了这个阶段。

神：嗯。你现在是个比较聪明的人了。是一个长者了。现在你该养育孩子了。或说得更正确些，从现在算起十年。养育后代的应该是长者，而天意也本是如此。

懂得真理与生命的是长者。他们知道何者重要，何者不重要。他们知道内外合一、诚实、忠诚、友谊与爱，这些用词究竟是什么意思。

尼：我明白你此处的论点。虽然难以接受，但我们有许多人却真的在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才开始刚刚从“孩子”走向“学生”的阶段，但此时，我们却发现我们必须开始教孩子。所以，我们就想，那我们就教他们我们父母教我们的吧。

神：于是，父亲的罪就会落到儿子身上，甚至要落到第七代。

尼：我们怎样才能改变？怎样才能终止这循环？

神：把养育孩子的责任交到可敬的长者身上。父母想要看孩子，任何时候都可以去看，只要愿意，任何时候都可以跟孩子住在一起。但不再独自负起养育和照顾孩子的责任。孩子的生理需求、社会需求与精神需求，由整个社会来供应。教育与价值观由长者给予。

日后当我们谈到宇宙中其他文明时，我们将会讨论一些新的生活模式。但那些模式在你们目前构铸的生活中无法运作。

尼：你的意思是？

神：我的意思是，你们不止做父母的方式无功效，整个的生活方式都是如此。

尼：请再解释一下。

神：你们彼此远离。你们撕裂了家庭，肢解了小型的社群，而投向大城。“部落”、族群或社群，将对群体的责任视为自己的责任，但在大城市却人多，群少。结果，你们便没有了长者。至少不能在近处求得。

更糟的是，你们不仅远离长者，而且把他们推到一边。把他们边缘化。把他们的力量撤走。甚至恨他们。

没错，你们社会中的某些成员甚至恨年长者，声称他们在吸社会的血，要求的权益使你们年轻人付出的税捐越来越多。

尼：没错。有些社会学家就在预言将有世代战争，年轻人指责老年人要求越来越多，贡献却越来越少。现在已经有许多年老公民了，等“战后婴儿潮”都年老以后，问题更严重，因为这一代的寿命一般更长。

神：然而，如果说你们的年长者没有贡献，那是因为你们不让他们贡献。当他们正能够对公司做出某些好成绩时，却强迫他们退休；当他们的参与正能够为活动带来某些意义时，你们却迫使他们从活跃的、有意义的参与中退出。

不但在养育孩子方面，就是在政治上，经济上，甚至宗教上，你们都变成了年轻崇拜、老人遣散的社会，而原先在这些方面，年长者至少有其立足点。

你们的社会也变成了一种单数社会，而非多数社会。也就是说，你们的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而非由群体。

由于你们把社会个体化和年轻化，你们便失去了它的丰富与资源。现在你们是既不丰富又无资源，太多太多的人活在情感与心理的贫乏和破败中。

尼：那我又要再问：有没有一个办法是可以结束这种循环的？

神：首先，看清并承认这是事实。你们有太多的人生活在不承认中。你们有太多的人，把本来就是这样的情况装做根本不是这样。你们是睁眼说瞎话，自己不肯听事实的真相，更不用说去传播。

稍后，等我们讲到高度演化的生物时，我们还要再谈这一点，因为未能观察到、未能承认实情，并非小事。如果你们真想改变现况，我希望你们允许自己听听我的话。

说真话的时刻业已到来；单纯而明白的。你准备好了吗？

尼：准备好了。这就是我为何来与你相会。这就是整个这三部书的对谈何以会开始的理由。

神：真理与实情往往令人不舒服。只有那些不想忽视的人，真理与实情才令他们感到宽慰；不但令他们感到宽慰，而且能激发他们，给予他们灵感。

尼：对我来说，整个这三部曲都是激发我的、给予我灵感的。请说下去。

神：我们有很好的理由可以乐观。我观察到事情已在开始改变。在你们这物种中，越来越有人强调社区的重要性，建构扩延式家庭。你们也日渐尊崇长者，在他们的生活中建造意义与价值，并从他们生活中求取意义与价值。这是在极有益的方向上前进了一大步。

所以，事情在“转头”。你们的文化似乎已采取步骤。而现在开始前进了。

这些改变不可能一日即成。比如，虽然你们养育孩子的方式，是你们目前思想的肇因，你们却不可能一下子把它全部改变。然而，你们却可以一步一步的改变你们的未来。

读这三部曲是步骤之一。在我们谈话结束前，这本书会再三的反复重点。这些复述不是出于偶然，而是为了强调。

由于你问到该如何建构你们的明日，现在就让我们先看看你们的昨日吧！

2 生命的一切都是 S · E · X

尼：过去跟未来有什么关系？

神：当你们知道了过去，就能更知道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你问我如何可以过更好一点的生活。如果你知道你是如何走到目前的地步，就会对你很有用。

我要跟你谈谈权力（power）与力量（strength）（译注：power 指能力与权力、威力，中文有时译成前者，有时译成后者；strength 则指“力量”与实力。）——以及两者之间的差别。我要跟你聊聊你们所发明的撒旦这号人物，聊聊你们怎么发明了他，又为什么会发明他；也会谈谈你们为什么决定你们的神是“他”，而不是“她”。

我要跟你说说**我真正是谁**，而非你们在神话中所说的我是谁。我要以这样的方式形容**我的本体**（Beingness），以致让你们愿意用宇宙论——关于宇宙的真实论说，以及宇宙与我的关系——来取代你们的神话。我要让你们知道，什么是生命与生活，它如何运作，为什么以它运作的方式运作。这章要讲所有这些事。

当你们知道了这些，你们就可决定，什么是你们人类所创造的事物中你们想要扬弃的。因为我们谈话的这第三部分——这第三本书——主要就是在建立一个新的世界，创造一个新的实相。

我的孩子们，你们在自设的监狱中已经生活得太久了。现在已是放自己自由的时候。

你们监禁了你们的五种自然情绪，压抑它们，把它们转变为非常不自然的情绪，因而把不幸、死亡与破坏，带到你们的世界。

在你们这个行星上，许多世纪以来的行为模式是：不可“纵容”情感。如果你们觉得悲伤，那就打发掉它；如果你们觉得愤怒，那就塞住它；如果你们觉得羡慕，那就以此为耻；如果你们觉得恐惧，那就克服；如果你们觉得爱，那就控制它、限制它，等它过去，或逃跑——竭尽所能不要表达，尽快、马上、立时立地的把它铲除。

是放你们自己自由的时候了。

事实上，你们把你们的**神圣本我**囚禁了起来。现在是把你们的**本我**释放出来的时候了。

尼：我开始振奋起来了。我们要怎么开始？从哪里开始？

神：在我们对如何走上这条路的扼要研究中，让我们先回头看看你们的社会**重新结构**它自己的那个时候。这是男人成为支配者的时候，他们决定不应当展

现情感——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根本不应该有情感。

尼：你说：“当你们的社会重新结构它自己的时候”——请问是什么意思？我们这里在说的是什么？

神：在你们历史的早期，你们在这个星球上的社会是母系社会。后来发生了转变，产生了父系社会。当你们做了这种转变时，你们就告别了对情感的表达。你们对表达情感加上了“脆弱”的标签。就是在这个阶段，男人也发明了魔鬼和雄性的神。

尼：男人发明了魔鬼？

神：没错。撒旦基本上是男性的发明物。到最后，社会上所有的一切都跟着跑。但背离情感，发明“恶魔”，却完全是出自对母系社会的背叛，而在母系社会中，女人是以情感来统御一切。那时女人持有一切政府职位，所有的宗教权位，以及商业、科学、学术和医疗方面所有具影响力的职位。

尼：那男人有什么权力呢？

神：没有。男人必须为自己的存在找理由，因为除了使女人的卵受精外，只有去搬动沉重的东西。他们很象工蜂、工蚁。他们做粗重的体力工作，并确保孩子可以生养出来，而且受到保护。

过了千百年，男人才在社会的组织中为自己找到和创造出较大一点的位置。即使参加部族内部的事务，在社团的决定中有发言权和表决权，也是千百年之后才有的事。因为妇女不认为男人有能力懂得这些事务。

尼：好家伙，很难想象有一个社会纯粹基于性别差异，而不准整个一半的人有表决权的。

神：我倒很喜欢你对这件事的幽默感。真的。我要继续讲下去吗？

尼：请说。

神：又过了许多世纪，他们才想要实际上去持有某些领袖职位，去有机会为此等职位表决。在他们的文化中，其他有影响力和权力的职位，也一概是没他们份的。

尼：当男人最后终于取得了社会的权势，超出原先的地位，不再只是婴儿制造者和奴工后，却不对女人报复，反而给予妇女一切人类所应得的尊重、权力和影响力，不以性别而有差异，实在是男人的雍容大度，可赞可叹！

神：你这也很幽默。

尼：噢，抱歉。我说错了星球了吗？

神：让我们言归正传。但在说“魔鬼”的发明之前，让我们先说说权力。因为撒旦之所以被人发明出来，关键全在于此。

尼：你要说在目前的社会，男人握有所有的权力，是吗？但让我先跳到你前头，告诉你我认为这是怎么发生的。

你说在母系时代，男人很象工蜂在服侍女王蜂。你说他们做粗重的活，确保儿童可以生育和受到保护。但我想要说的是：“那又有什么改变？他们**现在**还不是在做这个？”我可以打赌，许多男人都会说，实际上并没有多大**改变**——除非是，男人为了维持他们那“没人领情”的职位，而抽取了一些代价罢了。他们确实是权力更多了些。

神：其实，是大部分的权力。

尼：好吧，大部分的权力。但此处我看到的讽刺则是，两性都觉得自己做的事没人领情，而异性则得尽方便。男人恼恨女人想把权力夺回，因为男人认为他们既为社会做那么多事，**却没有权力**，铁定死得很惨。

女人则恼恨男人掌握了所有的权力，认为自己既然为社会做了那么多事，却仍旧无权，也铁定死得很惨。

神：你分析得很正确。如果男人女人仍在自我的不幸中反复打转，他们就都会死得很惨；唯一的希望是，男方或女方，或双方都看出，人生的关键不在权力，在力量。唯一的希望是双方都看出关键不在分别，而在合一。因为**内在的力量是存在于合一中**，却消失在分别中。分别让人感到虚弱、无力——因而去争权夺利。

我告诉你们：治疗你们的分裂，终止你们的分别幻相，你们将重得内在力量之源。在那里，你们才能找到真正的权力。**做一切**的权力；**是一切**的权力；**有一切**的权力。因为创造的权力是由内在的力量产生，而内在的力量是由合一产生。

你跟你的神间的关系是如此；你跟你的同类间的关系显然也是如此。

如果不再认为你们是分离的，则由合一而产生的一切真正内在力量，就可任凭你们挥舞——不论是以整个社会而言，还是以全体中的个体而言，都是如此。

然而你要记得：

权力来自内在力量。内在力量并非来自赤裸裸的权力。而在这一点，大部分世人却都颠倒了。

没有内在力量，权力只是幻相；没有合一，内在力量只是谎言。谎言对你们的物种是没有好处的，却已深深扎根在你们的集体意识里。因为你们以为内在力量来自**个体与分别**，实情却根本不是如此。跟神分离，跟人互相分离，就是你们失调与痛苦的肇因。然而，分离却依旧伪装成力量，而你们的政治、经济，甚至宗教，却仍旧在支撑这种谎言。

这种谎言造成一切战争和一切导致战争的阶级斗争；导致种族对立，两性对立，以及造成对立的一切权力斗争；导致个人的苦难，以及造成苦难的一切内部斗争。

然而，你们却仍旧顽固的紧紧抓着这谎言，而不论你们看到它把你们带向何方——即使把你们带向毁灭。

现在，我要这样告诉你们：去认识真相，真相会使你们自由。

没有分别。互相之间没有，与神之间没有，与一切之间都没有。

在这本书中，我将一再的述说这项真理，我将一再的做这样的观察。

你们的所作所为，要如你们跟任何东西都没有分别，跟任何人都没有分别，如此，则明天你们就可以治愈全世界。

这就是一切时代最大的秘密。这就是人类千年万年所寻求的答案。这就是人类致力解决之道，这就是人类所祈求的启示。

所作所为，如你们跟任何东西都没有分别，你们就能治愈世界。

要明了，那是与人协同去做的权力，而非制驭人的权力。

尼：谢谢你。我明白了。那么，让我们再回头看：一开始是女性具有制驭男性的权力，而现在则是相反。是男性发明了魔鬼，以便夺取女性族长的权力？

神：没错。他们运用恐惧，因为恐惧是他们唯一具有的工具。

尼：那我又要说了，其实改变真的不多。男人到今天还是如此。有时候，连试都没试着诉诸理性，男人就在运用恐惧了。尤其是大一点的男人，强一点的男人。（或是大一点、强一点的国家。）有时候，那似乎实际上是扎根在男人心中；那似乎是深入到他们的**细胞**。强权就是公理。力量就是权力。

神：没错，自从母系社会被推翻后就是如此。

尼：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神：我们现在要谈的人类简史就是要讲这个。

尼：那么就请说吧。

神：在母系社会时代，男人为了获得控制权，必须要做的，不是说服女人多给男人权力以便控制女人，而是要去说服其他男人。

毕竟，那时候生活过得平平顺顺，男人只是做做体力工作，让自己有价值，然后有性；不然，他们其实也可能过得更坏。所以，要那些没有权力的男人去说服另外没有权力的男人去寻求权力，并不是容易的事。直到他们发现了恐惧。

恐惧是女人所没有料到的。

这恐惧，最初是以怀疑为种，由男人中最不满的撒种。男人中也总是有那些最“没人要”的、肌肉最不发达的、最不讨人喜欢的一一也就是那些女人最不会去注意的。

尼：我敢打赌，就因为情况是这样，所以他们的抱怨，就被认为是由于性挫折而来。

神：没错。不过，这些不满的男人必须去运用他们唯一的工具。因此他们就从怀疑的种子中培育恐惧。如果女人错了呢？他们这样问。如果女人对世界的治理不是最好的呢？如果女人对世界的治理正好是把整个社会——整个人类——

带向毁灭又怎么办？

这是许多男人无法想象的。女人，不是女神的直系后裔吗？不是女神的精确复制吗？而女神不是善的吗？

这样的认识是如此有力，如此普及，以致男人除了去发明一个魔鬼——撒旦——以外，无以抗衡母系社会全民崇仰的**伟大母亲**之无尽的善。

尼：那他们如何去说服其他人，让大家相信有这么一种“邪恶者”呢？

神：他们的社会所能了解是的“烂苹果”理论。就连女人也从经验中看到、知道有些孩子，不管她们如何用心教养，就是会“变坏”。尤其是男孩，就是无法管住；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

就这样，一则神话被创造了出来。

那神话说：有一天，众**女神**之**女神**，**伟大母亲**，生了一个孩子，**没有变好**。不管她怎么做，那孩子就是无法变好。最后，他竟然还要争夺她的宝座。

即使对充满爱、充满宽恕的**母亲**，这也太过分了。于是，那男孩被永远放逐——但是他还是会在聪明的伪装下出现，有时甚至伪装成**伟大母亲**本身。

这则神话设下了基础，让男人发生疑问：“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崇拜的**女神**真的是**女神**？也可能是那坏孩子现在长大了，要来愚弄我们。”

由于这个设计，男人遂可以使别的男人也担心起来，接着又恼怒女人不把他们的担心当真，于是他们就背叛了。

你们现在所称为的撒旦，就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创造一则“坏孩子”的神话并不难，甚至让族里的女人相信这样一种造物的存在，也不难。要让任何人相信这坏孩子是男孩，也无任何困难之处。男性不是较差的一性吗？

这一个设计是为了造成一个神话上的问题：如果“坏孩子”是男性，如果“邪恶者”是雄性，则谁可以制服他呢？当然不可能是女性的神。因为，散播者很聪明的宣扬道：智慧、洞察、明晰、怜悯、计划、思想，无疑是女性较优越。然则如果以赤裸裸的力量而言，则不是需要男性吗？

原先在**女神**神话中，男人只不过是配偶——女人的伴，做着仆人的工作，并在欢庆他们女神的美好中满足他们的渴望。

但现在却需要做得更多的男人：除了可以保护**女神**，还能打败敌人。这种改变并非成于一夕，而是经年累月。慢慢的，非常缓慢的，社会上的人开始认为男性伴侣在其精神神话中也是保护者了，因为现在**女神**需要受到保护，既然如此，则显然一位保护者是必要的。

男人从保护者的身份跳到**平等伙伴**的身份就并非一大步了。于是，他现在与**女神**平起平坐。**男神**被创造出来，有一段时间，**男神**们与**女神**们共同君临神话。

渐渐地，男神们又被赋予了更多的任务。对保护与力量的需求，渐渐凌驾了对智慧与爱的需求。在这样的神话中，一种新的爱产生了：用蛮横的武力来保护他人。但这是对所保护的**对象**有所觊觎的爱；对其所保护的**女神**有所嫉妒。于今不仅是去满足他们对女性的欲望，并且为此欲望而战、而死了。

于是这样的神话开始出现：有巨大能力的**男神**们，为了**女神**们不可言说的**美**而争执与打斗了。于是产生了**嫉妒的男神**。

尼：精采。

神：等等。快说完了，还有一点。

男神们的嫉妒不久就不仅为女神们而发，而扩及一切造物。这些嫉妒的男神要求道：我们最好是爱他，而不要爱任何别的男神——不然的话，有你看！

由于男性是最有威力的物种，而男神们又是男性中最有威力的男性，所以，在这新的神话中，几乎没有什么可以争辩的空间了。

那些争辩而失败的故事开始产生。愤怒的神诞生了。

不久，关于神的整个观念都被颠覆了。神不再是一切爱之源，而变成了一切恐惧之源。

原先爱的模式被取代了：原先主要是女性的爱——母亲对孩子无尽宽容，甚至是女人对她那不怎么样的、但还算有用的男人的宽容——现在被予取予求的、不宽容的男神的嫉妒与愤怒之爱所取代了；这男神是不允许干扰的，不允许不唯命是从的，不会不在乎任何冒犯的。

体验着无限制的爱、温柔的臣服于自然法则的女神那怡然的微笑，于今被不那么怡然的男神那严厉的表情取代了；这男神宣称有能力凌驾自然法则，对爱则强加限制。

这就是你们今日崇拜的男神，这就是你们今天走到的地步。

尼：真是惊人。又有趣，又惊人。但你告诉我这些，又是为了什么？

神：你们必须知道这一切都是你们制造出来的。“强权即公理”或“权力就是力量”这类观念，都是从你们男人创造出来的神话中产生的。

愤怒的和嫉妒的神，都只是想象的产物。然而，由于你们想象得太久了，它变成了真的。到今天，你们还是有些人认为它是真的。但它跟最终的实相没有关系，跟世间真正进行的事也没有关系。

尼：那么是什么？

神：真正在进行的是，你的灵魂渴望着去经历它所能想象的**最高体验**。它来到这里就是为此目的——在它的经验中去认识、去实现（to realize）它自己（也就是使它自己成为真正的自己）。

接着，它发现了肉体的欢乐——不仅是性的，而是一切形式的欢乐——在它耽溺于这些欢乐之际，渐渐忘却了精神的欢乐。

然而这些也是欢乐——比肉体所能给予的要大得多。但灵魂却忘了这一点。

尼：好吧。现在我们要告别历史了，要再重回到原先所谈到的问题。我们能把那问题再说说吗？

神：其实，我们并没有告别历史。我们是在把样样东西合并起来。这其实再明白不过了。你灵魂的目的——它进入肉体的原因——是要去做、去表达**你真正是谁**。灵魂渴望这样；渴望认识它自己，体验它自己。

这种认识的渴望，是生命想要成其为本身。这是神，选择要去表达其自身。你们历史上的神，却不是那真正是神的神。这是重点。你的灵魂是我借以表达和体验**我自己的工具**。

尼：这不是很限制你的体验吗？

神：也会，除非它不会。这要看你怎么做。你选择什么层次，你就以什么层次表达和体验我。

有些人选择非常恢宏的表达方式，这没有比耶稣基督更高的了——虽然还有其他的人也达到同样高的层次。

尼：基督不是至高的榜样？他不是神化做的人吗？

神：基督是至高的榜样。但他不是到达这最高状态的唯一榜样。**基督是神化做的人。但他不是神唯一化做的人。**

每一个人都是“神化做的人”。你是我，以你现在的形象表达。然而你不必担心会限制了我；不必担心你们自己是如何有限。因为我不被限制的，永远不会。你以为你是我所选择的唯一形象吗？你以为你们是我所赋予我之本质的唯一物种吗？

我告诉你，我在每朵花中，在每片彩虹中，在每颗星辰中，在绕着每颗星辰旋转的每颗行星，以及其上其内的一切事物中。

我是风声，是你们太阳的温暖，是每片雪花令人难以置信的独特与完美。

我是老鹰飞翔的威仪，我是麋鹿在草原的纯净，我是狮子的威猛，我是长者的智慧。

我也不局限于仅是你们星球上展现的万象。你们并不知道**我是谁**，只是自以为知道而已。但不要以为**我**只局限于你们，或以为我的**神圣本质**——即至为**神圣的精神（灵）**——只赋予了你们。如果这样，就是傲慢的想法，而且是不正确的。

我的本体（Beingness）在一切之中。一切。一切都是**我的表现**。一切即**我的本性**。没有任何事物不是我；凡不是我的，就不可能存在。

有福的造物们，我创造你们是为了让我体验**自己身为我自己经验的创造者**。

尼：我想有些人会看不懂。请讲得更详细些，让我们懂。

神：神有一个层面——就是我身为**创造者**的这个层面——是只有那非常特别的造物才可以创造的。

我不是你们神话中的男神，也不是女神。我是**创造者**——就是**那行创造的**。然而，我选择在**我自己的体验中认识我自己**。

正如我借由雪花认识我的设计之完美，借由玫瑰认识令人敬畏的美，我同样借由你们而认识我的创造力。

我给了你们有意识的创造你们经验的能力，而此能力是我所具有的。

借由你们，我可以认识我的每一层面。雪花的完美、玫瑰的令人敬畏之美、狮子的威猛、老鹰的威仪，通通具备在你们身上。我把这一切都赋予了你们，并且还多了一项：即去觉察这一切的意识。

因此你们有**自我意识**。这是给予你们的最大礼物，因为你们可借此觉察到自己是自己——而这正是我之所以为我。

我是**我自己**，觉察到**我自己是我自己**。

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我是那我是的**。

你们是我那觉察的**部分**，被体验到的觉察。

而你们正在体验的（和我借由你们正在体验的）是我，并且创造了我。

我正在持续创造**我自己**。

尼：这是否意谓神不是恒常不变的？这是否意谓你不知道下一刻**你会**是什么样子？

神：我怎么能够知道？你还没有做决定呀！

尼：让我搞清楚。是我在决定这一切吗？

神：没错。你就是在选择是我的我。

你是我，在选择我之为我——并在选择我将要是的样子。

你们所有的人、集体的，都在创造这个。你们各自以自己为基础在这样做，并且体验；你们也以共同创造集体生活的方式集体的在这样做。

我是你们全体的集合经验！

尼：你是真的不知道你的下一刻将是什么样子？

神：刚才我是逗着玩的说。我当然知道。你们一切的决定我都已知道，因此我知道**我现在是谁，一向是谁**，也知道**我将永远是谁**。

尼：你怎么可能知道我下一刻要选择的是**什么**，做什么，和有什么呢？更不用说所有的人类将要选择什么了？

神：简单。你们已经做了选择。一切你们将是、将做或将有的，都已做了。你们此刻正在做！

你明白吗？并没有“时间”这个东西。

尼：这一点，我们以前也讨论过。

神：值得现在回顾一下。

尼：好。请告诉我这是怎么运作的。

神：过去、现在与未来，是你们构筑的概念，是你们所发明的实相，以便去创造一个结构，在其中摆放你们的经验。如果不是如此，你们（我们）所有的经验都将会重叠。

实际上它们是重叠的——也就是说，在同“时”发生——只是你们不知道。你们把自己放在一个知觉的壳中，阻断了**整体实相**。

这一点，我在第二部中做过详细解释。回头去看看那段资料是有益的，能使你们可以理清这里所讲的内容。

这里我要讲的是，一切事物都同时发生。一切。所以，没错，我知道我“将

是”“现在是”和“过去是”什么。我一向（always）知道。也就是说，样样（all ways）知道。

所以，你可以明白，你们无由使我吃惊。

你们的故事——整个世间的戏码——之所以被创造，是为了让你们在你们自己的经验中知道你们是谁。这也是为了让你们忘记**你们是谁**，以便让你们可以再度记得**你们是谁**，并创造之。

尼：因为如果我已经经验到我是谁，我就不能**创造**我是谁。如果我已经六尺高，我就不能创造我为六尺高。我必须比六尺**矮一些**——或至少**自以为矮一些**。

神：正是。你了解得很正确。由于灵魂（神）的最大欲望，就是体验它**自身为创造者**，又由于一切都被创造，因而除了找一条路忘掉一切**我们的创造**外，**我们别无选择**。

尼：我倒是很吃惊我们竟找到了一条路。试图“忘记”我们全都是“一”，试图忘记我们这“一”乃是神，必然会象试图忘记屋子里有粉红大象（译注：粉红大象（pink elephant），指狂饮或吸毒后呈现的幻觉或幻象。）一样。我们怎么会那么入迷？

神：嗯，你触到了一切肉体生活的秘密原因了。让你们那么入迷的是在肉体中的生活——而且也理当如此，因为毕竟那太精采了！

我们这里用来帮助**我们**遗忘的，是你们某些人所称为的**快乐原则**。

最高层次的，是于此时此地的经验中，使你们创造你们**真正是谁**的那种快乐，并在下一个最华美的层次中再创造、再创造，又再创造**你们是谁**。这就是神的最高乐趣。

层次较低的快乐，是使你们忘记你们**真正是谁**的那种快乐。不要责备这较低的快乐，因为如果没有它，你们就不能去体验较高的。

尼：这几乎好象是说，一开始肉体的快乐使我们忘记了**我们是谁**，然后却又变成那通道，借由它，我们记得了**我们是谁**！

神：没错。你说得对。以肉体的快乐为通道，记起你是谁；这是把一切生命的基本能量透过身体而提升。

这就是有时你们称为“性能量”的能量。它是沿着你们生命中的内在管道而提升的，直到你们称为第三眼的区域。这区域在前额略后方，两眼之间微微上面的部分。当你们提升这能量时，它会流遍全身。它就像内在的高潮。

尼：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做？

神：靠“想”的。我说的是真话。你们就顺着你们称为“脉轮”的内在通道往上“想”。生命的能量一旦经常上升，你就会对这经验产生嗜好，正如你会对性有饥渴。

能量提升的经验非常美妙。不久，它就会变成你们最渴望的经验。然而你们

永远不会完全失去你们对能量下降的渴望，也就是对基本热情的渴望；而且也不应这样意图。因为在你们的经验中，如果没有低的，就不能有高的；这一点，我已跟你们说过许多次了。一旦你到达高处，你就必须返回低处，以便再度体验移向高处的乐趣。

这就是一切生命的神圣韵律。你们不仅把能量在自身内转动，也在**神的体内**转动更大的能量。

你们生而为较低的形式，却向较高的意识状态演进。你们其实是在**神的体内**提升能量。你们**就是**那能量。当你们到达最高状态，充分的体验了之后，你们就可决定下一步选择何种经验，在**相对界域**中选择何处去经历这经验。

你也可能希望再度体验你自己成为你的**自己**——毕竟这是了不起的经验——如此，你可以在**宇宙之轮**（the Cosmic Wheel）上重新再来一次。

尼：这跟“业轮”（karmic wheel）（译注：使人转入六道轮回之轮。）不一样吗？

神：不同。没有“业轮”这种东西。它不是你们所想象的那个样子。你们有许多人想象不是在踩轮子，而是踩踏车（译注：treadmill，古时罚囚犯踩踏的。）。在其中，你偿还往日的债务，又努力不要造成新的。这就是你们有些人所称的“业轮”。这跟你们不少的西方神学家的想法没有多大不同，因为在这两种模式中，你们都被看作没价值的罪人，想寻求纯洁，以便转往下一个精神层次。

但我这里所说的经验，我称它为**宇宙之轮**；因为没有价值、还债、惩罚和“净化”这类的事。**宇宙之轮**纯粹是对终极实相的描述，这实相，或许你们可称为宇宙真相。

这是生之循环；有时我称它为“历程”（The Process）。这是万物无始无终之本质的写照；它是持续向一切去、自一切来的通路，在这通路上，灵魂欣欣欢欢的行遍永恒。

这就是一切生命的神圣韵律，以此你们推动**神的能量**。

尼：哗！我还从没听过这么清楚的解释呢！我从不曾以为我可以把这些懂得这么明白！

神：嗯，没错。清楚，是你在这里所要体验的。这是我们这对话的目的。我很高兴你达到了这一点。

尼：但你说事实上在**宇宙之轮**并没有“高”与“低”。怎么可能？它是**轮子**，不是梯子。

神：说得好。真是一个精彩的比喻，精彩的领会。因此，不要责备人的生命你们所谓低的、下等的、动物的本能，而应祝福它们，尊崇它们，因为透过它们，借着它们，你们找到了回家的路。

尼：这会让许多人放下他们关于性的罪恶感。

神：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要跟性、要跟生命的一切玩耍，玩耍，玩耍！把你们所谓的神圣与所谓的亵渎混而为一吧！因为除非你们把圣坛视为爱的

最终场所，除非你们把卧室视为崇拜的最终场所，否则你们就什么都看不见。

你们以为“性”跟神是分开的？我告诉你们：**我天天晚上都在每一个卧室里！**

所以，去吧！把你们所谓世俗的与所谓深沉的混而为一——以便你们得以看清没有分别，并体验**一切是一**。然后，当你们继续演化，你们将不是以“放弃性”来看自己，而只是在更高层次享受它。因为**生命**的一切都是 $S \cdot E \cdot X$ ——**Synergis-tic Energy Exchange**（能量协同交换）。

关于性的这层意义如果你能了解，则关于一切事物的这层意义你就也能了解。即使是生命的结束——你们所称为的“死”——也是一样。在你死的那一刻，你看到的将不会是失去生命，而是在更高一个层次上去享受生命。

到最后，当你终于看出在**神的世界**中没有分别——也就是说，无物不是神——你就终于可以把人所发明的这你们称之为**撒旦**的东西丢开。

如果说撒旦存在，那就是每当你以为你跟我分别是那个意念。但不可能跟我分开，因为**我即一切**万有。

人发明魔鬼，是为了威胁人，让他们去做想教他们去做的事，并说如果他们不做，就与神分开。**最终的恐吓手段**就是投入地狱的永恒之火。然而，现在你们已不需惧怕了，因为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把你与我分开。

你跟**我是一体**。既然**我是我所是**，也即**一切**，则**我们**除了是一体之外，别无其他可能。

所以，我为什么要谴责我自己呢？我又怎么会这么做呢？既然**我即是一切**，别无其他，那我如何**自己与自己**分开呢？

我的目的是在演化，不是在谴责；是在成长，不是在死亡；是在经历，不是在不能经历。我的目的是“是”（to be），而不是不再“是”。

我无法把**我自己**和你分开——或和任何事物分开。无知于此，就是“地狱”；知于此，并完全领会，就是“拯救”。你现在已经得救。你再不需要对“死后”会发生什么事担忧了。

3 一切都只是视角的问题

尼：我们现在可以谈一谈死这回事吗？你曾说这第三部要谈更高的真理，更普遍的真理。可是我们所谈过的话中，还没有多少有关死和死后的事。让我们现在谈谈好吗？

神：好。你想知道的是什麼？

尼：死的时候发生的是什麼事情？

神：看你选择什麼？

尼：你是说我们选择什麼就发生什麼？

神：你以为你死了就不再创造？

尼：我不知道；所以才问你。

神：好象很合理。（不过，你是知道的，只是你忘掉了；而这也很棒。一切都照计划进行。）

你死以后，并不会停止创造。这对你而言，是否就够了？

尼：没错。

神：好得很。

至于何以你死后还不停止创造，则是因为你从来就不会死。你无法死。你是生命本身。而生命不可能不是生命。因此你不可能死。

所以，在你死的时刻所发生的事，就是……你继续活下去。

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死了”，却不相信自己“死了”——因为他们没有经历到死，他们反而觉得非常活跃（那是因为真正就是如此）。所以，他们有点糊涂了。

本我可能会看到身体躺在那里，皱成一团，一动不动，然而本我却可以到处行动。它往往是在屋子里到处飞——然后是同时存在所有的空间。当它想要某个观点时，它就突然发觉正在经历体验那个观点。

如果灵魂（这是我们现在给予本我的名称）觉得奇怪：“我的身体为什么不动呢？”它就会立即发现自己浮在身体上方，好奇的看着身体的寂静。

有人走进屋子，灵魂想：“那是谁？”立刻它就会在那人的面前或身边了。

这样，灵魂不久就知道了它可以去任何地方——而且是以意念的速度。

灵魂于是感受到不可置信的自由与轻松，随着意念可到处乱跑的这回事，灵魂是要有一会儿才能“习惯”的。

如果这人有孩子，如果它想到这些孩子，则不论他们在多远，灵魂都可以马上到他们面前。于是灵魂习知自己不但可以以意念的速度到自己想去的任何地方，而且可以一时在两处，或三处，或五处。

它可以同时在这些地方存在、观察与行动，而不至于感到困难或混乱。随后它又可以“聚合”自己，重又回到某个地方，只靠重新聚焦就可以了。

在下一世，灵魂会记起它这一世如果能够记起就好了的事——这就是一切由意念所创造，事情的出现是由意愿使然。

尼：我的意念集中于什么，它就变成了我的实况。

神：完全正确，唯一不同的是你体验到这结果的速度。在物质生活中，你的意念和经验之间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的间隙。在灵界则没有间隙；结果是当下的。

因此，刚刚离开肉体的灵魂，得学习非常小心的监控它们的意念，因为不论它们想什么，就会经验到。

我用“学习”这两个字是不够严谨的，只是一种方便的说法，不是精确的描写。“记起”可能比较正确。

如果物质化的灵魂能象精神化的灵魂那样，有效而快速的学会控制自己的意念，则它们整个的一生都将会改变。

在创造个人实相方面，意念控制——或某些人所称为的祈祷——就是一切。

尼：祈祷？

神：意念控制，就是至高的祈祷。因此，只想那善的事，那正的事。不要去耽思负面与黑暗。即使在事情看起来黯淡之际——尤其是这种时候——仍旧只看完美，只表达感谢，只去想象下一步你要选择的事物之完美状况。

在这个方法中，可以找到平静。在这个历程中，可得到和平与安详。在这种觉醒中，可找到欢悦。

尼：太棒了。这个讯息太棒了。谢谢你借由我把它传递出来。

神：也谢谢你让它传递出来。有时候你比较“干净”，有时候你比较开——象刚刚洗过的滤网，这时它更“开”。开着的洞口更多。

尼：说得好。

神：我尽我所能。

再回过头来：从肉体脱离的灵魂，很快就记得非常小心的监控它们的意念，因为它们不论想什么，就会创造和经验什么。

我要再说一遍，那仍旧居住在肉体内的灵魂也是一样，只是结果往往比较慢。就是由于意念与创造间的“时间”间隙——有时数日，有时数周，有时数月，甚至有时数年——才让你们误以为事情是**发生在你们身上**，而不是由于你们。这是一种幻觉，它使你们**忘了你们才是事情的原由**。

我已经解释过好几次，这种遗忘是“建造在体系之内”的。它是历程的一部分，因为如果不是**你们忘了你们是谁**，你们就不能创造**你们是谁**。因此，这导致遗忘的幻觉乃是有意创造出来的效果。

因此，当你们脱离肉体，看到你们的意念与创造之间关系这么当下而明显，自然会大为吃惊。一开始是吃惊，然后是欢喜；你们开始记得你们是你们经验的肇因，而不是其后果。

尼：在我们死之前，为什么意念与创造之间有所拖延，而死后却完全没有呢？

神：因为你们是在时间的幻相中运作。脱离肉体后，意念与创造间之所以没有拖延，是因为你们也脱离了时间尺度。

尼：换言之，就是你常说的：时间并不存在。

神：不象你们所领会的那样。“时间”现象其实是一种视角（perspective）的作用。

尼：当我们还在身体内时，它为什么存在？

神：是由于你们移入你现在的视角，采取现在的视角而造成的。你们运用这视角作为工具，把你们的经验分成许多个别的片断，而不是把它当作一个单一事件，以此更充分的探测并检察你们的经验。

生命（生活）是一单一事件，一个在宇宙中**当下此刻**正在发生的事件。一切都正在发生。在一切的地方。

没有“时间”，只有**此时**。没有“空间”，只有**此处**。

此时与此处就是一切。

然而你们选择尽其详细的体验这此时此地的庄严华美，去体验你们自己的**神圣本我**为此时此地实相的创造者。你们只有两条路——两种经验场——可以这样做。即**时间与空间**。

这个想法是如此的庄严华美，以至于你名符其实的因欢喜而爆炸！

在这种欢喜的爆炸中，创造了你的各部分之间的空间，以及从你自己的一部分到你自己的另一部分所需的时间。

以这种方式，你名符其实的是**把自己撕成碎片**，以观看自己的碎片。你可以说，你是如此的快乐，以致“摔个粉碎”。

自此以后，你就一直在把碎片拼起来。

尼：我的一生就是如此！我正在把碎片拼合，想看看它们有没有任何意义。

神：借由称为时间的设计，你才可以分成片片，把不可分的分开，以此，在你创造它时，才更能充分的看它和经验它。

这正象当你透过显微镜看一个坚固的东西一样，看到它根本不是固体的，而是数以百万计的不同效应之聚合——许多不同的事情同时发生，以此创造出更大的效应——同样，你用时间做为你灵魂的显微镜。

现在，我要告诉你一则**岩石的寓言**。

曾经，有一块岩石，充满了无以数计的原子、质子、中子和次原子微粒。这些微粒依照某些规范，不停的在飞驰，从“这里”到“那里”。这样做需要“时间”。然而它们却飞驰得如此之快，以致那**岩石**本身似乎完全不动，而只是**存在**（was）。它就躺在那里，餐风饮露，沐浴阳光，全然不动。

“我的里面，那在动心的，是什么？”岩石问。

“**是你**。”远处的**声音**说。

“我？”岩石说，“怎么可能？我根本没动。这是谁都看得出来的。”

“没错。**远看**确实是如此，”那**声音**说，“**从这里看**，你**看起来**就真象固体的、不动的。但是当我更近一些——当我非常近的来看实际上发生的事，我看出一切组合为**你是谁**的东西**都在动**。它们透过时间与空间，以某种特定规范，以不可置信的速度在动，**创造**了称为‘岩石’的**你**。所以你真象魔术！你同时**又在动**，又**不动**。”

“那么，”岩石问道，“哪一种是幻相呢？岩石的一体与不动，还是它各部分的分别与运动？”

那**声音**回答道：“哪一种是幻相？是神的一体与不动，还是神各部分的分别与运动？”

我告诉你：在这**岩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因为这就是**旷古的岩石**。这就是未留一块石头不被翻动的永恒真相。在这小小的故事中，我已把这真理为你们解说殆尽。这就是**宇宙真相**。

生命（生活）是一系列微小的、极快速的运动。这运动却全然不影响那**万有**的不动与存在（Beingness）〔译注：这句也可译为“万有的如如与不动”。〕。然而，正如那岩石中的原子，是那运动创造着你眼前的不动。

从一个距离以外来看，没有分别。不可能有分别，因为**万有**即是**万有**，此外**无他**。我即是**不动的动者**（the Unmoved Mover）〔译注：精确的译法应为“不被动的推动者”。〕。

从你们用来观看**万有**的有限视角来看，你们看到自己是分离的，有别的；不是不可被移动的存有，而是许许多多的存有，不断的在动中。

两种观察都是正确的。两种实相都是“真”相。

尼：当我“死”了，我却根本没死，而只是转入对宏观宇宙的觉察中，在那里没有“时间”或“空间”，没有现在与那时，也没有以前及以后。

神：正是。你说对了。

尼：让我看看我能不能把你所说的再说一遍给你听。让我看看我能不能自己来形容一下。

神：说吧。

尼：从宏观的视角来看，并没有分与别，“回到那里”看，一切事物的一切粒子，看来都象那**全体**。

当你看着脚下的岩石，你看到那岩石，此时此地、全全整整、完完美美的在那里。然而即使一刹那间，如果你将那岩石放在你的觉察中，你都会发现岩石内有许多事情在进行——岩石的粒子在以不可置信的速度做不可置信的运动。这些粒子在做什么？在使岩石成其为岩石。

但你在看这岩石时，你看不到这过程。即使你在概念上对它有所觉知，可是对你而言，那一切却都在“当下”发生。那岩石不是在**变为**岩石；它就是岩石，在当下，在此地。

如果你是那岩石中某一粒次分子粒子的意识，则你就会经历到自己在以疯狂的速度运动，一时在**这**，一时在**那**。而如果外面有一个声音对你说：“一切都在同时发生。”则你就会说那是谎言或欺骗。

然而，如果从岩石外的某一视角来看，说岩石的某一部分是同别的部分分开的，甚至在以疯狂的速度飞绕，则会显得是谎言。从这个距离能看到近处所不能看到的——一切是一，而所有的运动**什么都没有挪动**。

神：你领会了，你掌握到了。你说的意思就是，生命中的一切都只是视角的问题；而你是对的。如果你能继续看清这个真相，你将开始领会到神的宏观真相。你将会解开整个宇宙的奥秘：**一切都是同一回事**。

尼：宇宙是神的身体中的一粒分子！

神：虽不中，亦不远矣。

尼：当我们做了所谓“死”这件事，我们在意识上就回到了宏观实相？

神：没错。然而你们所回归的宏观实相，也仍是**更大宏观实相的微观实相**，

而后者又是**更大实相**的一小部分——如此如此，永远永远，以至于无尽。

我们是神——那“**它即是**”的那个——不断的在创造**我们自己**，不断的在“是”我们现在即是**的我们自己**……直至不再是此，而成为别的东西。

就连岩石也不永远是岩石，而仅是“似乎永久是”岩石。在它是岩石之前，它是别的。它以千百年的过程结为岩石。它曾是别的，也将成为别的。

你们也一样。你们并非一向就是你们现在这样的“你们”，你们曾是别的。而今天，当你如此装严华美的站在这，你们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

尼：哗，太妙了。我认为这真是太妙了！我从没有听过类似这样的话。你把整个的人生宇宙观用我的心智可以理解的方式说出来。这真是太妙了。

神：嗯，谢谢你的夸奖。我很高兴。我在尽力而为。

尼：你说的真是他妈的太好了。

神：这可能不是你在这里该用的口语吧！

尼：噢！

神：我开玩笑的，放轻松些，逗逗趣罢了。我是不可能被“冒犯”的。可是你的人类同胞却可能觉得你冒犯了我。

尼：我猜会。不过，回过头说：我觉得我真的掌握到了一些什么东西。

神：掌握了什么？

尼：当我提出：“为什么当我们在肉体内的时候‘时间’存在，而当灵魂从肉体开释以后时间却不存在呢？”这个问题时，你好象说“时间”其实是视角的问题；它既不“存在”，又不“不存在”，而只是灵魂改变了视角。所以我们是**以不同的方式来体验终极的实相**就是了。

神：我正是这么说的！你的确领会到了！

尼：你还进一步说，在**宏观的宇宙中**，灵魂会**觉察到意念与创造**间的直接关系；**观念与经验**间的直接关系。

神：没错——在宏观的层次，就如在看岩石和看岩石内部的运动。在原子的运动和它创造出的岩石外观之间没有“时间”。运动虽然在发生，岩石却“是”岩石；其实，岩石之所以“是”岩石，正因为运动在发生。因与果是立即的。运动在发生，而岩石“在”，都于“同时”。

这就是当灵魂在你们所谓的“死”时，所认识到的情况。它只是改变了一个视角。你们看到的多了些，因此也懂得多了些。

死后，你们的领会就不再受局限。你们看到岩石，也**看入**岩石。你们会看着如今看似至为复杂的人生层面，而说“当然”。你们会觉得一切都那么清楚。

然后会有新的秘密让你们沉湎。当你们循着**宇宙之轮**转动时，会见到越来越大的实相，越来越大的真理。

然而如果你们能够记得这个真理——你们的视角创造了你们的意念，而你们的意念创造了一切——如果你们在**脱离肉体前记得这个真理**，而不是在脱离之后，则**你们整个人生都将改变**。

尼：而要控制你的意念之路，就是去改变你的视角。

神：正是。采取一个不同的视角，你就会对一切事物有不同的意念。以这种方式，你们会学到控制自己的意念，而在创造自己的经验上，控制意念就是一切。有些人称为“念念祈祷”。

尼：你曾说过，但我不认为我曾用这种方式看待祈祷。

神：那何不试试看这样做会怎么样？如果你认为控制和引导意念即是至高的祈祷，则你就会只想好的和正当的事。即使你会沾一点负面与黑暗，却不会耽溺其中。而在事情看起来黯淡之际——或许尤其是这种时候——你会只看到完美。

尼：这个话你已经一说再说了。

神：我正在给你们工具啊。你们用这种工具可以改变你们的人生。我在反复述说其中最重要的。我要一再一再的重复，因为重复会在你们最需要的时候产生认知（re-cognition）——即“再次知道”。

一切发生的事——那曾经发生的、正在发生的，与将要发生的——都是你们关于**你是谁**和**选择你是谁**最内心的意念、选择、观念和决定而产生出的外在表现。因此，不要谴责你所不同意的那些生活面向，而是去改变它们，并去改变促成它们的条件。

清清楚楚看着黑暗，但不要去诅咒它。而宁是成为照亮黑暗的光，以便去改变它。让你的光在众人面前如此明亮，以致那站在黑暗中的人，被你生命的光所照耀，让你们所有的人终于看到**你们真正的谁**。

做荷光者。因为你的光不止可以照亮自己的路。你的光可以是真正照亮世界的光。

噢，那么，发亮吧！放光吧！绚烂吧！以致你最黑暗的时刻，也能变成你最大的礼物。正如你被赋予了礼物，你也要将礼物给予人，将不可言说的宝藏给予众人：那宝藏即是**他们自己**。

让这个成为你的任务，让这个成为你最大的喜悦：把众人的自己还给他们。甚至于在他们最黑暗的时刻。尤其是在最黑暗的时刻。

世界在等待你。治疗它吧！现在。在你目前所处之地。你能做的还很多。

因为我的羊走失了，现在必须找回。所以，做我的好牧者吧！把他们带回到我身边。

4 生命开始于你们的舒适区域之外

尼：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召唤和给我的挑战。谢谢你将这目标放在我面前。谢谢你始终引导我走向你知道我真正要走的方向。这就是我为什么走向你。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喜爱和祝福这些对话。因为是在与你的对话中，我发现了我内在的神性，并开始看到所有人的神性。

神：我至珍至爱的，诸天都因你这样说而欣欢雀跃了。这正是我走向你的原因；凡是呼唤我的，我都将走向他。正如我现在已走向那些阅读这书的人。因为这份谈话绝不只是为了你一人。是为了全世界百万千万的人。是在每个人需要它的时候放在他的手上，有时候竟出以那般奇妙的方式。它带给他们自己曾经呼求的智慧，并且在他们的一生中正是适合的此刻。

这就是这里所发生的奇迹：你们每个人都是因你们自己制造出这个结果。这本书虽然“看起来似乎”是别人给予你们、带你们来参与这谈话，将这对谈为你们敞开的，**然而，这其实是你们自己把自己带到这里来的。**

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再来探索你心中仍存有的问题吧。

尼：那么，可否请你再谈谈死后的生活？你之前说到死后灵魂会遇见的情况，我实在很想能知道多少就知道多少。

神：那我们就说到你的渴望满足为止。

我刚刚说过，所发生的事是你想要发生的事。这是真话。你创造你的实相，不仅你跟肉体同在时如此，当你脱离肉体时仍是如此。

一开始你可能不明白这一点，因此你可能不是有意识的创造你的实相。因而你的经验就会由你未控制的意念所创造，或由集体意识所创造。

你未受控制的意念强于集体意识多少，你就以多少程度实际经验它们。集体意识被你接受、吸收和内化多少，你就以多少程度实际经验它。

这和你在现在的生活中创造你称为现实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同。

在你的人生中，你永远面临三种选择：

- 1.你可以任许你不加控制的意念来创造当下。
- 2.你可以任许你创造性的意识来创造当下。
- 3.你可以任许集体意识来创造当下。

但反讽的是：

在你现世的生活中，你发现要从你个人的觉察去有意识的创造相当难；甚至你往往会假定你个人的领会是错的——即使你明明看得清楚周围的种种——因此，你会向集体意识投降，而不论它合不合你用。

在你们称为“来生”的最初片刻，不管你把周遭看得如何清楚（这些是你可能难以置信的），你却会发现难以向集体意识投降；你会倾向于坚持你自己的领会，而不管它们合不合你用。

我要告诉你：当你被较低的意识环绕时，坚持自己的领会对你的好处比较多，但当你被较高的意识环绕时，向它投降则会对你的好处比较多。

因此，去寻找更高意识的人为伴是聪明之举。这样的伴侣对你的重要性是不会言过其实的。

在你们所谓的来世，关于这方面就无需担忧，因为你们会立即并自动被高意识存在体——并被高意识本身——所环绕。

不过，你们仍旧可能并不知道这样被爱所包围；你们可能并不是马上就能意

会过来。因此，你们会觉得有些事情是“发生”在你们身上；你们是一时的运气光临着。事实上，你们死时的意识是什么，你们就经验到什么。

你们有些人对死有所料想，只是并不自知，你们终其一生对于死后是什么样子都会有想法，而在死时，这些想法就会呈现，你们会突然觉察（realize）你们原来想的是真的，你们使之成真（make real）。正象你们在活着时一样，你们最强烈的意念、你们最热烈执着的意念占了优势。

尼：那么，人就可能下地狱了。如果有人终其一生都相信地狱绝对是存在的，而神会审判“生者与死者”，他会分开“麦子与谷壳”，分开“山羊与绵羊”，相信一生既然做了那么多冒犯神的事，则他们就一定会下地狱——那他们就一定会在地狱的永远之火中焚烧了！他们要怎么才能逃得出来？你在这三部曲中曾一再明言地狱不存在，然而你又说我们创造我们的实相。那么，相信地狱之火和永罚的人，就可能，而且真的会遇到永罚和地狱之火了。

神：在最终的实相中，除了那本是的外，什么都不存在。你说，你可能创造出你所选择的任何次实相（subreality）来，这是没错的——包括你可以经验到所形容的地狱之火。在这整个三部曲中，我从没有说过你们不会经历到地狱；我说的是：地狱不存在。你们所经历的大部分事物都是不存在的，然而你们仍在经历它们。

尼：真令人难以置信。我的一个朋友，柏奈特·拜恩(Barnet Bain)拍摄了一部关于这种论说的电影。我的意思是，完全跟这种说法相同。我现在写这段话的时候是一九九八年八月七日。我把这段话插入两年前所记录下来的谈话间，这是我以前从没有做过的。但在我把这本书的最后清样送到出版社之前，我最后一次重读稿本，却发现罗宾·威廉斯(Robin Williams)刚刚才主演完的一部电影，内容和我们此处说的完全一样。电影名叫“美梦成真”(What Dreams May Come)，跟你这里说的相同得吓人。

神：那电影我很清楚。

尼：你清楚？神也去看电影？

神：神拍电影。

尼：哇！

神：没错。你没看过“哦，神啊！”(Oh,God)这部电影吗？

尼：当然看过，可是……

神：怎么？你认为神只会写书？

尼：那么，罗宾·威廉斯的那部电影就是真的了？我是说，真的就是那样吗？

神：不是。没有任何电影、书或人，对神的任何解释是真正真的。

尼：连《圣经》也不是？《圣经》不是真正真的？

神：不是。我想这一点你是知道的。

尼：好吧。那**这本书**又怎么样呢？**这本书**总真正是真的了吧！

神：不是。我很不愿意对你这样说，但我还是要说：这书是透过你的个人过滤器而出现的。我承认，你的过滤器的网眼是很精致的。你已成为非常好的过滤器。但你仍只是过滤器。

尼：这我知道。我只是想要在这里再说明一次；因为有些人会把这样的书或如“美梦成真”这样的电影当作是真的。我希望让他们不要如此。

神：这部电影的编剧与制片者透过不算完美的过滤器呈现出巨大的真理。他们所要呈现的，是死后你所经历的正是你预期与选择你会经历的。他们把这一点做了很有效的说明。

好了，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原先的话题了吗？

尼：可是，我想知道的就是我看这部电影时所想知道的。如果没有地狱，可是我却经历到地狱，**则到底有什么鬼不同呢？**

神：只要你还留在你所创造的实相中，就没有任何不同。然而你不可能永远创造这样的实相。你们有些人经历它的时间不会超过你们所谓的十亿分之一秒。因此，即使在你们个人的想象领域中，你们也不可能经历到悲伤痛苦之地。

尼：假如我终生都相信这么一个地方，又相信我做过使我应去这种地方的事，则是什么可以使我不致永远创造这样一个地方呢？

神：你的知识与领会。

在此生，你的下一刻是由你对前一刻的新领会而创造，同样，在你们所谓的来生中，你们从对早先的一刻之所知与领会中创造新的一刻。

有一件事你们会十分快速知道与领会的是（编注：这里的逻辑不太通顺，似乎应该为“有一件你们会十分快速知道与领会的事是”或者“有一件事是你们会十分快速知道与领会的，那就是”），你们一直都在任意选取你们想去经验的事情。这是因为在来生中，结果是立即出现的，你们不会看不出意念与其所创造出的经验之间的关系。

你们会明白，是你们自己在创造你们自己的实相。

尼：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些人的（死后）经验是快乐的，而某些人的则是吓人的；为什么某些人的经验是深刻的，而另一些人的又几乎是子虚乌有的。也解释了为什么有关死后片刻的故事是那么不同。

有些人从濒死经验中回来，充满了和平与爱，从此以后就不再恐惧死亡，而有些人则全身发抖的回来，认为自己遇到了黑暗与邪恶的力量。

神：灵魂会回应并再创造人心最有力的提示或暗示，将它在经验中制造出来。

有些灵魂会有一段时间留在这经验中，使这经验变得非常真实——就象灵魂还在肉体内时的情况一样，尽管它此时的经验也同样不真，不恒久。有些灵魂则调整得很快，看出经验从何而来，而开始新的意念，立即走入了新的经验。

尼：你是说，来世的事物并没有一个特定的样态？在我们自己的心以外，永恒的实相或真理并不存在？在我们死后，在我们走入另一个实相中时，我们仍旧是在继续制造神话、传说和假装的经验？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从这束缚中解脱？我们什么时候才得以认知真理？

神：当你们选择它的时候。这就是罗宾·威廉斯那部电影的重点。这也是这里所说的重点。当一个人的唯一渴望就是认知“一切万有”之永恒真理，就是领会那最伟大的奥秘，就是要经验最壮丽的实相，他就能得到他所要的。

没错，有一个**大真理**在；有一个**终极的实相**在。但不管实相是什么，你总是得到你所选择的——正是因为实相就是“你是一个神圣的造物”，神奇的创造你的实相，并去经验它。

然而，如果你选择不再创造你自己个体的实相，而开始领会和经历更大的、合一的实相，则你立刻就有机会这样做。

那些“死”的时候做此选择、有此渴望、有此意愿与认知的人，就立刻进入合一的体验中。其他的人则只有在他们自己有此渴望时才有此体验。

当灵魂仍跟肉体一同时，情况也正是如此。

这全然在你的渴望、你的选择、你的创造，在你对**那**不可创造之事的创造；也就是，在于你对**那业已创造出来的事物之体验**。

这就是**创造了的创造者**（The Created Creator）。**不动的动者**（The Unmoved Mover）。是始是终，是前是后，是事物的现在——过去——一向的面貌，你们称之为的神。

我不会遗弃你们，然而我也不会将**我的本我**强加在你们身上。我从未这样做过，也永不会这样做。任何时候你们想要，都可回归于我。现在，当你们与肉体同在时如此，将来离开肉体时也一样。任何时候当你们愿意，你们都可回归于我，并体验失去个体**本我**的经验。你们也可以在任何你们选择的时候，重新创造你们个体**本我**的经验。

你们可以如自己的意愿体验“一切万有”的任何层次，至小的，或至大的。你们可以体验小宇宙，也可以体验大宇宙。

尼：我可以体验粒子或岩石。

神：没错。说得好。你了解了。

当你跟人体同住，你所经验的是较小的一部分，而不是整体；也就是说，小宇宙的一部分（但不是小宇宙的最小部分）。当你离开肉体（即某些人所称为的“精神世界”“灵界”），你的视角便跃进般的扩大。你会突然似乎知道了样样东西，能够成为样样东西。你对事物会有一种宏观，允许你懂得你目前不能懂得的

事物。

那时你能懂得的事物之一，是仍有更大的宏观宇宙。也就是说，你会突然明白，“一切万有”比你那时所经验的还要更大。这使你立刻充满了敬畏与期待，惊奇与兴奋，喜悦与欢跃，因为那时你就知道并了解我所知道和了解的：游戏永远不会结束。

尼：我能到达真正智慧的地步吗？

神：在你“死”后，你可以选择让你所曾提出的任何问题都得到答案——并接受你从未梦想过的问题。你可以选择跟“一切万有”合一。你会有机会去决定你下一步要的是什么和做什么。

你会选择回到你最近的一个肉体吗？你会选择再以人的形象——但另一种不同的人——来体验生命吗？

你会选择留在“灵界”——在你那时正经验着的境界？你会选择在认知与经验方面更进一步？你会选择完全“失去你的身份”而成为一体的一部分？

你选择什么？你会选择什么？你要选择什么？

这是我一直在问你的问题。也是宇宙始终在问你的问题。因为宇宙不知道的，只知道去满足你最殷切的渴望，最大的愿望。事实上，它时时都在这样做，天天都在这样做。你与我之间的不同，就是你并未有意识的觉察到这一点。

我却觉察到。

尼：告诉我……在我死后，我会遇到我的亲人和我所爱的人吗？他们会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帮助我了解发生了什么事吗？我会和那些“比我们早逝的人”再重聚吗？我们会永远在一起吗？

神：看你选择了什么？你选择要让这些事情发生吗？那么，它们就会发生。

尼：好吧，我承认我有点糊涂了。你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由意志，而这自由意志会延伸到我们死后？

神：是的，这就是我说的。

尼：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所爱的人的自由意志就必须和我的一样——当我有某一想法和渴望时，他们必须要和我有相同的想法和渴望——不然我死后，他们就不一定会跟我在一起。还有，如果我想跟他们共度永恒的余生，而他们如果有一个或两个却想继续前进的话，那怎么办？也许他们中有一个想要走得更高更高，象你说的，想要跟那一体结合为一，那又怎么办？

神：在宇宙中是没有矛盾的。有些事情看起来矛盾，但事实上并不。如果事情象你所说的那样（顺便告诉你，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那么你们双方都会得到你们所要的。

尼：双方？

神：双方。

尼：我可再问是怎样的吗？

神：可以。

尼：好，那么，怎么……

神：你对神的想法是怎怎样的？你认为我只能在一个地方吗？

尼：不。我认为你同时处处都在。我相信神是无所不在的。

神：嗯，这一点你的想法正确。没有一处是**我不在的**。你了解了吗？

尼：我想是的。

神：好。那么为什么你会认为你是不一样的？

尼：因为你是神，而我却只是凡人。

神：我明白了。我们还卡在这“只是凡人”上……

尼：好吧，好吧……假设，只是为了讨论方便起见，我假定我也是神——或者，至少是由与神相同的材料造成的。那么，你是说我也可以在同一时间在所有的地方？

神：这只是意识要在它的实相中选择什么的问题。在你们所谓的“灵界”，你能想象什么，就能经验什么。如果你想要体验自己为一个灵魂，在一个时间，于一个处所，你就可以做到。然而，如果你想要体验你的灵魂更大一些，在同一个“时间”不只在在一个处所，**则你也可以这样做**。事实上，你可以在任何“时间”在**你所希望的任何处所**体验你的灵魂。这是因为，事实上只有一个“时间”，只有一个“处所”，而你永远都在它的所有里面。因此，你可以依你的愿望，在你所选择的任何时候，体验它的任何一部分或**数个部分**。

尼：可是如果我想要我的亲人们跟我在一起，而**其中有人**却希望到“这一切”的另外某一部分去，那又怎么办？

神：你跟你的亲人们不可能不想要相同的东西。你和我，你的亲人和我——**我们所有的**——都是同一个。

你对某事的渴望，这本身就是我对此事的渴望，因为你根本就是我，把称为**渴望**的经验表达了出来。因此，你所渴望的，就是我所渴望的。

你的亲人和我也同样是同一个，因此，我所渴望的，他们也就渴望。

在地球上，你们也都渴望着相同的东西。你们渴望和平。你们渴望繁荣。你们渴望欢乐。你们渴望满足。你们渴望在工作中能够展现自己，在生活中有爱，

身体健康。你们统统都是渴望着相同的东西。

你们认为这是巧合？不是的。这是**生命的运作之道**。我现在正在为你们解释此道。

在地球上的事情之所以不同于你们所谓的灵界，是因为在地球上，你们虽然渴望着同样事情，但对如何得到它却各有不同的想法，因为你们各自循着不同的方向，却想寻求相同的东西！

是由于这些不同的观念，你们才制造出不同的后果。这些观念可称为**发起思维**（Sponsoring Thoughts）。这些我曾说过的。

尼：是的，在第一部。

神：你们许多人共有的这种意念之一，就是你们的**不够**的想法（idea of insufficiency）。你们许多人私心里总以为就是**不够**。什么都不够。

爱不够，钱不够，食物不够，衣服不够，住处不够，时间不够，可供分配的好念头（good idea to go around）不够，当然可供分配的**自己**也是不够。

这种**发起思维**使得你们竭尽一切所能去求取你们认为“不够”的东西。如果你们认清了人人所渴望的**任何东西**都是足够的，则你们将立即放弃这一切作为。

在你们所称为的“天国”，你们“不够”的意念会消失，因为你们会觉察到，在你们与你们所渴望的任何东西之间并没有分离。

你们会觉察到比足够还有余。你们会觉察到你们可以在任何“时间”存在不止一个地方，因此你没有理由不要你的兄弟所想要的，不选择你的姐妹所选择的。如果他们在死的时候想要你在他们身边，则仅就他们对你的思念，就足以把你召向他们，你没有理由不奔赴他们，因为这完全不会从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中取走任何什么。

这种没有理由说不的状态，就是我一切时间中所处的状态。

你以前也曾听说过：神从来说不。这是没错的。

我会给你们所渴望的一切，永远如是。从时间之始即是如此。

尼：你真的永远都给每个人他们所渴望的？

神：是的，我亲爱的，我真的如此。

你的一生反映着你所渴望的和你相信你可以得到什么。我不会给你你不相信你可以得到的——不管你是多么渴望。因为我不违背你自己对它的想法。我做不到。这是法则。

相信自己不能得到某一事物，就等于不渴望此事物，因为这两者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尼：但在地球上，我们不可能得到**一切**我们所渴望的。比如，我们不可能同时在两个地方。还有许多其他的事物，也是只能渴望却不能得到，因为在地球上，我们人人都是如此受到局限。

神：我知道你会这么想，因此事情对你也就会是这样，因为给予你的永远是你相信会给予你的——这永远是真的。

因此，当你说你不能同时在两个地方，那你就不能。但如果你说，你能以意念的速度去你想要去的任何地方，甚至以你肉体的形态于任何时间存在于不止一个地方，那你就可以如此。

尼：你看，这就是这些对话让我觉得脱节的地方。我真的想要相信这些讯息是直接来自神——但是当你这么说的时候，我的内心真会疯掉，因为我就是无法相信。我的意思是，我就是不信你刚说的话是真的。在人类的经验中，没有可以证明这话的事情。

神：不对。据说所有宗教中的圣人都做过这种事。这需要很深的信仰才能相信？特别高层次的信仰？一千年才有一个人？没错。但这表示它不可能？不对的。

尼：我怎么去创造这种信仰？我怎么能去达到这样的信仰层次？

神：你不可能**达到**那里（get there）。你只能**在那里**（be there）。我不是在玩弄文字。我是真的这样说。这一种信仰——我愿称它为完全的认知——不是你可以**试图**得到的。事实上，如果你试图得到它，你就不可能得到它。你只能**就是**那样。你只能**就是**那**认知**。你**就是**你那种存在体。

这样一种存在状态出自一种**完全的觉察**状态。它**唯有**从这种状态中产生。如果你想要**变得**如此觉察，则你就不能如此。

这就如同如果你是四尺九，却想“变为”六尺一样。你不可能六尺高。你只能“是”你是的高度——四尺九。当你**长到**六尺的时候，你就会“是”六尺了。当你**是**六尺高的时候，你就可以做六尺高的人所能做的一切事了。当你**处在**完全觉察的状态，你就可以做一切处于此种完全觉察状态的人所能做的事。

因此，不要去“试图相信”你可以做这样的事情，而应试图走向完全的觉察状态。那时，就不需要相信。**完全的认知**会自现神迹。

尼：有一次，当我静坐冥想时，曾经有一段完全合一、完全觉察的经验。那太奇妙了，令人欣喜不已。但那次以后，我曾一再试图再有这种经验。我不断的静坐，想要再次达到这完全的觉知，可是我从未能再成功过。这就是你所说的原因吗？你是说，只要我仍在寻求某种事物，我就不可能得到，因为这寻求就表示我现在没有得到它。这种智慧你在这整个三部曲中都一再地向我透露着。

神：没错，没错。现在你懂了吧，你更清楚了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一再反复、一再重述的原因。反正你在第三次、第四次，或许第五次，总会领会到的。

尼：嗯，我很高兴我问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你可以同时在两个地方”或“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可能会变成很危险的玩意儿。这就是那种让人从帝国大厦往下跳，一边还会大喊“我是神！看哪！我可以飞！”的把戏。

神：在做这种事情之前，你最好处在完全的觉知状态。如果你必须以向别人表明来证明你是神，则你就还不知道你是，而这“不知道”会以你的实况表明出来。简言之，你会摔个正着。

神不求对任何人证明**它自己**，因为神没有这个需求。神是，而这即是如此。那些知道自己与神为一的人，或在自己之内体验到神的人，不需向任何人证明，更不需向自己证明，因而也不会去寻求如此去做。

因此，当他们揶揄他，对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时，那位名叫耶稣基督的人什么也没做。

但是三天以后，当没有见证人、没有群众、没有证明任何事物的人在场时，他静静的做了一件更惊人的事——而世人一直到现在还在议论不休。

你们的救赎就在这奇迹中，因为这奇迹不只向你们显示了耶稣的真相，也显示了**你们是谁**的真相，因此使你们免于被谎言所误——这谎言是别人告诉你们的，而你们把它当作真相来接受。

神永远邀请你们对自己存以最高的想法。

就在此时，你们的星球上就有人正在表现着这些最高的想法：包括使物体出现又消失，甚至在肉体中“永远活下去”，或重返肉身，再度生活——而所有这些，所有的这些，都因他们的信念而得以成为可能。那是因为他们的认知。那是因为他们对事物如何成其为事物，其用意如何，有不可改变的清明。

在过去，当有人以凡人形象做出这类事情，你们就认为是奇迹，称这些人为圣人和救世者，然则他们并不比你们更是圣人与救世者。因为你们所有的人都是圣人与救世者。**而这正是他们为你们带来的讯息。**

尼：我要怎么才能相信这些？我是全心全意想要相信的，只是实在无法相信。就是无法。

神：不；你不能用相信（believe）的。你只能知晓（know）它。

尼：我怎么能知晓？我怎么样才能知晓？

神：凡是你为自己选择的，就给予别人。如果你做不到，则帮助别人做到。告诉别人，他们已经拥有。为此**称赞**他们；并为此**推崇**他们。

这就是“宗师”（guru）的价值。这是全部的重点所在。但在西方，“宗师”一词已经带有太多的负面能量，它几乎已经带有轻蔑之意。“宗师”几乎就是骗子。效忠于某一宗师，就几乎是放弃了你自己的力量。

可是推崇你的宗师**并不是**放弃你的权力，而是**得到**力量。因为当你赞美你的宗师，当你推崇他，你所说的就是“我见到你”。而你在他人身上所见到的，你就开始在自己身上见到。那是你内在实相的外在证据。那是你内在真理的外在证明。证明你的生命的真相。

这就是透过你写这三部曲所带来的真理。

尼：我并不认为是在写这些书。而是你，神，才是作者，我只是个抄写员。

神：神是作者……而**你也是**。这本书是我写的或是你写的，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如果你认为有所不同，你就失去了写这本书的意义了。你们大部分人都已偏失了这教诲的重点。因此我派了新的老师，更多的老师，都带着与往日的老师相同的讯息来。

我了解你不愿意将这教诲认为是你个人的教诲。因为如果你到处嚷嚷说，你

与神为一——或甚至只是神的一部分，你说这些话，写这些话，就不知道世人会怎么看待你了。

尼：世人怎么看我倒没关系。但有一点我十分清楚：就是我没有资格做这些讯息——这三本书中所有的讯息——的唯一接受者。我不觉得自己有资格做这项真理的使者。没错，我现在是在为这三本书工作，然而即使在出书之前我就知道，比任何人都知道，以我所曾犯过的错误，以我所曾做过的自私的事，我根本就没有资格带来这奇妙的真理。

然而，这又可能是这三部曲中最大的讯息：神不对任何人隐藏，他对每个人说话——即使那最没有资格的。因为，如果神对我说话，则神将对每个寻求真理的男人、女人与小孩的心直接说话。

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有希望。我们没有一个人烂到神会遗弃我们，不可原谅到神会转头不顾我们。

神：这些都是你所相信的吗？——刚刚你写的所有这些话？

尼：是的。

神：那么它就是这样；在你就是这样。

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你是有资格的。就象每个人一样。没有资格，是对人类最坏的指控。你们以往日来鉴定你们的价值，我却以来日。

来日，来日，永远都是来日！你们生命的所在，不是在往日，是在来日。你们真相的所在，是在来日，而不是在往日。

跟你们将要做的事相比，你们已经做的便不重要。跟你们将要创造的相比，你们所已犯的错误便微不足道。

我原谅你的错误。全部的错误。我原谅你误置的热情。所有全部的。我原谅你错误的观念，你被误导的领会，你令人受伤的行为，你自私的决定。这所有的全部。

别人可能不原谅你，但我原谅你。别人可能不放过你的错误，但我放。别人可能不让你忘记，不让你走向新的事物，但我让。因为我知道你不是过去的你，却是，并将永远是，现在的你。

在一分钟之间，在一秒钟之间，一呼一吸之间，一个罪人可以转变为圣人。

事实上，没有“罪人”这么一种东西，因为没有一个人会被罪“犯”到——尤其是我。这就是何以我说我“原谅”你。我用这个字眼，因为这似乎是你们所了解的。

事实上，我不是原谅你，而且也不会为了任何事原谅你。我没有必要。没有什么要原谅的。但我可以释放你。正象我此时此处所做的。再度如此。正如我过去经常做的——以那么多其他老师的教诲所做的。

尼：那为什么我们不肯听那些老师的？为什么我们不相信你这最大的允诺？

神：因为你们不相信神的善。那么，就把要相信我的善忘记吧！只去相信这简单的逻辑：

我所以无需原谅你们，是你们不可能冒犯我，我也不会被伤害与毁灭的。然

而你们却以为可以冒犯，甚至伤害我。这是多么大的幻相！多么大的心结啊！

你们不可能伤害到我，因为我不可能被伤害的。而凡是不能被伤害的，也不可能、不会去伤害别人。

现在你可以明白这真相后的编辑了：我不会谴责，不会惩罚，也不需报应。我没有此种需求，因为我不可能以任何方式受到伤害或冒犯。

而你也是一样。所有其他的人也是一样——尽管你们以为自己可以被伤害或毁灭，曾经受到伤害或毁灭。

因为你们以为受到伤害，所以便要求报复。由于你们体验了痛苦，所以要别人也经历痛苦，以为报应。但是，你们究竟有什么正当的借口来造成他人痛苦呢？因为（你们以为）有人造成了你们的痛苦，就觉得以痛苦回报是对的？你们本来认为人与人不应那般对待，然而一旦你们自以为有借口可以那样待人，就于心无愧了？

这是疯狂。而你们未能看出的是在这种疯狂中，所有造成他人痛苦的人都自以为正当。每个人的每件行为都被他自己认为是对的，因为这是他的所欲所求。

照你们的定义，别人的所欲所求就是错的。照别人的定义则正好相反。你们可能不同意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道德架构，他们的神学观，他们的决定、选择与行为……但是他们，以他们的价值观为基础，却同意他们自己的。

你认为他们的价值观是“错”的。但又有谁说你们的价值观是“对”的呢？只有你们言行合一，才会使这价值观有些意义，可是你们的“对”与“错”，却经常在变。个人如此，整个社会也是一样。

只不过数十年前，你们社会认为“对”的，于今却认为“错”了。不久以前你们认为“错”的，于今又称它为“对”。然而谁能说谁是或谁非呢？没有评分卡，你怎么分辨比赛的结果呢？

尼：然而我们却敢于互相审判，我们敢于谴责，只因为有人不合于我们一直在变的是非标准。喔——，我们还真了不起呢。我们连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都无法一致。

神：但问题不在这里。关于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改变主意并不是问题所在。这一点你们必须清楚，不然你们就无法成长。改变乃是演化的成果。

不，问题不在你们改变，或你们的价值观改变。问题在你们有那么多人坚持以为你们现在的价值观是对的，是完美的，人人必须遵从。你们有些人变得自是自大。

如果你们的信念对你们有帮助，则坚守它，牢牢的守住它。不要动摇。因为你们的“对”“错”观念，是你们对你是谁的定义。然而不要要求别人也以你们的对错来定义他们自己。也不要那么牢牢的“栓在”你们现在的信念与习俗中，免得阻碍了你们的演化。

事实上，你们不可能阻碍演化；即使你们想要做也做不到，因为，不管有你们还是没有你们，生命都一直在前进。没有任何事物是停留在同一个状态的，也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变的。不变就是不动，而不动就是死。

生命的一切都是动。每一块石头都充满了运动。一切都在动。一切。没有一种事物不是在动中。因而没有一个事物不是时时刻刻在动的。没有一物。

保持原样，或意图保持原样，是违背生命法则的。这是愚蠢，因为在这种争执中，胜利的一方永远是生命。

所以，变吧！是的，变吧！改变你们关于“对”与“错”的想法。改变你们关于这个和那个的想法。改变你的构想，你们的结构，你们的模型，你们的理论。

允诺你们最深的真理改变。看在老天份上，为了你们好，由你们自己主动去改变吧！我这话是真的。为了你们好，由你们自己去改变吧！因为关于你们是谁，你们的新观念就是成长所在。你们关于这是什么的新观念，就是演化加速之处。你们关于谁、什么、何处、何时、如何和为什么的新观念，就是使神秘得以解开之处，故事得以结束之处。然后你们可以开始新的故事，一个更精彩的故事。

你们关于“一切万有”的新观念就是兴奋之所在，就是创造之所在，就是你内在的神得以显现、得以充分实现之所在。

不论你们认为事物已经“多好”，它们仍旧可以更好。不论你们认为你们的神学、你们的意识形态、你们的宇宙观已经多么奇妙，都还可以更奇妙，因为“天上地下要比你们的哲学所梦想的事物还要多得多”。

因此，打开吧！打开！不要因为你们已经适应旧有的真理，而把新真理的可能性关闭。生命开始于你们的舒适区域之外。

然而，不要急于审判他人。宁可避免审判。因为别人今日的“错”，可能是你昨日的“对”；别人今日做错的事，可能是你昨日未经改正的行为；别人今日“有害的”“伤人的”“不可原谅的”，和“自私的”选择与决定，正是你曾做过多次的。

你也许“无法想象”，别人怎么可能“做出那样的事”，然而你忘了，这正是你所来自之处，是你和他将要去向之处。

而对那些你们自以为邪恶、自以为不值、不可救药的人，我要这样告诉你们：你们没有一个是永远迷失的，永远不会。因为你们是一切，是变的历程中的一切。你们是一切，是通过演化而移动的一切。

而这就是我所要的。

借由你们。

5 宇宙间没有意外

尼：我记得小时候学过这样一段祷告词：“主啊，我不值得让你进入我的屋子。但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得以治愈。”现在你已说了这些话，我觉得治愈了。我不再觉得自己不值得。你有办法让我觉得值得。如果说我有可以给予所有人类的礼物，那就是这个。

神：你已经给了他们这份礼物——就是这份对话录。

尼：在这些对话结束之后，我希望还能继续给下去。

神：这对话永远不会结束。

尼：好吧，我是说，在这三部曲写完之后。

神：你有很多办法可以那样做。

尼：如果是这样，那我太高兴了。因为这是我的灵魂所渴望给予的礼物。我们人人都有礼物要给予。我很高兴这是我能给的。

神：那么，就去给吧！让每个你接触的人都感到有价值。让每个人都感到他们生为人的价值，感到他们之为自己真是奇妙。给予这礼物，你将治愈全世界。

尼：我很谦卑的请求你的帮助。

神：你永远都会得此帮助。我们是朋友。

尼：我很喜欢这对话，现在我想要问一件你以前说过的事。

神：好。

尼：当你说到这一生和下一生之间的生活时——姑且这么说——你曾说：“你可以在任何你选择的时候，重新创造你的个我经验。”——这是什么意思？

神：这意思是，在任何你想要的时候，你都可以从那一切中以一个新的“我”出现，或以你以前的我出现。

尼：你是说，我可以恢复和回到我的个我意识，我对“我”的觉察中？

神：对。不论什么时间，你都可以得到你想得到的任何经验。

尼：因此我可以回到这个生命——回到这个地球——成为“死”去以前的那个人？

神：对。

尼：同样的肉体？

神：你听过耶稣的事吗？

尼：听过，但我不是耶稣，我也不敢认为我会象他。

神：他不是说过：“这些事情，以及更多的事，你们也都可以做？”

尼：是说过。但是他并不是在指这一类的奇迹；我不认为是如此。

神：我很遗憾你不认为如此。因为耶稣不是唯一从死里复活的人。

尼：他不是？还有别人？

神：对。

尼：天哪，这是冒渎神！

神：除了耶稣以外还有人从死里复活是冒渎神？

尼：嗯，有些人会这样说。

神：那这些人就是从没有读过《圣经》。

尼：《圣经》？《圣经》里说过除了耶稣还有其他人从死里复活？

神：没听过“拿撒勒”（Lazarus,《圣经》新约“约翰”11 章及“路加”16 章）吗？

尼：哎，这不对！他从死里复活是靠基督的力量。

神：一点也没错。那你以为你所谓的“基督力量”是只保留给拿撒勒的？在世界史上只为他一人吗？

尼：我没有这样想过。

神：我告诉你：曾经有许多人从“死”里复活。曾经有许多人“复生”。于今你们的医院里天天都在发生。

尼：噢，算了吧，又来了！这是医学，不是神学。

神：哦，我懂了。神跟今天的神迹没有关系，只跟昨日的有关。

尼：嗯.....好吧，从技术面来看，我承认你说的有理。但是，没有一个人曾经象耶稣那样靠自己的力量从死里复活的。没有一个人是这样从“死”里回来的。

神：你确定？

尼：呃.....蛮确定的.....

神：你有没有听说过摩诃孚陀·巴巴吉（Mahavatar Babaji）？

尼：我不认为我们在这里应该把东方神秘主义者扯进来。很多人不会吃这一套。

神：我明白。嗯，当然，他们一定会这样的。

尼：现在让我来弄清楚。你是说，灵魂如果愿意，就可以从所谓的“死”里，以精神形象回来，或以肉体形象回来？

神：你现在开始了解了。

尼：好吧。那为什么并没有多少人这么做呢？为什么我们没有天天听说？这种事应该会造成国际新闻才是。

神：事实上的确是有不少人这样做——以精神的形象。但我承认，选择返回肉体的并不多。

尼：哈！你看！我说了吧！为什么不呢？如果那么容易，为什么没有更多的灵魂这样做？

神：那不是容不容易的问题，而是想不想要的问题？

尼：什么意思？

神：意思是，很少有灵魂愿意再以以前的肉体形象回来。

如果灵魂选择要重回肉身，则几乎总是会选择另一个肉身；一个不同的肉身。以这种方式，它才能开始一个新的历程，体验新的记忆，做新的冒险。

一般说来，灵魂之所以离开肉体，是因为它们跟这肉体的关系已经结束。它们已经做完了跟此肉体结合所需完成的事。它们已经经历了想要经历的事。

尼：那么因为意外事故而死的人又怎么说？他们也是经历完了？或是被“切断”？

神：你还是认为人会意外的死亡？

尼：你是说他们不是意外的？

神：宇宙间没有意外发生的事。没有事是“意外”的，也没有事是“巧合”的。

尼：如果我能说服自己相信这一点，我就再也不会为那些死去的人悲伤了。

神：他们最不愿意的，也是你们为他们悲伤。

如果你知道他们在哪里，而那又是由于他们更高的选择，你就会为他们的离去欢庆。如果你曾有片刻经历到你所谓的死后，以你对你自己和神最恢宏的意念触及到死后，则在他们的葬礼中，你将会笑得合不拢嘴，你心中会充满了欢喜。

尼：在葬礼中，我们为自己失去所爱而哭泣。因为我们认为再也见不到我们所爱的，再也不能握、不能碰、不能抱我们所爱的人。

神：应当哭的。这是尊崇你们的爱，尊崇你们所爱的人。然而，如果你们知道，那更恢宏的真相，知道有何等奇妙的经验在等着脱离肉体的灵魂时，你们的悲伤就可缩短。

尼：到底死后**是**什么样子？真的什么样子。请告诉我。

神：有些事情是无法向你们启示的，不是因为我不想，而是因为在你们目前的状况，在你们目前的领会层次，你们无法想象所告诉你们的事。不过，可说的仍然不少。

我们原先讨论过，在你们所谓的死后，有三种事情可做，正象你们现在活着所经历的情况一样。你们可以由不加控制的意念来创造，你们也可以体验“一切万有”的集体意识。最后，这一种体验称为**再结合**，或**重归于一**。

假如采取的是第一个途径，则你们大部分人是不会持续很久的（这与你们在地球上不一样）。这是因为一旦你不喜欢你所经验的情况，你就会选择去创造新的、更为愉快的经验，而这一切，你只要停止去负面思考就好。

由于如此，你们根本就不会经历到你们那样恐惧的“地狱”——除非你们选择如此。但即使你们选择了“地狱”，你们仍是“快乐”的，因为那是你们所要的。（有许多人在“不快乐”中“快乐”，人数超过你们所能想象。）所以，你们会继续这种体验，直至你们不再选择它。

不过对你们大部分人来说，常刚刚开始经验到它，你们就走开，而去创造新的情况。

在地球上，你们也可以完全一样的如此消除生活中的地狱。

如果你们采取第二条路，有意识的创造你们的经验，你们无疑会体验到“直升天国”，因为凡是能自由选择的，都会做此选择，而凡是相信有天国的，就会创造天国。如果你不相信有天国，则你会经历到任何你想经历的境况。而在你领会此点的一刻，你的愿望就会越来越美好。于是，你**就会**相信有天国了！

如果你采取的是第三条途径，委身于集体意识的创造，你就会迅速地进入全然接受、全然和平、全然喜悦、全然觉察和全然的爱中。因为这就是集体的意识。你将跟那一合而为一，而除了**那你所是**的之外，别无其他。**那你所是**的即是那**亘古万有**——直至你决定必须有别的什么东西时为止。这就是涅槃，那“与一合一”的经验，是你们许多人曾在冥想静坐中短暂体验过的境况，是一种不可描述的喜悦。

在你体验了“无限时间——无时间”（infinite time-no time）的合一之后，你会停止这种体验，因为除非**那非一**（That Which Is Not One）也存在，除非等到**那非一**已存在，否则你就不能体验那一之为一。领会及此，你又再次会创造那分别与不一的观念与意念。

于是你会在**宇宙之轮**上继续行，继续转，继续存，继续在，永远永远，比永远更永远。

你将许多次回归于一——无限次，而每一次都无限时间——你将会知晓在**宇宙之轮**上的任何一点你都有工具可以让你重归于一。

现在，即使在你读这些句子时，你都可以这样做。

明天，在你静坐冥想时，你可以这样做。

任何时候，你都可以这样做。

尼：你曾说过我们并不一定需要停留在我们死时的那个意识层次？

神：对。你们可以想多快就多快进入另一种。也可以想停留多少“时间”就留多少时间。如果你“死”的时候处于有限的视角、不加控制的意念，你就会经历到这样的状态所带给你的各式各样经验，直到你不再想要为止。于是，你会“醒来”——变得有意识——开始创造自己的实相。

你会回头看第一个阶段，称它为炼狱；看第二个阶段——以你思想的速度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你称它为天堂；第三个阶段，当你体验到合一的至福，你称它为涅槃。

尼：沿着这些线，我还有一件事想要知道，不是关于“死后”的，而是出体的经验。你可以解释一下吗？那究竟是怎么回事？

神：那只是**你是谁**的本质离开了肉体而已。一般作梦时会如此，冥想时往往会如此，沉睡时则常常会以升华的形式如此。

在这样的“郊游”中，你的灵魂可以到它所想去的任何地方。诉说他们有这种经验的人，往往不记得他们曾做过有意的选择。他们那些经历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然而，凡跟灵魂的行为有关的事，没有一件跟意愿无关。

尼：当我们在经历这种经验时，如果一直都是我们自己在创造，那怎么可能有些事物是“显示”给我们的呢？我觉得，除非那事物是跟我们分开的，不是我们创造的，才可能是显示给我们。这一点，我想我需要你的帮忙才能了解。

神：没有任何东西是与你分离的，一切都是你自己的创造。即使你表面上看来的缺乏领会，也是你自己的创造；事实上，那是你的想象所虚构的东西。你想象你不知道这问题的答案，因此你就不知道。然而只要你想象你知道，你就知道。

是你任许自己做这种想象，以便那**历程**得以进行。

尼：什么**历程**？

神：**生命**。那永恒的**历程**。

在你自己对自己“显示”的时刻——不论是你们所谓的出体经验，或是做梦，或是醒着却感到水晶般的清澈——你都只是溜进了“记忆”中。你记起了你已经创造的事物。而这些记忆很有力量，它们可以产生个人的“显灵”（epiphany）。

一旦你经历过这神奇的经验，就很难再回到“现实的生活”中，跟一般人所说的“现实”相混无间。这是因为**你的“现实”**已经变了。它已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它扩充了，长大了。它不可能再缩小。这就象要那精灵再重回到神灯里去一样。是不可能的。

尼：那些有过出体经验或所谓“濒死”经验的人，有时候看起来似乎就是不一样，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神：正是，他们是**真的**不一样了。因为现在他们所知道的比较多。然而，当他们离这个经验越远，时间过去得越久，往往就越会重归旧路，因为他们又忘记

了他们所知道的。

尼：那有没有什么“保持记忆”的方法？

神：有。随时随地、一言一行都出自你的认知。以你的认知来言行，而不以幻相世界向你显示的来言行。坚持以你的认知为依据，不管表相多么欺人。

所有的大师都曾这样做，现在也在这样做。他们不以表相判断，而以他们的所知来言行。

还有另一种方式也可以保持住记忆。

尼：哪一种？

神：就是让别人记得。凡你所愿的，给予他人。

尼：这三部曲似乎就是在这样做。

神：这正是你在做的。你做的时间越久，就越不必非做不可。你越是把这讯息给人，你就越不必给予自己。

尼：这是因为我的**自己**和他人是**一体**，我给他人的，也给了我**自己**。

神：你看，现在是你在**给**我答案了。当然，运作本来就是如此。

尼：曄，我给了神一个答案。这可真酷。真是酷毙了。

神：是你在告诉我。（译注：原文 You're telling me.意为“还用你说，我早就知道了”。所以在此是句双关语。）

尼：这就是酷的地方——是**我在告诉你**。

神：而我要**告诉你**：有一天，我们将会**一体**说话。有一天，我们将会所有的人**一体**说话。

尼：好吧，如果有一天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那我现在就得弄清楚自己确实明白了你所讲的话。所以我要再一次——就这一次——回过头来谈一件事。我知道你已经说过了不只一次，但我真的想弄清楚我是确实已经明白了才行。

当我们达到许多人曾称之为**涅槃的一体**状态，我们不会留住在那里吗？我之所以要再问，是因为这种说法跟我所了解的许多东方秘教不太一样。

神：留住**在壮严的无有中**，或与**一切的一体**中，会使留住在那里成为不可能。正如我刚刚解释过的。**那是者**（That Which Is）若非在**那不是者**（That Which Is Not）处，就不能是（存在）。即使那**一体**的完全至福，若没有某种比完全至福不完全的状态存在，则就不可能被体验为“完全至福”。因此，某种比完全**一体**的完全至福状态不完全的东西，就必须被创造出来，而且必须不断被创造出来。

尼：但是当我们处在完全至福中，当我们再度与那**一体**融合为一，当我们变为**万有或乌有**时，我们又怎么可能还**知道**我们存在呢？已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让我们经验了呀……我不懂，我似乎不太了解这里。这是我无法掌握的一点。

神：你所形容的就是我所谓的**神圣困境**（the Divine Dilemma）。这就是神常有的困境。而神解决此困境的方式，就是创造那不是神（或以为其不是）者。

神时时刻刻将其自己的一部分给予那**较差的经验**，此经验的特质是不知其自身为谁，以便其自身的**其余部分**得以知其自身**真正是谁，是什么**。

是以“神将他的独生子给予（你们），以便你们可以得救”。现在你们可以看出这则神话从何而出了。

尼：我认为我们都是神——我们每一个都不断的从**知**去向**不知**，再走向**知**，从**存在**走向**不存在**，再走向**存在**；从**一体**走向**分别**，再走向**一体**，永无止境的循环。这就是生命之环——你所称为的**宇宙之轮**。

神：完全正确。一点都没错，说得真好。

尼：但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重归于零吗？我们必须永远都得重新来过，彻底底底？回到最始？回到起点？就不能过关，不能手上有点存余？

神：你**无须**做任何事情。这一生不须，任何一生都不须。你可以选择你想要去的任何地方，想要做的任何事，你永远都有自由选择权，去再创造你为神的经验。你可以前往**宇宙之轮**的任何地方。你可以“重回”你想要的任何处所，或你选择的任何次元、实相、太阳系，或文明。有些达到与**神性**完全合一境地的人，甚至会选择以开悟大师的身份“回来”。是的，有些是以开悟大师的身份离开，然后选择以**他们自己的身份**“回来”。

你一定看过这一类的报告：许多世纪以来，大师们和宗师们一而再、再而三的重返地球，以相同的面貌显现。

有一个宗教就是以这样的一份报告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称做**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译注：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 Day Saints,指美国基督教新教摩门教教会〕。该报告是说，约瑟夫·史密斯称自己为耶稣，重返地球——在耶稣“最后”离开地球后的许多世纪重返，而这次是在美国。

是以你可以回到**宇宙之轮**上你喜欢的任何一点。

尼：不过，即使是这样，仍旧会让人丧气。我们就永不得休息吗？我们就永不得留在涅槃中吗？我们就注定永远这样“来来去去”，永远在踩这种一时“你见到了”、一时“你没见到”的踏步机吗？我们是在一个永远什么地方也没去的旅程上吗？

神：没错。这就是最大的真理。无处须去，无事须做，除了做现在的自己的以外，你无须去做任何别人。

真相是：并没有什么旅程。你现在正是你想要做的人，你现在正处在你想要去的地方。

大师门懂得这一点，因此不再挣扎。大师要做的是帮助你终止这挣扎，正如你在达到这阶段以后，想要去帮助别人终止这挣扎。

不过，这历程——这**宇宙之轮**——却并非令人丧气。它是对神的、对一切生命的根本庄严华美的肯定，不断的肯定。而这其中根本没有令人丧气之处。

尼：我似乎是觉得丧气。

神：让我看看能不能帮你改变一下想法。你喜欢性吗？

尼：爱得很。

神：大部分人都是这样，除非是那些对性有怪念头的人。那么，如果我告诉你，从明天起，你觉得什么人**有吸引力**，什么人你爱，你就可以和她有性——这会不会让你快乐？

尼：这会违背她们的意愿吗？

神：不会。我会安排，凡是你想跟她们以这种方式欢庆人性爱之经验的，她们也就想要与你这样。她们会觉得你有很大的吸引力，会觉得很爱你。

尼：哇！这——太棒了！

神：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在她们之间一定要停一停。你不能毫无间断的从一个走向另一个。

尼：那还用你说。

神：那么，为了享受这种肉体结合的狂欢，你必须也经历不做性结合的经验——哪怕只是一刻。

尼：我想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神：没错。如果不是有一段时间没有性狂欢，则即使连性狂欢也不是性狂欢了。精神的狂欢其实和肉体的狂欢是一样的。

生命的循环并没有令人丧气处，只有喜悦。只有喜悦与更多的喜悦。

真正的大师从来不无喜悦。这种留住于大师的状态，可能是你现在想要的。你可以入狂欢出狂欢，却始终喜悦。你并不必须狂欢就可喜悦。只因你知道狂欢在，你就喜悦了。

6 人生就象电脑游戏

尼：如果可以，现在我想换话题了，我们来谈谈地球的灾变吧。不过，我想要先说一下我的一个观察。我们的谈话似乎有不少部分是说了不只一次的。我

有时觉得同样的话我听过了好几遍。

神：这很好啊！你没错！就如我原先说过的，这是照计划进行的。

这份讯息就象弹簧。当它卷起来的时候，它盘绕在它自己上面。一圈叠在一圈上，看起来就象“围着圈子打转”。只有在把弹簧松开的时候，你才能看出它是以螺旋形上升，远超出你原先的想象。

对，没错。许多话都已说过好几次，只是方式不同。有时甚至**连方式也相同**。你的观察没有错。

当你读完了这些讯息后，你应当可以逐字逐句的复述重点。可能有一天，你会希望那样做。

尼：好啊，这很公平。现在让我们继续**前进**吧！

有一伙人似乎认为我跟神有“无线”电话；他们想要知道我们的地球是否要毁灭了？我知道我曾问过这个问题，但现在我真的想得到直截了当的回答。地球真的象许多人所预言的，要发生灾变了吗？如果不是，那这些通灵者看到的又是什么？捏造的假象？我们该祷告吗？改变吗？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做的，还是只能束手待毙？

神：我很高兴谈谈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并非“前进”。

尼：不是吗？

神：不是。因为答案都早已给过你们了——在我原先解释时间的时候。

尼：你是指“凡是将要发生的事，都已经发生”？

神：对。

尼：但那“已经发生的事”是什么呢？它们怎么发生的？又**发生了什么**？

神：一切都已发生。

一切可能发生的事，都已经以事实存在，以完成的事件存在。

尼：那怎么可能？我到现在还是不明白，那怎么可能。

神：我要用你们比较容易想象的方式来解释，看是不是较有益。你看过孩子用 CD-ROM 玩电脑游戏吗？

尼：看过。

神：你有没有想过，电脑是如何回应孩子对摇杆的操纵。

尼：嗯，我其实是一直很好奇的。

神：这全靠那磁碟片。电脑之所以知道回应孩子的每一个动作，是因为每一个可能的操纵都已经被设计在磁碟片上，适当的回应也设计在上面了。

尼：什么？你是说每一个结果，和每一个造成结果的动作，都已经设计好在磁碟片上？这满诡异的。简直是超现实。

神：这没有什么好“诡异”，这是科技。而假如你认为电脑游戏的科技很够瞧，那你再瞧瞧宇宙科技吧！

试把**宇宙之轮**想象为光碟机。所有的结局都已存在。宇宙只是等着看你们这一次选择什么。而当游戏结束，不管你是输、是赢、是平手，宇宙都会问你：“要再玩一次吗？”

电脑磁片不会在乎你是输是赢，你无法“伤它的感情”，它只会提供你再玩的机会。所有的结局都已存在，而你会经验哪一种结局，则是以你的选择而定。

尼：所以，神不过是一具 CD-ROM？

神：我不会这样说。真的不会。但在这整个的谈话中，我一直试图用每个人所能领会的比喻在说明。而我认为 CD-ROM 在一个很好的比喻。

生活在许多方面就象 CD-ROM。所有的可能性都存在，并且已经发生。现在你得去选择你要的经验。

这跟你的地球灾变问题直接有关。

许多通灵者所说关于地球灾变的话是真的。他们打开了通向“未来”的一扇窗子，他们看到了未来。问题是，他们看到的是哪一种“未来”？就如 CD-ROM 上的结局，版本并不止一种。

版本之一，是地球大乱。另一种版本，并不一定是。

事实上，所有的版本都业已发生。记住，时间——

尼：——我知道，我知道。“时间并不存在”——

神：——对呀，然后呢？

尼：所以一切都同时发生。

神：对。一切曾经发生的，目前正在发生；而所有将要发生的，现在即已存在。正如电脑游戏中所有的动态，现在都正存在磁碟片中。所以，如果你认为通灵者所预言的世界末日好玩，你就集中你所有的注意力，你可以把它拉向你。而如果你想要经验的是一个不同的实相，那你就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上面，你就可以把那结果拉向你。

尼：所以，你不会告诉我，地球灾变到底会不会发生，是吗？

神：我在等着你们告诉我。你们会自己决定它——以你们的所思、所言、所行。

尼：千禧年的电脑问题又怎么样呢？有些人说，我们现在所谓的千禧虫危机会让我们的社会与经济体系大乱。会吗？

神：那你怎么说呢？你怎么选择呢？你认为你与所有这些都一无干系吗？我告诉你，这样想是不正确的。

尼：你可以告诉我们，会有什么状况出现吗？

神：我不要预言你们的未来，这种事我不做。但我可以告诉你们——任何人都可以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小心，你们就会走到你们走向的地方。因此，如果你们不喜欢你们现在的走向，那就**改变方向**。

尼：怎么做？我怎么能改变那么巨大的后果？面对通灵人士或精神“权威”人士所有的这些灾难预言，我们**应当**怎么做？

神：走向内心。寻求内在的智慧。看看内在智慧呼唤你们怎么做，就照着去做。

如果这意谓要你写信给工商业者及政治家，请他们对环境的维护采取行动，以免造成地球灾变，就去做。如果这意谓聚集社区领袖共同克服西元两千年难题，就去做。如果这意谓走你自己的路，每天发出正面的能量，使你周围的人免于落入恐慌，不致因而招致问题产生，就去做。

最重要的是，不要害怕。不论发生什么事，你们都不可能“死”，因此没有什么好怕的。要对**那历程**的展开有所觉知，心中默默明白你们一切都不会有问题。

要跟“所有一切皆完美”之意保持接触。要明白你会去必须去的地方，以便在你**创造你真正是谁**的过程中，选择正是你要的经验。

这就是平安之路。在一切事物中，看出它的完美。

最后要注意的是，不要试图“摆脱”任何东西。凡你抗拒的（resist），就会坚持（persist）。在第一部曲中我已告诉过你。那是真的。

凡是因“看到”未来或“听到”他人所说的未来而忧伤的，都是因为未能“留在完美中”。

尼：这有其他的忠告吗？

神：欢庆！欢庆生命！欢庆本我！欢庆预言！欢庆神！

欢庆！要玩这个游戏。

不论发生何事，都把喜悦带到那一刻，因为**喜悦就是你**，你就是喜悦，永远是。

神不可能创造任何不完美的东西。如果你认为神可能创造不完美的东西，你就是对神还一无所知。

所以，欢庆吧！欢庆那完美！只看到完美，只为完美而笑、而欢庆；别人所称为的不完美，将永远不会以不完美的形态触及你。

尼：你是说，我可以避免掉地轴的转位，或被陨石击中，或被地震压扁，或

承受千禧年的混乱与歇斯底里的后果？

神：你可以确定不会受到任何这一类事情的负面影响。

尼：这不是我问你的意思。

神：但这却是我的回答。无惧的面对未来，领会**那历程**，并看出它整个的完美。平和、安详与沉静将会带领你避免大部分所谓的“负面”经历与后果。

尼：如果关于这一切你都错了，又怎么办？如果你根本不是“神”，而只是我丰富想象力的产品怎么办？

神：啊，又回到老问题了，呃？

好啊，那又怎么样？难道你还能想出更好的生活方式吗？

我所说的只是，在面对所有这些全球大灾难的悲惨预言时，你应该保持沉静、平和、安详，这样你得到的结果将是最好的。

即使我不是神，而只是“你”，难道你还能得到比这更好的忠告吗？

尼：我想是不能。

神：所以，还是一样，我是不是“神”并没有什么不同。

关于前面的忠告，正象这三本书中所有其他的讯息，你们所要做的，只是在生活中去实现它的智慧。不然，如果你们可以想出更好的办法，那就照着去做。

注意，即使这些书中所说的话全都是出自尼尔·唐纳·沃许，但你们从书中所涵盖的这些议题上，也几乎找不出比这更好的忠告了。所以，请这样看待这件事：这套书或许是出自神的言谈，也或许只是出自一个聪明家伙尼尔的言谈。

这又有什么不同。

尼：不同在于，如果我被说服，相信这些话是神说的，我就更能把它当真。

神：噢，别掰了！我已经用过上百种的方式，给你们带来过上千次的讯息，你们却大部分都当作耳边风。

尼：是啦！我猜我真的没听。

神：你猜？

尼：噢。好吧，我没听。

神：所以，这一次别不听了。你认为是谁把你带来谈这本书？是你自己吧！所以，如果你不肯听神说话，那就听你自己说话吧。

尼：或听我好心的通灵者说话。

神：或听你好心的通灵者说话！

尼：你现是在逗我。不过这倒让我想到另一个我想要讨论的主题。

神：我知道。

尼：你知道？

神：当然。你想讨论通灵者（psychic,译注：指对超自然力量敏感的人或通灵者）。

尼：你怎么知道？

神：我是通灵者。

尼：嘿，我打赌你是。你是所有的通灵者之母。你是**首脑、台柱、最有影响力的人**。你是**老板**，是**顶尖人物**，是**主席**。

神：好小子，你……说……对了。

尼：好，击个掌吧！

神：酷，兄弟。你对了。

尼：那么我要知道的是，“通灵能力”是什么？

神：你们每个人都有你所称为的“通灵能力”。实际上，它是第六感。而你们每个人对任何事都有“第六感”。

通灵能力只是从你们受限制的经验中走出来，走入更广阔的视野。退一步看看。是比你们自以为有限的个体所当感觉的去感觉更多；比你们自以为所当知道的知道更多。是去接触你周围**更大实况**的能力；是去感知不同能量的能力。

尼：那该怎么去发展这种能力？

神：“发展”是很好的用词。这就象肌肉一样。你们人人都有肌肉，可是有些人选择去发展它，有些人则不，很少去用它。

要发展你的通灵“肌肉”，你就必须运用它。用它。每天用。时时用。

现在那肌肉是存在的，只是很小、很弱。未被加以利用。所以你偶尔会有点直觉，只是没有依此行动。你对某些事会有“预感”，但却忽视它。你会做了什么梦，或有什么“灵感”，可是你任由它过去，很少理会它。

感谢老天，幸好你对这本书的直觉没被你忽略，不然你现在就不会在此谈这一段话了。

你以为你在此谈这些话是意外，是巧合？

所以，发展通灵“能力”的第一步，就是认知你有这能力，并且要用它。要

注意你的每一个预感，每一个感觉，每一个直觉。**要注意。**

然后，依你的“所知”来行动。不要让你的心智把它拖到不了了之。不要让你的恐怕把你的拉开。

你越是无惧的依直觉而行，直觉越是服务于你。它一直都是在那里的，只是现在你才留意到它。

尼：但我说的并不是那种“总让你找到个停车位”之类的预感能力。我说的是那种真正的通灵能力。那种可以看到未来的能力。那种你知道用别的方法无法知道的事情之能力。

神：这也正是我在说的呀。

尼：那这种通灵能力是怎么在作用的？我应该听有这种能力的人的话吗？如果一个有通灵能力的人预言了某件事，我能改变它吗？还是我的未来已经铁定了？为什么有些有通灵能力的人在你一走进屋子时，就能说出一些关于你的事？为什么——等等。

神：现在已有四个问题。让我们放慢点，一次只谈一个。

尼：好吧。通灵能力如何运作？

神：通灵现象有三个章法，可以让你了解通灵能力如何运作。让我们来看看这三个章法：

- 一、所有的意念（思想）都是能量。
- 二、所有的东西都在动。
- 三、所有的时间都是现在。

通灵者是那种把自己向这些现象所造成的经验打开的人：这经验就是振动。有时在心中形成图象，有时则以语言或文字出现。中形成图象，有时则以语言或文字出现。

通灵者会对这些能量变得熟稔。一开始，这可能并不容易，因为这些能量非常轻微飘忽，非常细致。就象夏夜的柔风，你以为它吹动了你的发丝——但也可能没有。就象远处一点轻音，你以为你听到了，但又无法确定。就象眼角余光所看到的一点微火，你发誓看到了，但不能转头去看，因为一转头它已不见，你不由得要问：真的吗？

这是初通灵者常会问的问题。老练的通灵者从不这样问。因为这样问会把那答案挥开。问这样的问题是诉诸于心智，而这是通灵者最最不要做的。直觉不住在心智里。要做通灵者，你必须“失”心。因为直觉所在之处是精神，是灵魂。

直觉是灵魂的耳朵。

灵魂是唯一够敏感的器官，可以“捡起”生命最微渺的振动，可以“感受”这些能量，感觉场中的这些波，并解释它们。

你们有六种感官，而不是五种。你们有嗅觉、味觉、触觉、视觉、听觉和……知觉（Knowing）。

以下就是“通灵能力”的运作方式：

每当你有意念，就发出能量。它**就是**能量。通灵者的灵魂捡起这能量。真正

的通灵者不会停下脚步来解释它，而可能脱口说出这能量是什么样子。这就是何以通灵者会告诉你你在想什么。

你曾经有过的一切感觉，都留在你的灵魂中。你的灵魂是你一切感受的总集。它是贮藏所。即使已贮藏了多年，那真正打开了的通灵者仍能在此时此地“感受到”你的那些感觉。这是因为——一言以蔽之——

尼：没有时间这么个东西——

神：这就是通灵者为什么可以告诉你关于你的“过去”。

“明天”，也一样并不存在。一切都发生在现在当下。一切发生的事都送出能量的波，在宇宙的照相版上印下洗刷不掉的影像。通灵者看到或感觉到“明天”的影像，就如它是现在发生的一一**其实正是**。这就是为什么有些通灵者会说出“未来”的事。

在生理上这又是怎么进行的呢？通灵者也许并不真正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只是借由强烈的集中，把他自己的一个次分子成分送出去。他的“意念”——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离开了他的身体，咻咻咻的进入太空，跑得够快够远，足以转回来，从远处“看”你现在还没有经历到的“现在”。

尼：次分子的时光旅行！

神：你可以这么说。

尼：次分子的时光旅行！

神：好啦，好啦。我们要把这个变成杂耍表演了？

尼：不，不。我不闹了。真的……请说下去。我真的想听。

神：好吧。通灵者的次分子成分由这种集中吸收了那影像的能量后，带着那能量咻咻咻的又返回通灵者体内。由此那通灵者“得到了一个图像”——有时他会打一个寒颤——或“感受到一个感觉”，他会尽可能的不去对这资料做任何“加工处理”，只是立刻把它加以描述。通灵者知道不要去追问他在“想”什么，或突然“看到”“感觉到”什么，而只是任它尽可能原封未动的“通过”。

几个星期以后，如果那“感受到”的或“见到”的事情真的发生了，这通灵者就会被人称为天眼通——当然，也确实是如此！

尼：如果是这样，那有些“预言”为什么是“错”的呢？——就是，没发生呢？

神：因为通灵者并不是“预言未来”，而只是对他在永恒此刻上观察到的“可能的各种可能性”之一提供了一瞥之见。做选择的永远都是那通灵者。他很可以做别种选择——跟预言不符的选择。

永恒时刻包含所有“可能的各种可能性”。我已做过好几次解释。一切都以百万种不同的方式发生过了。留给你们的，只是做某些觉知（perception）的选择。

那只是一个觉知的问题。当你改变觉知，你就改变意念（思想），而你的意念则创造你的实相。凡是在任何处境下你所能料想的任何后果都业已存在。所有你必须去做的，只是去感受，去觉知。

这也就是“在你求以前，我即已答应”的意义。事实上，在你祈祷前，你所祈求的就已被答应了。

尼：那我们又为什么没能得到所有我们祈求的呢？

神：这在第一部曲中都已说过了。你们并没有总是得到你们所要求的，但总是得到你们所创造的。创造随着意念而来；意念则随觉知而来。

尼：这真是惊人。虽然我们已经讨论过了，还是觉得惊人！

神：不是本来就应该如此吗？这就是为什么要一说再说的缘故。一再谛听，可以让你的心思围着它转。然后你就不觉“惊人”了。

尼：如果一切都是现在发生，则在我的“当下”此刻，是什么东西在指示我经历何种部分呢？

神：你的选择——你对你的选择的信念。这信念由你对某一事情的想法所创造，而这些想法又是由你的觉知——也就是，“你怎么看它”。

是以，通灵者看到你现在对“明天”所做的选择，并看到这选择的成真。但真正的通灵者永远都会告诉你那并不是必然会如此。你可以“再选”，并改变结果。

尼：这等于是说，我可以把我已经经历过的事再改变！

神：完全正确！现在你懂了吧。现在你懂理如何生活在吊诡中了吧！

尼：但是如果“已经发生了”，则是对“谁”发生了呢？如果我改变它，则谁是那经历这改变的“我”呢？

神：沿着时间线移动的“你”不只一个。这一点在第二部曲中已有过详细的讨论。我建议你好好再去读一读。然后把这里所讲的，和那里所讲的结合起来，你就可以得到更佳的了解。

尼：好吧，这很合理。但是我还要再谈谈这通灵的话题。不少人自称通灵，我怎么去分辨真假呢？

神：人人都是“通灵者”，所以，他们**都是**“真”的。你要小心的，只是他们的目的。他们是为了帮助你，还是为了敛财？

那些敛财的通灵者——所谓“职业通灵者”——往往会答应你们以他们的通灵能力做某某事——比如“使已失去的恋人回心转意”“带给你财富与名望”，甚至帮你减肥等！

他们言之凿凿的说，这些事他们都做得到，只要你拿钱来！他们甚至可以“阅读”某人的心——你老板的、你恋人的、你朋友的——然后告诉你。他们会说：“拿他的某件东西来。围巾、相片、笔迹……什么都可以……”

然后他们就可以借此告诉你那人的一些什么。而且往往能说的还不少。因为每个人都会留下一些痕迹，一些“通灵指纹”，一些能量残迹。真正敏感的人就会感觉到。

但真正的直觉者绝不会要去促使某个人回到你身边，使某个人改变心意，或用他的通灵“能力”创造任何结果。真正的通灵者——就是把一生用来发展与应用这一秉赋的人——知道，别人的自由意志是绝不可以篡改的，别人的意念是绝不可以干扰的，别人的精神空间是绝不可以侵犯的。

尼：我以为你说过没有所谓的“对”或“错”的。那现在哪来的那么多“绝不”呢？

神：每次我说“总是”或“绝不”的时候，都是以你们想要完成什么、想要做什么为准。

我知道你们都想要演化，在精神上成长，回归于一。你们是在想体验关于自己的最伟大意象之最恢宏版本。你们个人是如此，整个人类也是如此。

在我的世界中，没有“对”，没有“错”，没有“可做”，也没有“不可做”——我已说过很多次——如果你们做了“坏”的选择，也不会在地狱的永火中焚烧，因为“坏”不存在，“地狱”也不存在——除非你们认为它存在。

不过，在物理宇宙中，仍旧建构了自然律——其中之一就是因果律。

因果律中最为重要的一则是：

一切后果最后都要自己尝受。

尼：这是什么意思？

神：就是不论你让他人尝受什么经验，有一天你也会自己尝受。

你们的新时代社团成员对此事有更为生动的说法……

尼：“怎么去，怎么来”(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神：没错。另外有一些人则明白，这就是耶稣的律令：**你想要别人怎么对你，你就怎么对别人。**

耶稣在教导的就是因果律。这可以称之为**基本法**。就象给寇克、皮卡德与金威〔译注：Kirk, Picard, and Janeway 是美国科幻剧“星舰迷航记”(Star Trek)中的主角。〕的**基本指令**一样。

尼：嘿，原来神还是个“星舰迷航记”的迷呢！

神：你在开玩笑吗？那些故事有一半是我写的。

尼：你最好不要让吉尼〔译注：Star Trek 原编剧〕听到你说这句话。

神：好啦……是吉尼要我这样说的。

尼：你跟吉尼·罗丹柏利(Gene Roddenberry)也有接触？

神：还有卡尔·沙根〔Carl Sagan，译注：美国天文学家，作家。研究地球生命起源等〕、波布·韩林（Bob Heinlein）和整个那一大伙呢！

尼：你知道，我们不应该这么乱说的。这会让这整部对谈变得不可信。

神：我明白。跟神的谈话必须是严肃的。

尼：至少要可信。

神：吉尼、卡尔和波布都在我身边，这不可信？我应当跟他们讲才对。好吧，言归正传。你怎么分辨真“假”通灵者？真通灵者知晓**基本指令**，并且身体力行。这就是当你请通灵者让你的恋人回心转意，或请通灵者解读你带来的手帕或信件的主人的“灵光”时，真正的通灵者会说：

“抱歉，我不能做。我绝不能干扰、涉入或窥视他人所走的路。”

“我绝不企图以任何方式影响、指导，或冲击他人的选择。”

“我绝不会告诉你任何人的私人资料。”

如果有人向你提供任何这一类的“服务”，这个人就是你说的神棍，在利用你们人性的弱点来向你敛财！

尼：那些帮助人确定所爱者在何处的通灵者，又怎么说呢？比如，孩子被诱拐了，或青少年离家出走，虽然极想回家又自尊心太强不肯打电话回家。还有，比如为警方确定某一个人——不论死人还是活人——在何处。这些又怎么说呢？

神：当然，这些事情的本身就为自己做了说明。通灵者一向要避免的，就是把自己的意志加于他人。你所说的这些，却只是为了服务。

尼：请通灵者跟死者接触是对的吗？我们应当试图跟“早已死去的人”接触吗？

神：你们为什么想要这样做呢？

尼：因为想要知道他们是否有话要告诉我们。

神：如果有人“另一边”有话想要告诉你们，他们会想办法让你们知道的。不用担心。

那“早已故去”的叔伯、姑婶、兄弟、姊妹、父母、新娘或恋人，仍在继续他们的旅程，体验着完全的喜悦，走向完全的领会。

如果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之一，是回到你们这里——来看看你们，来让你们知道他们一切都好，或任何什么别的事——你放心吧，他们自有办法去做的。

只要留心“征兆”就是了。不要以为那纯是你们的想象，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或巧合，而把它打发掉。要留心讯息，接收它。

尼：我认识一位女士，在照顾她临终的丈夫时求他：如果他不得不走，请他一定要回来，让她知道他一切都好。他答应了，两天以后去世。不到一个星期，有一晚，那位女士因感觉到有人坐在床边而醒来。当她睁开眼睛，她发誓看到了她丈夫坐在床尾，在对她微笑。可是当她眨眨眼再看时，他却已不见。后来她告诉我这个故事，却说那一定是她的幻觉。

神：这种事很常见。你们接收到讯息——明显而不可否认的讯息——可是你们却忽视它们。或者把它们当作脑筋跟你们玩的把戏，而把它们打发掉。

现在，就这本书而言，你们也面临着相同的选择。

尼：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呢？为什么我们要求某某东西——比如这三本书中的智慧——而当我们接收到的时候，又拒绝相信呢？

神：因为你们对神更华美的荣光抱着怀疑态度。就象汤玛斯（Thomas）（译注：查《新约》“约翰福音”第二十章：耶稣复活后，有些人见到耶稣，但门徒之一的汤玛斯并未见到，他说，他必须看到、摸到才能相信。）一样，你们必须看到、感觉到、摸到，才肯相信。然而你们所想要知道的，却不能看到、感觉到或摸到。那是另一个领域。而你们还没有向这领域打开；你们还没有准备好。不过不用发愁。当学生准备好时，教师就会出现。

尼：那么，你是说——让我们回到原来的问题上——我不应当去找通灵者或参加降神会来跟另一边的人接触？

神：我不是说你们应当或不应当做什么事。我只是不确定你们的重点何在。

尼：好吧，假设你有话要说给另一边的人听呢？而不是你想要听他们说些什么？

神：你真的以为你能说而他们不能听？对于你们所谓“另一边”的人，你们任何对他们最轻微的思念，都会使他们的意识飞向你们。

你们对所谓“逝者”的任何意念，都会使他们的精气（Essence）完全觉知。你们的沟通无需中介。**爱就是沟通的最佳“中介”。**

尼：啊——但是，双向沟通又怎么样呢？这样的情况下，中介有帮助吗？或说，双向沟通究竟有没有可能？或者全是空话？这种事危险吗？

神：你现在所说的是与亡灵的沟通。是的，这种沟通是可能的。危险吗？其实，如果你害怕，样样事情都是“危险”的。你所恐惧的，你就创造。然而实际上是没有什好恐惧的。

所爱的人从来就与你们不远，不会远于一念之遥。只要你们需要他们，他们就永远在准备给你们建议、安慰或忠告。如果你这边因为想知道所爱者是否“无恙”而深为忧心，他们就会给你一个小小“讯息”，让你们知道他们一切都好。

你们甚至不需要召唤他们：因为在这一世爱你们的人，一旦感觉到你们的

灵光场 (auric field) 有些微的不安或困扰，他们立刻会被你们拉过来，吸引过来，飞向你们。

在他们习知了新的生存之种种可能性后，他们最先想要做的事，便是对所爱者提供帮助与安慰。如果你们真的向他们开放，你们就会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尼：那么，有人“发誓”说有一个死去的所爱者在屋子里，就可能是真的啰？

神：再真也不过。你可能闻到所爱者的香水味，或他们所抽的雪茄味，或隐约听到他们惯哼的歌曲。或者，完全意想不到的，他们的某件物品会突然出现。手帕、皮夹、袖扣，或首饰，“毫无来由”的“出现”——被你在椅垫上或杂志下“发现”。那就是了。正当你思念着某人或为他的死去而感到哀伤时，你就看到了他某一时刻的画像或照片。这些事情并非“正巧发生”。这种东西并不是偶然“正好”在“那个时候”出现的。**宇宙中没有事情是巧合的。**

这是非常常见的。非常常见。

现在，回到你原来的问题：为了与脱离肉体之后的人沟通，需要所谓的“灵媒”或“通路”吗？不用。有时候有帮助吗？有时候有。这仍要依通灵者或灵媒是什么样的人而定——依他们的动机而定。

如果有人拒绝用这种方式跟你合作——或拒绝任何“通路”或“居间”的事——非要你给他很高级的报酬不可，你就最好立刻“跑”开，而不只是走开。那人可能只是为钱。这种人会“钓”住你，叫你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一来再来，玩弄着你想跟“灵界”接触的渴望。

如果那人纯是为了帮助你——就如那想要跟你接触的亡灵——则他什么也不为自己求，唯一要的只是让他能继续这种工作。

如果通灵者或灵媒在答应帮助你时，是出于这个立场，则你应尽可能的回报他。不要占这种慷慨之心的便宜，能给多，就不要给少，或者不给。

要注意谁才是真正在服务世人的，真正想要与人分享智慧与知识的，分享洞察与领悟的，分享关怀与慈悲的。尽可能供养这些人，慷慨慷慨的供养。向他们致最高的敬意。给他们最多的供养。因为这些人就是**荷光者**。

7 我们都是一体

尼：我们谈论了不少东西！嘿，真的说了不少东西了。我们可以再换个话题了吗？你准备好可以继续了吗？

神：你呢？

尼：我可以。我现在是欲罢不能。我终于是汹涌不已了。我现在想要把我这三年累积的问题一古脑儿问完。

神：我也没问题。那么上路吧！

尼：酷。那我就要问另一件神秘的事。你可以谈谈转世（译注：reincarnation，意为“赋予灵魂新的肉体”）的事吗？

神：当然可以。

尼：许多宗教都说转世是假教义，我们只有此世一生，一次机会。

神：我知道。但这是不正确的。

尼：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他们怎么会错得这么严重？关于这么基本的事情，他们怎么会不知道真相？

神：你必须了解，人类的宗教有许多是建立在恐惧上的，这些宗教的教诲是以对神的崇拜和恐惧为中心。

你们整个地球上的社会，是由于恐惧而从母系社会转向父系社会的。早期的教士是借由恐惧而要教友“改邪归正”“遵从主的话”。教会是借由恐惧获得教友，并控制教友。

有一个教会甚至坚决认定：如果你不是每个星期天进教堂，神就会惩罚你。不进教堂就会被宣布有罪。

而且不是进任何教堂都可以。你必须进某一个特定教派的教堂。如果你进了不同教派的教堂，那也是罪。这纯纯粹粹是借恐惧来控制。但令人吃惊的是，很有效！凭地狱〔Hell，译注：Hell 一般口语用法有骂脏话“他妈的！”之意，此处是作者又在玩文字游戏。〕到现在仍然有效！

尼：嘿！你是神。不可以骂脏话。

神：谁骂脏话了？我只是在陈述事实。“凭地狱——到现在仍然有效！”

只要人类仍然相信神和人一样——残忍、自私、不饶恕，并复仇心重——那么他就永远会相信有地狱的存在，相信有一个会把他罚下地狱的神。

在过去，大部分人都无法想象神可以超乎这些之上。因此他们接受许多教会所持的教训：“要惧怕主可怖的报复。”

看起来人类似乎是无法仅凭自己、仅凭天生的秉赋可以为善，可以行为得当。因此就必须创立一种宗教，传播教诲，说有一个愤怒的、报复心重的神，如此才能让人守分。

而“转世”这个观念，却把这些宗教的教诲全盘打烂。

尼：怎么会这样的？这个观念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威力？

神：教会的宣称是：你最好乖乖的，**不然就……**而这时却出现了“转世”论者，他们说：“你们这辈子之后还有下一次机会，下次机会以后，还有下下次机会。下下次机会以后还有更多更多的机会。所以，不必担心。尽量做好就是了。不要因为害怕寸步难移而瘫痪。告诉自己，你可以做得更好，然后照着前进。”

早期的教会当然听不下这种说法。因此它采取了两个步骤：第一、宣布“转世”之说为异端；第二、创立忏悔（告解）圣礼。忏悔可以让进教堂的人得到转世之说所应允的东西，即是**给予另一次机会**。

尼：因此我们就设立了一种制度：神会因你的罪而惩罚你——除非你**忏悔**。只要忏悔，你就安全，因为神听到了你的忏悔，会原谅你。

神：对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圈套。就是罪的赦免**绝不能直接由神而来**。而是必须透过教会，由教士宣布“补赎”，然后忏悔者去实行。这通常包括了要祈祷。这样，你就有两个原因必须当教友了。

尼：教会发现忏悔很叫座，于是不久就宣布**不忏悔**就是罪了。每个人一年至少必须忏悔一次。如果不这样做，神就**又有原因**发怒了。

神：越来越多的规定——而其中许多是既武断又反复无常的——开始由教会颁布出来，而每一项规定都有神的永恒惩罚在背后撑腰——除非是你**忏悔**了，并因而取得了神的宽恕，就可避免惩罚。

但有另一个问题出现了。民众想，这表示只要他们肯忏悔，则什么事都可以做了。因此教会又陷入困境。民众失去了恐惧。教友和进教堂的人减少了。民众每年来“忏悔”一次，念了补赎，赦了罪，回去依然故我。

这不行。必须想个办法让人重新恐惧起来。

于是，就发明了炼狱。

尼：炼狱？

神：炼狱。这个地方被形容为类似地狱，但不是永远的。这项新的教义宣称：**即使你忏悔了**，神还是要让你为你的罪受苦。

这项教义宣称，每个不完美的灵魂，依其所犯的罪之多寡和种类，而由神颁布受苦的份量。有不可饶恕的大罪（mortal sins）和可以用祈祷等补赎的小罪（venial sins）。大罪如果死前未做忏悔，则死后直下地狱。

进教堂的人又多起来了。奉献多起来了，尤其是捐款——因为炼狱的教义中有一条是可以“买路脱苦”的。

尼：什么——？

神：依照教会的说法，你可以获得特别的宽赦——当然也不是真正由神而来，而只能透过教会人士。这种特别的宽赦，可以使人免于受因有罪所“应得”的痛苦——至少是可以部分免受。

尼：类似于“表现良好而假释”？

神：是的。不过，当然，这种宽赦只能给为数甚少的人。通常是那些对教会捐献巨款的人。

那捐献真正大笔巨款的人可以得到**大赦**。这意味**完全不用留在炼狱**。那是一张前往天国的直达车票。

这种来自神的特殊恩典当然限于更少的人。或许只限于贵族。还有超级富翁。为了换取这种大赦，所要捐献的金钱、宝物与土地是极多的。但是大众由于被排除在外，而产生了极大的挫折和愤怒——而教会也无法说服之。

最穷的农人们无望得到主教的赦免——于是老百姓对这个体制又失去了信仰，会众又要直线下降了。

尼：那这次他们怎么办？

神：他们发明了“九日连祷”（novena candles）。

民众可以到教堂来，为那“在炼狱中可怜的灵魂”点上一根九日连祷的蜡烛，念九日连祷经文（一系列特别安排的祷文，要花相当的时间才能念完）；这样，就可以为那心爱的逝者敲掉几年的“刑期”，将神要他们在炼狱中待的岁月减少一些。

民众不能为自己做任何祈求，但至少他们可以为死去的人恳求垂怜。当然每点一根蜡烛，如果在奉献箱的窄孔中投下一两枚硬币，就更有效。

在许许多多的红玻璃后面，有许许多多的小蜡烛被点了起来，许许多多的匹索和便士被投入了许许多多的铁皮罐中，为的是我们可以“减轻”那些身处炼狱的灵魂们的痛苦。

尼：哇！这简直是**无法置信**。你是说，民众没办法看透这一切？民众没办法看出这是走投无路的教会所想的走投无路的办法，好维持教友到走投无路的教堂，而让他们竭尽所能保护自己，免受那**走投无路**的神所惩罚？你认为民众真吃这一套？

神：一点没错。

尼：难怪教会要宣称转世是假的了。

神：没错。不过，当我创造你们的时候，我并不是要把你们创造得只能过一生——以宇宙的年龄而言，真是无限短暂的一瞬——让你们在这一生犯不可避免的**错误**，而又希望在最后达到最好的阶段。我曾设想过如此，可是想不出我这样做的目的究竟为何。

你们也想象不出的。这就是你们为什么老是说：“主用神秘的方式做事。他行奇事。”但是我并不以神秘的方式做事。凡是我所做的，一定有理由，而且是完全明白的。在这三部曲中，我已经一再向你们解释我为什么创造你们、你们的生命与生活。

转世完全符合这种目的，这目的就是**我创造和体验我是谁**——借由你们生生世世，并借由亿万种我置于宇宙里的其他有意识的造物。

尼：那么，**真的**有生命在其他的……

神：当然有。难道你们真的以为在这巨大的宇宙中只有你们吗？这是稍后我们会再谈的话题。

尼：你确定……

神：确定。

所以，你身为灵魂的目的，就是体验自己之为一**切**。**我们在演化。我们在……成为（becoming）。**

成为什么？**我们不知道！除非我们到了那里，否则我们就不知道！但对我们而言，旅途便是喜悦。而当我们“到了那里”，当我们创造了我们是**谁**的下一个是高理念，我们就将创造一个更恢宏的意念、更高的理念，永远继续喜悦。你还跟得上吗？**

尼：跟得上。现在我几乎可以琅琅上口了。

神：很好。

所以……你生活的目的是在决定，并去做**你真正是谁**。

你天天都在这样做。你以你的每一个举动、每一个意念、每一句言词在这样做。这正是你正在做的。

你对现在的自己满意到什么程度，你就以什么程度继续你这方面的创造，只在这里、那里做一点小小的修改，以使它更接近完美。

波罗摩汉婆·瑜伽难陀（Paramahansa Yogananda）是一个例子，他几乎接近“完美”的将他所认为的自己表露出来。对于他自己，他有非常清楚的概念，对于他与我的关系也是如此。而他用他的一生来“表露”。他要以他自己的实际生活来体验他关于自己的观念；他要以实际经验来认知自己对自己的想法。

贝比·鲁斯（George Herman Ruth, 美国棒球联盟有名的全垒打王，绰号“贝比”（Baby, 婴儿））的所行相同。他对自己有非常清楚的概念，对他与我的关系亦然，而他用他的一生来“表露”；以他自己的经验来认识自己。

许多人都生活在这一层次。没错，**大师与鲁斯**对于他们自己，各自观念十分不同。然而他们两个都各自表现得十分精采。

他们两个对于我也有不同的观念，这没错；对于**我是谁**，也来自不同的意识层次，对于他们与我的真正关系也一样。而这不同的意识层次，则反映在他们的意念、言词和行为上。

前者一生大部分时间处于平静安宁，并将深深的平静安宁带给他人。后者则处于焦虑、骚乱和间歇的暴怒中（尤其是当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时），并为周遭的人带来骚乱。

但是两人都心地善良——没有一个人比**鲁斯**更心软的，而两者的不同，在于前者几乎没有任何物资的获取，除了已有的之外，也从不要更多。而后者则“什么都有”，却从没有得到过他真正想要的。

如果这就是鲁斯的结局，我想我们免不了为此感到一些些悲哀，但那投身为**贝比·鲁斯**的灵魂，在所谓的演化历程中，绝非以此为终结。它有机会回顾它为自己所制造的经验，为别人所制造的经验。现在它正在决定下一步喜欢什么样的经验，以便创造、再创造它更恢宏、更更恢宏的版本。

这两个灵魂目前都已对它们下一次所要体验的事做了选择，并已在实际体验了，所以我们就放下有关这两个灵魂的叙述。

尼：你是说它们两个都已进入了其他的肉身？

神：如果认为重回其他的肉身是它们唯一的可能性，你就错了。

尼：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

神：事实上，他们想要什么，就是什么。

我已解释过在你们所谓的死后会发生的事。

有些灵魂觉得有太多的事情是它们想知道的，因此就去“上学”，而有些灵魂——就是你们所谓的“老灵魂”——则会教它们。教它们什么呢？就是**他们没有东西可学**。它们从来就没有任何东西可学。它们所要做的只是记得。记得它们**真正是谁，真正是什么**。

老师“教”他们：**他们是谁**的体验是要由做出来来获得的，是由去**是他**（那体验）。老师们会温柔的指示给他们看，以此来提醒他们。

其他灵魂则在到达“另一边”（我现在是在运用你们熟悉的语言，用你们的方言，而尽可能不要碍事）时——或到达不久后——就已记得**自己是谁**。这些灵魂会立刻去经历“想是什么”就是什么的喜悦。它们可以从我的百万种、亿万种面向选择它们想要的，并立时立地可以经验。有些则可能选择以重返肉身的方式这样做。

尼：任何肉身的形态吗？

神：任何肉身的形态。

尼：那么，灵魂投身为动物就是**真的**可能了——神会变成乳牛？牛真的是神圣的？圣牛嗯！（译注：Holy cow 是英国人喜用的一种惊叹语。）

神：嗯哼。（清嗓子的声音）

尼：怎么了？

神：你说了一辈子的脱口秀了。其实回头看看，这工作你还真做得不错呢！

尼：恰——一砰！真是一针见血。如果现在有饶钹，我就用饶钹给你喝采。

神：多谢，多谢。

但是，说真的，小伙子……你问的那个问题——灵魂可能投胎为动物吗？——答案当然是可能。不过，真正的重点在，它想吗？答案是，很可能不想。

尼：动物有灵魂吗？

神：凡注视过动物眼睛的人，都知道这答案是什么。

尼：那我怎么知道我的猫咪不是我祖母投胎的？

神：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是演化**历程**。**自我**创造与演化。而演化是单向的。向上。永远向上。

灵魂最大的渴望就是一再一再的体验它自身的更高层次，因此它会在演化的

阶层上向上移动，而非向下，直至它体验到所谓的涅槃——跟一切——也就是我——的全然合一。

尼：但如果灵魂渴望的是一再一再体验它自身的更高层次，那它何必又以人类的形态回来呢？显然这不可能是“向上”的步子。

神：如果灵魂以人的形态回来，那总是由于要更进一步体验，更进一步演化。人类本身就有许多演化层次，这是可以观察与证明的。一个灵魂可以回来千百次，而仍继续向上演化。然而这向上的运动，这灵魂最大的渴望，是不能由回到较低的生命层次而达成的。因此，这样的回返是不会发生的。在灵魂和“一切万有”达成最终的重新结合之前，这是不会发生的。

尼：这必然意谓天天都有“新的灵魂”进入这体系中，投身为较低的生命形态。

神：不是。凡是被创造的灵魂，都是一次同时被创造的。此时此处我们全在这里。但是，就如我曾解释的，当一个灵魂（我的一部分）达到最终的实现，它就有机会“重新开始”，名符其实的“忘记一切”，以便可以把一切重新记起，把自己重新创造。神以此继续重新体验它自己。

灵魂也可以选择某一特定的生命形态在一特定层次“再循环”，想要多少次就多少次。

如果没有转世——如果没有返回肉身形态的能力——则灵魂在仅有的一生中，将无法去完成它想要完成的事；因为在宇宙的时钟上，一生连一眨眼的十亿分之一都不到。

所以没错，转世是事实。那是真的；那是有目的的；那是完美的。

尼：好得很。但有一件事我不清楚。你说过，没有时间这样东西；一切事情都发生在现在。是不是？

神：是。

尼：而你在第二部曲中曾深入的探讨过在**时空连续体** (the Space-Time Continuum)中，我们“所有的时间”都存在于不同的层次上，或不同的点上。

神：没错。

尼：好吧——可是，这就是让人想不通的地方：如果在**时空连续体**上的一个“我”“死掉了”，然后**返回来变成另一个人**……则……那么，哪个是我？我必须**同时是两个人**。而如果从无始以来，我就一直在这样做——而这又是你说我确实在做的——则我就必须同时是一百个、一千个、一百万个人。在**时空连续体**的一百万个点上同时是一百万个人的一百万个版本。

神：没错。

尼：这我无法领会。我的脑袋想不通。

神：事实上，你领会得不错了。这是一个非常先进的概念，你对它的领会其实非常不错了。

尼：可是……可是……如果这是真的，则“我”——就是我不朽的那部分——就必然在永恒的现在，于**宇宙之轮**的亿万个不同的点上，以亿万个不同的形态、亿万种不同的方式在演化了。

神：没错。这正是我在做的。

尼：不，不，我是说，这必然是“我”正在做的。

神：没错，这正是我刚刚说的。

尼：不，不，我是说——

神：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说的就是我刚刚说的你说的。这里唯一没搞清楚的地方是你仍旧在认为**我们**不止一个。

尼：只有一个？

神：**我们**从来就没有多于一个。从来就没有过。你现在才发现吗？

尼：你是说，我现在是跟**我自己**在讲话？

神：有点象。

尼：你是说你**不是神**？

神：我没这样说。

尼：你是说你是神？

神：这是我说的。

尼：但是，如果你是神，而你是我，而我是你——那么……那么……**我就是神**！

神：没错，你是神。正是如此。你完全领会了。

尼：但我不只是神——我还是每一个**别人**。

神：没错。

尼：但是——这不是意谓除了我以外。没有任何别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了？

神：我不是说过吗——我与父是一体？

尼：是说过，可是……

神：我不是说过吗——我们都是一体？

尼：没错。但是我不知道你是在照实讲；我以为你是在比喻。我以为那不过是一种哲学的陈述，而不是**事实**陈述。

神：那是事实陈述。**我们都是一体**。“你们对这些人中最小的一个所做的任何事……就是对我所做。”意义就是如此。

现在你明白了吗？

尼：明白了。

神：啊，终于！我等很久了！

尼：可是——请原谅我还是要说，可是……当我跟另一个人——比如，我的妻，我的儿——在一起时，我觉得我跟他们是有**分别的**；他们是“我”之外的另一个人。

神：意识是奇妙的。它可以分为千百份。分为百万份。百万乘以百万份。

我将自己分为无尽“份”——以便每一“份”的我得以回顾它自己，并看到**我是谁**，**我是什么**的奇妙。

尼：但是我又为什么非得经历这么久的遗忘呢？经历这么久的不信呢？到现在我仍然不能全信！到现在我**仍然**在这忘中游荡。

神：不要对自己这么严苛。这是**历程**的一部分。以这方式发生，并没什么不对。

尼：那你又为什么现在告诉我这一切？

神：因为你开始觉得不好玩了。你开始觉得人生不再喜悦了。你开始这么纠缠在这**历程**中，以致你忘了它只是**历程**。

于是，你呼唤我。你求我到你身边，帮助你领会，向你显示神圣真理；向你揭示最大的秘密——那你把它推开的秘密。那**你是谁**的秘密。

现在我已做了。现在，我已让你记得了。但这有用吗？它会改变你明天的行为吗？它会改变你今晚对事物的看法吗？

现在你会治愈伤者的痛吗？解除恐惧者的焦虑吗？给贫困者所需吗？为成功者欢庆吗？处处看到我吗？

这对真理实相的最新记忆会改变你的生活吗？会使你改变别人的生活吗？

还是你又会重归遗忘？重回自私？重返你在这醒悟前你自以为自己是的小格局，留在那里不肯出来？

你会是哪一种？

8 有时候真理就寓含在矛盾中

尼：生命真的永远永远继续吗？

神：很确定是。

尼：没有完的时候？

神：没有。

尼：转世是事实？

神：是事实。你可以在任何你想要的时候，以任何你想要的形态重返凡身——也就是，还会“死”去的肉身。

尼：是我们在决定什么时候回来吗？

神：没错，“要不要”和“什么时候”。

尼：什么时候离开，也是我们在决定？是我们决定自己什么时候要死吗？

神：没有任何事情是违背着灵魂的意愿而发生在它身上的。也就是说，那**根本**不可能；因为是灵魂在创造每一个经验。

灵魂什么都不缺。灵魂具有一切。一切智慧，一切知识，一切能力，一切荣耀。灵魂就是你那永不睡眠、永不遗忘的部分。

灵魂会想要肉体死亡吗？不。灵魂想要你永远不死。然而，当灵魂看出留在肉体中已无意义时，就立刻会离开它——改变它的肉体形相，把物质体的大部分留下。

尼：如果灵魂想要我们永远不死，那为什么我们会死？

神：你们不会。你们只是改变形相。

尼：如果灵魂想要我们永不改变形相，为什么我们还会那样？

神：那并非灵魂的愿望！

你是个“改变形相者”！

当留在某一特定形相中已经没有用了，灵魂就改变形相——心甘情愿的、欢喜喜的——继续在**宇宙之轮**上移转。

尼：欢欢喜喜的？

神：带着大欢喜。

尼：没有灵魂是死于悔恨的？

神：没有灵魂会死——永远没有过。

尼：我是说，当目前的肉体形相要变迁时，要“死”时，没有灵魂会悔恨？

神：身体从没有“死”过，只是随着灵魂改变形相。但是我知道你的意思，所以我现在在用你们的词汇。

如果你清楚了解在你们称为的“来世”中你们想要创造的是什么，如果你们清楚的相信死后跟神会重新合而为一，就没有任何灵魂对你们所称为的“死”曾感到悔恨。

在这种情况下，死是光辉的时刻；是奇妙的经验。灵魂于是可以回到它的本然状态，它的正常状态。会有一种不可言喻的轻灵感，一种全然的自由感，没有限制的感觉。既至福又庄严的**一体感**。

灵魂对这样的一种变迁是不可能悔恨的。

尼：那么，你是说，死是一种**快乐**的经验？

神：对于那想要它是快乐经验的灵魂而言，没错，永远是。

尼：好吧，如果灵魂那么想要脱离肉体，为什么它不脱离就算了呢？为什么它还缠绕不去？

神：我没有说灵魂“想要脱离肉体”，我说灵魂在脱离肉体时是欢喜的。这是两码子事。

你可以做一件事时高兴，做另一件也高兴。可是你做第二件时高兴，并不意味着你做第一件时不高兴。

灵魂与肉体同在当时并非不快乐。正好相反，灵魂很喜欢以你现在的形相做你。但这不排除它在跟此肉体分离时并不是同样喜欢。

尼：关于死，很显然我有许多是不懂的。

神：没错，而这是因为你不喜欢去想关于死的事。然而，在你对生命的任何片刻做觉察的时候，若不对死亡有所沉思，则你将不能觉察生命的全部，只能觉察它的一半。

每一刻都结束于它的开始之际。如果你不能明白这一点，你就不能明白它内涵的奥妙，你会称它为平凡无奇。

每种相互作用都在它“开始开始”之际“开始结束”，只有在对此做过真正沉思及获得真正领会后，每一时刻——以及整个生命——之宝藏才会向你敞开。

如果你不了解死，生命是不会将它自己给予你的。你不仅必须了解死。**你还必须爱它，甚至象你爱生命一样。**

如果你跟任何人相处都把它视为**最后一次**，则你跟他的相处都将有光辉。任何一刻如果你视为最后一刻，你对这一刻的体验都将丰沛。你拒绝沉思自己的死亡，会导致你拒绝沉思自己的生命。

你没有照它的样子来看它。你错失了**那一刻**，以及它为你所含藏的一切。你是错看过了它，而不是看透了它（编注：此处意思应为“你是看错过了它，而不是看透过了它。”）。

当你深深的看，你是看透。当你深深沉思，你是看透。这样，幻相就不再存在。那时你所看到的就是事物的真正样子。只有这样，你才能真的享受（enjoy）它——也就是，**把喜悦置于它之内**。（en-joy就是把joy（喜悦）放进去（en-），也就是使某件事物变得令人喜悦。）

这样，即使是幻相，你都可以享受。因为那时你将知道那是幻相，而这本身又叫你觉得享受！你的一切痛苦都是因为你把它当作真的。

任何事物，当你了解它不是真的时，它就不致让你痛苦。让我再说一遍：任何事物，当你了解它不是真的时，它就不致让你痛苦。

就象是一部电影，一场戏，在你的心灵舞台上上演。际遇是你创造的，角色是你创造的。剧本是你写的。

当你了解没有东西是真的时，就没有东西让你痛苦。

生是如此，死也是如此。

当你了解了死也是幻相，则你**可以说**：“哦，死啊，你的刺在何处？”

你甚至可以**享受死**！你甚至可以享受别人的死。

听起来奇怪吗？说这种话奇怪吗？

只有在你不了解死——与生——时，才觉得奇怪。

死，从来就不是结束，却永远都是开始。死，是打开门，而不是关起来。

当你了解生命是永恒的，你就了解死是你的幻相，是为了让你非常关切你的肉体，因而帮助你相信**你是**你是肉体。然而你不是你的肉体，因此，肉体的毁灭对你没有关系。

死应该教你的是，生命才是真的；而生命应当教你的是，不可避免的不是死，而是无常（impermanence）。

无常，是唯一的真理。

没有东西是恒常的。一切都在变动中。每一刻，每一分，每一秒。

如果有东西是恒常的，则它将不能**存在**（be）。因为即使是“恒常”这“概念”，也要依无常才能具有意义。因此，**就连恒常也是无常**。要深深的看入这一点。沉思这一真理。领会它，你就能领会神。

这是**法**，这是**佛**。这是**佛法**。这是教诲，是老师。这是课程，是师父。这是对象，是观察者，卷起合而为一了。

它们从来就不**异于一**。是你们把它们展开了。以便生活可以在你们面前展开。

然而，在你们看到自己的生活面前展开时，不要让你们自己散开来。要让自己**凝聚**！看出那幻相来！享受它！但**不要变成它**！

你**不是**那幻相，而是它的**创造者**。

你身在此世，但不属此世。

所以，运用你对死亡的幻相吧！**运用它**！用它来作为你开向更多生命之钥。

看花而认为花将死，你会悲哀的看花。然而如果你把花视为正在改变的树的一部分，即将结果，你就会看到花真正的美。当你看花而知道花开花谢正是树将结果的讯息，你就真正了解了生命。

细心的这样看，你将看出生命本身就是它自己的隐喻。

要永远记得，你不是花，甚至也不是果。你是树，你的根很深，深深的扎在我里面。我是你生长的土地，你的花、你的果，都将回归于我，创造更肥沃的土地。如此，生命产生生命，生生不息，而从不知有死亡的事。

尼：这真是美。如此、如此的美。谢谢你。现在你可以跟我谈谈那困扰了我许久的事情吗？我想谈的是自杀。对于结束自己的生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禁忌？

神：是吗，为什么？

尼：你是说，自杀没什么错？

神：这问题我无法给你满意的回答，因为这问题本身含有两个虚假的概念；它是以两个虚假的假定为基础；它含有两点谬误。

第一个虚假的假定是它认为有“对”与“错”这么一回事。第二个虚假的假定是认为“杀死”是可能的。因此，当你的问题一旦被分解，它就瓦解了。

“对”与“错”是人类价值体系中的哲学对立点，在最终的实相中，它们却是不存在的——这一点，在这本对话中已经一说再说。更且，就是在你们自己的体系中，它们也不是恒常的，而总是时时在变动。

你们一直在做改变，一直对价值观改变主意，以适合你们（这本就应该，因为你们是在演化中的生物），然而却又在每一步改变中坚持认为你们没有改变，坚持认为是**未曾改变的价值**构成你们社会的核心。因此你们就将你们的社会建立在一个吊诡上：你们一直在改变你们的价值体系，却又一直宣称你们重视的是……恩，**不变的价值**。

这种吊诡所呈现出的问题，并不能以在沙滩上泼冷水想使它凝结成水泥来回答，而应欢庆沙滩的变动。当沙滩维持着你们城堡的形象时，欢庆它的美；但当潮水冲来，改变了它的形象时，也应同样欢庆。

当沙滩变为一座新的山岳，让你们可以攀爬在其顶上，建立新的城堡时，要它为它欢庆。但要明白，这些山岳与城堡就是纪念变迁的纪念碑，而非纪念恒常的。

为你们今天的样子而欢呼雀跃，但不要谴责你们昨天的样子，也不要妨碍你们明天将可能会变成的样子。

要明白，“对”与“错”是你想象的产品，而“好”与“不好”也仅仅表明你们最近的喜好与看法而已。

比如，以结束自己的生命而言，目前在你们地球上大部分的流行看法是“不好”。

同样，你们仍有许多人坚决认为帮那想结束生命的人结束生命是不当的。

这两种情况你们都说会是会“违背法律”。你们之所以达成这种结论，应当是因为这样做很快就会结束生命。如果要花更长的时间才结束生命，虽然结果相同，你们却不认为是违法的。

比如，在你们社会中，如果有人举枪自尽，他的家人就会领不到保险金。但如果他是用香烟自杀，就可以领到。

如果医生帮助人自杀，就称为杀人，而烟草公司这样做，则称为“生意”。

在你们看来，那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自我毁灭的“合法性”——也就是“对”与“错”——似乎只跟它的快与慢有关，也只跟是谁在做有关。死得越快，似乎越“错”。死得越慢，就越为“得当”。

有趣的是，这跟真正人道的社会所下的结论正好相反。不论你们给“人道”下的定义是什么，都可以据此定义来说死得越快越好。然而你们的社会却惩罚那些做人道之事的人，报偿那些行疯狂之事的人。

以为神要求无尽的痛苦，以为快速而人道的结束痛苦是“错的”，这是疯狂。

“惩罚人道，而报偿疯狂。”

这就是领会力十分局限的社会才可能持有的座右铭。

因此你们以吸入致癌物来毒害自己的身体，以吃下经过化学处理的食物来毒害自己的身体，到最后终致将自己杀害；你们吸入持续污染的空气来毒害自己的身体。你们在千万个时刻以千百种方式毒害你们的身体，并明知这些东西对你们不好。但由于这些东西要用比较长的时间才能杀害你们，你们便这样自杀，但却无罪。

如果你们是用效用比较快的方式来自杀，你们就被认为是违法。

现在，我告诉你们：快一点杀害自己并不比慢一点杀害自己更为不道德。

尼：那么，一个结束自己生命的人并不会被神惩罚？

神：我不惩罚，我爱。

尼：常听人说，那以自杀来“逃避”困境或结束困境的人，死后却会发现正面对着同样的困境，因此什么也未能逃避或结束——这又怎么说呢？

神：在进入你们所谓的死后时，你们所经历的是当时意识之反映。不过，你们一向是意志自由的存在体，任何时候只要你们选择改变你们的经历，就可以改变。

尼：所以我们所爱的人在结束自己的肉体生命后是很好的？

神：对。他们很好。

尼：关于这个题材，安妮·波意尔(Anne Puryear)写了一本书，名叫《史蒂芬仍活着》(Stephen Lives)。是关于她儿子的。后者在十几岁的时候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是一本好书，许多人可从中得到帮助。

神：安妮·波意尔是一个很好的使者。她的儿子也是。

尼：那么你推荐这本书？

神：这是一本重要的书。关于我们刚才所谈的事，它谈得比我们在此谈得更多，而那些因所爱的人结束自己生命而深感伤痛的人，或为此事而梦寐难安的人，可以借由这本书找到治愈的途径。

尼：让我们这般伤痛或梦寐难安已经是令人哀伤了，可是，我认为这大部分是社会“加诸”自杀的想法所造成的结果。

神：在你们的社会中，你们往往并没看出自己道德结构的矛盾。有些事你们明明十分清楚会缩短你们的生命，但只因为过程比较慢，你们就认为可以做；至于那比较快缩短生命的，你们却认为不可；这种矛盾无疑是人类经验里最为明显的。

尼：听你这样说，确实至为明显。可是我们自己却为什么没有看出真相来呢？

神：因为如果你们看出真相来，你们就必须**采取措施**。这是你们所不愿意的。因此，你们除了视而不见以外，别无选择。

尼：但假设我们看到真相，又为什么不愿采取措施呢？

神：因为你们认为采取措施就会终止乐趣。而终止乐趣，却是你们所不愿的。大部分使你们慢慢致死的事是带给你们乐趣的事，或由此而导致乐趣的事。而大部分带给你们乐趣的事是满足你们肉体的事。**你们的生活主要是以寻求和体验肉体的乐趣而建构的。**

当然，一切处所、一切生物都想要体验乐趣。这并无原始之处。事实上，那是生物的天性。社会与社会之所以不同，社会中生命与生命之所以不同，**在于什么是他们的乐趣**。一个以肉体乐趣为主而建构的社会，和以灵魂的乐趣为主而建构的社会，是在不同的层次运作的。

但必须了解，这并不表示你们的清教徒是对的，而肉体的一切乐趣都须被否定。它意味着，在一个高度演化的社会，肉体的乐趣并非他们所享受的乐趣中为数最多的乐趣。肉体的乐趣不是主要的焦点。

一个社会或一个生命，越是高层的，其乐趣也就越是高层。

尼：等一等！这听起来好象是价值判断。我以为你——神——是不做价值判断的。

神：说埃弗勒斯峰（Mt.Everest，世界最高峰）比麦金利山（Mt.McKinley，北美洲最高山）高，是价值判断吗？

说张婆婆比她的侄儿年纪大，是价值判断吗？

这些是价值判断还是观察？

我并没有说一个人的意识层次比较高是“比较好”的。事实上，并不比较好。正如小学四年级并不比一年级好。

我只是在观察四年级是什么样子。

尼：而我们在这地球上还不是四年级。我们是一年级。对吗？

神：我的孩子，你们甚至连幼稚园都还没上。你们是在托儿所。

尼：这种话我听来怎么会不觉得受辱？为什么我觉得你好象在贬低人类？

神：因为你们深为自负是某种生物，而实际上你们却不是。

仅仅是一项观察，许多人听了会觉得受辱，这是因为被观察到的事物是他们不想承认的。

然而，只有在你持有过一件东西后，你才能放它去。凡是你从未有过的东西，你便不能放弃你跟它的关系。

凡是你未曾接受的，你就不能改变。

正是。开悟始于接受，面对它“所是”（“What is”）的样子，不做审判。

这即是走入那“所是”（the Isness）中。在那**所是**中才能找到自由。

你所抗拒的，就会坚持。你所注视的，就会消失。也就是说，它失去了它的幻相。你看到它**所是**的样子。而**所是**的样子却一直在改变。只有那**不是**（What Is Not），才不能被改变。因此，要改变那**所是**，就得走入其内。不要抗拒它。不要否认它。

凡你否认的，你就在宣布。凡你宣布的，你就在创造。

对某件事物做否认，就是将它再创造，因为否认的行为本身就把那事物放在位置上了。

接受某件事物，使你得以控制它。凡你否认的，你就不能控制，因为你在说它不在那里。因此，凡你否认的，就控制了你。

你们大部分人类都不想接受“你们还未演化到幼稚园的阶段”。你们大部分人都想接受“人类仍在托儿所阶段”。然则这不接受，正是把你们留在那里的原因。

你们是那么的自负，以为自己是你们所不是的（高度演化生物），以致你们就不能是自己所是的（在演化中的生物）。因此你们是在自己跟自己作对；自己跟自己作战。因此，演化得非常慢。

演化的捷径始于承认并接受自己所是的样子，而非自己所不是的样子。

尼：当我听说自己“所是”的样子而不觉受辱，我就知道我接受我所是的样子了。

神：正是。如果我说你的眼睛是蓝的，你会觉得受辱吗？

所以，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个社会或生命越是提升，其乐趣就越提升。

你们所谓的“乐趣”，宣布了你们的演化层次。

尼：请解释一下“提升”(elevated)。你用这个字是指什么？

神：你们的生命是具体而微的宇宙。你，和你整个的肉体，都是由“原能”（译注：rawenergy 是未加工的，没有“对水”的能量，也就是精纯的能量。）构成。这能量围着七个中心或脉轮（chakras）而聚集。要去研究这些脉轮及其意义。这方面的书不下千百本。这就是我以前所给予人类的智慧。

让你们较低的脉轮感到乐趣或受到刺激的，和让你们较高的脉轮感到乐趣的东西并不相同。

你们生命的能量越是借由你们的肉体生命向上升，你们的意识就越向上提升。

尼：好吧。又转回来了。这似乎在提倡独身。这似乎百分之百为反对性热情在辩护。那些意识“提升”了的人，在跟别人的交互作用中，并非“出自”他们的“根轮”——也就是他们的第一个、最低的一个脉轮。

神：没错。

尼：但是我以为你在这整个对话中都在说：人类的性应该是被**欢庆**的，而非被压抑的。

神：没错啊！

尼：那么，请解除我的迷惑吧；因为这似乎是矛盾的。

神：我的孩子，世界是充满了矛盾的。“缺乏矛盾”并非真理的必要因素。有时候更大的真理正**寓含在矛盾中**。

这就是**神圣二分法**（Divine Dichotomy）。

尼：请帮助我了解这二分法。我这一辈子都在听说，从根轮将“拙火(kundalini)的能量”提升是多么可欲之事。这一直是那些神秘主义者过着无性的狂喜生活之主要原因。

我知道我们已经偏离了死亡话题；我很抱歉把话题拖到这不相关的主题上。

神：有什么好抱歉的？话谈到哪里，就谈到哪里。在这整个的对话中，我们的“话题”是：充充分分的做人是什么意思；在这宇宙中，生命与生活又究竟是什么样子。这是唯一的话题，而现在这话题包括在这范围内。

想要知道死就是想要知道生——这一点我已经说过，而如果我们的交谈将我们的探索扩充至创造生命的行为，并欢庆它的华美，就让它这样吧！

现在，让我们把一件事说清楚。“高度演化”并不需使所有的性表现都消声匿迹，不需要把所有的性能量都提升。因为如果如此，则任何地方就都不再可能有“高度演化”的生物存在，因为一切演化都将终止。

尼：这一点再显然不过了。

神：对。因此，如果有人说，至圣的人绝不要性，说这是他们的神圣征记，那这个人就是不了解生命是如何运作的。

让我用最清楚的话来说明这一点。如果你们要找一根标尺来衡量某件事对人类是好是坏，只问自己一个问题就够：

如果人人都这样做，会怎么样？

这是一种非常容易的测量办法，但非常准确。如果人人都做某一件事，而其结果对人类产生最终的益处，那就是“进化的”。如果人人都做某一件事，而带给人类灾难，则此事就不是应该推荐的、不是令人“提升”的事。你同意吗？

尼：当然。

神：那么你就同意这样的事实了：没有任何真正的大师会说禁性是通往精深之路（the path to mastery）。然而，却是这种“禁欲是高等途径”“性表现是低等欲望”的观念羞辱了性经验，造成了关于性的种种罪恶感，以及种种的性功能失调。

尼：然而，假如只是为了生殖才反对禁欲，则一旦生殖的目的达成，不就没有必要了吗？

神：人从事性，并不是因为生殖的责任。人从事性，是因为它是**自然会去做**的事。那是构筑在基因之内的。你们是在遵从生物的指令。

尼：正是！正是**基因讯号**在驱使物种生存。但是物种的生存一旦得以确保，则“忽视那讯号”是否比较“提升”？

神：你误解了那讯号。生物的指令不是要确保物种的生存，而是去**体验合一**，而这才是你生命的真正本性。新的生命是在达成**合一**时被创造出来，但这却不是人寻求**合一**的原因。

如果生殖是性的唯一理由，如果性只是一种“繁殖系统”，则你们就无需共同投身去做此事。你们已可由结合化学元素做到。

然则这不能满足灵魂最基本的渴求——这渴求比生殖大得多，而跟再创造**你真正是谁、是什么**有关。

生物的指令不是**创造**更多的生命，而是**体验**更丰富的生命——去以生命真正的样子去体验它——即是将**合一**展现出来。

尼：这就是何以在人即使停止生育以后，你仍从未要他们不再有性生活。

神：当然。

尼：然而有人说，有了孩子以后就**应当**终止性生活，而那些继续的，是在向低等的肉体需求沉沦。

神：是有人这样说。

尼：他们说这不是“提升”，而只是禽兽行为，是人类的高贵天性所不齿的。

神：这又回到脉轮的话题上了，也就是能量中心。
我说过，“你们的生命能量越是借由肉体提升，你们的意识就越为提升”。

尼：没错。这似乎是说“不要有性”。

神：不是。当你弄懂了以后，就知道不是。

让我再回到你原先的说法，把事情说清楚：关于性，并没有任何不高贵或不神圣之处。你们之所以认为它不高贵、不神圣，是出自你们的念头，出自你们的

文化。

在热情的、充满欲望的性经验中，没有任何低下，或粗鄙，或“不够尊严”（更不用说不够**神圣**了）的成分。肉体的渴望并非“禽兽行为”的表现。这些肉体渴望，是由我构筑在身体之内的。

不然，你以为是谁把身体创造成这样？

然而，在你们相互的复杂反应中，肉体的渴望却只是其中的**构成成分**之一。要记得，你们是三合一的生命，有七个脉轮中心。当你们从所有的三个部分、七个中心共同产生反应的时候，你们就会体会到高峰经验（peak experience）——而你们被创造出来，本就是为了体会这种经验！

关于这些能量，本无任何不神圣（unholy）之处——然而你们却只选择其中之一，因此就不是全部（unwhole-y）了。

当你们不是“全部”（whole）时，你们就比你们自己要少。这才是“不神圣”（unholy）之意。

尼：喔！我懂了，我懂了！

神：选择“提升”的人务当禁欲——这种告诫绝非由我而来。那是邀请。而邀请不是告诫；然而你们却把它变成了告诫。

那邀请并非要终止性，而是终止“不全部”。

不论你们做什么——性行为、吃早饭、工作，或到海边漫步、跳绳，或读一本好书——不论你们做什么，都要以整个人去做；因为你们是**整个的人**。

如果你们只从较低的脉轮去行性行为，则你们就是只由根轮在做，你们就会失去这经验中最灿烂的部分。但是如果你在爱着另一个人，在行性行为时从全部七个能量中心发出，则你就会体验到高峰经验。这样，怎么可能会是不神圣的呢？

尼：当然不可能。我无法想象这样的经验会是不神圣的。

神：因此，邀请你们将生命的能量借由肉体生命提升到顶轮，绝不意味或要求你们与**底部切断**。

如果你们把能量提升到心轮，或甚至提升到顶轮，这并不意味能量不能也在根轮。

事实上，如果不这样，你们就切断了。

当你们把生命能量提升到较高的中心时，你们可以选跟另一个人有性经验或无性经验。但假如无，则并不是有性经验就是违背了宇宙的某种神圣法则。也并非无性经验会使你们“提升”得更高。如果你们选择跟他人有性经验，则它也不会将你们“降低”到只在根轮层次——除非你们把自己与顶部切断。

所以，邀请是这样的——不是告诫，而是邀请：

把你的能量，就是你的生命力，时时刻刻提升到最高可能的层面，这样，你就会提升了。这跟有性经验或无性经验无关。这跟提升你的意识有关——不论你在做什么，都要提升意识。

尼：我懂了！我明白了！不过，我不知道要**如何**提升我的意识。我也不认为我知道如何透过我的脉轮中心将生命能量提升。我想大部分人说不定也不知道这些中心是什么。

神：凡是渴望认知这种“精神生理学”的人，都可以很容易找到资料。我曾把这些资料用很清楚的言词传递出来。

尼：你是指由其他的作者写的书。

神：没错。读读狄巴克·乔布拉（Deepak Chopra）的著作。他是你们星球上当今最明晰的阐释者。他了解精神的神秘，了解精神的**科学**。

另外还有一些奇妙的使者。他们的著作不但描述了如何透过你们的身体把你们的生命力提升，而且也描述如何脱离你们的肉体。

由阅读这些书，你们可以回忆起让身体离去可以是何等喜悦的事。那时你们便了解，何以可能从此不再惧怕死亡。你们将会明白这二分法：与身体同在，是喜悦；脱离身体，也是喜悦。

9 灵魂之歌可以以许多方式演唱

尼：人生有点象上学。我记得以前每年秋天的第一天开学日，我都多么兴奋——而年底学期结束时，我又多么高兴。

神：正是！完全对！你说中了。正是这样。只不过，人生不是上学。

尼：是啊，我记得你在第一部中全都做过解释。在那以前，我一直以为人生是“上学”，我们来此世是为了“学习课程”。你在第一部中大大的帮助了我，让我明白那种说法的错误。

神：我也很高兴。我们在这三部曲中所想要做的就是这个——让你们清楚明白。现在你们已经清楚明白了何以灵魂在“死”后可以很高兴，而并不必然是懊悔曾经活过。

但你前面曾经问过一个更大一点的问题，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看。

尼：对不起。你指的是什么？

神：你问：“如果灵魂在肉体里这么不快乐，那它为什么不干脆离开？”

尼：噢，对呀。

神：没错。它离开了，我并不是说只有在“死”的时候它才离开。但它离开并不是因为它不快乐。反而是为了想要恢复活力，为了回春。

尼：它常常这样做吗？

神：天天。

尼：灵魂天天脱离肉体？什么时候？

神：当灵魂渴望体会它更大的经验时。它觉得那种经验会让它回春。

尼：它说离开就离开？

神：没错。灵魂时时离开你们的肉体，不断的。终你们一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发明了睡眠。

尼：灵魂在肉体睡眠时离开？

神：当然。这就是睡眠。

你们整个一生，灵魂时时都要回春、加油——假如你愿意这样说——以便在你们所谓的肉体这笨重的载具中继续挪动下去。

你以为对你的灵魂而言，栖息在你的肉体中是件容易的事吗？不！可能简单，却不容易！那是一种喜悦，却并不容易。那是你们的灵魂所做过的最困难的事！

那深晓你们所无法想象的轻盈与自由的灵魂，渴望着重新尝味这种状态，正如一个喜欢上学孩子之渴望暑假。正如那渴望有伴的大人，在有伴之际渴望独处。灵魂寻求真正的存在状态。灵魂就是轻盈与自由。它也是和平与喜悦。它也是无限制与无痛苦；是完美的智慧与完美的爱。

这些它全是；而且不止于此。然而当它与身体共处的时候，它极少体验到这些。因此，它跟它自己订下协议。它对自己说，为了创造和体验它现在所选择的自己，需要它留在身体里多久就留多久，唯一的条件是：任何时候它想要离开身体，就可离开！

借着你们所称说的睡眠，它天天都这样做。

尼：“睡眠”是灵魂离开身体？

神：是。

尼：我还以为是由于身体需要休息才会入睡。

神：你错了。正好相反。是灵魂想要休息，因此，才使身体“入睡”。

当灵魂已经倦了，跟肉体在一起觉得受限制、沉重与缺乏自由时，它就会名符其实的将肉体丢下不管（有时甚至是在肉体站着的时候）。

当它想要“加油”的时候，当它倦烦了所有这些非真之理、不实之相和想象出来的危险时；当它想要为心智寻求再连接、再肯定、休息与觉醒时，它就会离开肉体。

当灵魂初次拥抱肉体时，它发现这个经验很难以承受。那非常累，尤其是对一个新到达的灵魂而言，更是如此。婴儿之所以需要睡那么多觉，就是由于这个原因。

当灵魂度过了重新与肉体相处的初度震撼以后，就开始增加了对此事的容忍。它与身体共处的时间多了。

同时，你们称为“心”的这部分，则步入遗忘——正如它本来被设计成的样子。即使灵魂飞离肉体——现已不那么频繁，但仍天天发生——也并不能总是把心带回回忆。

真的，在这种时刻，灵魂固然自由，心却可能混乱。因此，整个人就可能会问：“我是在哪里？我在这里创造什么？”这种寻索可能会导致忽明忽灭的旅程，有时甚至是吓人的。这种旅程，你们称为“梦魇”。

有时则相反。灵魂会到达伟大的回忆之境。这时，心就会觉醒。这会让它充满和平与喜悦——当你重返肉体后，你会在体内感觉到这和平与喜悦。

你整个的生命越是体验到这种回春，越是记得它借由身体在做什么，想要做什么，你的灵魂选择离开肉体的时间就越少；因为现在灵魂已经知道，它进入这个肉体是**有原因的，有目的的**。它渴望与肉体共处，将跟肉体共处的时光做最好的运用。

大智慧的人只需少量的睡眠。

尼：你是在说，从一个人需要多少睡眠，你可以看出他的演化程度？

神：几乎可以。你几乎可以这么说。不过，有时候灵魂之所以离开肉体，却只是为了喜悦。它可能不是为了让心觉醒或让身体回春。它可能只是去再创造那因**合一**而来的狂喜。因此，并不能总是由睡眠多来判断那人的演化较低。

不过，这样的情况仍非巧合：当生命越来越觉察到它与肉体共处是为了什么——并觉察到它**不是**它的肉体，而只是与肉体**共处**——它就变得愿意，并且能够花越来越多的时间与肉体共处；因此，就显得**“需要的睡眠少”**。

有些人甚至一边与肉体共处，一边又与灵魂合一，体验因知晓自己**真正是谁**而来的喜悦，却不失去自己身为人身的知觉。

尼：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可以怎么做到？

神：我曾说过，那是个觉察的问题，是个达到完全觉察的问题。你无法去**做到**完全觉察，你只能是**完全觉察**。

尼：怎么是？怎么是呢？你一定可以给我一些工具？

神：日行的静观（meditation）是创造这种经验的最佳工具之一。以此，你可以将你的生命能量提升到最高脉轮……甚至在你仍然“醒”着时离开你的肉体。

在静观中，你使自己处于一种就绪状态，即使身体仍然醒着，你都可以体验完全的觉察。这种就绪状态称为**真正的觉察**。你并不必非得静坐观想才成。静观只是一种设置，如你说的，是一种“工具”。但为了体验这个，你并不一定非得静坐观想不可。

你也应当知道，静坐观想只是静观的方式之一。另外还有“暂停静观”“行走静观”“做事静观”和“性行为静观”。

这是**真正觉醒**（觉察）的状态。

当你在这种状态下停止，就单单只是在路上停止，停止在你正在走的路上，停止在你正在做的事情中，就只是停止一刻，就只“在”（be）你所在的那个地方，就对了。正是在你所在的那个地方，正是你**所是**的那人。停下来，哪怕只是片

刻，都可以是至福的。你环顾四周，缓缓的，注意到你原先走过而未曾注意到的东西：雨后泥土的气息、你所爱的人左耳上覆盖的卷发。看到小孩儿在玩耍，这是多么的美好啊！

你不需脱离肉体就可以体验到这些。这是真正的觉醒状态。

当你在这种状态中行走，你会闻到每一种花的芬芳，你会跟每一只鸟儿同飞，你会感觉到脚下所踩出的每一个嘎扎声。你找到了美与智慧。而美处处在形成，由生命的一切材质在形成。你不需寻找，它会自动向你走来。

你不需脱离你的肉体就可体验到这些。这是真正的觉醒状态。

当你在这种状态中“做”事，你会把所做的任何事都变为静观，因而变为礼物，由你送给你的灵魂，由你的灵魂送给“一切万有”。洗碗时，你会享受着温水抚慰你手的感觉，因水而惊叹，因温暖而惊叹。用电脑的时候，你会看到由于手指的指令而荧幕出现了反应，欢乐于心与身的能力，在你的指挥下配合得如此完美无缺。做饭的时候，你会因宇宙提供你这些营养而感到宇宙的爱，你则将整个生命的爱倾入这饭菜中，以为回报。这跟饭菜的繁简无关。一碗清汤也可以因爱而变得美味。

你不需离开肉体才能体会这种经验。这是真正的觉醒状态。

当你以这种状态体验性能量的交换时，你就懂得**你是谁**的最高真理。你恋人的心成为你的家乡。恋人的身体变成了你自己的身体。你的灵魂不再以为它跟任何东西是分离的。

你不需为体会这种经验而离开你的身体。这是真正的觉醒状态。

当你从容就绪，你就处于觉醒。一个微笑就可以把你带到这个地方。只是一个微笑。只是把什么都停下片刻来微笑。不是为任何东西微笑。只是觉得好。只是因为你的心知晓了一个秘密。也是因为你的灵魂知道这秘密是什么。为此微笑。常常微笑。这会治愈你的一切病患。

你要求我给你工具，现在我已经给你了。

呼吸，这是另一件工具。慢慢的呼吸，温和的呼吸。吸入那温柔的、甜美的“生命之空无”（nothingness of life）——它那么充满能量，那么充满爱。你呼吸的是神的爱。深深的呼吸，这样你就可以感觉到爱。很深很深的呼吸，爱就能让你哭。

因喜悦而哭。

因为你遇见了你的神，而你的神将你引介给你的灵魂。

一旦你有了这种体验，人生将永不再一样。有人会说这是升到了“山之巅”，有人会说落入了庄严之喜。他们的生命（存在状态）永远改变了。

尼：谢谢。我明白了。你所说的就是那些单纯的事，单纯的物，单纯的行为。

神：没错。但你也要知道，有些人打坐经年，却从没有过这种经验。这跟人“敞开”的程度与愿望的程度有关，也跟他如何能够远离预期之心有关。

尼：我应该天天静观吗？

神：象所有的事情一样，这里也没有“应该”或“不应该”的问题。这里的问题不是你应不应该做什么，而是你选择做什么。

有些灵魂选择走在觉醒中。有些灵魂承认大部分人的一生在梦游，是没有意识的。他们走过一生却没有意识。然而那走在觉醒中的灵魂，所选择的却是不同的路。

它们想体验那一**体**感所带给它们的和平与喜悦、无限与自由、智慧与爱。它们不只是在把身体放下（入睡）时如此，而且起身时也如此。

创造这种经验的灵魂，我们就说它“复活”了。

以所谓“新时代”的用词来说，则是“意识提升”。

但不论用词如何（言词是最不可靠的沟通方式），都是指活在觉醒中。这样，就变得完全觉醒。

到最后，你们是对什么变得完全觉醒呢？你们最后是完全觉醒到**你是谁**。

日日静观是途径之一。然而这需要投身于决心寻求内在经验，而不是外在的报酬。

并且要记得，秘密是在沉默中。最甜蜜的声音是沉默之音。这是灵魂之歌。如果你信守的是世间的喧闹之声，而非你灵魂的静默，你将迷失。

尼：那么，日日静观**确实**是个好主意。

神：好主意？没错。不过对我刚刚说的话还要再加领会。灵魂之歌可以以许多方式演唱。沉默的甜美之音可以在许多时间听闻。

有些人在祈祷中听见沉默。有些人在工作中唱灵魂之歌。有些人在静思中寻求秘密，另有些人在不那么沉静的环境中寻求。

当一个人到达——或甚至只是间歇的体验——精纯的程度，则世间的喧闹之声才得以消退，即使身在其间，也不会受干扰。生活中的一切都变成了静观。

生活中的一切**都是**静观，你在其中静观**神性**。这称之为真正的觉醒，或“用心”。

以这种方式来体验，生活中的一切都是至福。不再有挣扎、痛苦与忧虑。唯有的是体验，这又可以以你想用的任何名称来称呼。你可以选择称这一切都是完美。

所以，将你的**生命**或生活及其中的一切事件都**用做**静观。走在觉醒中，而不是如在睡眠中。一举一动，心都随之，而不是心不在焉。不要在怀疑与恐惧中逗留，也不要再在罪过与自责中徘徊不去，而要确信自己是住在非常被爱的永恒光辉中。你永远**与我为**一。你永远受到欢迎。欢迎你回家。

因为你的家在我心中，而我的家在你心中，我邀请你在此生看出这一点，正如死后必然会看出的。这样，你将知道没有死亡，而你们所称的生与死，都是同一个无尽经验的一部分。

我们是一切**万有**——现在、过去与将来的一切，直至永远。

阿门。

10 我爱你

尼：我爱你，你知道吗？

神：知道。我也爱你。你知道吗？

尼：我开始知道。我真的开始知道了。

神：真好。

11 灵魂是身体的容器

尼：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一些关于灵魂的事？

神：当然可以。我将试着在你能领会的范围内解释给你听。但如果你有些地方觉得“说不通”的，不要受挫。请记住，这些讯息是透过一个特殊的过滤器传递来的。而这个过滤器的设计，本来就是要你们不要记得太多东西。

尼：请再告诉我，为什么我要那样做。

神：如果你样样都记得，游戏就结束了。你到这里来，有一个特别的理由；如果你了解了所有的东西是如何拼在一起的，你来此的**神圣目的**就会受挫。在你们现在的意识层次，有些东西是永远神秘的，而且本当如是。

所以，不要试图去解开所有的神秘。至少不要一次解开全部。给宇宙一个机会。它会以适当的程序展现自己。

享受那渐变的经验。

尼：戒急用忍。

神：正是。

尼：我父亲常常这样说。

神：你父亲是个聪明而奇妙的人。

尼：这样形容他的人并不多。

神：是懂得他的人不多。

尼：我母亲懂。

神：是的，她懂。

尼：她爱他。

神：是的，她爱他。

尼：而且她原谅他。

神：是的，她原谅他。

尼：尽管他做过那么多令人痛苦的事。

神：是的。她懂，她爱，她原谅；在这方面，她始终是一个奇妙的榜样，一个受祝福的老师。

尼：是的。那么……你可以告诉我关于灵魂的事了？

神：可以，你想知道什么？

尼：让我们从最初的、最明显的问题开始；虽然这问题的答案我已经知道了，但它可以让我们有一个起点。有“人的灵魂”这么一种东西吗？

神：有。这是你生命的第三个层次。你是三部分的生命体，由身、心、灵组成。

尼：我知道我的身体在哪里；我可以看到。我想我也知道我的心在哪里——在我身体的头部。但我不确定——

神：等一等。你有点错误。你的心不在你的头部。

尼：不在？

神：不在。你的**脑子**是在你的脑壳里，但你的心不在。

尼：那么，它在哪里？

神：在你身体的每个细胞里。

尼：哇——。

神：你所称为的心，其实是一种能量。它是……意念（思想）。而意念是能量，并非物体。

你的脑子是一个物体。它是人的身体的一个物理的、生化的结构体——是最大、最复杂的，但不是唯一的这类结构体。你的身体以它来把你的意念能量转化为物理脉冲〔physical impulses,也译“肉体冲动”〕。你的脑子是个变频器。你的整个身体都是。在你的每个细胞中都有个变频器。生化学家常说每个细胞——比如，血液细胞——好象有它自己的智力。事实上，是真的有。

尼：不仅细胞如此，身体里比较大的部分也是。这个地球上的每个人都知道，身体的某个部分往往似乎有它自己的心眼……

神：没错，每个女人都知道，当男人任凭自己的身体部位影响他们的选择和决定时，他们会变得多么不可理喻。

尼：有些女人就用这个来控制男人。

神：没错。有些男人也用女人的这个部位来控制女人。

尼：没错。

神：想把这循环打断吗？

尼：太想了！

神：这是我们原先说的：把生命的能量提升，使它将七个脉轮中心都包括在内。

当你的选择与决定不是出自你刚才提到的那个部位，而是出自更大的部分，女人就不可能控制你，而你也绝不会想要去控制女人。

女人之所以想要借助这种操纵与控制方法，是因为她们没有其他办法可想——至少没那么有效，而如果没有办法可以控制男人，男人就往往——嗯——变得不可控制。

然则，如果男人愿意把更高的本性展现得多一些，如果女人愿意诉诸男人更多的部位，则所谓的“两性战争”将可息止。你们地球上大部分的其他战争，也可以息止。

就如稍早我说过的，这并不意谓男人与女人应该放弃性，也不意谓性是人类较低的天性。它意谓，如果只是性能量，既不提升更高的脉轮，又不与其他能量结合，则产生的选择与后果就不能**反映**整个的人。这些选择与后果往往就不够壮严华美。因为你们整个的人是由所有的能量和脉轮构成的。

整个的你，本身就是壮严华美的。然则凡是比**整个的你**更少的，其壮严华美也更少。因此，如果你想做出不那么壮严华美的选择，造成不那么壮严华美的后果，则只从根轮做决定就可。然后看看会有什么结果。

结果是完全可以预料的。

尼：嗯——。这个我想我是知道的。

神：你当然知道。但人类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何时你知道，而是何时**你**依**知道**而行动。

尼：所以，心是在每个细胞里……

神：没错。由于你的脑部比任何其他的地方细胞都多，所以看来仿佛你的心就在那里。然则那只是主要的加工中心，而非唯一的。

尼：好。我清楚了。那么，灵魂在哪里？

神：你以为它在哪里？

尼：在**第三眼**的后面？

神：不是。

尼：在我胸部的中央，心脏的右侧，胸骨的正下方？

神：不是。

尼：好吧。我投降。

神：在所有的地方。

尼：所有的地方？

神：所有的地方。

尼：象心一样。

神：噢，等等。心并不在所有的地方。

尼：不在？我以为你刚刚说过它在身上的每个细胞里。

神：那并不是“所有的地方”。细胞与细胞之间有空隙。事实上，你身体的百分之九十九是空间。

尼：这就是灵魂的所在之处？

神：灵魂在你的内、外、周围每个地方。它是那将你容纳的东西。

尼：等等！现在稍等一等！我一直以为肉体是灵魂的容器，不是的话，那“你的身体是你生命的圣殿”这句话又怎么说？

神：是形容词而已。

只是想帮助人去了解他们不只是他们的身体；他们比身体更大。确实如此。**灵魂比身体更大**。它不是盛装在身体里，而是它把身体盛装在它里面。

尼：我听进去了，但是非常难以想象。

神：你有没有听说过“光晕”（aura）？

尼：听过。听过。那是灵魂吗？

神：以你们的用语和领会来说，这是最接近的了，可以让你们对巨大而复杂的实相有一个概念。灵魂是把你聚集在一起的东西——正如**神的灵魂**是把宇宙容纳在其中的东西，把宇宙聚集在一起的东西。

尼：啧——这真是跟我一向以为的完全颠倒。

神：要有耐心，孩子。颠倒才刚开始呢。

尼：但是，如果以某种意义来说，灵魂是“我们里里外外的空气”，而每个人的灵魂又都是如此，则一个灵魂在何处结束，而另一个灵魂又在何处开始？

呃——噢，你别说，别告诉我……

神：你看！你已经知道答案了！

尼：并没有一个什么地方是别人的灵魂“结束”，而我们的灵魂“开始”的处所！正象没有什么地方是起居间的空气“停止”，而餐厅的空气“开始”的处所。那统统是**相同的空气**。统统是**相同的灵魂**！

神：你发现了宇宙的奥秘。

尼：如果你是那盛装**宇宙**的容器，而我们是盛装我们身体的容器，则没有一个地方是你“结束”，而**我们**“开始”的处所！

神：嗯哼！（清喉咙的声音。）

尼：你想怎么清喉咙就怎么清吧，对我来说，这可是了不得的启示！我是说，我虽然一向就知道它是如此——但是我现在**明白了**！

神：太棒了，是不是？

尼：你知道，我以往的想法是，由于身体是一个界线分明的容器，所以“这个”身体和“那个”身体便截然有分；而由于我认为灵魂是在身体里，所以我认为“这个”灵魂与“那个”灵魂也截然有分。

神：你这么联想是自然的。

尼：但是，如果灵魂在身体的**里里外外到处都是**——就如你所说的，如身体的“光晕”——则何处是一个光晕的“结束”，而另一个光晕的“开始”处呢？现在，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可以看出，真的，以**物理学的用语**来说，一个灵魂并未“结束”，而另一个灵魂即已“开始”，**我们全为一体的物理的实相**！

神：妙！我只能说，妙！

尼：我以前总以为这是“后物理”的(metaphysical, 形而上学的、玄学的)实相。现在，我明白它是物理实相了！圣灵啊，宗教变成了**科学**！

神：不要说我没这样告诉过你。

尼：但是，等等。如果没有一个地方是一个灵魂结束，而另一个灵魂的开始处，则这是否意味并没有个体灵魂这么个东西？

神：又是，又不是。

尼：这种回答真是再适合神不过了。

神：多谢。

尼：不过，说真的，我还是希望更清楚一点。

神：让我喘口气。我们跑得太快了。你的手已经写痛了吧！

尼：你是指我写得飞快。

神：没错。所以，让我们歇口气。大家也都轻松一下。我会向你们统统解释清楚。

尼：好了。继续吧。我已准备好了。

神：你现在记得我曾多次向你提到了**神圣二分法**？

尼：记得。

神：这就是其一，而且是最大的一个。

尼：看得出来。

神：如果你想在我们的宇宙中自在度日，则对这**神圣二分法**做彻底领会就是非常必要的。

依**神圣二分法**，两个显然矛盾的真理（实相）可以开始存在于同一地方。

你们地球上的人却觉得这难以接受。他们喜欢一板一眼；任何不符合他们想象画面的，一律排斥。因此，当两个实相开始确立而又似乎互相矛盾时，你们立即假定其中一个一定是错的、假的、不真的。要极为成熟的人才能看出和接受，事实上两者都可能是真的。

然而，在绝对的界域——跟你们生活于其间的相对界域相对——则非常清楚，那唯一的真理（就是那“一切万有”）有时会造成一种结果，若从相对的词

义来看，是矛盾的。

这称为**神圣二分法**；在人的经验中，是非常真实的部分。如我已经说过的，若不接受这个，几乎无法自在度日。你会到处抱怨，愤愤不平，冲来冲去，到处找寻“正义”而不可得，或急切想要把对立的力量调和，却永远办不到。因为那些力量本来就是不能调和的；因为正由于这些力量之间的张力，才能产生所要产生的结果。

事实上，相对界域就是由这张力才维持住的。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善与恶之间的张力。在终极实相里，并没有善与恶。在绝对界域，一切所有都是爱。然而在相对界域，你们却创造了你们称为“恶”的经验，而你们这样做，是很有理由的。你们想要体验爱，而不仅“知道”爱是一切所有，但如果除了这个没有别的，则你们就无法体验这个。因此，在你们的处境中，你们创造了善与恶的对立（而且日日在继续创造），以便借用其一，你们可以体验其二。

这里，我们便有了一个**神圣二分法**——两个似乎矛盾的真理同时存在于同一处。明确的说就是：

有善与恶这么一种东西。

一切所有都是爱。

尼：谢谢你为我解释。这一点，你以前曾经说过，但仍旧谢谢你让我更为了解**神圣二分法**。

神：不客气。

好，如我已说过的，最大的神圣二分法就是现在我们所谈的这个。

只有一个存在，因此只有一个灵魂。而在这一个存在中，有许多灵魂。

这二分法是这样运作的：刚刚我们已经解释过灵魂与灵魂间没有分别。灵魂是在一切物质体之内及之外包着它的生命能量（就如光晕）。就某种意义来说，是它把一切物体“保持”在它的位置上的。“神的灵魂”保持住宇宙：人的灵魂保持住每个人的身体。

尼：身体不是灵魂的“容器”或“居所”；灵魂却是身体的容器。

神：正是。

尼：灵魂与灵魂间没有“分界线”——并没有一处是“一个灵魂”开始，而“另一个灵魂”终止之处。所以，是一个灵魂保持着所有的身体。

神：对。

尼：然而这一个灵魂却“象似”一群个别的灵魂。

神：它确实是这样——我也确实是这样——设计本来就是要这样。

尼：你可以解释它是如何运作的吗？

神：可以。

虽然事实上灵魂与灵魂没有分别，但那唯一的灵魂（之构成材料）却确实是以不同的速度制造出不同程度的浓度，呈现为不同的物理实体。

尼：不同的速度？速度什么时候加进来的？

神：一切生命都是振动，你们所称为的生命（你们也可称之为神）是纯粹的能。这能一直在不断的振动。它以波在动。波以不同的速度振动，产生不同程度的浓度，或光。后者又在物理世界产生你们称为的不同的“效应”——事实上，产生不同的物体。然而，物体虽然各自不同而分离，产生它们的能，却完全是一样的。

让我回头来用你说的起居室和餐厅中的空气来做说明。那是你突发奇想的一个好例子。一个灵感。

尼：我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神：没错，是我给的，你说过，没有一个地方是“起居室的空气”终止，而“餐厅的空气”开始的处所。正是。然而却真有这么个地方是“起居间的空气”变得不那么浓的处所。也就是说，它挥发了，变得“稀薄些”。“餐厅的空气”也是一样。你离餐厅越远，越闻不到饭菜的味道！

可是整个屋子里的空气却是同一个空气。餐厅里的空气并不是“别的空气”，而餐厅里的空气却似乎象是“别的空气”。不说别的，它闻起来就是不同！

所以，由于空气带有了不同的特色，它就似乎是不同的空气了。但实际上它不是。那都是同一个空气，只是似乎不同。在起居室，你闻到壁炉的味道，在餐厅，你闻到饭菜的味道。你甚至会走到某个房间，说：“哇，好闷。让空气进来吧！”就好象原来没有空气似的。然而，当然，那里面都是空气。你想要做的只是换换它的特色。

所以，你让外面的空气进来。然而，这仍是同一个空气。进、出、围绕一切的，都是同一个空气。

尼：酷。我完全懂了。我喜欢你这种解释的方法，让我能够全懂。

神：嗯，谢啦。我尽力而为。让我继续吧！

尼：请。

神：就象你房子中的空气，生命的能——你们可称为“神的灵魂”——在围绕不同物体时会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事实上，它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凝聚，以形成这些物体。

当能量粒子结合在一起形成物质时，它们变得非常浓缩。挤在一起。堆在一起。它们开始“看来象是”，甚至“觉得象是”各自有分的单元。也就是说，它们开始仿佛与所有其他的能量“不同”，“有分别”了。然而它们却都是同一个能量，只是行为有别。

就是这行为有别，使用那是一切者可以展现为那是众多。

如我在第一部中所说的，那是（那存在）只有到了发展出这分别的能力，

才能体验它自己是什么。因此，那是一切者就分离为那是此，那是彼。（我现在是尽量简化来说。）

那在物体中凝聚为分别单元的“能量丛”，就是你们选择称它为“灵魂”的东西。我的许多部分变做了许多的你们——这就是我们这里所谈的。因此，有这样的神圣二分法：

我们只有一个。

我们有许许多个。

尼：哇——太棒了。

神：我早就知道。

现在要我继续吗？

尼：不，停停吧。我疲累了。

尼：好，请继续吧！

神：很好。

如我说过的，那凝聚的能，变得非常浓缩。但越是远离这浓缩点，能量就变得越稀薄。“空气变稀了”。光晕淡退。能量却永不可能完全消失，因为它做不到。它是构成一切的材料。它是那一切所是。然而它却可以变得非常非常稀薄——几乎“不在”了。

而在另一个地方（也就是它自己的另一个部分），它可以又凝聚，再度“丛聚”，形成你们所称为的物质，并“看起来象”分别的单元。两个单元可以显得各自分离，而事实上却根本没有分离。

这是对整个物理宇宙以至为简单的言词所做的解释。

尼：喔。但这是真的吗？我怎么知道这不是我自己杜撰出来的？

神：你们的科学家早已发现，一切生命的建材都是有是相同的。

他们从月亮上取来岩石，发现跟树木同一质材。他们从树木上取下一部分，发现跟你们身体上的质材相同。

我告诉你：我们每一个都质材相同。

我们都是同一能量，以不同的方式凝聚、压缩为不同的形相与不同的物质。

没有任何东西是原本就是“物质”的。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凭自己变为物质。耶稣说：“没有父，我就什么都不是。”一切东西的父就是纯粹意念。这就是生命的能。这就是你们选择称为的绝对爱。这就是神与女神，是阿尔法与欧米加，是始是终，它是一切的一切（All-in All），是不动的动者，是本源。它是你们从时间之初就想要领会的。它是大神秘，是无尽之谜，永恒的真理。

我们只有一个。那就是你所是者。

12 每个人都以各自的方式是伟大的人

尼：读这些话使我心中充满敬畏。感谢你以这种方式与我同在这里。感谢你与我们所有的人同在这里。因为读过这对话录的人已经好几十万，还会有好几百万将会读到。你来到我们心中，让我们有无以言宣的受惠感。

神：我至为亲爱的人们——我一向就在你们心中。只是我很高兴你们现在真的**感觉到我在这里**。

我一向就与你们同在，我从未离开过你们。我是你们，而你们是我。我们不会分离。因为那是**不可能的**。

尼：然而有些日子我却觉得孤单得可怕。有些时候，我觉得是在独自打这场战争。

神：我的孩子，那是因为你离开了我。你放弃了你对我**的觉察**。然而，只要你觉察我。你就不可能孤单。

尼：我如何才能保持着这种觉察呢？

神：把你的觉察带给他人。不是由说教，而是由榜样。成为所有他人生命中的**爱——也就是我——的源头**。因为凡是你给予他人的，就是给予自己。因为我们只有一个。

尼：谢谢你。是的，你曾经给过我这个线索——要成为源头。你曾说过，你自己想要经验什么，就成为他人生活中的这种经验的源头。

神：是的。这就是那伟大的秘密。这就是那神圣的智慧。**你想要别人怎么对你，你就怎么对别人**。

在你们的地球上，一切关于喜悦与和平方面所产生的问题、冲突与困难，都是由于你们未能领会这个单纯的教诲，并遵从它。

尼：我明白了。你又再一次的说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让我得以领会。我将永不再让它“失去”了。

神：凡是你给出去的，你就不可能“失去”。请永远记住这点。

尼：谢谢你。我可以再问几个关于灵魂的问题吗？

神：关于你过的生活，我还有一个意见想说。

尼：请说。

神：你刚刚提到，有时候你觉得好象是独自在打这场战争。

尼：是的。

神：什么战争？

尼：这只是形容词。

神：我不认为。我认为那真的表示了你（和许多人）对生活的真正想法。你脑子里认为它是一场“战争”——是在进行某种斗争或挣扎。

尼：好吧。有时候我真的是这样觉得。

神：它并非天生就是这个样子的，它也从来不是非要这样不可。

尼：请原谅我。但我很难相信。

神：这就是为什么那不能成为你的实相。因为凡你相信是真的，你就会使它成真。然而我告诉你：你的人生从来就没有必要成为斗争，而且也从不非这样不行，现在如此，永远如此。

我已给了你工具，让你可以创造最恢宏的实相，你却选择不用它们，或者说得更正确一些，你**误用了**它们。

我说的是创造用的三种工具。关于这个，在我们的对话中我已说过不少。你知道它们是什么吗？

尼：思（意念）、言、行。

神：很好。你记住了。我曾给米尔德丽德·辛克雷（Mildred Hinckley）——我派遣的精神老师之一——灵感，让她说出：“你天生在舌头上就具有宇宙的创造能力。”

这是一句意涵深刻的话。我派遣的另一位老师也说过类似的真理：“由于你信了，就让它在你的身上发生吧！”

这两句话跟思与言有关。我的另一位老师则说到行：“始是神。终是行。行是神在创造，或是被体验了的神。”

尼：你说过这个——在第一部里。

神：我的孩子，第一部是由你带出来的，正如所有由我给予灵感的伟大教诲，都是由人带出来的。那些任许这样的灵感感动他们，并无所畏惧的公开分享的人，就是我所派遣的最伟大老师。

尼：我不能确定我是否可以把自己放在这个类别里。

神：你由灵感而说的话，已感动了数百万人。

数百万人啊，我的孩子。

这些话也已经被译成了二十四种语文。它们已经传布到整个地球。

你以什么标准来认定伟大的老师呢？

尼：以行为，而不是以言词。

神：这是非常聪明的回答。

尼：我这一生的行为都乏善可陈，而且确定不会让我有资格成为老师。

神：你这是把历来一半的教师都勾销了。

尼：你说什么？

神：我说，我曾在《奇迹课程》（A Course in Miracles）中透过海伦·舒克曼（Helen Schucman）这样说：你教你必须学的。

你以为在教如何可以达到完美之前，你必须先展现完美吗？

而当你已经分沾了一份你所谓的错误——

尼：——超过我应有的份——

神：——你将与我的对话呈现出来也显示了很大的勇气。

尼：或说很大的愚勇。

神：为什么你总是坚持要贬抑自己？你们个个都是如此！每一个！你们否认自己的伟大，正如否认我在你们之内的存在。

尼：我没有！我**从来没有**否认这个。

神：是吗？

尼：嗯，最近没有就是了……

神：我告诉你，在鸡啼以前，你要三次否认我。（译注：引用《圣经》中耶稣在被捕前对彼德所说的话。）

你每次把自己想得比真正的自己更渺小时，都是在否认我。

你每一句贬抑自己的话，都是对我的否认。

你每一个显示自己“不够好”、有缺欠、有所不足的行为，其实都是对我的否认。不仅是思，不仅是言，而且是行。

尼：我真的——

神：除了你对**你是谁**所曾有过的最伟大意象之最恢宏的版本外，不要将你的生命表现为**任何**其他的東西。

那么，你对**自己**所曾有过的最伟大意象是什么呢？不是有一天你将成为伟大的老师吗？

尼：嗯……

神：是不是？

尼：是。

神：那就让它是。而它就是。除非你再度否认它。

尼：我不会再否认了。

神：不会？

尼：不会。

神：证明看看。

尼：证明？

神：证明。

尼：怎么证明？

神：现在就说：“我是伟大的老师。”

尼：呃……

神：照直说就是。

尼：我是……你明白的，问题是，所有这些对话都是要出版的。我现在知道我在这纸上所写的一切，之后都会在某个地方被印出来。在比奥里亚（Peoria，美国伊利诺州中部城市）的人也许都会读到。

神：比奥里亚！哈，你何不说北京？

尼：好吧，中国人也会。这就是我的难处。自从第二部出版的那个月后，许多人都在问我——问得我头都大了——第三部什么时候出来！我已经一再的说为什么会拖那么久了。我试图让他们了解，当**全世界**的人都眼睁睁的看着你在怎么写、都在等着你时是什么滋味。这跟第一部和第二部完全不同。那两部等于是在无人处写的。我从来没想过它们**会变成书**。

神：你想过。在你的内心深处。你想过。

尼：好吧，或许我会希望它们成书。可是现在我却**知道**，这就使我写在笔记簿上时也不一样了。

神：因为现在你知道人人都会看到你写的每个字。

尼：对。现在你要我说，我是伟大的老师。当着所有人的面这样说。是困难的。

神：你希望我要求你私下宣布？你认为这会强化你自己吗？

我要求你**当众宣布你是谁**，正因为你现在是当众的。这整个的观念就是要你当众说出。

当众宣布是最高的呈现方式。

把**你是谁**的最高意象的最恢宏版本**实践**出来。用公开宣布来做实践的**开始**。

公开的宣布。

达成的第一步就是**先说**。

尼：但谦虚又放在什么位置呢？礼貌又放在什么位置呢？见到每个人都跟他宣布我们对自己最伟大的意象，难道得体吗？

神：每个大师都是这样做的。

尼：没错，却不是傲慢的。

神：“我是生命与道路”这句话是何等傲慢？对你来说，这还不够傲慢吗？你说你再也不会否认我，可是这十分钟你却一直在想要这样做。

尼：我不是在否认你，我们在谈的是我对自己最伟大的意象。

神：你对自己最伟大的意象就是我！**那就是我！**

当你否认你最伟大的部分，你就是否认我。我告诉你，在天亮前你会三次否认我。

尼：除非我不。

神：没错，除非你不。只有你可以做决定。只有你可以做选择。

好，你听说过任何伟大的老师是**私下**做伟大老师的吗？佛陀、耶稣、克里希那——不都是公开的吗？

尼：没错。但也有并不出名的伟大老师。我母亲就是。你先前说过，做伟大的老师并不必须声名远播。

神：你母亲是先驱。是使者。是铺路的人。她为你铺路，为你**指路**。而你，也是老师。

你母亲这位好老师，从没有教你否认自己。这也是你要**教**别人的。

尼：噢，我太想了！这就是我想要做的！

神：不要“想要”（want to）。你可能得不到你所“想要”的。（译注：英文 Want 有“缺少”之意，本书第一部曾说，当你说你“缺”什么时，宇宙就认为你缺，因而使此“缺”变为事实。）你只是宣布了你“缺”它，于是你就会留在那里——留在“缺乏”的地方。

尼：好吧！我不是“想要”，我是**选择**！

神：这好多了。那你选择什么？

尼：我选择教他人永不否认自己。

神：好，你还选择教什么？

尼：我选择教他人永不否认你——神。因为否认你就是否认自己，否认自己就是否认你。

神：好得很。那你选择时有时无的教一教，几乎是“偶然的”？还是选择尽心尽意的？

尼：我选择尽心尽意的教。象我母亲。我母亲教我绝不要否认自己。她天天这样教我。她是我一生最大的鼓舞者。她教我相信自己，相信你。我理当做这样一个老师。我**选择**去教我母亲教过我的一切智慧。她使她**整个**一生都成为教材，而不仅是她的言词。**伟大的老师之所以伟大，就在这里。**

神：你说得对，你母亲是伟大的老师。你原先说的话也是对的。伟大的老师并不**一定**非要远近驰名。

我刚才是在“试”你。我想看看你会往哪里走。

尼：我走向我“该走向的地方”了吗？

神：你走向所有伟大的老师所去的地方。走向你自己的智慧。走向你自己的真理。这是你永远得走向的地方。因为这是你在教世人的时候所须转入、所须**从出**的地方。

尼：我知道，这我是知道的。

神：而关于**你是谁**，你自己**至深的真相**又是什么？

尼：我是.....

.....伟大的老师。

永恒真理的伟大老师。

神：这就对了！安安静静的说，温温和和的说。这就对了。在你内心深处你

知道，你只是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你不是在吹嘘，没有人会觉得你在吹嘘。你没有在自夸，没有人会觉得你在自夸。你没有拍胸；你是把心打开，这有很大的不同。

每个人在内心深处都知道自己是谁。或者是伟大的女芭蕾舞家，或伟大的律师、伟大的演员、伟大的一垒手、伟大的侦探、伟大的推销员、伟大的父母、伟大的建筑师、伟大的诗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营造业者、伟大的治疗者。每个人都各以各的方式是**伟大的人**。

人人在自己心中都知道**自己是谁**。如果他们把心打开，如果他们与他人分享内心的渴望，如果他们去实践深心的真理，他们将使世界充满壮严华美。

你是伟大的老师。你认为这秉赋从哪里来？

尼：你。

神：所以，当你宣布**你是谁**的时候，只不过在宣布我是谁。永远都宣布我是**源头**，就没有人会在意你宣布自己伟大。

尼：可是你又一向敦促我，要我宣布**自己是源头**。

神：凡**我所是**的一切，你都是**源头**。你这一生最熟悉的伟大的老师就说：“我是生命与道路。”

他还说：“来到我身上的一切，都是从父而来。没有父，我什么都不是。”

他也说：“**我和父是一个**。”

你明白了吗？

尼：我们只有一个。

神：正是。

尼：这又把我们带回到灵魂问题。我可以再问几个关于灵魂的问题吗？

神：说吧。

尼：好。灵魂有多少？

神：一个。

尼：以最大的意义说是一个。但这是一切的一，“个体化”成了多少呢？

神：嘿，我喜欢这个用词。我喜欢你用这个词的方式。那是“**一切能量**”的“**唯一**”**能量**将其本身**个体化**为许多部分。我喜欢这个。

尼：我很高兴。那么，你创造了多少个体？一共有多少灵魂？

神：我无法用你可以了解的话来回答你。

尼：让我试试。是常数？是变数？是无穷数？从“原始那批”以后，你还创造了“新灵魂”吗？

神：没错，是常数。没错，是变数。没错，是无穷数。没错，我创造了新的灵魂；没有，我没有创造新的。

尼：我无法了解。

神：我知道。

尼：所以，请帮助我。

神：你真的这样说？

尼：说什么？

神：“所以帮助我，神哪！（so help me, God, 译注：是赌咒用语，意为“我敢断言”“千真万确”。）

尼：真聪明。好吧，如果非得这样我才能懂，我就说吧：所以帮助我，神哪！

神：我会的。你既然下定决心，我就会帮助你——不过，我警告你，从有限的角度来试图了解无限，是十分困难的。但我仍然要做一番尝试。

尼：酷！

神：真的酷。好，让我先提醒你一下，你的问题跟一个叫做“时间”的东西有关。但事实上，并没有这样一个东西。存在的只有一个时刻，那就是**永恒的此刻**。

凡是发生过的，都在现在发生，并永远发生，在此刻发生。没有什么“以前”发生的，因为没有“以前”。没有什么“以后”会发生的，因为没有“以后”。永远都只是**现在**。

在此**现在**，我不断在变。因此，我“个体化”（我喜欢这用词！）的方式是**永远不同**，又**永远相同**。由于唯有现在，灵魂的数目永远是常数；但由于你喜欢以现在与那时的词意去思考，它就永远是在变的。当我们谈到“转世”、较低的生命形态和灵魂如何“回归”时，曾说到这一点。

由于我常变，灵魂的数目就是无穷的，然而在任何特定时刻，数目都显得是有限的。

从这样一种意义上来说，是有“新灵魂”的：灵魂在达到终极觉醒，与终极实相结合为一后，自愿“忘记”一切，“重新开始”；他们决定走向**宇宙之轮**上的新处所，有些则选择再做“新灵魂”。然则所有的灵魂都是“原始那批”的一部分，因为所有的灵魂都是在那**唯一的现在时刻**正在被创造（已被创造、将被

创造)出来的。

所以，灵魂的数目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是改变的，又是不变的——随你怎样看而定。

由于终极实相的这个特质，我常被称为**不动的动者**。我是**那永动者，那不动者，永变者，那不变者**。

尼：好吧。我懂了。没有任何方面是绝对的。

神：除了一切都是绝对的以外。

尼：除非它不是。

神：正是。正是！你“搞懂了”！真棒啊！

尼：嗯——事实是，我认为我一向就明白这码子事。

神：没错。

尼：除非我不懂的时候。

神：正是。

尼：除非它不是。

神：正是。

尼：谁在先。

神：不对。“什么”在先。“谁”在其次。

尼：达！达！原来你是阿波特，我是科斯特罗〔译注：Abbott 与 Costello 是美国喜剧演员〕，而这一切都只是歌舞杂耍的表演。

神：也可能不是。有些时刻、有些事件是你可能想要认真的。

尼：除非我不要。

神：除非你不要。

尼：那么，让我们再回到灵魂的课题上……

神：好家伙！这是个了不起的书名……**灵魂的课题**。

尼：说不定我们可以来写这本书。

神：你在说着玩？我们已经在写了。

尼：除非我们还没有。

神：对。

尼：除非它不对。

神：你没法确定。

尼：除非我们确定。

神：你知道了吗？懂了吧！你现在记得了它真正是什么样子，你跟它玩了起来！你现在又可以“轻松度日了”。你轻松了（lightening up, 点亮了）。开悟（enlightenment, 点亮）就是指这个。

尼：酷。

神：非常酷（cool, 冷）。这表示你热！

尼：对，这就叫“活在矛盾中”。你说过许多次了。现在，回头再谈灵魂课题：老灵魂和新灵魂有什么不同？

神：一个能量体（也就是我的一部分）可以设想它自己是“年轻”或“老”，端赖它在达到终极的觉醒后所做的选择。

灵魂在返回**宇宙之轮**时，有些选择为老灵魂，有些则选择为“年轻”灵魂。

实际上称做“年轻”的经验假设不存在，则称做“老”的经验就也不可能存在。有些灵魂“自愿”被称做“年轻”的，有些则自愿被称做“老”的，以便**那一个灵魂**——这也就是“**一切万有**”——可以完全认识它自己。

同样理由，有些灵魂选择被称为“好”，有些选择被称为“坏”。这是何以没有灵魂会遭到惩罚。因为，**那一个灵魂**的部分是为了要成为**全体**的一部分才这样做，**那全体**怎么会为此去惩罚自己的一部分呢？

这全都在儿童故事《小灵魂与太阳》（the Little soul and the Sun）中做过美妙的解释了，孩子都能懂。

尼：你有能耐把话说得让人口服心服，把复杂的概念说得极为清楚，连孩子也能懂。

神：谢谢你。

尼：关于灵魂，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有“灵魂伙伴”（Soul Partner）这回事吗？

神：有；但和你们想象的不一样。

尼：怎么不一样？

神：你们把“灵魂伙伴”浪漫化了，用来指“你的另一半”。事实上，人的灵魂——我“个体化”的部分——要比你们想象的大得多。

尼：换句话说，我所谓的灵魂比我以为的要大。

神：大得多。那不是在一个房间中的空气。那是整个房子里的空气。而房子有许多房间。“灵魂”并不局限于一个身份。它不是餐厅的“空气”。它也不是“分”为两个个体，称为灵魂伙伴。它也不是起居间与餐厅合一的“空气”。它是**整个大厦**的“空气”。

在我的国度，有许多大厦。虽然所有大厦里里外外的空气都是同一个，某个大厦中各个房间的空气却可能觉得比较“接近”。你进入这些房间时会说：“我在这里觉得‘亲近’。”

那么，你就可以了解，其实只有一个**灵魂**。然而你们所说的个体灵魂却很大，包含着千百个身体，在它们的里里外外。

尼：同时？

神：没有时间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我只能回答你说：“是，又不是。”你的灵魂所包着的身体，以你们的了解而言，有些是“现在活着”的，有些则是你们会称为“死了”的。有些灵魂则包着你们认为活在“未来”的身体。当然，这一切都发生于现在。但你们所设想出来称为“时间”的这个工具，可以允许你们对实际的经验有更多的感觉。

尼：所以，我的灵魂所“包含”——你用的这两个字很有趣——的千百个身体，都是我的“灵魂伙伴”？

神：没错；这比你以前用这两个字的意义要更精确些。

尼：我的灵魂伙伴有些是以前活过的？

神：是的。按照你所说的方式，是的。

尼：哇，等等！我想我突然**想通**了一件事。我那些“以前”活过的部分，是不是就是现在我所说的“前生”？

神：说得妙！你想通了！没错，有些是你“以前”曾经活过的“他世”。有些不是。你灵魂的另一部分则包着一些身体，是你所称为的“将来”要活的。还有一些是现在生活在你这星球上的其他人。

当你跟这些人相遇，你可能立刻会有一种亲切感。有时候你甚至会说：“我们‘前世’一定在一起过。”你是对的。你们真的曾**一起**度过“前世”。可能是**同一个**躯体，也可能是在相同的**时空连续体**中的两个躯体。

尼：妙不可言！这把什么东西都解释了！

神：是的。

尼：只除了一件。

神：什么？

尼：为什么当我明明知道我跟某人曾经共度一个“前世”——我就是**知道**：我在**骨子里**感觉到——但在我向他们提的时候，他们却完全没有感觉呢？这是怎么回事？

神：这是因为你把“过去”跟“未来”搞混了。

尼：呃？

神：你曾经跟他们共度一世——不过不是前世。

尼：是“来世”？

神：正是。那统统发生在**永恒此刻**；就某种意义来说，你对那**还未发生**的事有了觉察。

尼：那为什么他们不“记得”未来的事？

神：这是非常微妙的振动，你们有些人对它比较敏感，有些则否。再者，人与人也各有不同。你可能对你跟某一个人的“过去”或“未来”的经验比跟另一个人的“敏感”。通常，这意味着，你（身为这非常巨大的灵魂的）那一部分跟另一个部分共同“包着”在**同一个躯体**，共度那段时间；如果你有“以前见过”的感觉，却不那么强，则你们可能共度相同的“时间”，却未包含相同的躯体。或许你们曾是（或将是）夫妻、兄妹、亲子或爱人。

这些都是很强的连系；当你们“这一生”“初次”“重逢”，你们自然会感觉到。

尼：如果你这些话都是真的，就可以解释一些我从来没法解释的现象——“这一生”不止一人声称记得曾经做过圣女贞德，或莫札特，或“过去”其他有名的人。我一向以为这正证明了转世之说是欺人之谈，因为怎么可能会不止一个人说他曾是以前的同一个人呢？但现在我明白那为什么有可能了！现在被一个灵魂所包含的好几个有情生命“记得”了(remember——“重新为其一份子”re-member)他们同一个灵魂的某一部分——而那部分曾经是（现在是）圣女贞德。

我的老天啊！这把一切的局限都打开了，什么事情都可能了。将来，当我发现自己在说“那是不可能的”时，我就知道，那只证明有一大堆事情是我不知道的。

神：这很值得记住。非常值得记住。

尼：是的。假如我们的“灵魂伙伴”可以不止一个，则就可解释人的一生为什么会跟不止一个人有强烈的“灵魂伙伴”感。——甚至在**同一个时间**跟不止一个人！

神：确实。

尼：那么，在同一个时间爱不止一个人就是可能的了。

神：当然。

尼：不，不，我说的是，我们通常为某一个人所保留的那种强烈的个人的爱。——至少，在**某一段时间**只保留给一人的！

神：为什么你会想要把爱“保留”？为什么你会想要把它“留着”？

尼：因为用“那样的爱”去爱不止一个人是不对的。

神：谁告诉你的？

尼：人人。人人都这样告诉我。我的父母。我的宗教。我的社会。人人都这样告诉我！

神：这就是“父亲的罪传给儿子”。

你自己的经验却告诉你，**尽情**的爱每个人是你最欢悦的事。然而你的父母、老师、师傅却告诉你另一件——你不可以同时“那样”去爱不止一个。我们这里所说的还不止是性。如果你觉得某个人和另一个人一样特殊——不论怎样的特殊——则就往往让你觉得你背叛了那另一个人。

尼：完全对！完全对！这就是我们弄成的样子！

神：于是你们表达的不是真正的爱，而是一些冒牌货。

尼：在我们的人性经验中，表达真正的爱究竟有多大的许可程度？在这方面的表达上，我们究竟应该——有些人会说必须——加什么限制？如果社交的和性的能量都无所约束的释放，会有什么结果？社交和性的完全自由就是抛却责任吗？或者正是责任的绝对顶点！

神：对于爱的自然表达做任何局限，都是对自由的否定，而这又是对灵魂的否定。因为灵魂**正是**自由的化身。由定义来说，**神就是自由**——因为神是无限的，不受**任何**限制。灵魂是具体而微的神。因此，灵魂反叛任何局限；它每接受一次外加的局限，就死一次。

就这种意义而言，诞生就是死，死就是诞生。因为在诞生之际，灵魂发现自

已被约束在一个局限得可怕的身体中，而在死的时候，则再次逃脱了这些局限。睡眠时也是如此。

灵魂重返自由，欣欢飞舞，又能表达和体验它真正的本性了。

然而，**跟身体同在时**，它能否表达和体验它真正的本性？

这是你问的问题——也直逼生命的理由与目的。因为如果跟身体一同生活只不过是局限与囚禁，则有什么好？有什么用？更不必说有什么存在的理由了。

尼：没错，我想这就是我问的问题。我代表所有感到人生经验之可怕局限的人问这个问题。我所指的还不只是肉体上的局限——

神：我知道——

尼：——还有情感上和心理上的。

神：是的，我知道。我懂。不过，你所关怀的这一切，仍然跟那同一个比较大的问题相关。

尼：没错。不过，还是请让我说完。我这一生都感到深深受挫，因为世人不让我用我想要的方式去爱每个人。

小时候，不可以同陌生人讲话；不可说不得体的话。我记得，有一次跟我父亲走在街上，遇到一个穷人，在讨钱。我立刻为他难过，想要从我口袋里掏几个小钱给他，我父亲却制止我，把我拽开。“垃圾，”他说，“根本是垃圾。”凡我父亲认为不符合他的人生价值的人，他一律指为垃圾。

后来，有一个耶诞夜，我父亲不允许我哥哥进到屋里来。哥哥是我母亲跟前夫所生的，那时他已不跟我们住在一起。他因为曾跟父亲有过争论，父亲那晚就把他挡在走廊上，不让他进来。我爱哥哥，我想要他进来跟我们一同过耶诞夜。我母亲几近崩溃，我则根本无法了解。我们怎么会只因为一场争论而不爱哥哥，不让他一同跟我们过耶诞夜？

究竟什么样的不同意见可以坏到毁了耶诞夜？因为连战争都因耶诞而停火二十四小时，这是我当时七岁的小心灵想要知道的。

等我长大一些，我知道阻碍了我们的爱的，不止是愤怒，还有恐惧。这就是何以我们不应该跟陌生人讲话，而不止是由于我们是没有自卫能力的孩子。等我长大成人后，我知道了你不可以敞开胸怀热切的去迎接陌生人，对于刚经介绍的人，你必须有一套礼貌遵循——然而其中没有一项是我觉得有什么道理的。我想知道那新认识的人的一切，也想让那新认识的人知道我的一切！但是，不行！那规矩说要等。

然后，在我成人后，性生活加进来了，我知道了这方面的规范更严格更局限。可是我仍旧搞不懂。

我觉得我就是想去爱，想被爱——用一切我觉得自然的方式，用一切我觉得好的方式去爱每个人。然而，对于这一切，社会都有它的限制与规矩，而且如此刻板严谨，以致即使**当事人**同意，**社会**却不同意，使得两个恋人被称为“犯错”，要受惩处。

这是怎么回事？究竟是怎么来的？

神：嗯，你自己已经说了。恐惧。
全都是因为恐惧。

尼：没错，但这些恐惧有道理吗？就人类的行为而言，这些规矩与限制真的得当吗？我只举一个例子。一个老男人遇见一个年轻女人，爱起她来(或“贪”起她来)，离开了太太。你看，他那太太独自带着孩子，没有工作专长，年在三十九或四十三——或者更糟，年在六十四，被子一个年在六十九的老头子抛下；这老头子却耽恋着比他女儿还小的一个女人。

神：你是认为这男人已经不爱他那六十四岁的太太了？

尼：从所作所为，看起来象。

神：不是。他不爱的、想逃避的不是他太太，而是他觉得那加在他身上的限制。

尼：算了，胡扯。根本就是贪欲，纯粹是。根本是老牛吃嫩草，想抓住青春，贪恋女色，无法克制幼稚的欲望，无法遵守诺言，而他那老妻曾跟他艰苦走了一辈子。

神：当然，你形容得很生动。不过，并不能改变我说过的事实。几乎每个这类的例子中，那男人都没有不再爱他的太太。使他背叛的是加在他身上的限制：他的太太加在他身上的，或那年轻女人加在他身上的一一她说，如果他还留在太太身边，她就不要跟他有任何关系。

我所要指出的是：灵魂**永远**都会背叛加在它身上的任何局限。**任何局限**。人类史上所发生的一切革命，都是因此点燃；使男人离开他的太太的革命，也是如此点燃；太太突然离开丈夫（这也常常发生），也是由此点燃。

尼：当然，你不是在为清除一切行为限制在辩护吧！因为这会变成行为的无政府状态。社会大乱。你一定不是在倡导“婚外情”——或开放式婚姻，天哪！

神：我即不鼓励，也不不鼓励**任何事**。我不“赞成”或“反对”任何事情。人类一直想要把我弄成是“赞成”或“反对”什么的神，可是我不是。

我只想观察什么是什么。我只是看着**你们创造自己的**对与错系统。赞成与反对系统，看看你们现在的观念符不符合你们对自己的物种，对自己个人所想要、所选择的目标。

至于“开放婚姻”。我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你们自己的态度则依你们想由婚姻得到什么而定。这又决定于你们想在“婚姻”中创造**什么样的自己**。因为我已说过，每一个行为都在定义你自己。

凡做决定，一定要先确定自己是否问对了问题。比如，关于所谓“开放婚姻”，该问的问题不是“我们两方是否都可跟婚外者有性接触？”，而是“在婚姻的体验中，**我是谁，我们是谁？**”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在人生最大问题的答案中找到：在跟任何事物，一切事物的关系中，**我是谁，我选择自己是谁？**

在这三部曲中，我已一说再说，这是对一切问题的答案。

尼：神哪，你真使我受挫。因为这个答案太宽太大了，等于根本没有回答任何问题。

神：哦，真的？那么，你对这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

尼：照这几本书的说法——照你在这几本书中所似乎说的——我是“爱”。这就是**我真正是谁**。

神：好的很！你学到了！对。你是爱。爱是一切所有。所以你是爱，我是爱，没有任何东西**不是**爱。

尼：那恐惧又怎么说？

神：恐惧是你所**不是**的。恐惧是那**看起来如真的假象**。恐惧是爱的反面，是你在你的实相中创造出来的，好让你去体验**你是什么**。

在你存在的相对世界中，情况就是如此：如果没有你所不是的，则你所是的……也就不是（不存在）。

尼：是了，是了，这已经在我们的对话中说过好多次。但你似乎忽视了我的抱怨。我是说，对于**我们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爱）是如此的辽阔，以致几乎没有回答任何问题。你说它是**所有**的问题的答案，我却说它一个**都没有回答**——更不用说“婚姻应当是开放的吗”这个特殊的问题了。

神：如果你真的认为如此，那是因为你还不知道爱是什么。

尼：那有人知道吗？人类自从时间之始，就在想把爱搞清楚。

神：时间并不存在。

尼：我知道，我知道。那只是一个说法。

神：让我想想看，能不能用你们的“说法”来解释爱是什么。

尼：太棒了！

神：我第一个想到的形容词是“没有限制的”。一个东西如果是爱，它就**不是**有限制的。

尼：这跟我们刚刚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时说的一样。我们在团团转。

神：团团转是好的。不要贬抑它。继续转。继续围着问题转。转，没什么不好。反复是好的。再说、再看，是好的。

尼：我有时候会变得不耐烦。

神：有时候？真好玩！

尼：好吧，好吧，请继续说。

神：爱，是那没有限制的。它没有始，也没有终。没有前，也没有后。爱永远是（存在）：现在是，过去是，未来是。

所以爱也是永远，它是永远的实相。

现在回到前面用过的另一个词：自由。如果爱是没有限制，是永远，则它就是……自由。爱，是那完全自由的。

在人类的实相中，你们会发现你们一直在寻求去爱，寻求被爱。你们会发现你们总是渴望着爱是不受限制的。你们会发现你们总是希望能够自由的表达爱。

在每次爱的经验中，你们都寻求自由、不受限制的永恒。你可能未能总是获得，但却一直寻求。你们寻求它，因为这**就是**爱，在你们内心深处你们知道；因为你们**就是**爱；借着爱的表达，你们在寻求去认识和体验**你们是什么，是谁**。

你们是生命在表达生命，爱在表达爱，神在表达神。

所以，这些字眼都是同义词。它们都是同一个东西：

神

生命

爱

没有限制

永恒

自由

凡不是其中任何一个的，就不是其他任何一个。

你们是所有这些东西，你们会寻求去体验自己是**所有**这些东西；只是早晚而已。

尼：什么意思——“早晚而已”？

神：看你们何时摆脱恐惧而已。我已说过，恐惧是**显得真实的假相**。它是你们所不是的。

当你们透过了你们所不是的体验后，你们将寻求体验**你们所是的**。

尼：谁想要体验恐惧呢？

神：没有人想要；但你们被教导要恐惧。

小孩不知道恐惧。他以为自己什么都可以做。小孩也不会觉得缺乏自由。她以为她可以爱每个人。小孩也不认为自己缺乏生命。孩子们以为自己可以永远活下去——而那象孩子一样行动的人，以为没有什么可以伤害他。小孩也不知道什么是邪恶的——一直到他被大人教导什么是邪恶的以后。

所以，小孩可以光着屁股跑来跑去，见到人就抱，完全没有想到这有什么不对。如果大人们能够如此，多好！

尼：不过，这是孩子，他们这样做有天真的美。大人不可能再回到这种天真状态，因为“光着屁股”总是跟性有关。

神：是啊。当然了，神禁止天真而自由的去体验那“跟性有关”的事。

尼：确实，神禁止这样。亚当、夏娃光着身子在伊甸园中快快乐乐的跑来跑去，一直到有一天，夏娃吃了树上的果子——善恶知识之树的果子。于是你就惩罚我们走入我们现在的状态，因为我们都带有那原罪。

神：我没做这种事。

尼：我知道。但是我必须在这里挖苦一下建制化的宗教。

神：能避免就避免。

尼：好，我会。建制化的宗教人士满缺乏幽默感的。

神：你又来了。

尼：抱歉。

神：我是说……你们想要体验爱的没有限制、爱的永恒与自由。婚姻制度是你们想寻求永恒的方式。借着婚姻，你们协议成为终身伴侣。却很少能造成那“没有限制”和“自由”的爱。

尼：为什么？如果婚姻是自由选择的，那不是自由的表现吗？不跟你的妻子以外的人有性，以此来表明爱，这不是限制，而是选择。选择不是限制，而是自由的展开。

神：当那仍旧是选择时——没错。

尼：哼，必须是。因为那是承诺。

神：这就是麻烦开始之处。

尼：请说明。

神：你看，有时候你会想在跟人的关系中体验很高的特殊性。对你来说，并非某人比别人更特殊，而是你选择此特殊的方式表达对某个人的爱——你的爱原是对一切人、对生命的深沉的爱。

你对某个人将此爱表达出来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你不可能对两个人用完全相同的方式表示爱。因为你是原创性的造物，也是原创性的创造者。你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原创性的。任何的意念、言词和行为，

都不可能是重复的。你**无法**重复。你**只能**原创。

你知道**为什么**没有两片雪花相同吗？因为**不可能**。“创造”不是“重复”，创造者只能创造。

这是何以没有两片雪花相同，没有两个人相同，没有两个意念相同，没有两个关系相同，没有**任何两个东西相同**了。

这宇宙——以及其中的任何东西——是以独特的样子存在；**无物**与之真正相象。

尼：这又是**神圣二分法**了。样样东西都是独特的，而样样东西又都是一个。

神：正是。你每根手指头都不一样，却都是同一只手。你屋子里的空气就是任何地方都一样的空气，但每个房间的又都**不一样**，感觉到明显的不同。

人也如此。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没有两个相同。因此即使你想要，也无法以相同的方式爱两个人；而且你也不会想要，因为**爱是对独特之物的独特回应**。

因此，当你对某人表示爱，你是以不可能对他人相同的方式表示。你的一思、一言、一行——你的回应——实际上是不可能重复的。每次都不一样……正如你对之产生这些感受的人，个个都不一样。

如果你想要独独对某人表示这特殊的感受，那么，就如你说的，选择它就是了。去表达，去承认，去宣示。但你的宣示要**时时刻刻**都是自由的，而非**义务**。因为真正的爱永远是自由的，在爱的领域中，没有**义务**存在的余地。

如果你将你以特殊方式对唯一对象的爱视为**神圣承诺**，永不可毁，则将有一天你会感到此承诺是义务——你将为之恼怒。然而，如果你不将它视为承诺，一言无悔，却视为随时随地所做的自由选择，则恼怒之念永不致来临。

记住：神圣承诺只有一个：**去表达、去实践你的真实相**。一切其他的承诺都是对自由的毁弃，不可能是神圣的。因为自由就是**你之所以为你**。如果你毁弃自由，你就象丧失了你的**本我**。那不是神圣，那是亵渎。

13 只有两颗心才能宣布的事

尼：哟！这些话让人很难以消受。

你是在说我们永远不该做承诺——我们永远不该对任何人承诺任何事？

神：以你们大部分人的生活而言，你们每件承诺中都含有谎言的成分。谎言在于你们以为知道明天你们对某件事会有某种感觉，或者明天会做某件事。但如果你们以反应（reactive）的方式来过活——你们大部分人正是如此——则你们就不可能知道明天会怎么感觉，怎么做。只有那以创造的方式过活的人，才能在诺言中不含谎言。

创造性的生命**能够**知道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他们对某件事会有什么感觉，因为他们是去创造他们的感觉，而不只是去经验。

只有到了你能**创造**你的未来的阶段，你才能**预言**你的未来。只有到了你能**预言**你的未来的阶段，你才能真的做承诺。

然而，即使那能够创造、能够预言未来的人，也有权改变。改变，是一切生物的基本权利。其实，那不仅是“权利”，因为“权利”是被**赋予**的东西，“改

变”却是那**本是**的东西。

改变即本是（IS）。

你即是改变。

这不能被**给予**。**你即是**它。

由于你是“变”——由于变是你唯一的**恒常之物**——你就不可能有信守的去承诺你**永远**一样。

尼：你是说宇宙中没有恒常之物？在一切的创造行为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恒常不变的？

神：你们所称为的生命历程，是一种再创造历程。生命中的一切都在每一个**当下**不断的再创造它的自身。在这个历程中，“同一”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某个东西是同一的，它就完全不能改变。“同一”固然不可能，“相似”却可能。在改变的历程中产生的结果与原先的样子相似，则是可能的。

当创造产生很相似的结果，你们就称为同一。从你们有限而粗略的角度看，那就是同一。

因此，以人类的用语来说，宇宙显得很恒常。也就是说。事物看起来相似，行动相似，**反应**相似。你们在此处看到的是恒常。

这很好，因为提供了一个架构，让你们可以在其中思考和体验你们在物质界的生存状态。

不过，我告诉你：从一切**生命**——物质界生命和非物质界生命——的视角来看，恒常的表象就会消失。事事物物都会以它们**真正的样子**——也就是恒常在变——来被体会。

尼：你是说，改变有时这般微妙，以致在我们不甚明察的眼光看来，它们**显得**没变——有时显得完全一样——而事实上并非如此？

神：完全对。

尼：没有“同卵双生儿”这种东西。

神：完全对。你说得很妙。

尼：但我们可以用非常相似的样子将自己重新创造，以致产生出“恒常”的效果。

神：没错。

尼：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我们可以做到这一步——以**我们是谁**、我们如何做事为人而定。

神：是的一一不过，你们大部分人会发现，这很难做到。

因为真正的恒常（这不同於看起来的恒常）违背自然律；这是我们刚刚说过的。即使要创造**看起来一样**的表象，也非大师莫办呢。

大师得去克服种种自然倾向（记住：自然是倾向改变的）才能显得同一。事实上，他也没办法一直显得同一。他**只能**显得很**相似**，以此创造出同一的**表象**。

尼：然而，那些**不是**“大师”的人，却一直可以显得“一成不变”。我知道有些人的行为与表现完全可以预料，你可以用性命来打赌。

神：然而要**有意的**这样做，却极为困难。

大师是那**有意的**创造出极为相似（你们称为“恒常”）情况的人。学生则是那并不一定有意的创造出恒常情况的人。

比如，对某种处境总以相同方式反应的人往往会说：“我不得不这样呀！”

大师**永远**不会这样说。

有些人的反应即使会令人赞叹，他们也往往会说：“哈。其实没什么。是自动的。谁都会这样。”

大师**绝不会**这样做。

因此，大师是那名符其实**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

她也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说，这样做。

那些不以精纯程度做事的人，往往既不知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为何而做。

尼：这就是为什么遵守承诺这般困难？

神：这是原因之一。我已说过，除非你能预言自己的未来，否则你就不能真正做任何承诺。

第二个原因是，他们跟自己的实情冲突。

尼：你的意思是——

神：我的意思是，他们演化的实情跟他们**说的**实情不一样。因此，他们就深陷在冲突里。要遵从什么？遵从我的真情实况？还是遵守我的诺言？

尼：你要给我们的忠告是？

神：我以前就给过你们这样的忠告：

为了不背叛他人而背叛自己，终是背叛。那是最高的背叛。

尼：但这会使所有的承诺全部破产！没有任何人的任何话还能当回事。没有任何人的任何事是可靠的了！

神：噢，所以你在想靠别人的**说话算话**是吗？无怪你这么惨了。

尼：谁说我惨？

神：那你认为你是在**快乐**的时候这样看、这样做的？

尼：好吧。我很惨，有时候。

神：啊，其实是**很多时候**。就连你有种种理由快乐的时候，你还是让自己很惨，只因为怕不能保持快乐而担忧！

而你之所以担忧，是因为你的快乐有很大一部分得靠别人的说话算话。

尼：你是说我无权期待——至少是**期望**——别人讲话算话？

神：为什么你要这样的权利？

别人如果不能说话算话，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想——或觉得不能——而这其实是同一回事。

一个人如果不想对你遵守诺言，或他觉得他做不到，那究竟为什么你认为他该做到呢？

你真的想要一个人去信守她不想信守的诺言吗？你真的觉得人应当被迫去做他们觉得不想做的事吗？

为什么你应该去强迫别人做违背他心愿的事？

尼：好吧，至少有一个理由可说：如果他们不做他们说过要做的事，那就会伤害我——或我的家人。

神：所以，为了避免被伤害，你宁愿去伤害？

尼：我不懂为什么只是叫人信守诺言就会伤害他。

神：可是他一定是觉得受伤害，不然他就心甘情愿的去信守了。

尼：所以，我就该眼睁睁的看着自己或我的孩子、家人受伤害，而不去“伤害”别人——不去要求别人信守诺言？

神：你真的相信如果你强迫他人信守诺言，你就能避免伤害？

我告诉你：那暗中走投无路的人（也就是必须去做那他“不得不做”的事的人），对人造成的伤害远比那自由去做想做之事的人造成的伤害要大得多。

当你让人自由，你就**除去了**危险，而非增加危险。

没错，当你让人脱却诺言的“枷锁”，短期来看，你**好象**受到伤害，但长远看来，却绝不会伤害到你，因为当你给别人自由，你也**给了自己**自由。当你强迫别人对你守信，你无可避免的会遭受攻击，你的尊严与自我价值会受辱；你将感到忧愁和苦恼；当你不强迫他人守约，这一切均免。

长期的伤害要远远大于短期的——这几乎是任何曾要他人守约的人都亲身发现过的。

尼：商业也可以这样吗？这个世界用这个方式，怎么做买卖？

神：但这却是做买卖的唯一明智之途。

你们整个社会目前的问题正在于以力量（force）做基础。法制力（legal force，你们称为“法律的力量”），但更常见的是赤裸裸的暴力（你们称为世界“武力”）。

你们还没有学会说服人的艺术。

尼：如果不用法制力——如果不用法庭所展现的“法律力量”——我们怎么说服企业界去履行契约和信守协议呢？

神：就以你们现行的文化伦理而言，确实可能别无他途。然而假如文化伦理做一些**改变**，则你们现行促使企业和个人守约的方式，便会显得非常原始。

尼：可以再解释一下吗？

神：你们目前是以武力来确保守约。当你们的文化伦理做了改变，领会到你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体**时，你们就绝不会再用武力，因为那会伤害到你们**自己**。你们不会用右手去打左手。

尼：即使左手要把你勒死？

神：这又是另一种不会发生的事。你们会不再去勒死**自己**。你们将不再互咬互唾。你们将不再毁约。当然，你们的契约也将会十分不同。

你们将不会为了交换有价值的东西才把有价值的东西给人。你们将不会为了所谓正当的回报，才把东西给予别人或与人分享。

你们会自动给予及分享，因此毁约的事也就少见，因为契约是为了**交换**物品与服务，可是你们的生活到那时，却是为了**给予**物品与服务，而**不管**可否交换。

然而，就是在这种单向的给予中，你们找到了救赎。因为你们会发现神所体验到的事情：就是凡是你们给别人的，就是给**自己**。怎么去，怎么来。

尼：一切由你而出，一切回归于你。

神：所以，不必去忧虑你能“得回”什么。唯一需要忧虑的，是你能“给出”什么。生活是为了创造最高品质的给予，而非最高品质的获取。

你们一直忘记（forgetting）。但生活不是为了获取（for getting）。生活是“为了给予”（for giving）；而为了这样做，你们必须“原谅”（forgiving）别人——尤其是那些未能**给予**你们想**获取**之物的人！

这样做会使你们的文化故事完全改观。今天，在你们的文化中，所谓的“成功”主要是以能“获取”多少来衡量：名气、钱、权力与占有物。在**新文化**中，“成功”是以你能使**别人**拥有多少来衡量。

讽刺的是，你越让他人拥有，**你**就拥有得越多，而且无须费力。既不用“契约”，也不用“协议”，不用“讨价还价”，不用“谈判”，不用打官司去让双方“守约”。

在未来的经济中，你们不会为了个人的利润而去做事，却为个人的成长；而这**会**是你们的利润。然而，当你们**真正是谁**变得更大更恢宏的时候，物质的“利润”就会不请自来。

到了那个时候，今日你们用武力要求他人守约的事，就会看来非常原始。如果有人不守约，你就会让他选择他自己的路，创造他自己的经验。而不管是别人

未能给你什么，你都不会因之而缺，因为你知道“所来之处还有更多”——而所来之处，并非外在于你的渊源。**你就是渊源。**

尼：哇，我懂了！但是，我们好象又离了题。整个这大段讨论都始于我问你关于爱的事——人类可以允许自己无限的表达爱吗？这又提到开放式婚姻的问题。然后我们突然又讲到这里来。

神：其实并没有。我们所讲的这一切都是相关的。正好可以转入所谓启蒙的（开悟的）社会，或高度演化的社会。这本是你问的问题。在高度演化的社会中，既没有“婚姻”，也没有买卖——也没有你们为把社会凝聚在一起，而创造出来的任何人为的社会结构。

尼：好，好，我们马上谈这个。但是我想先把刚刚的话题说完。刚刚你说了一些非常惊人的话。因为，照我的了解，这些话归结起来等于说，大部分人是不能守约的，因此就不应缔约。而这对婚姻机构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神：我喜欢你这里所用的“机构”一词。大部分人对婚姻的经验，就是觉得身在“机构”中。

尼：没错，它要不是精神治疗机构或刑罚机构——最少也算得上是个高等教育机构！

神：完全对，完全对！这正是大部分人对婚姻的体验。

尼：哼，我是在跟你逗着玩的，我并不认为“大部分人”是如此。仍旧有上百万的人爱这种婚姻机构，保护它。

神：我仍旧维持我的立场。大部分人在婚姻中都吃尽苦头，不喜欢婚姻加给他们的东西。

你们的全球离婚率证明此说不假。

尼：所以你是说婚姻应该“拜拜”啰？

神：我没有好恶，而只做——

尼：我知道，我知道。只做观察。

神：棒啊！你们总想把我弄成有好恶的神，我却偏偏不是。谢谢你及时出来阻止。

尼：好吧，我们不但凿沉了婚姻，还凿沉了宗教！

神：没错。如果人类了解神没有好恶，则宗教就无法立足，因为宗教**声称神有好恶。**

尼：而如果你**没有**好恶，则宗教就必定是谎言。

神：嗯，这样说让人很难消化。我宁可称它为虚构。它是你们编造出来的东西。

尼：比如我们编造说：神喜欢我们结婚？

神：对。我对这类事情没有好恶。但我注意到你们有。

尼：**为什么？**如果我们知道婚姻困难重重，为什么我们还偏好结婚呢？

神：因为婚姻是你们以为唯一可以让爱情“永恒”的办法。

那是女人唯一确保生活的办法，是男人唯一确保随时可得到性和伴侣的办法。

所以，社会契约就建立起来。交易达成。你给我这个，我给你那个。这和买卖几乎没有什么不一样。契约成立。由于双方都想加强约束力，因此称之为与神订约，说是“神圣契约”。谁毁约，神就惩罚谁。

后来发现这无效，于是你们又订了人为的法律。

但这也还是无效。

神的法律与人的法律无法制止人毁弃婚姻誓约。

尼：怎么会这样？

神：因为你们的誓约一般说来，都跟那唯一有效的法则相冲突。

尼：什么法则？

神：自然法则。

尼：但是，生命与生命合而为一，合为**一体**，本是自然的事。这不是我从这些对话中所得到的讯息吗？而婚姻又是我们对结合的最美表达。你知道的，“神所结合的，人不可以分开”，诸如此类。

神：婚姻，就以你们大部分实行的样子看来，并不怎么美。人天生有三个层次，它却违背了两个。

尼：可不可以请你再说一遍？我想我才刚刚开始理清。

神：好。从最高的说起。

你们是爱。

爱是没有限制的、永恒的、自由的。

因此，这就是**你们**。是你们的**天性**。你们天生是不受限制、永恒及自由的。社会的、道德的、宗教的、哲学的、经济的，或政治的人为结构，凡是违背

或压抑你们天性的，都对你们的本我造成侵害，因此你们就会起而反抗。

你们的国家之所以产生，你以为是因为什么？不是那“不自由毋宁死”吗？

结果，你们在国家中却放弃了自由，在生活中也放弃了。统统是为了同一个东西：安全。

你们是那么惧怕去生活——那么惧怕生命本身——以至于为了安全，你们放弃了生命的最根本本性。

你们所称为婚姻的机构，就如你们所称为的政府机构一样，是为了求得安全。事实上，这两种机构都是人为的社会建制，目的是互相管制对方的行为。

尼：真惨，我还从没有这样想过。我一直以为婚姻是爱的最终宣告。

神：从你们想象的角度看，是的；但从你们建构它的方式看，不是。你们对婚姻的建构，使它成为恐惧的最终宣告。

如果婚姻允许你们在爱中不受限制，有永恒，而且自由，则它就会是爱的最终宣告。

目前的情况却是，你们的婚姻致力于降低你们爱的层次，把它变成了一种承诺或保证。

婚姻变成了致力于去保证“现在是什么样子”就永远是什么样子。如果你们不需要这种保证，你们就不需要婚姻。你们又如何去运用这种保证呢？第一，把它用做创造安全的措施（而非由你的内在创造安全）；第二，如果这个安全无法保障，就用婚姻当作惩罚措施——诉诸法律；因为婚姻承诺中包含破坏婚姻者违法的条文。

于是你们发现婚姻非常有用——即使你们赞成婚姻的理由统统是错的。

你们也想用婚姻保障情感：你们互相的情感绝不给予另外一人。至少，你们不会用相同的方式表达。

尼：也就是，不用性的。

神：也就是不用性的。

最后，你们所建构的婚姻等于是说：“这关系是特别的。我把这关系置于一切关系之上。”

尼：这有什么错吗？

神：没有。这不是“对”“错”的问题。对与错是不存在的。这是个有用没用的问题。这是个关于你真正是谁的最恢宏意象的问题。

如果那真正的你说：“这个关系比别的关系都特别。”则你们对婚姻的建构就有助于你们达到这一点。然而，有一件你或许觉得有趣的事情是：几乎从来就没有任何一个被人认为精神大师的人，是结婚的。

尼：是啊，这是因为他们是独身者。他们没有性生活。

神：不是。那是因为大师们无法信誓旦旦的宣布你们目前婚姻要人宣布的话：某一个人对他们来说比别人更为特别。

这不是大师所能说出的话，**也不是神所能说出的话。**

事实上，你们目前的婚姻誓约让你们说的话是不合神性的。极为讽刺的是，你们却觉得那是最为神圣的承诺；而神是绝不会做这种承诺的。

然而，为了使你们的恐惧显得正当，你们便想象出一个**象你们一样的神**来。因此，你们便言之凿凿的说，神对他的“选民”有“承诺”，说神跟他所爱的人之间有特别的“盟约”等等。

你们无法忍受神对任何人的爱**都不特别**，因此便发明了虚构的想象，认为神只为了某些理由而爱某些人。你们把这种虚构的想象称为**宗教**。我却称它为亵渎。因为任何想法若以为神对某人的爱多于另一个，就是虚妄的；任何仪式若**要求你们**做这样的陈述，则此陈述便不是圣言，而是亵圣！

尼：噢，天啊！停一停，**停一停！**你毁灭了我对婚姻一切美丽的想法！这些话绝不是神写出来的！

神：我说的正是你们目前所建构的宗教与婚姻。你认为这些话太严厉？我告诉你们：你们变造了**神的话**，以便让你们的恐惧看似合理，使你们对彼此的疯狂对待有所借口。

为了继续以我的名互相控制、**互相伤害**、互相杀害，你们会让神说你们需要神说的话。

没错，多少世纪以来，你们在战场上呼叫着我的名字，挥舞着我的旗帜，拿着十字架，以图证明我爱某人甚于另一个人，并为了证明此事而**要求你们杀人**。

然而我告诉你们：我的爱是没有限制的，没有条件的。

但这是你们听不进去的话，是你们不能接受的言词，是你们不能承担的真理，因为它的泛爱众生，不但摧毁了你们现在所构筑的婚姻机构，也摧毁了你们一切的宗教与政治机构。

因为你们的文化是建立在排他性上，并以一个神话来支持它：神是排他的。

然而，神的文化却是涵容的。**人人都**涵容在神的爱中。**人人都**受邀进入神国。

而这个真理，你们却称为亵渎。

你们**不得不**如此。因为，如果那是真的，则你们在生活中所创造的一切，就都是假的了。是虚妄的。人类的一切规约，一切建构，凡违背永恒、自由与无限制的，就是虚妄的。违背得越严重，就虚妄得越严重。

尼：假如无所谓“对”与“错”，又怎么会有“虚不虚妄”？

神：一件事或一个东西，如果和其立意不合，就是虚妄的。一扇门，如果不能开不能关，就是假门。你不会说它是“对”“错”，而只能说它“没用”。

你们在生活中、在社会中所建构的任何事物，如果和你们的立意不合，就是虚妄的，就是假的。它是个虚妄结构。

尼：呃——纯粹为了复习——我生而为人的目的是什么？

神：去决定、去宣告、去创造、去表达、去体验和去实现**你真正是谁**。每一分每一秒都去创造再创造**你真正是谁**的最伟大意象之最恢宏版本。

这是你生而为目的，是一切生命的目的，是生活中一切事务的目的。

尼：那么——这把我们带到了何处？我们摧毁了宗教、废弃了婚姻，作废了政府。那么，我们身在何处？

神：我们什么也没摧毁，没废弃，也没作废。如果你们所创造的结构不能运作，不能产生你们想要它产生的效果，则对它做**描述**就不能说是摧毁，废弃或作废。

请回想一下审判和观察的不同。

尼：我不是要在这里跟你争辩，但你刚刚所说的话，我听来有许多象是审判。

神：我们受到言语的可怕限制。可用的言词实在太少，同样的用词必须一用再用，可是指的内容却往往很不一样。

你说你“爱”吃香蕉甜饼，你说你“爱”某个人；这两种爱显然是不同的。所以，你们的用词实在太少，无法正确表达你们的感受。

在与你做言词沟通时，我允许自己体验这种限制。我也承认，由于这种言词也是你们用来**做审判**的言词，所以你们会以为我用它们时，也是**在做审判**。

我要再次郑重告诉你，我没有这样做。整个的对话中，我都在试图尽可能让你们知道：你们如何才能走向你们想要去的地方，什么东西挡住了你们的路，什么东西让你们停步不前。

就**宗教**而言，你们说你们想走向真正认识神、真正爱神之处。但我的观察是，你们的种种宗教并不能把你们带到那里。

你们的宗教把神弄成了**大神秘**，让你们不是爱神，而是怕神。

宗教也很少改变你们的行为。你们还是互相杀害，互相咒骂，互相认为“错”在别人。事实上，是你们的宗教在**鼓励**你们这样做。

所以，就宗教而言，我只是观察到，你们说它会带你们去一个地方，实际上，它却带你们去另一个。

你们说你们想要**婚姻**带你们到一个永远幸福之地，或者，至少到一个相当祥和、安全与幸福之地。它也和宗教一样，一开始还好，可是越久，越与你们想要的情况背道而驰。

结过婚的人一半以离婚告终，另一半虽留在婚姻里，却多数极不快乐。

你们的“幸福结合”把你们带向苦涩、愤怒与懊悔。不少人则根本是以悲剧收场。

你们说你们想要以政府来确保和平，自由，国泰民安，我的观察却是，以你们现在设计的政府，它一样也没带给你们。你们的政府反而带给你们战争，**缺乏**自由；动乱不安。

你们连让人吃饭、健康活泼的活下去都做不到，更不用说提供机会均等了。

这个地球上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丢弃足以喂饱千千万万人的食物，却每天让成千上万的人饿死。

将那“有”的人剩余之物给予那“没有”的人，本是简易的事，你们却处理不了：更不用说去解决你们究竟**想不想**公平分配资源的问题了。

这些话**不是审判**。这是你们社会中可以**观察到的**事实。

尼：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这么多年来，我们在处理自己的事情方面少有进步，为什么？

神：不是这么多年，而是这么多世纪！

尼：好吧。这么多世纪。

神：这跟**人类最初的人文神话**（First Human Cultural Myth）有关，当然也跟随之而来的其他神话有关。除非这些神话改变了，否则其他就不会改变。因为你们的人文神话形成了你们的伦理，而你们的伦理创造了你们的行为。然而重点在于：你们的人文神话和你们的基本本能南辕北辙。

尼：你的意思是——

神：你们**最初的人文神话**说人类生而邪恶。这是原罪神话。这神话说，不但你们的基本天性是邪恶的，而且是由邪恶而**诞生的**。

由第一个神话必然产生出来的**第二个文化神话**说：“适者”生存。

这第二个神话说：你们有些是强者，有些是弱者，而为了生存，你们必须是强者。你们可以尽量帮助同胞，但如果面临自己存亡关键，你就须以自己为先。你们甚至可以让他人去死。其实，你们不止于此。如果为了自己生存，你们甚至会去杀害别人——也就是那所谓的“弱者”，以便证明自己是“适者”。

你们有些人会说，这是你们的**基本本能**，称为“生存本能”；这个人文神话缔造了你们许多的社会伦理，造成了你们许多的群体行为。

然而，你们的“基本本能”**不是**生存，而宁是公正、合一与爱。这是一切处所、一切有情众生的基本本能。这是你们的**细胞记忆**。这是你们的**天性**。所以，你们最初的人文神话被破除了。你们**不是**本恶，你们不是生于“原罪”。

如果你们的“基本本能”是“生存”，如果你们的本性是“恶”，你们就不会**本能的**去让小孩不致跌倒，见溺驰援，或去做任何这类事情。而且当你们依你们的基本本能、基本天性去做的时候，你们甚至没有**去想**你们在做什么，甚至于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

因此，你们的“基本本能”不可能是“生存”，你们的基本天性不可能是“邪恶”。你们的本能与天性是去反映**你们是谁**的本质；而这本质就是公正、合一与爱。

好好看看它的社会意涵，要明白“公正”（fairness）与“平等”（equality）的区别。有情众生的基本天性并非去寻求**平等**。正好相反。

一切有情众生的基本天性是要表达独特性，而非一模一样。要创造一个社会，使其中两个生命真正平等，这不但不可可能，而且不合需求。社会机制如果想制造真正的平等——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一模一样——则就违背了生命最恢宏的理想与最崇高的目的。每一个生命都要有机会使其最恢宏的渴望具体呈现，以此真正再创造它自己。

真正需要的是**机会均等**，而非**事实的平等**。这叫做公正。**事实上的平等**，制造外在的武力与法律，这会**消灭**公正，而非**缔造**公正。它会消灭真正的“自己再创造”的机会，而自己的再创造，却是一切处所开悟的众生之最高目标。

那什么情况能**创造**机会自由呢？就是那让每个人都能满足其基本需求的社会，使所有的人都能去追求自我发展与自我创造，而非自我生存——的社会。换句话说，就是那模仿真正体系的体系；而真正的体系就是生命体系，在此体系中，生存是受到保障的。

在**开悟**的社会中，自我生存不是主旨，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只要有够给所有人的食物，就不可能让任何人挨饿；在这样的社会中，自己的利益和相互之间的最佳利益是同一回事。

凡是以“天性邪恶”和“适者生存”的神话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社会，就不可能达成这种领会。

尼：是的，我明白了。这个“人文神话”问题和高度先进社会的其他行为与伦理，是我等一下想要再请问的。但现在请让我最后一次重返原题，先解决我这里开始问的问题。

跟你谈话的挑战之一，是你的回答常把我们带到这么有趣的方向，以致有时会让我忘记我原先的问题。但这一次我没忘。我们原来在讨论婚姻。我们在讨论爱及其要求。

神：爱**没有**要求。这就是爱之所以为爱。

如果你对他人的爱带有要求，就根本不是爱，而是仿冒品。

这就是我在这里要告诉你的。这是我在回答你这里的每个问题时，所用种种方法对你说的。

比如，就以婚姻而言，你们会交换誓约，这却是爱所不要求的。可是**你们**要求，因为你们不知道**爱是什么**。因此你们就互相要求对方做出承诺，这却**爱绝不会**要求的事。

尼：那你就是**反对**婚姻了！

神：我什么也没“反对”。我只是描述我看到的。

你们可以把我看到的情形**改变**。你们可以把“婚姻”的社会结构改变，要它**不要求**爱所绝不会要求的东西，却宣告**爱只会宣告**的东西。

尼：换句话说，改变结婚誓约。

神：不止。改变**期望**；因为誓约是建立在期望上，这些期望很难改，因为那是你们的文化遗产。而文化遗产又来自你们的人文神话。

尼：我们又转回人文神话的话题上去了。那么，你想要做的是**什么**？

神：我在这里想为你们指出正确的方向。我看出你们的社会想要走向何方。我希望能找到合适的人类语言，来为你们指出如何去走。

我可以举个例子吗？

尼：请。

神：你们关于爱的人文神话之一，是宁可给予，而非接受。这已经变成了文化的无上命令。可是这便把你们逼得发疯。造成的伤害远比你们想象的为大。

它使你们陷入恶劣的婚姻中，使你们种种关系陷于失调，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胆敢挑战这目前风行的人文神话。你们视为向导的父母不敢；你们寻求感召的教士不敢；你们期望理清心理情结的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不敢；甚至你们视之为精神领袖的作家与艺术家也不敢。

因此，歌词、故事、电影、指南、祈祷、说教通通在呵护这种神话。结果是你们全都要去符合它。

可是你们却做不到。

但问题却不在你们，而在那神话。

尼：爱不是给予重于接受？

神：不是。

尼：不是？

神：不是。从来就不是。绝对不是。

尼：可是你自己刚刚才说“爱没有要求”。你说，这就是爱之所以为爱。

神：没错。

尼：好哇，可是那很象“给予重于接受”呀！

神：那你就需要再读读第一部的第八章。我这里所说的在那里解释得清清楚楚。这一套对话集本意就要你们连续阅读，并且当做一个整体。

尼：我知道。但是总有一些人没读过第一部就读了这第三部。所以，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坦白说，虽然我以为我已懂了这档子事，你如果能帮我温习一遍，还是有用的。

神：好吧，那就开讲！

你们所作所为的一切，都是为自己而做。

这是因为你们都是一体。

你为别人做什么，你就是在为自己做。你未能为别人做，也就是未能为自己做。对别人好的，就是对自己好，对别人有害的，就是对自己有害。

这是最基本的真理。然而这又是你们最常漠视的真理。

在你与人的关系中，只有一个目的。这关系的存在只是一个载体，让你去决定、宣告、创造、表达、体验和实现你关于自己真正是谁的最高意象。

如果你仁慈、体贴、关怀、分享、慈悲与爱怜，那么，当你与人共处，你就是这些情感，则你就让你的本我体验到最恢宏的经验——而你投身到肉体中，本来为的就是如此。

这就是你为什么投身到肉体。因为只有在物质的相对界域，你们才能觉

知自己是这些情感。在绝对界域（你们是从这界域来的）是不可能有这种体验的。

在第一部中，我对这情况的解释要详细得多。

假如你并不爱**本我**，任许**本我**受辱、受损、受毁，则你就会延续这种行为，让自己去经验这种损、毁、屈辱。

然而，如果你真是仁慈、体贴、关怀、分享、慈悲与爱怜的人，则你就会把自己包括在你仁慈、体贴、关怀、分享、慈悲与爱怜的人之中。

事实上，你会以自己**为始**。你会**首先把自己**置于这些情感中。

生活与生命中的一切都依你们想要是什么而定。比如，假设你想要与所有的人为**一体**（也就是，如果你想要把一个本来就知道的概念具体经验到），你就会发现自己所思所言所行很不一样，不一样到让你可以体验到和证明到跟众人**一体**。当你由这种体验和证明而做某些事情，你将不会觉得那是为**他人**而做，却是为**自己**而做。

不论你想要的是什么，情况都会如此。如果你想要的是爱，你就会跟他们做爱的事。但不是为**他人**，而是跟**他人**。

要注意这不同处。明察秋毫。你跟他人做一些爱的事，为的是你的**本我**——以便你能够实现和体验关于你的**本我**，关于**你真正是谁**的最恢宏意象。

就这种意义而言，为**别人**而做任何事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凡是你想要做（act）的任何事，都是“演出”（an “act”）。你在“演”。也就是说，在创造，在扮演一个角色。只不过你不是在**假装**。你是在实实在在**做人**。

你是人。而你是什么样的人，是根据你的决定与选择。

你们的莎士比亚曾经说过：整个世界就是舞台，人人都是演员。

他又说过：“是与不是，乃关键所在。”

他还说过：“对自己真，就不可能对任何人假——正如昼之与夜必然相随。”

当你对自己真，当你**不背叛**自己，则那“看来象”是“给予”的，实际上是在“接受”。你名符其实是把自己还给自己。

你真的不可能“给予”别人，因为**并没有“别人”**。既然**我们都是一体**，则唯一存在的，就是**你**。

尼：这有时好象在玩文字“游戏”。不同的字搬来搬去，意义就不一样了。

神：这不是“游戏”，是**魔术**！这不只是换字来改变意义，而是换知觉（perception）来改变体验。

你们对一切事物的体验，都是以知觉为基础，而你们的知觉，又以领会为基础。你们的领会则建立在你们的神话上。也就是，以**别人怎么告诉你们**为基础。

现在我告诉你们：你们当前的人文神话对你们没有用。它们没有把你们带往你们说你们想要去的地方。

你们不是对自己扯谎，就是瞎子。你们说你们想要去哪里，可是你们可能是在自己对自己扯谎；不然，你们就是瞎子，没看到你们并没有向那边走。不论就个人，就国家或就整个人类而言，都是如此。

尼：有别的物种做到了吗？

神：噢，当然。

尼：好吧，我等得够久了。告诉我他们的事。

神：马上。马上。但我先要告诉你们如何改变所谓“婚姻”这种人为的发明，好让你们离你们想要去的地方更近一些。

就是不要毁掉它，不要抛弃它——而要**改变**它。

尼：好，好。我真的好想知道。我好想知道人类有没有任何一条路可以表现**真爱**。所以我要用这一段开始的话题来结束这一段。在爱的表达上，我们应当——有些人会说**必须**——设置什么限制？

神：一无限制。什么限制也不要。这就是你们的**婚姻誓约**所应当声明的。

尼：我很惊讶，因为这**正是**我与南茜的婚姻誓约中所声明的！

神：我知道。

尼：当南茜和我决定结婚时，我突然心血来潮要写一篇全新的婚约。

神：我知道。

尼：而南茜赞同我。她同意我们不可能互相交换“传统”婚礼中的誓约。

神：我知道。

尼：我们坐下，创造了新的婚姻誓约，嗯，就如你说的：“公然反抗文化指令。”

神：对，你们做得很好。我很高兴。

尼：当我们把它写下来，当我们把这些誓约写在纸上准备给教士念时，我真的相信我们两个都是有“灵感”的。

神：当然！

尼：你是说——

神：你没想到？你以为只有在你写书时，我才与你同在？

尼：喔——。

神：真的，喔——。

那么，你何不把你们的婚姻誓约附在这里？

尼：呃？

神：附上呀，你不是有拷贝吗。附在这里就是了。

尼：可是，我们并不是为了要与全球分享才写的。

神：当你和我的对话刚开始时，你曾想过是要与全球分享的吗？
附上吧。附在这里就是了。

尼：我只是不想让人以为我在说：“你看，我们写了一份完美的婚姻誓约！”

神：你怎么突然担心起别人怎么以为你了？

尼：算啦，你知道我的意思。

神：可是，没有人会说这是“完美的婚姻誓约”的。

尼：好吧。

神：只不过是你们地球有史以来最好的。

尼：唉——！

神：开开玩笑。让大家轻松轻松嘛。

好啦，把那誓约附在这里。我负责。大家会喜欢的。这会让大家对我们这里所说的话有个概念。甚至可以邀请别人也采用这样的婚姻誓约——而实际上那根本不是“誓约”，只是**声明**。

尼：嗯，好吧。这是南茜和我在结婚时说的话……感谢我们所得的“灵感”。

教士：尼尔和南茜今晚到这里来，不是要做庄严的承诺，或互换神圣的誓约。尼尔和南茜是来**宣布**他们的互爱，宣布他们的真情，宣布他们选择了共同生活与成长；大声在各位面前说出，以盼望由于各位的亲自在场，使他们的宣布更充实有力。

他们今晚到这里来，也是期望他们的缔约仪式将有助于把我们**所有的人**都结合得更紧。如果各位今晚与伴同来，则让这个仪式成为新的爱之献词。

我们要由一个问题开始：为什么结婚？尼尔与南茜对这个问题都做了回答，并把这回答告诉了我。现在我要再问他们一次，好让他们更为确定他们的回答，更为确定他们的领会，更为确定他们的真情。

（教士从桌上拿起两朵红玫瑰……）

这是玫瑰之礼，南茜与尼尔分享他们的领会，并纪念他们的分享。

南茜与尼尔，你们曾告诉我，你们清楚了解，结婚并不是为求安全……

……你们清楚了解，唯一真正的安全，并不在拥有或被拥有。

……不在要求，寄望，或期望生活所需由对方供给……

……而宁在知晓生活中的一切所需均**具备于自己之内**——所有的爱、所有的智慧、所有的洞察、所有的权力、所有的知识、所有的领悟、所有的滋养、所有的慈悲、所有的力量，都具备于自己之内……

……你们清楚了解，结婚并非为了**取得**这些礼物，而是期望**给予**这些礼物，以便让对方更为富足。

你是你们今晚的清楚领会吗？

（他们说：“是。”）

南茜和尼尔，你们曾说你们不认为婚姻是为了制造义务，而是为了提供**机会**……

……成长的机会，充份表现自己的机会，把生活提升到最高可能的机会，治疗你们小看自己与误会自己的机会，以及透过你们两个灵魂的交会(communio)，而与神最终重新结合的机会……

这就是真正的**圣餐(Holy-communion)**……跟所爱者共度的生命之旅……你们相互间是平等的伴侣，平等分享权利，分摊责任，不论什么担子都平等分担，并且平等共浴在光辉中。

这是你们所希望走入的愿景吗？

（他们说：“是”。）

现在我将红玫瑰交给你们，象征你们对这些**人间**事务的领会，表示你们知晓，并同意具备肉身生活会是如何，在婚姻的结构中生活是如何。现在，请二位将红玫瑰给予对方，象征你们以爱**分享**这同意与领会。

现在，请二位各取一枝白玫瑰。这象征你们更深远的领会，对你们的灵性和精神真理的领会。白玫瑰代表你们**真正的和最高的自己**之纯洁，代表神的爱之纯洁：这爱，于今照耀着你们，并永远照耀。

（她给南茜一枝白玫瑰，茎上有尼尔的指环；给尼尔一枝白玫瑰，茎上有南茜的指环。）

你们今天以什么代表互相给予与接受的承诺呢？

（他们各自将指环从花茎上取下，交给教士，教士将指环托在掌上，说……）

圆圈象征**太阳，大地和宇宙**。象征神圣，完美与和平。也象征精神真理，爱与生命的永恒性……是无始无终的。此刻，尼尔与南茜也选择它来象征合一，而非占有；象征结合，而非限制；象征环抱，而非羁绊。

因为爱不能被占有，也不能被限制。灵魂是从不能陷入罗网的。

尼尔和南茜，现在请拿起你们的指环，给予对方。

（他们各自拿起指环。）

尼尔，请跟着我说：

我，尼尔……请你，南茜，做我的伴侣，我的爱人，我的朋友，我的妻子……我当着神和各位亲友的面宣布……我原意给你我至深的友情与爱。

……不仅在你高昂的时候如此……在你低沉的时候亦然……不仅在你清楚记得你真正是谁的时候如此……在你不记得的时候亦然……不仅在你有爱心的时候如此……在你没有爱心的时候亦然……我也当着神和各位亲友的面宣布……我永远愿意看出你生命内在的**神圣之光**……并愿意与你分享我生命内在的**神圣之光**……甚至于——**尤其是**——在黑暗来临的时刻。

我愿意永远与你在一起……做**灵魂的神圣伴侣**……好让我们一同做神的工作……跟我们所接触的每个人分享我们生命内的美好事物。

（教士转向南茜。）

南茜，你答应尼尔请你做妻子的邀请吗？

（她答到：“我答应。”）

南茜，现在请跟着我说：

我，南茜……请你，尼尔……，……。（她说了与前面相同的誓言。）

（教士转向尼尔。）

尼尔，你答应南茜请你做她丈夫的邀请吗？

（他答到：“我答应。”）

那么，请你们二位各自拿着你们要给对方的指环，随着我说：以此指环……我与你缔结……我于今将此环给予你……（他们交换指环）……将它戴在我的手上……（二人各戴指环）……让每个人都可看到、都可知道……我对你的爱。

（接着教士以下面一段话结束婚礼……）

我们十分清楚，只有夫妻自己才能为彼此主持结婚圣礼，也只有夫妻自己才能祝圣婚姻。我的教会和国家赋予我的权力，都不足以使我有权去宣布只有两颗心才能宣布的事，去宣布只有两个灵魂才能使之成为事实的事。

现在，由于你们二位，南茜和尼尔，业已宣布了早已写在你们心中的真理实情，并在亲友和宇宙活灵面前做了见证，我们便高高兴兴宣布你们结为夫妻。

让我们一同祈祷：

爱与生命之灵，两个灵魂在此世界已经相互寻见。从今以后，他们的命运将互相交织，苦乐与共。

尼尔，南茜，愿你们的家让每个走入的人都感到快乐，不论老少都能获得新的生机，让人成长，予人分享福慧，提供音乐与欢笑，成为祈祷与爱的处所。

让那些与你们接近的人，因你们的互爱而充实，让你们的工作成为你们生活中的喜悦，成为世界之福，让你们在世上的日子既长又美。

阿门。阿门。

尼：我非常感动。能找到这样一个人跟我一同真心真意的说这样的话，让我感到那么荣幸和有福气。亲爱的神啊，多谢你差遣南茜给我。

神：你对她也是礼物，你知道的。

尼：我希望是。

神：相信我。

尼：你知道我希望怎样吗？

神：不知道。怎样？

尼：我希望所有的人结婚时，都能做这样的声明。我希望大家把这份声明剪下来，或印下来，结婚时用它。我打赌离婚率会大降。

神：有些人会觉得做这样的声明很难。而许多人要信守这样的声明会难上加难。

尼：我真希望**我们**能信守这些话！我的意思是，说出这些话最大的难题，是在生活中实践。

神：你们不准备实践？

尼：当然准备。但我们是人，和每个人一样。所以，如果我们失败了，如果我们畏缩了，如果我们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或者，更惨的是，如果我们选择结束目前的状况，恐怕所有的人都会失望。

神：胡说。他们会明白你们是对自己诚实。他们会明白你们做了别的选择，新的选择。要记住我在**第一部中**对你说的话：不要把关系的长短与品质混为一谈。你不是圣像，南茜也不是，也没有任何人应该把你们放在像座上，你们更不可以把自己放在那里。只当人。只充充份份的当人。如果以后你跟南茜觉得你们想用不同的方式相待，你们有十足的权利如此。**这才是这整套对话的重点所在。**

尼：这也是我们声明的重点！

神：正是！我很高兴你看得明白。

尼：对，我很**喜欢**我们的**结婚声明**，我很高兴我们把它写出来了！那是共同生活的奇妙新方式。它也不再要求女人承诺“爱、尊崇和服从”丈夫。男人要求女人做这样承诺，完全是自私自利，自以为是，自我膨胀。

神：你说得好，真是如此。

尼：而男人宣称这种男性至上的态度是**神颁布的诫命**，更是自以为是，自私自利。

神：你又说对了。我从来没有颁布过这种东西。

尼：我们终于说出了真正由神赋予灵感的婚约。这约定，没有把**任何人**贬为奴隶或个人财产。它所述说的只是爱的真相。它没有对任何人加任何限制，却只承诺自由！这样的声明，是让每个人的心都**忠于它自己**。

神：如果有人问：“这种誓约当然好守，因为什么要求都没有……”——你会怎么说？

尼：我会说：“让人自由比控制人难得多。当你控制人的时候，你得到**你想要的**。当你让人自由，是别人得到**他们想要的**。”

神：聪明。

尼：我有一个好主意！我们应该把这结婚声明印成一本小册子，就象祈祷

书一样，让别人在婚礼时可以应用。

可以印成一本小小的书，里面不仅包括这些话，还有整个的仪式，这套对话三部曲中有关爱情与关系的关键语，还有特别适于婚姻的祷词和冥想——嗨，你一定不会反对吧！

我非常高兴。因为刚才有一阵子，我还以为你是“反婚姻的”呢！

神：我怎么会反婚姻？我们是**统统结了婚的**。我们是结了婚的——于今如此，永远亦然。我们结合为一。我们是一**体**。我们的婚礼是历来最盛大的。我对你们的誓约是最恢宏的。我会永远爱你们，一切都让你们自由。我的爱绝不在任何方面对你们有任何约束，而正因如此，你们“注定”终会爱我——因为，自由的去做**你们是谁**就是你们最大的渴望，是我给你们最大的礼物。

现在，你愿依宇宙最高的法则以我为你合法的婚姻伴侣和共同创造者吗？

尼：我愿意。

你现在愿意以我为你的伴侣和共同创造者吗？

神：我愿意。我一向就愿意。于今，于永远，我们都是一**体**。阿门。

14 生命从来没有开始

尼：在读这些字句时，我心中充满敬畏。谢谢你以这种方式与我同在。谢谢你与我们所有的人同在。因为百万千万的人已读过这些对话，更有百万千万的人将会读到。你来到我们心中，让我们感恩不尽，难以言宣。

神：我最最亲爱的宝贝们——我一直就在你们心中。你们现在真真实实的感觉到我在，让我十分高兴。

我一直与你们同在。我从没有离开过你们。**我是你们，你们是我。我们永不会分离，从未分离，因为那是不可能的。**

尼：嘿，等等！这听起来有点似曾相识(deja vu)。我们是否刚刚说过这些话？

神：当然！请你读读第十二章的开头。只不过现在比那时的更具意义。

尼：如果“似曾相识”是真的，岂不美妙！如果有时候我们真的“再度”经历某些事情，以便让我们更领会它的意义，不是很美妙？

神：你认为呢？

尼：我认为这**正是**有时候发生的情况！

神：除非它不是。

尼：除非它不是！

神：很好！真棒啊！你的领会进步得如此之快，真吓人。

尼：真的，我也觉得！现在，我有些很严肃的话题想跟你讨论。

神：我知道。说吧。

尼：灵魂什么时候跟肉体结合？

神：你以为呢？

尼：当你选择要结合的时候。

神：说得好。

尼：但大家会想知道更确定的时间。大家想知道生命从何时开始——就是大家一般认为的生命。

神：我了解。

尼：那么，生命的信号是什么呢？是从子宫里诞生出来？是受孕的那一刻？还是肉体生命的元素开始结合的那一刻？

神：生命没有开始，因为没有终结。生命只是延伸；创造新的形象。

尼：这一定像六〇年代大为流行的熔岩灯：粘糊糊的东西，一坨一坨躺在瓶底，由于加热而浮起来，分裂、结合，成为新的坨，有大有小，奇形怪状，到了顶端，又结合成一大坨，然后重新来过。但在那瓶子里并没有“新”的糊状物，始终都只是**相同的那些坨**，只不过一直重新改变形象，“看起来”**象新的、不同的料子**。变化永远是没完的，让人看起来大开眼界。

神：这个比喻很棒。灵魂就是这样。那**唯一的灵魂**——也就是一切万有——将它**自己**组成更小部分又更小部分。而所有的“部分”自始就是存在的。并没有“新”的部分，只是那**一切万有**的各个部分将它**自己**重新组合，使得“看起来”象新的、不同的部分。

尼：琼·奥斯本（Joan Osborne，美国六〇年代流行歌坛歌手）自写自唱了一首非常棒的流行歌曲，曲中问道：“如果神就是我们这些家伙，洒囊饭袋一个，不知会怎么样？”我要问她，是不是可以改成：“如果神就是我们这种家伙，粘糊糊一坨，不知会怎么样？”

神：嘿，太棒了！你知道，她的歌太棒了。让所有的人都开了窍。大家都无法接受我和他们差不多。

尼：这种反应有趣得很。很能反映人对自己的看法。如果我们认为把神跟人一视同仁是亵渎，则人把自己看成了什么呢？

神：真的，看成了什么？

尼：然而，你真的是“我们这些家伙”。这正是你在这里所说的。琼对了。

神：她当然对。对极了。

尼：我要再回到我的问题。关于我们所认为的“生命开始”，你能告诉我们一些实情吗？

灵魂究竟什么时候进入肉体？

神：灵魂并不是“进入肉体”。肉体是被灵魂所包着。记得我原先说过的吗？肉体不是灵魂的居室；灵魂反而是肉体的居室。

一切都永远是活的。没有“死”这么个东西。没有这么一种状态。

那**永活者**只是把**自己**形成新的形象——新的物质体。而此物质体永远都存有活生生的能量，生命的能量。

我是能量；如果你们称此能量为生命，则生命永在。它从未不在。生命**无终**，因此，怎么可能有一个开始之点？

尼：噢，好啦！别这样说。你知道我想知道的是什么。

神：我当然知道。你想教我参与堕胎之争。

尼：对，一点也没错！我的意思就是这样。既然神在这里，我就要问个有份量的问题。生命什么时候开始？

神：答案也是很有份量的，只怕你们听不进去。

尼：试试看。

神：**从没有**开始。生命**从没有**“开始”，因为生命**从没有终止**。你们想要教我掉进生物科技的圈圈，好让你们假借“神的法则”来建立起一套“规章”，违反者受罚。

尼：那有什么错？这可以让我们把产科医生枪杀在诊所停车场而自感无罪！

神：没错，我懂。世代代你们都在利用我和你们所谓的**我的法则**，来做种种行为的借口。

尼：噢，算了！你为什么干脆说堕胎是谋杀！

神：你们谁也杀不了，什么也杀不了。

尼：但是，你可以把它“个体化”的部分结束！在我们的用词中，这就是杀。

神：我个体化的某部分以某种方式表现它自己，这个历程如果不经过程这部分的我同意，你们是不可能加以改变的。

尼：什么？你说什么？

神：我说，没有任何事情是违背神的意志而发生的。

生命，以及一切发生的事，都是神的意志——注意，也就是你们的意志——之表现。

我在本对话中已经一说再说：你们的意愿（意志）就是我的意愿（意志）。因为我们只有一个。

生命，是神的意愿之完美表现。假如有什么事情是违背神的意愿的，就不可能发生。从神是谁、是什么的定义而言，那种事情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你以为某一个灵魂可以为另一个灵魂决定某件事吗？你以为你们身为个体可以不得互相的同意，而相互影响吗？这样的想法是由于你们以为你们是互相分离的。

你以为你可以以神不要的方式去影响生命吗？这样的想法是由于你们以为自己与我是分离的。

两种想法都错了。

如果你们以为自己可以以宇宙不同意的方式影响宇宙，你们就太自大了。

你们所对待的是巨大的力量，而你们有些人以为你们自己比这巨大的力量还更大。并不。但你们也不比那巨大力量更小。

你们就是那最巨大的力量。不多，也不少。所以，让那力量与你们同在吧！（译注：此句在 Star War 中常用而变流行了。）

尼：你是在说，我不可能不经过被杀者的同意而杀他？你是在说，在某个高层次上，凡是被杀的都同意被杀？

神：你是在以世俗的眼光看事情，以世俗的观念想事情，所以那些话对你都是不可思议的。

尼：我无法不用“世俗的眼光”！我身在此世，此时此地，是在俗世！在地球上！

神：我告诉你：你“身在此世，但不属此世。”

尼：所以我世间的事实根本不是事实？

神：你真的以为它是？

尼：我不知道。

神：你从没想过“这里有更大的事在进行”？

尼：当然想过。

神：这就是正在进行的事。我正在向你解释。

尼：好吧。我懂了。所以我猜我可以现在走出门去，见了人就杀。因为如果他们不同意，我就不可能杀他们！

神：事实上，人类一直都在这么做。有趣的是，你们竟然觉得那么难以接受——可是又把它视为理所当然的在做。

更糟的是，你们违背人的意愿杀他们，好象那无所谓似的！

尼：当然有所谓！只不过我们所想要的东西更有所谓。你明白吗？当人在杀人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那无所谓。因为，那太轻率了。我们是为了更有所谓才杀人。

神：我明白了。所以，**违背**人的意愿杀他们，你们可以接受。你们觉得杀而无罪。因为你们觉得他们的**意愿**不对。

尼：我绝没有这样说。这也不是人类的想法。

神：不是吗？让我告诉你有些人是多么虚伪。你们说，只要你们有充分的、言之成理的理由，就可以**违背**他人的意愿杀他——比如在战场、在刑场，或在为人堕胎的妇产科诊所停车场。然而，如果有人有充分言之成理的理由，想自己死掉，你们就不会帮助他们死。那会是“助人自杀”，那是不对的！

尼：你是在嘲笑我。

神：不对。是你们在嘲笑我。你们说，你们违背某人的意愿而杀他，可以获得我的宽恕；而依照某人的意愿杀他，却会受我诅咒。

这是疯狂。

可是，你们却不仅看不出这种疯狂，却说那指出这种疯狂的人是疯狂。你们自以为正直，而那些指出的人，却是麻烦的制造者。

这就是你们歪七扭八的逻辑，而你们**整个的生活，整个的神学**都建立在这上面。

尼：我从来没有完全这样认为。

神：我告诉你们：你们以新的态度看待事物的时候将到。这将是你们重生的时候；个人重生，社会重生。现在，你们必须重新创造你们的世界，不然你们的疯狂将把它毁灭。

现在，**请用心谛听：**

我们全是一个。

我们只有一个。

你们跟我是不分的。你们各自是不分的。

一切**我们**所做的，我们都协同在做。**我们**的实相是共同创造出来的实相。如果你们堕胎，就是**我们**堕胎。你们的意志，就是我的意志。

神的任何个体层面都无权左右神的任何其他个体层面。一个灵魂不可能违背另一个灵魂的意愿而对它有所影响。没有牺牲者，也没有恶徒。

从你们有限的视角，你们不可能理解这个；但我告诉你们，事实如此。

去是、去做、去有任何事物，只有一个唯一的原因：就是直接表明**你们是谁**，如果你们——不论就个人而言，还是就群体而言——**所是的**就是你们想要是的，是你们选择是的，就无须改变。但如果你们认为还有更恢宏的经验等着你们——比目前所表现的样子更能表现**神性**——就向那真理前进。

由于**我们**是共同创造者，所以向他人显示**我们**的某些部分所希望走的道路，是符合**我们**的目的的。你可以成为道的显示者，呈现你喜欢创造的生活，并邀请别人选取你的榜样。你甚至可以说：“我是生命与道路。请跟随我。”但要小心。有些人就曾因为这样说而被钉上十字架。

尼：谢谢你。我会谨守这警告。我会摆低姿势。

神：我可以看出你这方面做得不错。

尼：嗯，当你说你在跟神对话时，摆低姿势并不容易。

神：有人已经发现了。

尼：所以我最好闭嘴。

神：迟了。

尼：好啊！那错归谁呢？

神：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尼：没问题。我原谅你。

神：真的？

尼：真的。

神：你怎么可以原谅我？

尼：因为我能了解你为什么这样做。我了解你为什么来找我，开始这番对话。当我了解一件事为什么发生时，枝枝节节的麻烦，我都可以原谅的。

神：嗯——。这有趣了。如果你能认为神象你一样宽宏大量，多好啊！

尼：答对了。

神：你跟我的关系非凡。有时候你认为你无法象我一样宽宏大量，有时候你又认为我无法象你一样宽宏大量。

你不觉得这很有趣吗？

尼：好玩得很。

神：那是因为你认为**我们**是分别的。如果你认为**我们**是一个，你的那些想象就会消失。

这是你们文化跟宇宙中高度演化的文化之主要不同。你们的文化还真的是“婴儿”文化，原始文化。高度演化的文化与你们最重要的不同，在于所有有情众生都清楚在他们自己和你们所谓的“**神**”之间没有分别。

他们也清楚他们彼此间没有分别。他们知道他们各自对整个有个别的经验。

尼：啊，好得很。你终于要讲宇宙中高度演化的社会了。我一直在等。

神：没错，我想是可以探讨这个主题的时候了。

尼：但我必须最后一次重提堕胎。你是说，由于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违背人的灵魂意愿而发生在它身上，所以杀人就没有什么关系？你是不是在宽恕堕胎？或者是对这个问题给我们一条“出路”？

神：**我**既不宽恕，也不诅咒堕胎，正如**我**既不宽恕，也不诅咒战争。

每个国家的人都认为，**我**宽恕他们在打的战争，而诅咒他们对方所打的战争。每个主张都把神拉到它那一边。其实，每个人也都**觉得**神站在他那一边——至少，在做任何决定或选择时，都**希望**神是赞成的。

你知道为什么每个造物都相信神站在他那一边吗？因为我真的是这样。所有的造物都直觉知道此事。

这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在说：“你对你自己的心愿，就是我对你的心愿。”也是另一种方式在说：我将**自由意志**给予你们每个人。

如果以某种方式展开自由意志会招致惩罚，就没有自由意志；这会是对自由意志的嘲弄，使它成为冒牌货。

所以，不论是堕胎或战争，是买汽车或结婚，有性关系或无性关系，“尽义务”或不“尽义务”，都没有所谓对错。在这些事情上**我**没有偏好。

你们人人都处在界定自己的历程中。每一个行为都在为自己下定义。

如果对自己如何创造自己感到高兴（有乐趣），如果这种方式对你们有用，那就继续。如果不如此，那就停止。这称为演化。

这历程很慢，因为在你们演化时，对什么方式于你们真正有用，你们常常改变主意：关于什么是“乐趣”，你们的概念也常常改变。

记住我原先说过的话：一个生命或一个社会以什么为“乐趣”，可以看出其演化的程度。如果堕胎对你们有用，那就堕胎。在你们演化的过程中唯一改变的是“有用”的观念。而这又以你们认为自己想做什么为基础。

如果你们想去台南，车头却向台北，那对你们就没用。开向台北并非“道德上有错”，而只是不符合你们的目标。

因此，你们想做什么才是**最重要**的问题。不仅整个生活说来如此，而且**时时刻刻**如此，甚至更重要。因为生活是**时时刻刻**创造出来的。

所有这些都在**我们的**神圣对话的前部——你们称为第一部——做过详细的说明。我在这里之所以复述，是因为你似乎需要提醒，不然你不会问我关于堕胎的事。

因此，当你准备堕胎，当你准备抽烟，当你准备烹食动物，当你准备在路上突然超某人的车——不论是大事小事，唯一当问的问题是：**这真的是我吗？这是我**现在选择要做的人吗？

要了解：**没有任何事是没有后果的**。什么事情都有后果。后果就是你是谁，你是什么。

你现在就在界定你自己。

堕胎的问题，答案在此。战争的问题，答案在此。抽烟，吃肉，以及你的**每一思、每一言、每一行**的问题，答案都在此。

每一个行为都是自我定义的行为。你的一切所思、所言、所行，都在宣布“这就是我”！

15 你们正在创造神

神：我最亲爱的孩子们，我要告诉你们，这件**你们是谁、你们选择自己是谁**的事，是至关重要的事。不仅因它界定了你们经验的色调，也因它创造了我的本性。

你们一辈子都听人说神创造了你们。现在，我告诉你们：**你们正在创造神**。我知道，这跟你们原先的想法正好颠倒。因此你们必须重组你们的领会。但是，如果你们想去做你们投生为人的真正工作，这重组就在所必须。

这是**我们**——你们与我——正在做的神圣工作。是我们走在上面的圣地。这就是**那道路**。

时时刻刻，神在你们之内，以你们之身，并透过你们表现**他自己**。你们永远都在选择此时此刻如何将神创造，而她则永远不会剥夺你们的选择权，也永远不会因为你们选择“错”了而惩罚你们。然而，在这些事情上，你们并非没有指引，也永远不会没有。你们内在**设有**指引系统，向你们指明回家的路。这声音一直告诉你你最高的选择是什么，将你最恢宏的意象置于你的眼前。你所需要做的只是谛听这声音，不抛弃这意象。

在你们整个的历史中，我一直派遣老师给你们。每一天每一刻，我都派遣使者为你们带来盛大的喜讯。

神圣的经典曾写出来过，神圣的生活由人实践过，以便你们得以认知这一个真理：**你们与我是一个**。

现在，我再把经典送给你们——就是你执在手上的这一部。现在，我再派使者给你们，为将**神的言词**（the word of God，**神的道**）带给你们。

你们会听这言词吗？你们会听这些使者的话吗？你们**会成为使者吗**？

这是那“大哉问”。这是那至尊的邀请。这是那最辉煌夺目的决定。整个世界都在等待你们的声明。而你们则要用你们的生活来声明：以身行道。

除非你自己把自己提升到你最高的理念之处，否则人类就没有没有机会脱离它最低的意念。

那最高的理念透过你，以你的身表达出来，便创造了模型，建立了舞台，成为了榜样，好让人类的经验走向更高一个层次。

你是生命与道路。世界将跟随你。这件事由不得你选择。这是唯一你不能有自由选择的事。**它就是那样**。你对你自己的理念如何，世界将跟随。一向如此，永远如此。你对你自己的意念在先，外在世界的物象表现随之。

你想什么就创造什么。你创造什么，你就成为什么。你成为什么，你就表现什么，你表现什么，你就经验什么。你经验什么，你就是什么。你是什么，你就想什么。

循环于是完成。

你所从事的神圣工作才刚开始。因为，现在你终于了解你在做什么。

是你自己使自己知道了这个，是你自己使自己关心这个。而你**现在真的比以前更关心你真正是谁了**。因为，现在你终于看到了整个画面。

你是一一我。

你在定义神。

我将你一一我至福的一部分一一送入躯体中，以便我可以**由经验认识我自己**，而这一切，本是我**由概念**已全然认识的。生命是工具，使神得以将概念转化为经验。生命也是你的工具，可以让你做同样的事。因为你是神，做着这件事。

我选择每一分钟重新创造**我自己**。我选择去体验关于**我是谁**所曾有过的最伟大意象之最恢宏版本。我创造了你，以便你可以再创造我。这是我们的神圣工作。这是我们最大的喜悦。这是我们存在的真正理由。

16 所有的孩子终有一日全会回家

尼：读这些言词使我充满的敬畏。谢谢你以这样的方式与我同在。谢谢你跟我们所有的人同在。

神：不客气。我也谢谢你们与我同在。

尼：我还有一些问题，一些跟“高度演化的生物”相关的问题；问完了，我就可以允许自己结束这对话了。

神：我所爱的，你永远不会结束这对话，你也永远没有必要。你跟神的对话将永远继续下去。而现在，由于你积极的从事这对话，这对话便很快会带来友谊。一切良性的对话最后都会产生友谊；你跟神的谈话也将产生**你跟神的友谊**。

尼：我感觉到了。我感觉到我们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朋友。

神：正象一切关系一样，这友谊如果得到滋养、照亮，让它成长，到最后则将产生交流感。你将感觉到及经验到与**神的交流**。

这将是**神圣的交流**（Holy Communion），因为我们将一体发言。

尼：那么，这对话还会继续吗？

神：会。永远。

尼：在本书结束时，我不用说再见？

神：你永远不用说再见。你只须说哈啰。

尼：你真是太棒了，你知道吗？你真是棒透了！

神：你也是，孩子，你也是。
我所有各处的孩子，个个都是。

尼：你“所有各处”都有孩子？

神：当然。

尼：我的意思是：**所有的地方**，在其他星球上也有生命？在宇宙别的地方，你也有孩子？

神：当然。

尼：那些文明更进步吗？

神：有些是。

尼：什么方面进步？

神：各方面。科技、政治、社会、精神、生理与心理。
比如你们那么喜好比较，你们总是需要把样样事物都分成“好”“坏”“高”“下”，这就证明你们还沉陷在二元对立中；沉陷在分别主义中。

尼：在更先进的文化中你观察不到这类特点？你所说的二元对立是什么意思？

神：社会的进化层次无可避免的会反映在它的二元思考程度上。社会的进化是以它走向一体性的程度来证明，而非以它走向分别主义的程度。

尼：为什么？为什么一体性是这样重要的尺度？

神：因为一体才是真相。分别则是幻相。一个社会如果仍旧自视为分别——一系列的分别单元，或许多的分别单元之集合体——则它就仍活在幻相中。
你们星球上的一切生活，都建立在分别观上；建立在二元对立上。
你们以为自己是分别的家庭或家族，聚成分别的邻里或州郡，再聚集为分别

的国家，合成为一个分别的世界或星球。

你们以为你们的世界是宇宙间唯一有生物栖息的世界。你们以为自己的国家是地球上最好的国家。你们以为你们这一州是国家中最好的州，你们的家庭是州中最好的家庭。

推到最后，你认为**自己**是家庭中最好的成员。

噢，当然，你们嘴巴上不会**这样讲**，但你们做出来的事却证明你们**这样想**。

你们真正的想法天天都会在你们的抉择中反映出来。社会方面的决定，政治方面的结论，宗教方面的决议，经济方面的选择，还有许多个人事务的抉择：选什么人做朋友，选什么信仰体系，甚至选择跟神——也就是我——有什么关系。

你们觉得跟我是如此分离，以致你们以为我甚至不会跟你们说话。因此，你们就被人要求否认自己的体验。你体验到你跟我是一体的，可是你拒绝相信。如此，你们便不但彼此分离，而且跟你们自己的真相分离。

尼：人怎么可能跟他自己的真相分离？

神：由忽视。明明看见却否认。或由改变、扭曲，来符合你们先入为主的观念。

就以你此处提出的问题为例。你问：其他星球上有生命吗？我答：“当然。”因为这再明显不过。那么明显，以至于我很吃惊你竟然会问这个问题。

然而，人就是这样“跟他的真相分离”的。他明明眼睛看到，无可否认，却就是否认。

否认是此处的机制。但没有任何否认比自我否认更为有害。

你们整个一生几乎都在否认**自己真正是谁，真正是什么**。

只去否认一些并非完全个人性的事情已经是够可悲了，比如臭氧层的破洞、古老森林的摧残、对待未成年人的可怕方式等等。但你们不以否认周遭可见的事物为足，你们连明明可见的**内在**事物也要否认。

你们看到自己内心的善良与悲悯，却要否认；你们看到内心的智慧，却要否认；你们看到内在的无限可能性，却要否认。你们在内心看到神，体验到神，却要否认。

你们否认我在你们内心——否认**我是你们**——以此否定了我明显而正当的居所。

尼：我没有。我没有否认你。

神：你承认**你是神**吗？

尼：呃，我不会**这样说**……

神：正是这样。我告诉你：“**鸡啼以前，你会三次否认我。**”

以你的意念，你将否认我。

以你的言词，你将否认我。

以你的行为，你将否认我。

在你心中，你知道我与你同在，我在你之内；**我们是一个**。然而你否认我。

噢，你们有些人会说，我在是在，不过离你们很远，在**某处之外**。你们想

象我离你们越远，你们就离自己的真相越远。

生活中许多别的事也一样——从自然资源的滥用到对儿童的虐待——你们明明看到，却不相信。

尼：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看到却不相信？

神：因为你们是这般沉陷在幻相中，这般深沉的沉陷在幻相中，以致你们看不透。事实上，为了让幻相得以持续，你们**必须**看不透。这就是**神圣二分法**。

只要你们仍在寻求去**成为我**，你们就必须否认我。而你们正在寻求成为我。然而，凡你们已经是，你们便不可能去成为。因此，否认有其必要性。那是有用的工具。

直至它不再有用。

大师知道，那些想要让幻相持续的人，会用否认；那些想要让幻相终止的人，则会用接受。

接受，宣布，实证——这是**走向神的三个步骤**。接受你**真正是谁**，是什么。宣布它，让全世界听到。以所有的方式实证。

自我宣布总是随着实证。你们会证明自己是神——正如你现在在证明你自己以为是的自己。你们整个的一生都是这样的一个证明。

然而这个证明却会让你面对最大的挑战。因为在你不再否认自己的一刻，他人就会否认你。

在你宣布与神同在的一刻，他人就会宣布你与撒旦为伍。

当你们述说最高真理的一刻，他人就会说你们述说的是最低的亵渎。

也正如那些以温柔的方式证明其境地的大师们一样，你们将既受崇拜，又遭辱骂；既受推崇，又被贬低；既受赞扬，又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对你们来说，那循环固然已经走完，那些仍然生活在幻相中的人，却不知该如何对待你们。

尼：我会遇到什么？我不懂。我搞糊涂了。我认为你一再说过，幻相会持续，这“游戏”必须继续，不然就没戏可唱了。

神：没错，我说过。事实也正如此。游戏真的在继续。因为你们一两个人终止了幻相的循环，并不能使游戏终止——对你们而言，对其他游戏者而言，都是如此。

一直到**一切的一切都成为一体**，游戏才会终止。然而即使那时也仍未终止。因为在那一切的一切神圣再结合的一刻，那福气将如此之庄严华美，如此之浓烈，以至于**我——我们——你将名符其实的因欢乐而爆炸**，于是循环再度开始。

我的孩子，那是永无终止的。游戏永无终止。因为这游戏就是生命本身，生命就是**我们是谁**。

尼：那么，那达到了精纯境界，那已知晓了一切的个体单元——或如你说的“那一切的某部分”——又会遇到什么情况呢？

神：大师知晓只有他自己的循环已经完成。她知晓只有她自己对幻相的体验已经终止。

大师欣然而笑，因为她看出那总体规划。大师看出即使她完成了她的循环，

游戏却仍在进行；经历仍在继续。大师也看出现在他可以经历的角色。大师的角色是去引导他人走向精纯。因此，大师继续扮演，唯方式不同，工具不同。因为既然看出了幻相，就会让大师步出幻相。大师在认为符合自己的目的与乐趣时，随时步出。以此，她宣布并证明她的精纯，而被他人称为神或女神。

当你们这一物种被带到精纯的地步，你们整个物种（因为真的是一整个）就可轻易穿越时空（当你们掌握了你们物理法则后，就能掌握这等法则）。你们会想去协助其他物种，其他文明，来达到这精纯境地。

尼：正如现在其他物种、其他文明在对我们做的？

神：正是。完全对。

尼：只有当全宇宙中所有的物种都达到精纯——

神：或者如我所说的，只有当我的一切部分（All of Me）都已知晓了一体——

尼：——循环的这一部分才会终止。

神：你说得好。因为循环的本身永不终止。

尼：因为循环这一部分的终止正是循环本身！

神：棒啊！精彩啊！

你已经明白了！

所以，没错，其他星球上有生命。没错，其中有许多比你们先进。

尼：什么方面？你还没有真正回答过。

神：我回答了。在各方面。科技、政治、社会、精神、生理、心理。

尼：没错。举些例子，好吗？你那些回答太笼统了，对我没什么意义。

神：你知道，我喜欢你的真诚。并不是人人都会眼睁睁的看着神，宣称他所说的话没有意义。

尼：真的？那你要怎么办？

神：真的。你真的态度正确。因为，你当然是对的。你尽可以挑战我，对抗我，怀疑我，而我什么该死的事都不会做的。

但无论如何，我会做一件好事：就象这套对话集一样。不是吗？这对话集不是一件好事吗？

尼：是的，真是一件好事。许多人受惠，千百万的人受到感动。

神：我知道。这全是“总体规划”（master plan）的一部分。这规划是为了让你们成为大师（masters）。

尼：你从开始就知道这一套三部曲会极为成功？真的？

神：我当然知道。不然你以为是谁让它这么成功的？你以为读这套书的人是怎么找到这套书的？

我告诉你：每一个接触到这份资料的人我都认识。每个人接触这份资料的原因我也知道。

每个人自己也知道。

唯一剩下的问题是，他们还会再次否认我吗？

尼：这对你有影响吗？

神：一点也没有。我所有的孩子终有一日全会回家。这不是他们会不会回家的问题，而是**何时**。因此，这会影响到他们。所以那有耳能听的，就听吧。

尼：是的，呃——我们正在谈其他星球上的生命，你正要举例说明他们如何比地球上的生命进步得那么多。

神：在科技方面，大部分其他的文明都远比你们进步。也有比你们落后的——姑且这么说——但为数不多。大部分都远比你们超前。

尼：在什么方面？**请举实例！**

神：好吧。例如气候。你们似乎不能控制气候。（你们甚至连预测都做不好！）因此，你们受气候摆布，大部分其他世界并不如此。大多数星球上的生物都能控制当地的气候。

尼：他们能？我以为一个星球上的气候是它跟它的太阳之间的距离，和它的大气层结构等等的产物。

神：这些情况设定了参数。但在这参数之内还有许多事情可做。

尼：怎么做？在什么方面？

神：靠控制环境。靠在大气层中创造或未能创造某些条件。

你明白，这不仅是你们与太阳相互位置的问题，而且是你们把什么东西置于你们与太阳之间的问题。

你们把最危险的东西置于你们的大气层中，却又把某些重要的东西从中取走。可是你们却矢口否认。也就是说，你们大部分否认。当你们之中那些头脑最好的人向你们无可置疑的证明了你们所造成的破坏时，你们不承认。你们说那些头脑最好的人是疯子，说你们知道得比他们清楚。

不然你们就说这些聪明的人别有企图，别有用心，想保护他们的私利。其实是你们别有企图，是你们别有用心，是你们想要保护你们的特殊利益。

而你们最主要的关怀就是你们自己。不论多么科学的论据，不论多么不容回避，只要违背你们的私利，你们就一概否认。

尼：这话说得很严厉，我不能确定是不是符合事实。

神：真的？你是说神现在在说谎？

尼：我当然不会这样说，其实……

神：你知道你们世界各国花了多少时间才同意不再用氟氯碳化物来毒害大气层吗？

尼：嗯……嗯……

神：好吧，没什么。那么，你认为为什么要那么久呢？没关系。我告诉你，那是因为，不再毒害大气层会让许多大公司花掉许多钱。花那么多时间才能同意，是因为那会让许多人不方便。

要花那么多时间，是因为多年来许多的人、许多的国家否认这些证据；因为为了保护他们现有的私利，为了让事情按照旧有的方式进行，他们**必须否认**。

只有到了皮肤癌的增加率到了惊人的地步，只有到了气温开始上升，冰河与冰雪开始融化，海水变暖，河川暴涨，你们才有更多的人开始注意。

只有到了**你们的私利**受到威胁时，你们才看到多年以前你们最聪明的人就置于你们面前的真理。

尼：私利有什么不对？我认为在**第一部**中你说过，私利是起步点。

神：没错，我说过。然而在其他星球上的社会，“私利”的定义要比你们的世界宽广得多。对已经启蒙的造物而言，凡是伤害一个生命的，就会伤害许多生命，而对少数有益的，也必须对多数有益，不然到最后就对任何人都无益。

在你们星球上却正好相反。对一个生命造成伤害的，众人都予以忽视，而对少数人有益的，众人连边都摸不到。

这是因为你们对私利的定义太窄，仅仅及于个人所爱的人——而且也要他们求才给。

没错，在第一部中我曾说，在一切的关系中去作于你的**本我**（the self）最有利的事。但我同样也说，当你看出什么最符合你的最高私利时，你也会看出它符合他人的最高私利——因为你与他人是**一体**。

你跟所有的他人都是一个——这却是你们尚未达到的认知层次。

你问先进科技的情况如何。我告诉你：如果你们没有先进的思想，则任何先进科技都不能带给你们益处。

有先进科技而无先进思想，不会造成进步，只会造成毁灭。

在你们的星球上，你们已经经历过这种情况，现在，你们又走近即将经历这种情况的边缘。

尼：你是指什么？你在说的是什么？

神：我说，在你们地球上，你们曾达到——并远远超越——你们现在正在慢慢攀登的高峰。你们地球曾有一个比你们现在更先进的文明。这文明却毁了它自己。

它不仅毁了它自己，它还几乎毁了其他一切。

这是因为它不知道如何处理它所发展出来的科技。它科技的演化远远超出了它精神的演化，以致它以科技为神。人民崇拜科技以及科技所能创造、所能带来的一切。因此他们得到了无缰野马的科技所能带给他们的一切——以及无缰野马般的灾难。

他们名符其实毁灭了他们的世界。

尼：这些都在地球上发生过？

神：对。

尼：你说的是消失了的亚特兰提斯城？

神：你们有些人是这样称呼它。

尼：里姆里亚？（Lemuria，一个假设的大陆，远古时沉入海中。成为人类从伊甸园的更高级生命体堕落而来之假想理论之基石。）慕之国？（The land of Mu,英国人 James Churoh wood 在二〇年代著书描述的假想大陆。）

神：这也是你们神话的一部分。

尼：那么，那是**真的**了！我们曾经达到这种地步！

神：噢，不止，我的朋友。更进步得多。

尼：我们**真的**毁灭过自己！

神：你何须吃惊？你们现在不是正在做吗？

尼：我知道。你可以告诉我们如何停止吗？

神：这方面的书很多，但大部分人不予理睬。

尼：告诉我们书名，我答应不会忽视。

神：你们可以读读《古代阳光的最后余晖》（The Last Hours of Ancient Sunlight）。

尼：是一个叫做汤姆·哈特曼(Thom Hartmann)的人写的。没错！我喜欢这本书！

神：很好。这位使者是受到感召的。你要让这本书受到全世界的注意。

尼：我会，我会的。

神：关于你上一个问题我所要回答的话，这本书全说了。我无须再透过你把那本书重写一遍。它包含了你们把地球家园破坏的种种途径，也包含了你们该如何终止破坏的种种途径。

尼：到现在为止，人类在地球上的所作所为确实不怎么漂亮。事实上，从这套对话一开始，你就形容我们这物种为“原始”。自从你做了这种形容，我就一直很好奇，那“不”原始文明中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你说宇宙中有许多不原始的社会与文明。

神：对。

尼：有多少？

神：很多。

尼：成打？成百？

神：成千上万。

尼：成千上万？先进的文明有成千上万？

神：没错。也有一些文明比你们更原始。

尼：“原始”的或“先进”的文明有什么指标？

神：以它将至高的领会付诸实践的程度而定。

这跟你们所以为的不一样。你们以为社会之原始或先进，依它领会的高低而定。但有至高的领会却不实践，又有何益？

答案是：完全无益。事实上，是危险的。

原始社会的指标是：它把退步称作进步。你们的社会在向后退，而不是在向前进。你们的世界，在七十年前，大部分都比现在更慈悲。

尼：这种话有些人很难吞得下去。你说你不是个做审判的神，可是有些人会觉得你现在在做审判，而且处处找碴。

神：这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如果你说你要去台南，车子却开向台北；这时如果你问路，有人指示你方向，说你原先的走法到不了台南，你说这是在做审判吗？

尼：说我们“原始”，不是单纯指示方向。“原始”这两个字有贬抑的味道。

神：真的？可是你们却说你们那么动心于“原始”艺术。某些音乐也因为有“原始”风味也才殊受钟爱——还不用说女人。

尼：你是在玩弄文字。

神：一点也不。我只是在告诉你，“原始”二字一点贬抑的意思也没有。是你们自己的判断使它带上了贬抑的味道。“原始”只是形容词；它所说的只是实况：某件事物还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它的意思仅是如此。它没有“对”或“错”的意涵。是**你们**把这种意涵加进去的。

我在这里没有“找碴”。我只是形容你们的文化是“原始”的。你们之所以听起来“难咽”，那是因为你们自己对“原始”有审判。

我自己没有。

要了解：评估不是审判。那只对**什么是什么**所做的观察。

我要你们知道，我爱你们。我对你们不做审判。我看着你们，只看到美与妙。

尼：正象原始艺术。

神：正是。我听着你们的曲调，唯有兴奋。

尼：正象对原始音乐。

神：现在你懂了吧。我感到你们人类的能量，正象你们会感到那“有原始性感”的男人或女人的能量。我，象你们一样，会被激起。

这是你们与我的真实情况。你们没有使我厌恶，没有干扰我，你们甚至没有使我失望。

你们激起了我！

我因新的可能性而激起，我因将要来临的经验而激起。在你们的生命中，我觉醒到新的冒险，觉醒到因走向新的庄严华美而来的兴奋。

你们不但没有令我失望，反而令我**兴奋难抑**！我因你们的奇妙而兴奋！你们以为你们已经达到人类发展的顶峰，可是我却要告诉你们，**你们才刚刚开始**。你们才刚刚开始体验到你们的精彩！

你们尚待表达最伟大理念，你们尚待实践最恢宏的意象。

但是，请等待！请注意！看啊，你们盛放的日子已近在手边！树干已经茁壮，花蕊即将开放。我告诉你们：你们开花的美与芬芳将充满这大地，你们将在**众神**的花园中有你们的位置。

17 社会正要变成科技的产品

尼：嗯，这才是我想要听的！这才是我想要体验的！我要**激发**，而不要贬抑。

神：你永远不会受到贬抑——除非你自己以为。神永远不会审判你，找你的“碴”。

尼：神竟然说“没有对与错这回事”，神竟然宣布永远不做审判——有很多人是无法“搞懂”这么一个神的。

神：好吧，你们得先把自己搞清楚：你们先说我在审判你们，然后又因为我不审判而不知如何是好。

尼：我明白，我明白。全都混乱了。我们统统非常……复杂。我们不要你审判，可是我们自己却如此。我们不要你惩罚，可是如果你不，我们又觉得迷失。当你如在第一部和第二部中所说：“我永远不会惩罚你们”时，我们无法相信，有些人甚至几乎为此发疯。因为，如果你不审判，你不惩罚，那谁来让我们走那又直又窄的路呢？如果天国没有“正义”，谁来更正世间一切的不义呢？

神：为什么你们要依靠天国来更正你们所谓的“不义”？雨不是自天而降吗？

尼：是啊。

神：我告诉你们：雨同样降在义与不义的人身上。

尼：但那“主说：我擅于报复”，又怎么说呢？

神：我从没有这样说过。是你们有人编造的，其他的人就信以为真。

“正义”并不是你们做了某件事后所经验到的东西，而是**因为**你们以某种方式行事。正义是**行为**，不是对行为的**惩罚**。

尼：我看得出来，我们社会的问题在于“不义”的事情发生后才要去寻求“正义”，而非“先行正义之事”。

神：正中要害！完全对！

正义是行动（action），而非**反应**（reaction）。

因此，不要寄望我在“来生”施加天国正义来把“什么事情都摆平”。我告诉你们，没有“来生”（after-life），**只有**生命。死并不存在。而你们身为个人，身为社会，用以创造和体验生活的方式，就在证明和展示你们所认为的正义。

尼：而在这方面，你认为人类并没有很进步？我是说，如果把整个演化都放在橄榄球场上，那我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神：十二码线。

尼：你在开玩笑。

神：没有。

尼：我们才在演化场的十二码线上？

神：嘿，仅仅过去这一百年，你们就从六码移动到十二码了耶！

尼：有同有任何机会可以持球触地得分。

神：当然有。只要不再漏接就好。

尼：不再？

神：我说过了，这不是你们的文明第一次去到边缘。我要再说一遍，因为这跟你们生死攸关。

曾经有一度，在你们的地球上，科学的发展远远超过你们能负责任的施用程度。现在，你们在人类史上又去到了相近的阶段。

你们必须了解这一点，因为攸关生死。

你们目前的科技正要剥夺你们聪明应用它的能力。你们的社会正要变成科技的产品，而非科技是社会的产物。

当一个社会变成它科技的产品，它就会毁灭自己。

尼：为什么？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神：可以。关键在科技与宇宙原理之间的平衡——一切生命的宇宙原理。

尼：“一切生命的宇宙原理”是指什么？

神：简单的说，就是事物运作的方式。就是那体系。那历程。

你知道，我“狂中自有条理”〔译注：There is a “method to my madness”，似仿莎剧“哈姆雷特”句法 There’s method in his madness.〕

尼：我希望如此。

神：讽刺的是，一旦你揣摩出那条理，一旦你开始越来越了解宇宙如何运作，你就越容易造成大崩溃。就此而言，无知反而是福气。

宇宙本身就是科技。是**最伟大的**科技。它运作完满自足。但是一旦你们涉入，粗暴的运用宇宙原理与法则，你们就很容易破坏这些法则。这是四十码罚球。

尼：这对守方是很大的挫折。

神：没错。

尼：我们现在是否已经犯规？

神：接近了。只有你们可以决定要不要犯规。你们要以你们的行动来决定。比如，你们现在很清楚原子能可以把你们送终。

尼：没错，但我们不会这样做。我们不致笨到这种地步。我们会自行止步。

神：真的？你们一直在继续扩充集体毁灭性的武器，不久以后就会落入某人之手，可以把全世界当人质，不然就同归于尽。

你们是在把火柴给小孩，却又希望他们不致把房子烧掉。而你们甚至连自己也还没有学会怎么应用火柴。

解决的办法再显然不过：**把火柴从小孩手上拿回来。然后，把你们自己手上的也丢掉。**

尼：但是，要一个原始社会自己放弃武力，这根本不切实际。所以，废止核武虽然是我们唯一的生路，却超出问题之外。

我们甚至连停止核子试爆都做不到。我们是一种就是无法控制自己的物种。

神：即使你们不用你们的“核子疯狂”杀死自己，你们也会用你们的“环境自杀”来毁灭自己。你们现在正在摧毁你们星球上的生态系统，却继续矢口否认。

而且好象还不够似的，你们又笨拙的插手生命的生化体系。搞生命复制和基因工程，而且没有充分顾虑对你们物种的利弊，却可能让它变成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如果不小心，你们真的会如儿戏一般，造成核能与环境的浩劫。

你们发明医药去做你们身体本来被设计去做的事，结果是制造出抗药性极强的病毒来，正等着把你们这物种一举扫灭。

尼：你吓到我了。那么，我们是否已经完了？游戏已经结束？

神：没有。但已经在第四次运球而仍差十码攻克〔译注：橄榄球赛用语〕。现在已是丢一个万福玛利亚（Hail Mary）球的时候，四分卫正在看有没有没被包围的人可以接球。

你没被包围吗？你能接这个球吗？

我就是那四分卫，我最后一次看，看到你们跟我穿同色的球衣。现在我们仍旧是同队的吗？

尼：我以为只有一队呢！**谁是另一队？**

神：凡是忽视了我们一体性的意念，凡是将我们分别的观念，凡是宣称我们并非一体的行为，都是。“另一队”不是真实的存在，而是你们实相的一部分，因为你们使它如此。

如果你们不当心，你们的科技就会把你们毁灭——而原来创造科技是为了要服务你们的。

尼：现在我就可以听到有人在说：“单凭一个人的力量又能做什么？”

神：他们可以先把“单凭一个人的力量又能做什么”这个心态丢掉。

我已说过，这方面的书有上百上千本。**不要再忽视它们。**去读。去照着做。唤起别人去读去做。发动革命。发动真正演化的改革。

尼：这不是已经进行很久的事了吗？

神：也是，也不是。当然，演化的历程一直都在进行。但现在这历程却发生了新的转捩点。现在，你们开始**觉察**到你们在演化。而且不仅觉察到你们在演化，并且觉察到**如何**在演化。现在你们知道了演化是**以什么样的历程在进行**，而你们的实相则是**以此创造**出来的。

以前，你们只是自己物种演化的观察者，现在，你们却是有意识的参与者了。

从来没有象现在那么多的人觉察到心灵的能力，觉察到心灵能力与一切事物的内在关联性，觉察到人的真正身份是精神体。

从来没有象现在那么多的人从那个空间来生活，去实践某些原则，从而引发和产生某些特殊的和想要的结果。

这确实是一场演化革命。因为你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有意识的创造**你们经验的品质，直接表露出**你们真正是谁**，并迅速表白**你们选择是谁**。

这就是何以现在是关键时期。这就是何以当前是关键时刻。在你们目前有记录的历史中，你们是第一次（虽然在你们人类经验中并非第一次），你们既有科技，又懂得如何用它来摧毁你们整个的世界。你们真的可以把自己完全灭绝。

尼：这正是芭芭拉·马克斯·胡巴德(Barbara Marx Hubbard)的著作《有意识的演化》(Conscious Evolution)一书的论点。

神：没错，正是。

尼：这本书让人惊心动魄，提出了种种奇妙的视野，让我们避免目前文化所带来的悲惨结局，在地上真正建立天国。你可能是它的灵感之源！

神：我想芭芭拉会说我也参加了一手……。

尼：你曾说，千百位作家——你的使者——你都曾赋予他们灵感。还有什么其他的书我们应该注意的吗？

神：要列的书目太多了。你们何不自行研读，然后列出一份特别有影响力的书目，与人分享？

从有时间以来，我就在透过作家、诗人和剧作家发言。我曾把我的真理放在歌词中，放在画面上，放在雕像中，放在往日每一次人心的跳动里。未来我也将永远如此。

每个人都有以他最可解的方式领略智慧，都循着他最熟悉的途径。神的每个使者都从至为单纯的事象见到真理，并以这至为单纯的态度与人分享。

你就是这样的一位使者。现在去吧，去告诉人们，要他们以至高的真理共同生活，共同分享智慧，共同体验爱。因为这样他们就能**够**生存在安详与和谐中。

那样，你们的社会也就会是一个提升的社会，就如我们原先讨论的那些。

尼：所以，我们的社会跟宇宙中其他高度演化的社会之主要不同，在于我们的分别观？

神：对。先进文明首要的指导原则是合一。认知那一切生命的一体性和神圣性。因此，我们发现在所有的进化社会中，一个人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违背同一物种中某一个体的意愿，而存心取他的性命。

尼：任何情况下都不？

神：对。

尼：即使被攻击时？

神：在那样的社会或物种中，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尼：同一物种可能不会，但如果攻击自外而来呢？

神：如果高度演化的物种遭受攻击，则攻击者必定演化较低。事实上，攻击者必定会是原始生物。因为演化了的生物不会攻击任何人。

尼：我明白了。

神：遭受攻击的物种杀别的生物的唯一原因，是它忘记了自己真正是谁。

如果被攻击者认为自己是自己的肉体——它的物质形体——则它就会去杀那攻击者，因为它可能害怕“自己生命的告终”。

反之，如果被攻击者完全明白它不是它的肉体，它就永远不会想要去结束另一个生物的肉体——因为它没有理由这样做。它会直截了当的把自己的肉体放下，进入非肉体的体验里。

尼：象奥比万·柯诺比（Obi-Wan Kenobi, 译注：“星际大战”中的“绝地战士”之一，原文名字发间近似 all-be-one(万物一体)。）一样！

神：完全对！你们所谓的“科幻作家”往往引导你们走向更大的真理。

尼：我在这里必须停一停才行。这似乎跟第一部中所说的相冲突。

神：怎么冲突？

尼：第一部中说，如果有人欺侮你，则任凭这欺侮继续下去，并没有任何好处。第一部中说，当你以爱行动时，要把自己包括在你所爱的对象中。这些意思似乎在说，为了防止对你的攻击，你做什么都可以。它甚至说，被攻击时以战争回应都是对的，而且——我就直接引用了——“不可以任许暴君兴旺，必须终止其暴政”。

它也说“选择象神，并不意谓选择当殉道者。也显然不意谓选择成为牺牲品”。

而现在你却说，高度**演化了的**生物永远不会去终止其他生物的生命。这两种说法怎么可以并列？

神：请你把第一部再读一次，很细心的读。

我给你们的答案，完全是配合你们所创造的脉络，因此也必须在此脉络中去领会。我是依你提问题的意涵而回答的。

重新读读第一部第 204 页最后一段开始的那部分，在那里，你承认你还未能在精纯的层次运作。你说别人的言行有时候会伤害你。在如此情况下，你问如何才是在被伤害时最好的回应。

我的回应则必须在那样的脉络中来领会。

我最先说的是，终有一天，别人的言行不会再伤害到你。就象奥比万·柯诺比一样，即使有人“杀”你，你也不会觉得受到伤害。

这就是我现在所描绘的社会成员所达到的精纯层次。那些社会里的生物十分清楚**他们是谁**，他们不是谁。很难让他们有那种“受伤”或“受害”的经验，更不用说把他们的肉体置于危险中。他们会直截了当的**退出**肉体，把它留给你——如果你觉得那么需要去伤害它的话。

在第一部中我接下来给你的回应是，你之所以**这般**反应他人对你的言行，是因为你忘了**你是谁**。但是，我在那里说，这都没什么不对，这都是成长历程的一部分，都是演化的一部分。

然后我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陈述。在你整个成长的历程中，“你必然会在你所是的层次运作。在你领会的层次，在你所愿意的层次，在你所记得的层次”。

我在那里所说的一切，都必须在这个脉络中认取。

同样在第一部的第 207 页我甚至说：“为了讨论的目的，我假定你仍然处在……在寻求实现（使其变为‘真实’的）**你真正是谁**。”

如果一个社会，它的成员还没有忆起自己**真正是谁**，则我在第一部中所说的就通用。但你这里的问题并不是这样的问题。你这里所问的是，**宇宙中高度演化了的社会**是什么样子。

不论是现在所谈的这话题，还是本书所涵盖的其他话题，你们都须清楚，对其他文化的描述都不是对你们文化的批评；这样的领会对你们才是有益的。

这里没有审判。如果你们做事情的方式和反应的方式不同于那些更为演化的生物，也不会有任何诅咒或谴责。

所以，我在这里说的是，宇宙中那些高度演化了的生物，不会在愤怒中去“杀”别的有情生命。第一，他们不会体验到愤怒感；其次，如果未得其他生命的允许，他们不会去终止它肉身的经历。第三——为了回答你的特定问题——他们连其他社会或物种对他们的“攻击”都不会感受到；因为感觉受到攻击，是因为你有什么被他人拿去了——比如你的生命、你所爱的人、你的自由、你的财产或拥有物——总之是**某些东西**。高度演化的生命永远不会有这种感觉，因为如果有某种东西——包括他的肉体生命——你那么想要，以致要凭武力取得，那么你拿去就是；因为，高度演化的生命很清楚，**她可以把任何东西重新创造出来**。她可以自自然然的把一切都给那差一点的生物——而后者并不清楚这一点。

因此，高度演化了的生物并不是殉难者，也不是任何“暴政”的牺牲品。

更进一层的是，高度演化了的生物不但很清楚他可以把一切重新创造出来，而且他清楚他并不**必须**如此。他清楚，他无需这一切就可以快乐，就可以存活。他知道他不需要自己之外的任何东西，而“他自己”却跟任何物质体没有关系。

演化较低的生物和物种则并不经常清楚这一点。

更且，高度演化的生物了解她和她的攻击者是一体的。她明白那攻击者是**她**自己的一个受伤部分。因而她在此种情况下，该做的事就是去治愈一切的伤痛，好让那**一切中的一切**（All In One）得以重新知道它自己真正是什么。

把她自己的一切都给出去，就如同自己吃一片阿斯匹灵。

尼：哇。这是何等的概念！何等的见解！但是我需要重回你刚刚说的话题。你说高度演化的生物(highly evolved beings)——

神：等等。让我们从现在开始把他们简称为“高生物”（HEBs）好吗？不然称呼太长了。

尼：好的。嗯，你说过，“高生物”绝不会未得其他生物的允许而结束其躯体经验。

神：没错。

尼：可是有任何生物会允许其他生物结束它的身体性命吗？

神：有几种原因会。比如，它可能将自己当作食物提供给其他生命。或做其他必需之用——如终止战争。

尼：即使在我们的文化中也有类似的情形。比如，有些人屠杀动物做食物或皮革前，一定请求那动物的精灵允许。

神：没错。你们的美洲原住民就是如此。他们即使摘一朵花，一株药草，或一棵植物，都会先做沟通。你们所有的原住民文化都这样做。有趣的是，这些部族和文化却被**你们**称为“原始”。

尼：喂，老乡，你是在说，如果我不预先经过它同意，我就连一根萝卜也不能拔？

神：你可以去做你选择要去做的任何事。而你刚才问的是（高生物）怎么做。

尼：所以，美洲原住民是高度演化的生物啰？

神：象在所有部落里和物种里一样，有些是，有些不是。这是一种个体的事。不过，就整个文化而言，他们确实到达非常高的层次。他们的文化神话中透露著他们的经验，可以看出确实非常高度。但你们却迫使他们把他们的文化跟你们的混合。

尼：等等，你在**说什么**？红人是野蛮人！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成千上万的把他们杀掉，剩下的放在我们称为“保留区”土地的监狱里！就是现在，我们还是把他们的圣地当高尔夫球场。我们**不得不**如此。不然他们就会再去**尊崇**他们的

圣地，又会**回忆起**他们的文化故事，**举行**他们的神圣仪式，这是我们绝不能答应的。

神：我有点概念了。

尼：真的，那是不行的。因为如果我们不把他们的文化消除，他们就会冲击**我们**！那我们怎么办？

那我们就会不得不尊敬土地与天空，拒绝毒害河川，那我们的工商业怎么办？

人民大众可能会仍旧赤身裸体跑来跑去，**不知羞耻为何物**，在河里洗澡，生活在大地上，而不会挤到高耸的大楼中，在水泥丛林里谋生。

我们甚至还在营火堆前听古代智慧之言，而不是在看电视！我们可能完全没**进步**！

神：嗯，幸亏你们知道什么是好坏。

18 分享感就是获利

尼：请再告诉我一些高度演化生物与文明的事。除了不因任何理由而互相屠杀外，他们跟我们还有什么不同？

神：他们分享。

尼：嘿，**我们**也分享！

神：不一样。他们分享**所有的东西**，**跟所有的生物**分享。没有一个生物是亏缺的。他们把世界和环境的一切自然资源都公平分配，人人有份。

一个国家、一个群体，或一个文化，不能因为某种资源正巧出现在他们的地理位置上，就认为那是“他们的”。

一个或数个被各个物种称为“家”的星球，会被那个体系中所有的物种认为是他们所共有。事实上，那个星球或一群星球的**本身**，就被认为是一个“体系”。它被认作是一整个的体系，而不是各个部分或元素的聚合，并不认为其中任何部分都可以遭到毁灭、屠杀，而不伤及体系本身。

尼：我们称它为**生态体系**。

神：嗯，比那还大。它不止是生态。因为生态（ecology）的原意只是指星球上的自然资源与星球上的栖息者间的关系。但它也指栖息者跟自己的关系，栖息者互相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环境的关系。

那是**所有有生命的物种之相互关系**。

尼：“物种体系”(speciesystem)！

神：对！我喜欢这个用词！好用词！因为我们谈的东西比生态体系更大！那真的是**物种体系**。或者象柏克敏斯特·傅勒（Buckminster Fuller）所说的“心智层”（noosphere）。（译注：法国古生物学家、哲学家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于一九四九年创造的新词：noos,希腊文为“心智”，指人类进化过程中人类意识和智力活动超越生物圈的较高层次和领域，智力圈将不断发展，直至最终取代生物圈。）

尼：我比较喜欢**物种体系**；比较容易懂。我搞不清楚“心智层”是在说什么！

神：柏克也喜欢你的用词。他不执着。他一向喜欢简单明了。

尼：你现在也在跟柏克敏斯特·傅勒说话？你把这对谈弄成降神会了？

神：就说我有理由知道那柏克敏斯特·傅勒的本体会高兴你的新词好了。

尼：哇呜——，棒透了。我觉得，这真酷——能够知道那一点，真酷。

神：“酷”，我同意。

尼：那么，在高度演化的文化中，重要的是**物种体系**。

神：没错；但这**并不表示**个体不重要。完全相反。任何决定最先考量的，就是对**物种体系**的影响——这正反映了**个体何等重要**。

他们认为物种体系维持所有的生命。**每一个生物**在最佳的状态。因此，不做任何损害物种体系的事，便是**肯定每个个体生命都是重要的**。

重要的不只是有地位、有影响力或有钱的个体。也不只是那些有权力、个子大，或自以为更有自我意识的个体。而是体系中**所有的生物，所有的物种**。

尼：这怎么能行得通？这怎么有可能？在我们的地球上，某些物种的需求**必须**放在其他物种的需求下，否则我们就无法过我们现在所知的这种生活。

神：你们已经很接近不能过你们现在“所知的这种生活”的边缘了。这正是因为你们坚持把大多数物种的需求置于一种物种的欲望之下。

尼：人类。

神：没错——但也不是这物种的**所有成员**。甚至也不是最大多数，而是**非常少的少数**（否则还有点道理可言）。

尼：就是最有钱、最有权的。

神：这是你们自招的。

尼：又来了。又是对那最有钱、最有成就的人的长篇说教。

神：差远了。你们的文明不值得长篇说教，就象一屋子的小孩不值得说教一样。人类要怎么做——对自己和互相之间——就怎么做，一直到他们明白那样做不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为止。否则不论多少的说教都不能改变他们的行径。

如果说教有用，你们的宗教老早就见效了！

尼：喔！哒哒哒！你今天是跟人人都过不去，对不？

神：我根本不做这种事。这些纯粹的观察刺到你们了？那么，要看看为什么刺到。这是我们双方都知道的。真理常让人不舒服。而这本书是为了把真理带给你们。就如我所给予灵感的其他著作。还有电影。电视节目。

尼：我不敢确定要不要鼓励人看电视。

神：不论好坏，电视是你们现今社会的营火。并不是**媒体**把你们带往你们说你们不想去的方向，而是你们置于其中的讯息。不要归罪媒体，有一天，你们将可用它来传播不同的讯息……

尼：我可以……再回到原先的问题吗？我还是想知道一个**物种体系**如何能平等对待该体系中所有物种的需求而得以运作。

神：所有的需求都平等对待，但所有的需求并非平等。那是个比例的问题，是个平衡的问题。

高度演化的生物深深了解，创造并维系我们这里称为的**物种体系**之所有有形体生物，其需求必须获得满足，他们才能存活。他们也了解，就以各个有生之物需从这个体系求得的供应而言，各自的需求并非相同，也非平等。

让我们以你们自己的**物种体系**做例子。

尼：好……

神：让我们以你们称为“树木”和“人类”的两种生物来说明。

尼：同意。

神：树木，显然不象人类一样，每天需要那么多“供应”。

所以两者的需求并不平等；但却互相关连。也就是说，两者互相依赖。你们必须象关心人类需求那般关心树木的需求，但两种需求的本身却是不一样的。可是如果你们忽视某一物种的需求，就是自取灭亡。

我之前曾提到的一本书——《古代阳光的最后余辉》是极具重要性的，它把这些事情都做了令人动容的描述。它提到树木吸取你们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将其中碳的成分转化为**碳水化合物**——也就是利用它来生长。

（植物所制造的样样东西，包括根、茎、叶，甚至坚果与水果，都是碳水化合物。）

同时，这气体中的氧气则被释放出来。那是树木的“废物”。

另一方面，人类却需要氧气才能生存。你们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甚多，而氧气则甚少；如果不是树木把二氧化碳转变为氧，则人类这个物种就不能活下去。

你们则释放（呼出）二氧化碳，而这又是树木所需要的。

你明白这平衡吗？

尼：当然。那么巧妙。

神：谢啦。现在，请不要再破坏它。

尼：噢，得啦。我们每砍一棵，就种两棵。

神：没错。可是，如果要长到你们砍倒的老树那么壮，那么大，可以放出等量的氧气，却至少要等三百年。

氧气制造厂——就是你们称为亚马逊雨林的地方——平衡大气的能力至少要两三千年，才能由你们现在栽植的树木取代。不过不用担心。你们每年砍掉数万英亩的森林，可是，不用担心。

尼：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做这种事？

神：因为你们要开地养牛，再杀来吃。养牛据说对雨林当地的人提供更多的收入。所以，做这种事的人便口口声声说是让土地增加生产。

然而，在高度演化的文明中，他们却不认为**侵蚀**物种体系是**生产**，而认为是**破坏**。所以，**高生物**便找到了平衡**各物种所需**的办法。他们选择这样做，而不选择只满足某一小群物种欲望的办法，因为他们明白：一个体系如果遭受破坏，则体系内的任何物种都不得存活。

尼：天啊，这真是再明显不过。明显得让人痛心。

神：如果未来几年你们所谓的优势物种不醒悟过来，则这“明显”还会更令人痛心。

尼：我明白了。我大大明白了。我该做点事。可是我觉得好无助。有时候我觉得好无助。我能做什么，才能让事态有所改变？

神：没有什么是你必须去做的，但有许多事情**可以**做。

尼：请指示。

神：长久以来人类就想在“做”的层次来解决问题，却不怎么成功。这是因为真正的改变永远都在“是”的层次，而不在“做”的层次。

噢，当然，你们有了一些发现，在科技上有了一些进展，在某些方面，你们让生活容易了些——但是否**好**了一些，却很难讲。在较大的原则方面，你们的进步却非常慢。你们现在仍然面对着多少世纪以来你们星球上面对的原则问题。

“地球的存在是为了让优势物种利用的”这个观念，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如果你们不改变你们**如何是**（如何生活），你们就不可能改变**如何做**。

你们与你们的环境以及其中的一切究竟是什么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你们是谁**——除非你们改变这方面的**想法**，否则你们不可能有不同的**做法**。

这是意识方面的事。在**改变意识**之前，你们必须先**提升意识**。

尼：怎么做？

神：不要再默不吭声。说出来，大声嚷嚷，引发议论。你们甚至可以提升一些集体意识。

举一件事为例。为什么你们不种大麻来造纸？你们知道全世界每天的报纸要用多少树吗？还不用说纸杯、纸巾和外带纸盒了。

大麻成本低，收成容易，不但可以造纸，而且可以制造最结实的绳索，最耐穿的衣服，甚至你们星球上最有效的药材。事实上，大麻的栽植那么便宜，收成那么容易，用途那么多，以至于有强有力的国会游说团在反对它。

但这种植物几乎处处可种，如果允许普遍种植，**许多人可能就没钱可赚**。

这只是一个例子，说明在人类事务的经营上，贪婪如何取代了常识。

所以，让你认识的每个人都看这套书。不仅是为了让人得知这件事，也得知书中所说的一切。而且**可说的事情还有许许多多**。

只要翻开书看看……

尼：没错，但我已经开始觉得丧气了——象许多看过第二部的人一样。难道说下去的只是我们如何如何破坏此处的一切，即将把它毁灭殆尽吗？因为我不能说这就是我期望的……

神：你不是曾期望获得灵感吗？你不是曾期望被激发吗？学习和探讨其他文明——先进的文明——既能给予你灵感，又能激发你！

想想看那种种的可能性！想想看那种种的机会！想想看转角之处那灿亮的明天！

尼：假如我们能**醒过来**的话。

神：你们会**醒过来的**！你们正在醒过来！范型正在转移。世界正在改变。这些都正发生在你们眼前。

这套书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你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记住，你就是有机会治疗这一切的人。你之所以在这里，别无其他理由。

别放弃！不要放弃！最伟大的冒险才刚刚开始！

尼：好。我选择受高度演化生物的榜样与智慧的激发，由他们获取灵感，而非被挫丧气。

神：很好。以你们说你们人类想走的方向而言，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从对其他生命的观察，却是使你们得以记起许多事情来。

高生物生活在一体性中，有深深的互相关连感。他们的行为是由他们的发起念头（sponsoring thoughts）所创造，正如你们的行为是由你们的发起意念所创造。

这发起意念，你们可以称它为社会上的基本指导原则。

尼：那么，高生物的社会基本指导原则是什么？

神：首要的指导原则是：我们都是一体。

一切决定，一切选择，一切你所称为的“道德”与“伦理”，都是以这原则为基础的。

第二个指导原则是：一体中的一切都互相关连。

在这原则下，物种中的任何成员都不可能、不会想要仅仅因为“它最先拿到”或因为“在它手上”，或因为“供应不足”而把某个东西据为私有。它们深深体认，并且尊崇物种体系内所有有生命的东西互相依存。每个物种的相互需求经常维持着平衡——因为一直放在心上。

尼：这第二个指导原则是否意味着没有“个人所有权”这种事？

神：不象你们所以为的那样。

高生物的“个人所有权”是指他对在他照顾下所有的好东西的个人责任。高度演化生物对物品的感觉是“珍视”感，在你们的用语中最接近的是“管家”（stewardship）。高生物是管家，而非“所有者”。

“拥有”二字及其背后的含意，不是高生物文化的一部分。没有个人所有权或“个人所有物”这类事。高生物并不占有（possess），高生物抚爱（caress）。也就是说，他们拥抱、抚爱、珍惜和照顾东西，却不把东西据为己有。

人类占有，高生物抚爱。以你们的用语，只能这样形容两者的不同。

在你们的历史早期，人类会觉得凡是落在他们手上的东西，一概属他们所有。这包括配偶、儿女、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资源。“财产”，以及他们的“财产”可以弄到手的一切东西。这种想法有一大部分直到今日仍然被人类社会视为真理。

人类深陷在这种“所有权”的观念中。那从远处观察这现象的高生物称这为你们的“占有狂”。

现在，由于你们已经有所演化，所以你们越来越了解你们其实并不能真正拥有或占有任何东西——尤其是配偶和儿女。但是，你们仍旧有很多人牢牢执着于拥有权，以为你们可以拥有土地，地上、地下以及空中的一切。（真的，你们甚至说有“领空权”！）

宇宙中的高生物却深深了解，他们脚步下的物理星球不是由任何个体所能拥有的；然而，他们的社会却可以把一小块土地交由个人照顾。如果他是个好管家，则可获社会允许或要求将土地照顾权传给下一代，下一代又可再传给更下一代。然而，任何时候，当后代未能把土地照顾好，就不再有这管家的资格。

尼：哇！如果这是这里的指导原则，则世界上一半的产业界都得放掉他们的财产！

神：而全球的生态体系也会在一夜之间有重大改善。

你知道，在高度演化的文化中，绝不会允许你们所谓的“公司”为了利益而破坏土地，因为明明很清楚可以看出，那拥有公司或为公司工作的人，都会因土

地的破坏而生活品质大受损害，无法复原。那么，利益何在？

尼：不过，损害是多年以后才会感受到的，利益却眼前可见。所以这可以叫做**短期利益（长期损失）**。但是，如果你自己经历不到这种长期损失，有谁会不在乎它呢？

神：高度演化生物在乎。但由于如此，他们的寿命也长得多。

尼：长多少？

神：长了许多倍。在某些高生物社会，生物是永远活下去的——或在躯体里要活多久就活多久。因此，在高生物社会中，个体生命一般都会经历到自己所作所为的长期后果。

尼：他们怎么能让自已活那么久？

神：当然他们从来就不是不活的，正象你们一样。但我知道你说的意思。你是说他们在“躯体里”。

尼：没错。他们怎么能让自己在躯体里待那么久？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

神：第一，他们不污染空气、水和土地。他们不把化学物品放进土壤，所以那靠土壤维生的植物与动物也不会中毒，吃植物与动物的人也不会。

事实上，高生物绝不会用化学品去污染土地与植物，让植物吸收了化学品再让动物吃，自己再去吃吸收了化学品的植物与动物。高生物看得清清楚楚，这是自杀。

因此，高生物不会象人类这样污染环境、空气和自己的身体，你们的身体是奇妙伟大的创作，原意比你们所允许它们的要“耐用”无限久远。

高生物的心理行为也跟你们不同，更使他们长寿。

尼：比如？

神：高生物从不忧虑——甚至也不了解人类的“忧虑”或“压力”是什么意思。高生物也不会“愤怒”“怀恨”“嫉妒”或“恐慌”。因此，高生物就不会在身体里制造腐蚀和破坏身体的化学反应。高生物会认为这是“自残”。他们不会这样做，正如他们不会去残食其它的躯体。

尼：高生物怎么做到的？人类能这样控制情绪吗？

神：第一，高生物明白所有事物都是完美的，宇宙自有其运作的历程，他们唯一须做的，就是不去干扰。所以，高生物从不忧虑，因为他们懂得这历程。

你的第二个问题，答案是：人类可以这样控制。只不过，有些人不相信自己有此能力，又有些人没有选择去展用它。有少数人做着这方面的努力，因而会长寿许多——这是说，如果化学品和空中的毒气没有杀死他们，又如果他们没有

自愿用其他方式毒死自己的话。

尼：等等。我们“自愿毒死自己”？

神：你们有些人是这样没错。

尼：怎么毒？

神：我说过，你们吃毒品。你们有些人喝毒品。你们有些人吸毒品。
高度演化的生物会觉得这种事情不可思议。他无法想象你们怎么可能明知故犯的把对身体不好的东西纳入身体里边。

尼：哦，原因是，我们觉得吃、喝、吸某些东西满享受的。

神：高生物却发现在**躯体内**的生活是享受的；她无法想象既然预先知道某些事情会减少寿命，终止寿命，或使身体痛苦，怎么还会去做。

尼：我们有些人并不相信吃许多红肉、喝酒或吸植物烟，会减少或终止寿命，或让身体痛苦。

神：那就表示你们的观察能力颇为鲁钝。需要敏锐化。高生物会建议你们环顾四周。

尼：嗯，没错……宇宙中高度演化的社会还有其他什么特质？

神：没有羞耻。

尼：没有羞耻？

神：也没有“罪疚”这种东西。

尼：那么，当一个人证明自己是土地的“坏管家”时，那又是什么呢？你不是说别人会把土地拿走吗？这不表示他受到审判，被认为有罪？

神：不是。那表示他被观察到不能把土地照顾好。
在高度演化的文化中，生物从来不会被要求去做他们没有能力去做的事。

尼：假如他们仍然**想要**做呢？

神：他们不会“想要”做。

尼：为什么？

神：既然证明了没有这个能力，就消除了他们这个愿望。他们了解，既然他

他们没有能力去做某件事，却硬要去做，就可能伤害到**他人**。这种事是他们永远不会想去做的。因为，伤害他人就是伤害**自己**。这一点他们**很清楚**。

尼：所以，还是“自我保护”在驱使。这跟我们地球上没什么不同。

神：当然！唯一不同的是，“自我”的定义不同。人类把“自己”（自我）定义得非常窄。你们说的是**你自己、你的家人、你的社区**。高生物对自己的定义却很不一样。她说的是**自己、家人、社区**。

尼：就好像唯有一个。

神：**正是**只有一个。这是关键所在。

尼：我明白了。

神：因此，在高度演化的文化中，一个生物如果证明了它**没有能力**养育幼儿，它就不会坚持去养育。

这就是为什么在高度演化的文化中，孩子不会去养育孩子。幼儿是交由长者养育的。这并不意味着孩子被迫离开亲生父母，丢给完全陌生的人去养育。不是。

在这些文化中，年长者跟年轻人生活得很密切。他们并没有被推开去过他们自己的日子。他们并没有被忽视，任凭他们自己去计划自己晚年的命运。年长者受到尊敬，善待，是充满爱心而活跃的、社区的一部分。

当幼儿诞生，年长者已深植于社区和家庭的核心，准备好了；他们对幼儿的养育是理所当然的，正如你们现在社会中认为由父母带养理所当然。

不同的是，幼儿虽然始终知道谁是“父母”——在他们的用语中跟“父母”最相近的，则是“生命的给予者”——他们的生活基本知识却不需从父母学习；因为父母**也还在学习生活的基本知识**。

在高生物社会，学习历程是由长者规划和监理的，儿童的住宿、饮食与照顾，也是如此。儿童的成长环境充满了智慧与爱，有非常非常大的耐心，有非常非常深的了解。

给予儿童生命的年轻人则通常在外，去迎接年轻的生命所面对的挑战，去体会年轻生命的欢乐。他们愿意跟幼儿在一起多久就多久；他们也可以跟孩子一同住在**长者之居**，跟孩子生活在一个“家”的环境中，被孩子认为是家庭的份子。

那是一种非常整体的、合而为一的体验，担负照顾孩子之责的是长者。这是荣誉，因为整个物种的未来交在长者的手上。在高生物的社会中，大家都明白，要年轻人负起这么重大的责任是过分的。

这种情况我以前说过——我曾说，你们星球上如何养育后代，该如何改变。

尼：是。谢谢你再加解释，再度说明如何运作。那么，回过头来说：高生物不论做了什么事，也不会觉得羞耻或罪恶？

神：不会。因为罪恶与羞耻感是外加的。当然，外加的东西可以被内化，但它原本却是外加的。**这从来就是外加的**。神圣的生物（一切生物都是神圣的）**从来就不会认为它自己或自己所做的任何事情是“羞耻”或“罪恶”的**——

直到它自己之外的某人给它贴上这样的标签。

在你们的社会中，婴儿会因为它的“洗澡习惯”而觉得害羞吗？当然不会。一直要等你们告诉他，他才会。儿童会因玩性器而有“罪恶”感吗？当然不会。一直要等到你们告诉他，他才会。

一个文化的演化程度会从它标示“羞耻”与“罪恶”的程度显示出来。

尼：没有任何行为可以称为可耻？不管人做了什么，他都不会有罪？

神：我已说过，没有对与错这种东西。

尼：有些人还是不能了解这一点。

神：要了解这里所说的，必须把这套对话录**整体**阅读。断章取义，会不得其解。前面所说的智慧，第一部和第二部都做过详细的解释。你在这里问的是宇宙中高度演化的文化，他们已都领悟了这一种智慧。

尼：好得很。这些文化还有什么地方与我们不同？

神：很多地方。他们不竞争。

他们明白，一个人失败，就人人失败。因此，他们不办任何“比赛”；因为他们不会教育孩子（或鼓励大人）有人“赢”有人“输”竟然是娱乐。

再者，我已说过，他们分享一切。当任何人有所需的时候，他们不会仅仅由于资源短缺而囤积或据为己有。相反，这正是他们**要分享的原因**。

在你们的社会中，当物品短缺的时候，你们即使分与他人也会提高代价。用这种方式，你们确保即使将你们所“拥有”的东西分与他人，你们也可以因此“致富”。

高度演化的社会也因分享而致富。但他们跟你们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对“致富”的定义。高生物觉得跟他人免费分享一切就是“致富”，无需“获利”；事实上，他们认为那分享感就是“获利”。

在你们的文化中有数种指导原则，造成了你们的行为。我以前说过，最基本之一是：**适者生存**。

这可以称为你们的**第二指导原则**。你们社会所创造的一切都以它为基础。经济、政治、宗教、教育、社会结构。

然而，在高度演化的生物看来，这原则的本身却是矛盾的。它是自相冲突的。因为高生物的**第一指导原则，是我们全是一个**，因而除非“我们全部”都适应，“个人”就不可能“适应”。因此，“适者生存”是不可能的；不然就是“唯一”可能的事。因为，只有当所有的都适应，那“适者”才“适应”。

你明白吗？

尼：明白。我们称这为共产主义。

神：在你们的星球上，任何不让你们以他人为代价而获利的制度，你们立刻弃之如敝屣。

一个政治或经济体系，如果想要将“所有的人”的资源创造出来的福利均分

给“所有的人”，你们就说这种体系违背自然秩序。然而在高度演化的文化中，自然秩序**就是均分**。

尼：即使什么都不做的人？即使对大众福利没有任何贡献的人？甚至邪恶的人？

神：活着就是大众福利。如果你活着，你就对大众福利有贡献。要一个精神体住在肉体中，是非常艰困的事。就某种意义来说，这是一种重大牺牲。然而，为了那**万有**能够以经验的方式认识**它自己**，为了在下一个最伟大的意象之最恢宏的版本中，重新创造**它自己**，这牺牲却是必须的，甚至是让人享受的。

务须明白我们为什么到这里来。

尼：我们？

神：那组合成集体的灵魂们。

尼：你让我迷糊了。

神：我已经解释过，只有一个**灵魂**，一个**存在**，一个**本体**。你们有些人称为“神”。这**唯一本体**将它自身“个体化”为**宇宙的一切**——换言之，一切**万有**。这包括一切有情生命，或你们所称为的灵魂。

尼：所以，凡“存在”的灵魂都是“神”？

神：一切现在存在、过去存在与未来存在的灵魂都是。

尼：所以，神是一个“集体”。

神：这是我选用的字，因为在你们的语文中，它是最接近真相的。

尼：不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单体，而是一个集合体？

神：并不必须是其一而不是其二。“跳出窠臼”来想想！

尼：神两者都是？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单体，又是各个部分合成的集体？

神：说得好！好得很！

尼：这集合体为什么来到地球上？

神：为了以物质性或肉体性来表现它自己。以它自己的经验来认知它自己。为了做为神。这在第一部中我已详细解释过。

尼：你创造我们做为你？

神：其实，是**我们**创造。这就是你们**何以**被创造。

尼：人类是被一个集体创造的？

神：你们的《圣经》上写道：“**让我们以我们的形象**创造人，依**我们的样子**。”——后来的译文把它改了。

生命是历程，神借此历程创造**它自己**，又体验这创造。这创造的历程恒在进行中。一切“时间”中都在发生。相对性和物质性是神用以运作的两种工具。神是纯粹的“能”（你们称为精神或灵）。这本体（本质）就是**圣灵**。

“能”借由一个历程变为物质，灵则进入肉体内或肉体化。这样做是靠“能”名符其实的将自己放慢下来——改变它的摆动，或你们所说的振动。

那“本是一切”者以各个部分这样做。也就是全体的各个部分。灵的这些个体化单元，就是你们称为灵魂的。

事实上，唯有一个**灵魂**，不断的重新型塑**它自己**。这可以叫做**再造**（The Reformation）。你们统统是在**造形中的众神**（Gods In Formation）——**神的讯息**（God's information!）

这就是你们的贡献！本身就完满具足。

简单的说，你们采取肉体形象，**这本身就已足够**。我不要更多，不需更多。你们已经对大众福利做了贡献。你们使那唯一的**公共元素**（The One Common Element）得以体验那好，那善，那益（good），就连你们自己也曾这样写：神创造了天与地，地上走的兽，空中的鸟，海中的鱼，而**那是非常好的**。

但在经验上，“好”或“善”不可能没有它的对立面而存在。因此，你们也创造了恶，而这是善的后退运动，或反向运动。这是生命的反面——所以你们创造了你们称为死亡的东西。

然而，在最终的实相中，死亡是不存在的，仅仅是个编造品，是发明，是个想象出来的经验，好让你们更珍惜生命。因此，“恶”（evil）是由“活”（live）反方向拼出！你们在语文上是何等聪明啊！你们在其中隐藏着甚至连自己都不知道的智慧。

当你们了解了这整个宇宙观，你们就能领会这伟大的真理。那时，你们再把肉体生活的必需品与资源分享时，就不会要求回报。

尼：说得很美。但是，仍旧会有人管它叫共产主义。

神：如果他们愿意这样说，就让他们这样说吧。不过，我仍然要告诉你们：除非你们这**共同生活**的生物，懂得了什么叫**共同生活**，否则你们就不可能体验到**神圣交流**（Holy Communion，圣餐），不可能认识**我是谁**。

宇宙中高度演化的文化深深了解我这里解释的情况。在那样的文化中，不可能不分享。也不可能在必需品短缺时“涨价”，以图“暴利”。只有最原始的社会才会做这样的事。只有最原始的生物才会把共同需求的短缺视为牟利的机会。高生物的体系不是由“供需”原则在推动。

但供需原则却被人类称作是提升生活品质与公益的体制之一部分。可是，从高度演化的生物视野看来，你们的体制却**违背**了公益，因为它不允许**那有益**的事物被**公共**享用。

高度演化的文化另一个特妙的特征是，在他们的语言或文字中，或在他们任何传递讯息的方式中，都没有“你的”和“我的”这种概念。在他们的用语中，私人所有格是不存在的，因此，当他们提到世间物时，就只能用冠词来形容。例如“我的汽车”，他们只能说成“目前的车”。“我的伴侣”或“我的孩子”就会变成“目前的伴侣”或“目前的孩子”。

“目前”，或“面前”，就是最接近你们所称为的“所有权”、“占有权”的用语。

“在……面前”的（in the presence of）就变成了礼物。这是生命的真正“礼物”（presents）。

因此，在高度演化的社会中，人甚至不会说“我的生命”，而只说“这面前的生命”。

这类似于你们所说“在神的面前”。

当你们在神的面前（任何时候当你们在彼此面前，就是在神的面前），你们永远不会想要把那属于神的不给神——而神又正是一切万有的任何部分。你们会把那属于神的一切，自然的、平均的分给神，而任何部分都是神。

在高度演化的文化中，整个的社会、政治、经济与宗教结构，都是建立在这种精神领悟上。这是总括一切生命的宇宙观。你们在地球上之所以创造出这么不和谐的状态，只是因为你们未能觉察与遵从这宇宙观，未能领会它，未能生活于其中。

19 把每一个人都看作是自己

尼：其他星球上的生物在体形上是什么样子？

神：不胜枚举。物种的繁多就和你们星球上一样。其实，比你们的还多。

尼：有没有跟我们很相象的？

神：当然有。有些看起来和你们一模一样——只是小有不同。

尼：他们怎么生活？吃什么？衣服穿成什么样子？怎么互相沟通？我想要知道 E. T. 的一切。说啦，通通说出来！

神：我了解你的好奇心，可是这几本书不是为了要满足你们的好奇。这番对话的目的是要把讯息带到你们世界上。

尼：我只再问几个问题。这不只是出于好奇，而是我们可以从这里学到一些事。或说得更正确些，可以回忆起一些事情。

神：这真的是更为正确。因为你们没有需要学习的；你们唯一需要的，是回忆起你们真正是谁。

尼：在第一部中你已经把这一点说得非常清楚了。其他星球上的生物记得**他们是谁**吗？

神：如你可以料到的，其他各处的生物演化阶段各不相同。但在你称为高度演化的文化中，那里的生物已经记得**他们是谁**了。

尼：他们怎么生活？工作？旅行？沟通？

神：高度演化的社会是没有你们文化中所说的旅行的。那里科技非常先进，不需再用石化燃料推动巨大的载人机器里的引擎。

除了物质科技的先进外，对于心的了解，对于肉体天性的了解，也十分先进。由于这两方面的先进，高生物便可以照自己的意愿把身体分解和再组合，这使得大部分高度演化文化中的生物能够在“任何时候”，想身在“何处”就身在何处。

尼：包括横越宇宙许多光年？

神：没错。大部分情况是如此。横渡银河的“长距离旅行”，做起来如象石片在水面上漂过。他们不是要“通过”母体（The Matrix）——也就是宇宙——而是在上面滑过去。用你们的语言来形容这样的物理情况，这是最接近的说法。

至于你们社会中所说的“工作”，在大部分高生物文化中，是没有这种概念的。任务的达成，活动的进行，纯粹是依各生物爱做什么，并视之为他自己的最高表白而定。

尼：这真是太棒了。那么，下贱的工作怎么做？

神：“下贱的工作”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你们社会中视为“下贱”的工作，在高度演化的世界中往往是最受尊敬的。为了社会的存在与运作而“必须”做的日常“工作”报酬最高，荣誉最高，因为是服务**全体**。我在这里把“工作”二字加上引号，是因为在高生物社会中根本不把它视为“工作”，而是最高形式的自我实现。

人类在表白自己——你们称为“工作”——的方面所创造的观念与经验，在高生物的文化中，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单调乏味的工作”“超时”“压力”和你们自己创造的这类经验，是高度演化的生物不会选择的；不说别的，他们是不会想要“名列前茅”“出人头地”或“功成名就”的。

你们所说的“成功”，在高生物而言，没这回事，这正是因为他们也没有“失败”这回事。

尼：那他们怎么会有成就感？

神：他们的成就感和你们不一样。你们是透过一套煞费思量的价值体系来促成的：“竞争”，“输”与“赢”。这是你们大部分社会和活动的情况。甚至学校——尤其是学校——也是如此。高生物的成就感则是来自深深了解什么事情对社会真正有价值，并真正珍惜。

在高生物而言，成就的定义是：“做带来价值的事”，而非“做带来名利的事”。

——不论有没有价值”。

尼：那么，高生物是有“价值体系”的了！

神：噢，当然。可是和你们讲的很不一样。高生物认为对一切都有有益处的事是有价值的。

尼：我们也是这样啊！

神：没错，但你们给“益处”的定义却大大不同。你们认为把一个小球投给一个拿棒子的人很有益处，或在大银幕上脱衣服很有益处——那益处比带领你们的后代走向最高的真理，或为社会提供精神食粮更大。所以，你们对球员、电影明星的推崇要比对老师及教士更高，报酬也更高。在这些方面，你们事事倒退——和你们说你们的社会所要走的方向背道而驰。

你们的观察能力不够敏锐。高生物总是看出“什么是什么”，去做那“有效”的事。人类却常常不是这样。

高生物推崇老师与教士，并非因为那“在道德上是对的”，而是因为对他们所选择的社会而言，那“有效”。

尼：不过，既然他们有“价值体系”，他们就一定会有“有”的人和“没有”的人。所以，在高生物社会中，有钱有名的人是老师，球员则是穷人。

神：在高生物社会中，**没有**“没有”的人。没有一个人陷于你们人类允许人类所陷入的穷困境地。没有人死于饥饿——象你们星球上每小时死四百个儿童，每天死三万人那样。也没有你们工作文化中那种“暗中绝望”的生活。

没有。高生物社会中没有“贫困”这回事。

尼：他们怎么避免的？怎么避免？

神：靠实行两个基本原则——

我们都是**一个**（We are all One）。

一切都够用。（There's enough）。

高生物有“一切皆够”的觉知；他们的意识也足以创造出这种情况。由于他们意识到一切都互相关连，因此，在高生物的星球上，自然资源都不会被浪费或破坏。这又使得人人都丰饶——因此，“一切都够用”。

人类的不足感——“不够”的意识——是一切忧虑、压力、竞争、嫉妒、愤怒、冲突的根源；最后则导致屠杀。

再加上你们坚信万物分立而非一体，于是你们生活中百分之九十的不幸就如此产生，历史上百分之九十的悲剧也是由此产生，目前想使大家的生活改善却无能为力，百分之九十也是出自这个原因。

如果你们把意识中的这两个因素改变，则一切都会改变。

尼：怎么改？我想改，但我不知道**怎么**改。给我工具，不要空口说白话。

神：好。这合理。工具来了。

要“做得象”（act as if）。

做得象你们全是一**体**。明天你就开始这样做。把每个人都看作是“你”，只不过正在度难关。把每个人都看作是你，只不过缺一个公平机会。把每个人都看作是“你”，只不过经验不同。

试试看。明天到处走走，试试看。用新的眼光看每个人。

然后，做得象“什么都够用”。做得象你有“足够”的钱，“足够”的“爱”，“足够”的时间——那你又会怎么做呢？你会更公开、更自由、更平均的分享吗？

尼：这倒有趣。因为这正是我们对待自然资源的态度，而生态学家却为此批评我们。我是说，我们做得象“一切都足够”。

神：真正有趣的是，你们做得就象那于你们**有益**的东西**样样不足**，因此你们把这类供应品看得很紧——甚至常常囤积。然而，对于环境、自然资源和生态，你们却采取玩弄的态度。因此，唯一合理的假设是你们并不认为环境、自然资源与生态对你们有益。

尼：或我们“做得象”**什么都足够**似的。

神：不是。如果真的这样，你们就会把这些资源更平均的分享。然而现在是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用去了五分之四的世界资源。而你们没有显示任何迹象要改变这种分配。

你们把世界资源浪费在少数特权者的身上，是极为不智的；假如你们停止这种行径，则世界资源确实足以供应每个人。如果人人都明智的运用资源，你们就不至于让少数人这般不明智的运用得那么多。

使用（use）资源，但不要滥用（abuse）。这就是所有的生态学者所说的话。

尼：噢，我又开始丧气了。你老是让我觉得丧气。

神：你真奇怪，你知道吗？你孤单的在路上开车，迷途了，不知道怎么走向你想去的地方。然后有人来了，**告诉你方向**。“我知道了！”这时你应该好高兴，不是吗？不是，你却丧气。

实在令人惊讶。

尼：我丧气是因为**我不认为我们会采取这个方向**。我甚至不认为我们想要。我认为我们会直冲墙壁。这个让我丧气。

神：你没有运用你的观察力。我看到上千上万的人在读这本书时欣欢雀跃。我看到数以百万计的人承认了这里简单的真理。我看到你们地球上正强烈的兴起一股改变的力量。许多的思想体系都被抛掉了。原先统驭你们自己的许多方式已遭唾弃。经济政策已在修改。精神真理已在被你们重新检定。

你们人类正在**觉醒中**。

你们不需要把这书中的一些提醒与观察视为沮丧之源。当你们承认它是**事实真相**时，它可以成为你们极大的鼓舞力量，让它成为驱动你们改革的引擎中的**燃料**。

你是改革催化剂。在人类创造生活和体验生活的历程中，你是那可以让它**有所不同**的人之一。

尼：怎么做？我可以做什么？

神：让你自己**是那不同，是那改革**。把那“我们都是一体”和“一切够用”的意识**体现在你身上**。

改变你自己，改变世界。

你把这书和**与神对话**的全部资料都给予了你**自己**，以便你可以再度记起如何去过高度演化了的生物的生活。

尼：我们以前曾经这样生活过，是吗？你曾经说，我们以前这样生活过。

神：是的。在你们所说的古代和古文明中。我在此处所描绘的生活，大部分是你们人类曾经经历过的。

尼：好吧。现在我有某一部分**更为丧气**了！你是说，我们曾经到达过那种地步，然后又完全失掉？那么，这种“兜着圈子转”究竟有什么意义？

神：演化！**演化并不是直线进行的！**

你们现在有机会再创造你们古代文明的最佳经验，而避开它最坏的部分。你们这次可以不必让你们个人的自我与先进的科技把社会毁灭。你们可以采用不同的做法。**你们可以缔造不同**。

如果你们允许自己这样做，这可以使你们奋发。

尼：好。我懂了。当我允许自己这样想，我**确实**感到奋发！我会**缔造不同**！请多告诉我一些事情。我想尽可能记得我们古代先进文明是什么样子，而今日的高度演化生物又是什么样子。他们怎么生活？

神：他们群居度日，或用你们地球上的说法，生活在社群中。但他们大部分已舍弃你们所谓的“城市”或“国家”这种结构。

尼：为什么？

神：因为“城市”已经变得过大，不再能符合群居的需求，却反而违反。城市造成的不是社群生活，而是“拥挤的个体”。

尼：我们星球上也是一样！在小镇和村庄里——甚至在开阔的城郊——反而比大城里更让人有群体感。

神：没错，不过，在我们目前讨论的其他星球和你们的世界之间，有一个不同。

尼：什么？

神：其他星球上的居民已经学会了这一点。他们更确实的观察到“什么更有效”。

尼：我们呢，却继续创造更大更大的城市——即使我们明明看得出，这些大城在破坏我们的生活。

神：没错。

尼：我们甚至还因排名而**自得**！如果我们的城市从世界第十二大城**晋升**到第十大城，则人人好象认为值得庆贺！商务部还真的以此来做**广告**呢！

神：把退步认为是进步，正是原始社会的特点。

尼：这话你以前说过。这又让我丧气起来！

神：你们已有越来越多的人不走这条路。你们有越来越多的人在重新创造小型“有意的”（intended）社区了。

尼：那么，你认为我们应该放弃我们的百万大城而重返小镇和乡村吗？

神：我没有好恶，我只在做观察。

尼：你始终都这样。那么，依你的观察，尽管我们明明看出大城对我们没有好处，却为什么一再迁往越来越大的城市呢？

神：因为你们有许多人并没有看出这对你们不好。你们以为聚集在大城中可以**解决问题**，但实际上却只能制造问题。

没错，大城中**有服务，有工作，有娱乐**，都是小镇或乡村不能提供的。你们的错误却在于认为这些事情有价值，而事实上，它们却对你们有损害。

尼：啊！你终究对这件事**有了观点**！你露出了马脚！你说我们犯了“错误”。

神：如果你们想去台南——

尼：又来了——

神：嗯；如果你非要把观察说成是“审判”，把事实的陈述说成是“好恶”不成的话。我知道你一直在想使沟通和觉知更为精确，所以我必得常常提醒你。如果你想去台南，却明明在开向台北，当你问路，而路人告诉你走“错”了，

你会认为路人是有“好恶”吗？

尼：我猜不会。

神：你猜？

尼：好吧。不会。

神：那么，那路人做的是什

尼：他只是在说“什么是什”，只在指明我们的路。

神：好得很。你懂了。

尼：这一点你以前说过；不只一次。为什么我一再想要认为你有好恶，会审判？

神：因为这就是你们的神话所供养的神，而你只要有机会就会把我套进那种神话中。再者，如果我有好恶，你们做起事来就容易得多。你们就不用自己去伤脑筋自求结论。你们只要照我说的去做就好了。

当然，你们却无法知道什么是我所说的，因为你们不相信这两千年来我说过任何话，因此，你们别无选择，只得依靠那些自称传授我当年真在传授的教诲的人所说的话。可是，即使这样仍旧大有问题，因为老师与教诲多如牛毛，人人不同，你们如何辨其真伪？结果，你们还是得自求结论。

尼：人类有没有路可以从这迷宫、从这悲惨的循环中走出？我们会“走对”吗？

神：有“出去的路”，你们会“走对”。你们必须做的只是增加观察的技巧。你们最好是能看出什么对你们有用。这就叫“演化”。事实上，你们不可能“不走对”。你们不可能失败。只是迟早的问题，不是会不会的问题。

尼：但在这个星球上来说，我们是否已经时间不多了？

神：噢，如果你们以此为参数——如果你们想在这个星球上“走对”，想在这个星球仍然支持你们的时候——则没错，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最好是加紧脚步。

尼：我们要怎么样加紧脚步？请帮助我们！

神：我在帮助你们。这对话三部曲不就是吗？

尼：好啊；可是请给我们更多一些帮助。你刚刚提过一点其他星球上高度演化生物的事，你说他们放弃了“国家”或“民族”的概念。为什么？

神：因为他们看出，象你们所谓的“民族主义”概念会违背他们的**首要指导原则：我们都是一体**。

尼：可是，民族主义却支持我们的**第二指导原则：适者生存**。

神：正是。

你们把自己分成许多民族和国家，为的是生存和安全——造成的结果却完全相反。

高度演化的生物拒绝结成民族和国家。他们相信只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你们甚至可以说，他们是“在神之下，形成一国”。〔译注：此句原出于美国独立宣言。〕

尼：啊，说得好。〔译注：作者指神前面的引用很巧妙。〕但他们有“全民共享的自由与正义”吗？

神：你们呢？

尼：问得好！

神：重点是，所有的物种都在演化。观察什么对你们有用，并依此调整行为，其目的就在演化。演化似乎是单方向进行的，离另一个方向越来越远。它一直走向合一，而远离分离。

这并不令人惊奇，因为合一就是**终极实相**，“演化”与“走向真理”是同一件事，只是名称有别。

尼：我也注意到“观察什么对你们有用，并依此调整行为”听起来有点象“适者生存”——我们的**指导原则之一**！

神：很象，不是吗？

所以，现在已是时候让我们“观察”一下这个事实：“适者生存”（也就是物种的演化）并没有达成，反而是整个物种面临灾难——实际上是被自己所毁灭——为什么呢？因为把“过程”称做了“原则”。

尼：噢，你把我搞糊涂了。

神：**过程**叫做“演化”。**指导**这过程的“原则”是那指导你们演化过程的东西。

你没错。演化是“适者生存”。这是**那过程**，但不要把“过程”跟“原则”混为一谈。

若说“演化”跟“适者生存”是同义词，而你们又宣称“适者生存”为**指导原则**，那你们就是在说“演化的指导原则是**演化**”。

然而，这是不知道自己**能控制自己之演化过程**的物种所说的话。这是将自己降格为自己演化之观察者的物种所说的话。因为大部分人都认为“演化”是漠

然“进行”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他们可以依照某些**原则**来**指导**的过程。

因此，这物种就声称“我们依照……呃，**演化原则……演化**”。却没有说出那**原则是什么**。因为他们把过程和原则搞混了。

然而，这物种在清楚了演化是过程，是它可以**控制**的过程时，它就不会把“过程”跟“原则”相混，而会有意识的**选择**一个原则，用来**指导演化过程**。

这叫做**有意识的演化**。你们这物种才刚刚到达这个地步。

尼：喔，何等令人难以置信的真知灼见！**这就是你**为什么给芭芭拉·马克斯·胡巴德那本书！我说过，她真的就管那本书叫《有意识的演化》(Conscious Evolution)。

神：当然。是我告诉她的。

尼：啊，妙不可言！那么……我还想再谈 E.T.这些高度演化的生物，既然不结成民族和国家，又怎么组织自己呢？怎么管理、统治自己呢？

神：他们不把“演化”当作他们的**首要演化原则**，却基于纯粹的观察而**创造**出一个原则。他们观察到事实上他们都是一体，这就是他们的**首要原则**。他们所设计的政治、社会、经济与精神机制，都是**支持**这首要原则的，而不是**拆**它的台。

尼：“那看起来”究竟是什么样子？比如，政府？

神：当你只有一个你，你怎么管理自己？

尼：什么？

神：当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怎么管理自己的行为？谁管理你的行为？除了你自己之外还有谁？

尼：没人。当我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比如，独处孤岛——除了我自己之外，没人管我或控制我的行为。我可以爱怎么吃就怎么吃，爱怎么穿就怎么穿。也许我根本不穿衣服。我什么时候饿了就什么时候吃，什么好吃，什么有益健康就吃什么。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有些是我活下去必须做的事。

神：嗯，你心里还是什么智慧都有。我已经告诉过你，你没有什么要学的，只要回忆起来就好。

尼：这是先进文明中的情况？他们光着屁股到处跑、吃草莓、挖独木舟？这满象野蛮人的！

神：你认为谁比较快乐——谁比较接近神？

尼：这我们以前谈过了。

神：没错。我们谈过了。原始文化的特征是，以为单纯就是野蛮；以为复杂就是先进。

有趣的是，那些高度先进的人看法正好相反。

尼：然而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演化——都是越来越走向复杂。

神：就某种意义而言，确实如此。不过，这里我们又见到最大的**神圣二分法**：

至极复杂即是至极单纯。

一个体系越是“复杂”，设计就越为单纯。事实上，其单纯又是极优美的。

大师明了这一点。这就是何以高度演化的生物活得至为单纯。这也是何以高度演化的体系至为单纯。高度演化的行政体系、教育体系、经济或宗教体系，都是至为优美的单纯。

比如，高度演化的行政体系就是**完全不管**，只有**自治**。

尼：就如参与者只有一人，就如受影响者只有一人。

神：正是。

尼：这正是高度演化的文化所了解的。

神：正是。

尼：我现在开始拼凑得起来了。

神：很好。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尼：你要走了？

神：这本书已经很长了。

20 保密成了你们的社交密码

尼：等一等！等一下！你不能现在就走！我还有几个关于 E. T. 的问题。他们会不会有一天出现在地球上来“拯救”我们？他们会不会带给我们新科技，来控制地球的地轴、净化我们的大气、驾驭太阳能、调整气候、治疗一切疾病，使我们在自己小小的涅槃中得到更好的生活品质？拯救我们免于疯狂？

神：你们不会想要此事发生的。“高生物”明白这一点。他们知道这样的干预只会让你们屈服于**他们**，视他们为你们的众神，来替代你们现在所屈服的众神。

实况是，你们**谁也不屈服**，而这才是高度先进文化中的生物想要教你们明

白的事。因此，如果他们要跟你们分享科技，他们在方式上与速度上都会非常小心，让你们得以认出你们**自己的**能力与潜能，而非别人的。

同样，如果高生物要跟你们分享某些教诲，他们也会在方式与速度上非常小心，让你们得以看到更大的真理，更真的实相，看出你们**自己的**能力与潜能，而**不要**把老师当成众神。

尼：太迟了。我们已经做了这种事。

神：没错。我注意到了。

尼：这使我们想到我们最伟大的老师之一，名叫耶稣的人。即使那些**不**把他当做神的人，也承认他教诲的伟大。

神：但他的教诲已被严重扭曲。

尼：耶稣是——高度演化了的生物吗？

神：你认为他是否高度演化了的？

尼：是。佛陀也是，主、克里希那也是，摩西也是，巴巴吉、赛巴巴和波罗摩汉梭·瑜伽难陀都是。

神：没错。还有许多你没有提到的。

尼：嗯，在第二部中你曾“暗示”到耶稣和这些其他的老师可能来自“外太空”，他们可能是此地的访客，跟我们分享高度演化生物的教诲与智慧。现在，把另一只鞋也是脱了吧。耶稣是“宇宙人”(Spaceman)吗？

神：你们全都是“宇宙人”。

尼：这是什么意思？

神：你们并不是你们称作家乡的这个星球上的原住民。

尼：我们不是？

神：不是。你们是由基因缔造；而缔造你们的基因则是有意**放置**在你们星球上的。它并不是凑巧“出现”在那里。形成你们生命的诸种元素，并非由于**生物学上的运气**而组合起来的。其中有计划。有某种大得多的事情在进行。你们会以为造成你们生命的亿万零一个生化反应，是偶然发生在你们星球上的吗？你们真的认为随机事件的偶然串连，只靠机会就能得到这皆大欢喜的结果？

尼：当然不。我相信一定是有计划。神的计划。

神：很好。你是对的。那是我的想法，我的计划，我的历程。

尼：那么——你是在说你是“宇宙人”？

神：当你们在想象中以为在与我说话时，传统上是向哪里望？

尼：向上。我们向上望。

神：为什么不向下？

尼：我不知道。人人都向上望——向“天国”。

神：我从那里来？

尼：我猜——是的。

神：这使我变成宇宙人了吗？

尼：我不知道。是吗？

神：如果我是宇宙人，会使我不大象神吗？

尼：以我们大部分人对你的想法来说，我想不会。

神：而如果我是神，会使我不大象宇宙人吗？

尼：我猜，这得全靠我们的定义而定。

神：而如果我根本不是“人”呢？如果我是宇宙中的力，是“能”呢？是宇宙呢？是一切万有呢？如果我是那集体呢？

尼：嗯，事实上，这是你说过的。在这部对话中，你曾这样说过。

神：是，我真的说过。你相信吗？

尼：我认为我相信。至少就神为一切万有这层意义而言，我是相信的。

神：好，现在，你认为有你们所称为的“宇宙人”这样的东西吗？

尼：你是指由外太空而来的生物？

神：对。

尼：是，我相信有。我认为我一向就相信；而现在，由于你告诉了我确实

有，所以我确实更相信了。

神：这些“来自外太空的生物”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吗？

尼：是；当然。

神：如果我即一切万有，则这使我成了宇宙人吗？

尼：嗯，是的……不过，由这个定义来说，你也是我。

神：宾果！

尼：谢谢。不过你跳开了我的问题。我问你耶稣是否是宇宙人。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他是来自外太空的生物？还是生在这个地球上的？

神：你的问题又落到“非此即彼”的模式中了。跳出窠臼想一想。把“非此即彼”抛开，而用“既是这样，又是那样”。

尼：你是说，耶稣生在这个地球上，却——姑且这么说——有“宇宙人血缘”？

神：耶稣的父亲是谁？

尼：约瑟。

神：没错，但据说是谁使他成胎？

尼：有些人认为这是无玷受孕。他们说，童贞玛利亚受大天使之访。耶稣是由“圣灵受孕，童贞玛利亚生产”。

神：你相信这些吗？

尼：我不晓得要相信哪些。

神：好。如果玛利亚受大天使造访，你认为大天使来自何处？

尼：来自天国。

神：你说“来自众天国”？

尼：我说“来自天国”。来自另一个界域。来自神。

神：我明白了。我们刚刚不是同意神是宇宙人吗？

尼：不完全是。我们同意神是一切，而由于宇宙人是“一切”的一部分，所以神是宇宙人；这意思跟神是我们每一个人一样。神是一切。神是那集体。

神：好的。那么，这位造访玛利亚的大天使是来自另一界域。来自天国。

尼：对。

神：一个深深在你自己之内的界域，因为天国在你们心中。

尼：我没有这样说。

神：好，那么，是宇宙中内在空间之内的一个界域。

尼：不，我也不会这么说，因为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神：那么，来自何处？外太空的一个界域？

（暂停颇久。）

尼：你现在是在玩弄文字。

神：我在尽力而为。我在运用文字，以求尽可能表述一些事情；而你们的文字有着可怕的局限，我要讲的事情又无法用你们的语言形容，也无法借由你们现在的觉知层次来领会。

我在试图以一种新的方式运用你们语言来为你们开启新的觉知。

尼：好啊。那么，你是在说，耶稣是由来自其他界域的一个高度演化生物受胎，因此，他既是人类，又是高生物？

神：曾有许多高度演化的生物走在你们的星球上——目前依然很多。

尼：你是说有“外人”（aliens）在我们之间？

神：我看得出，你在报纸、电台脱口秀和电视上的工作很帮了你的忙。

尼：你是指——？

神：你可以把什么事都耸动化。我不会把高度演化的生物称为“外人”，我不会把耶稣称为“外人”。

没有任何东西是“外”于神的。地球上没有“外人”。

我们全是一体。如果我们全是一体，则我们个体化出来的个体，便没有一个是“外”于它自己的。

我们个体化出来的某些个体——也就是个人——比其他个体记得的更多。记得的历程（跟神再结合，或再度跟一切合而为一，跟那集体合而为一）就是你们称为演化的历程。你们都是演化中的生物，你们有一些是高度演化了的。也

就是，记得的更多（re-member more），再度成为一体的部分更多。你们知道了你们真正是谁。耶稣知道，并说出来。

尼：好吧，所以我们又在耶稣这码子事上大跳文字舞了。

神：完全不是。我合盘托出吧。那个你们叫做耶稣的人，他的灵体（spirit）不是属于地球的。那灵只是进入一个人类的肉体，允许自己幼儿时学习，成长为大人，自我实现。他不是唯一这样做的。所有的灵体都“不属于这个地球”。所有的灵魂（souls）都从另一个界域而来，进入肉身。然而，并非所有的灵魂都在某一特定的“一生”中自我实现。耶稣却实现了。他是一个高度演化了生物（你们有些人称之为神），而他到你们这里来是有目的的，有使命的。

尼：来拯救我们的灵魂。

神：就一种意义来说，没错，是如此。但并不是拯救你们的灵魂免于永远的惩罚。没有你们所想象的这么一种东西。他的使命是——以前是，现在也是一——使你们知晓和体验你们真正是谁。他的心意是想向你们证明你们可以变成什么样子。更真切的说，是你们是什么样子——只要你们愿意接受就可以。

耶稣想用榜样来引导。这就是为什么他说“我是道路与生命，跟随我”。他并不是要你们成为他的“跟随者”，而是要你们跟随他的榜样，与神合而为一。他说，“我与父是一个，你们是我的兄弟”。他已经无法讲得更明白了。

尼：所以，耶稣不是来自神，而是来自外太空？

神：你的错误在坚持把两者分开。你坚持分别，就象你坚持把人类与神做区分一样。但我告诉你：**没有分别。**

尼：嗯——。好得很。在我们结束之前，你可以告诉我最后几样有关其他世界的事吗？他们穿什么？他们怎么沟通？请不要说这只是出于好奇。我想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事的。

神：好，那就简单的说说。

在高度演化的文化中，生物看不出有什么穿衣服的必要；唯一穿衣服的理由是某些天候情况他们无法控制，或为表示“阶级”及荣誉而做的一些装饰。

高生物会想不通为什么你们在全无必要时把全身都包起来——她也无法理解你们的“羞耻”或“端庄”的观念——也永远无法想象把身体包起来会“比较好看”。对于高生物来说，没有任何方式比赤身裸体更好看了；因此，把某些东西包在身体外面，让它看起来更美、更有吸引力，在他们看来就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他们同样不可解的是，你们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盒子”里——就是你们所说的“建筑”或“房屋”。高生物生活在自然环境里，唯一必须生活在盒子里的时刻，是环境变得不利的时刻，但这种事情极少发生。因为高度演化的文明会创造、控制，并照顾他们的环境。

高生物也了解他们与环境是一体，他们与环境共享的不只是空间，而是共享

着互相依存的关系。高生物无法了解你们为什么会去破坏维持着你们生存的事物，因此唯一的结论就是你们不了解环境在维持着你们的生存，而你们是观察技巧极为有限的生物。

至于沟通，高生物的首要沟通管道是你们所谓的**感觉**（feelings,感情）。高生物敏于觉知自己的和他人的感觉，而绝无意图要去**隐藏**。隐藏自己的情感或感觉，在高生物来说，是自拆台脚的事，因此不可理解。他们不会先隐藏自己的感受，然后又说人家不了解她。

感觉是灵魂的语言，高度演化的生物明白这一点。在高生物的社会中，沟通的目的是为了互相知晓真情实况。因此，高生物无法想象你们人类所说的“说谎”是什么意思。

以“说谎”来取胜，在高生物而言是如此空洞的胜利，以至于他们不会认为那是胜利，而是惊人的失败。

高生物并不是“说”真情实况，而是“是”真情实况。他们的整个生存状态是来自于“什么是什么”和“什么有效”；高生物远在沟通仍在雏形之际就已明白，虚假无效。而这一点，却是你们社会到现在还未学会的。

在你们的星球，社会上的许多事都是建立在保密上。你们有许多人相信，使生活得以进行的是互相“不讲”，而不是互相“讲明白”。因此，保密就变成了你们的社交密码，你们的伦理密码。那真是你们的密码了。

你们并不是人人如此。比如，你们的古代文化就非如此；你们现今的原住民也并非如此。你们目前社会中也有许多人拒绝采取这种行为模式。

然而你们的政治与工商业却是以此密码在操作，你们的许多关系也反映了这种情况。对于大大小小的事说谎已经变得被那么多人接受，以至于你们关于说谎也在说谎。因此，你们发展出关于密码的**密码**。就如那国王根本没穿衣服，人人知道，但没人会说出来。你们甚至装作不是没穿衣服——在这里，你们是自己对自己说谎。

尼：这一点你以前说过。

神：在这对话里，我把重点一说再说，好让你们“领会”。因为你们说你们想把情况加以改变；但只有真正领会，才能改变。

所以我要再说一次：人类文化与高度演化的文化之间的不同，在于高度演化的生物：

一、充分观察。

二、照实沟通。

他们看出“什么有效”，并说“什么是什么”。这一个小小却深沉的改变，将可无以计量的改善你们星球上的生活。

附带说一声，这不是“道德”问题。在高生物社会中，没有“道德命令”；他们会象“说谎”一样觉得那无法理解。那纯粹是什么可以运作、什么有益处的问题。

尼：高生物没有道德？

神：没有你们所以为的那种。某一些人设计出一套价值系统，要高生物个体照着它去生活——这种想法会违背他们对“什么有效”的了解；因为他们认为，

什么行为得当或不得当，每个个体都是唯一和最终的裁决者。

他们的讨论永远都是：对这高生物社会而言，什么行得通——什么有效，并产生对每个人都有益的结果——而不是如人类所说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尼：但那不是一样吗？我们不是把行得通的称为“对”，行不通的称为“错”吗？

神：你们把罪恶与羞耻的观念加到了这些标签上——而这是高生物同样无法理解的。你们把非常多的事情标上了“错”的符号，原因却不是它们“行不通”，而纯是因为你们认为它们“不得当”——有时不仅在你们眼中不得当，而且在“神的眼中”。因此，你们把“什么行得通”和什么行不通做了人为化的定义，而这定义却和“什么真正行得通”没有关系。

比如，诚诚实实的表达自己的感觉，在人类社会往往被认为是“错”的。这是高生物绝不会达成的结论，因为在任何社群中，知晓互相的感觉正有助于生活之道。所以，如我说过的，高生物绝不会隐藏感觉，或认为这样做“在社交上得当”。

其实，无论如何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高生物会接收到其他生物的“振动”，而这明明白白的表现了他们的感受。如同你们有时候走进一间房子可以感受到那里的“气氛”，高生物就是这样感受到另一个高生物正在想什么，正在经验什么。

你们所谓的“语言”，在他们是极少应用的。所有高度演化的有情生物彼此之间，都有这种“心电感应沟通法”。事实上，物种演化的程度可以由他们在传达情感、欲望和讯息时运用“语言”的程度来证明；同一物种内的个体互相之间的关系，也可由此证明。

我知道你现在要问的问题，所以我迳自回答：没错，人类可以发展出这种能力，有些人已经发展出来了。事实上，数千年或数万年前，这是常态。其后你们却退步了，退到应用最初级的发音——事实上是“噪音”——来做沟通。但你们有许多人现在正在回返更清晰的、更精确的、更优美的沟通方式。相爱的人之间更是如此；这说明了一个主要的真理：**关怀会创造沟通。**

凡有深沉的爱存在的地方，语言几乎是不必要的。这个定理的逆定理也成立：彼此话越多，能够互相关怀的时间就越少；因为关怀创造了沟通。

推到最后，一切真正的沟通所沟通的都是真情实况。而推到最后，最后唯一的真情实况是爱。这就是何以当爱在的时候，沟通就在。当沟通困难的时候，表示爱不充分。

尼：得说多么美妙啊！我应该说：**沟通得多么美妙啊！**

神：谢谢。那么，简要的说，在高度演化的社会中，生活模式是这样的：

他们群居，或如你们所说的，生活在小型的“钟意”（intentional）社区。但这些社区不会再扩大为城市、州、省或国家，却以平等的地位交互来往。

没有你们所认为的那种政府或法律。他们有议会。通常是由长者组成。还有一种东西，如果用你们的语言，最好的译法是“协议”。这些协议归结为三连法（Triangular code）：**觉察（Awareness）、诚实（Honesty）、责任（Responsibility）**。许久以前，高度演化的生物就已认定这是他们共同生活的章法。他们之选用这样

的章法，并非基于道德考量，也非来自其他的个体或群体给他们的启示，而纯是基于他们的观察：什么是**什么**；什么是**有效**。

尼：他们真的没有战争或冲突？

神：没有。主要因为高度演化的生物分享一切，而任何你想要用武力夺取的东西，他们都会给你。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觉知到一切事物本就是属于每个人的，而凡是他们“给”出去的，如果他们真的还想要，他们都可以创造更多出来。

在高生物社会中，也没有“拥有”或“损失”的观念，因为这些生物不认为自己是物质体（肉体）生物，而是现在以肉体的方式呈现的存有；他们也明白，一切存有都出自同一渊源，因此，**我们全都是一体**。

尼：我知道你以前说过这些……但即使有人威胁高生物的生命，也不会有冲突？

神：不会有争执。他会放下他的肉体——名符其实的把肉体留给你。如果他选择再要一个肉体的话，他会重新进入一个肉体，以一个完全长大了的人出现，或进入一对相爱的人刚刚结胎的孩子身上。

后面这一种是他们更为喜爱的方式，因为在高度演化的社会中，没有比新创造出的后代更受推崇的了，而成长的机会是无比的。

高生物没有你们文化中对“死亡”的恐惧，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永远活下去的，唯一的不同只是在采取什么“形象”而已。高生物在一个肉体内的寿命通常都是无限期的长，因为他们知道如何照顾身体和环境。如果为了某些物理定律的原因，高生物的肉身不再运作良好，则他离开它就是，高高兴兴的将这肉体物质还给万有去“回收再用”。（就是你们所说的“尘土归于尘土”。）

尼：让我再回头说一点：你说他们没有所谓的“法律”。那么，如果有人不依照“三连法”来做事又怎么办呢？卡崩(ka-boom,译注：就是“毙了他”之意。)吗？

神：不会。没有“卡崩”。没有“审判”，没有“惩罚”，只有观察“什么是**什么**”和“什么是**有效**”。

细心的去解释清楚那“什么是**什么**”（也就是那人所做的）现在跟“什么是**有效**”不相合。而当某个个体现在所做的对社群无效时，则推到最后对那个体也无效，因为个体就是群体，群体**就是**个体。所有的高生物都很快就“了解”这一点，通常都是在你们所谓的“青少年”期就了解，因此，一个长大了的高生物，极少会在做“什么是**什么**”时产生出“无效”的后果来。

尼：可是如果产生了呢？

神：让他改正错误就是。运用三连法，先让他觉知他的所思、所言、所行所造成的全部后果。然后，允许他去评估和声明他在造成这些后果时扮演的角色。最后，给他机会让他为这些后果负起责任，使他得以采取改正，挽回，或治疗措施。

尼：如果他拒绝呢？

神：高度演化的生物不可能拒绝这种事。那是无法想象的。因为那样他就不是高等演化的生物，而现在所谈的就变成了另一个层次的有情生命。

尼：高生物在哪里学到这些？在学校？

神：在高生物社会中，没有“学校体制”；只有教育历程，提醒后代“是什么”和“什么有效”。后代是由长者养育，而不是由生育他们的人；但在教育过程中生育他们的人，却不必须跟后代分开来住，而是任何时候想住在一起就住在一起，想陪他们多久的时间就陪多久时间。

在你们所称为的“学校”中，后代自己订定“课程”，自己选择想学什么技术，而不是被**规定**他们必须学什么。因此，动机非常强，而生活技术也就学得又快，又容易，又欣欢。

三连法（其实并不是成文的“法规”，只是以你们的语文最接近的说法而已），并不是“填鸭式”的填到年轻人的脑子里的，而宁是“成人”的“榜样”，让孩子自然而然“获得”的——几乎可说是渗透进去的。

高度演化的文化中，大人们很明白孩子会去模仿他们所看到的事，而你们的社会却是大人的所作所为正好和你们想要孩子去做的事相反。

高生物绝不会把某种影片播放给孩子连看几个小时，而内容却是父母不愿意孩子去学习的。对高生物来说，这种事无法理解。

同样不可理解的是，既然把这样的影片播放给孩子看，而等到孩子突然做出光怪陆离的行为时，父母又认为这跟影片没有任何关系。

我要再说一遍：高生物社会和人类社会之间的不同，在于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如实的观察。

高生物社会的人承认亲眼所见的事。人类社会中，许多人却否认亲眼所见的事。

他们明明眼见电视毁了孩子，却予以否认。他们明明眼见暴力和“惨败”被当作“娱乐”，却否认其中的矛盾。他们观察到烟草伤害身体，却装作没这回事。他们看到父亲烂醉骂人，却全家否认，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

他们观察到数千年来他们的宗教未能改变大众的行为，却也否认。他们清清楚楚看到政府对人民的压迫甚于对人民的帮助，但他们装作没有看到。

他们看到健康照顾系统其实是疾病照顾系统，用了十分之一的资源来预防疾病，却用十分之九的资源在经营疾病；纯粹为了**利润动机**，而不去教育民众如何生活，如何作息，怎么吃，怎么喝，以得到健康——而这些，他们明明看到，却予以否认。

将动物强迫喂食含有大量化学品的食物，然后杀来吃，这明明是有害健康的，可是他们否认。

他们做的还不只这些。凡是节目主持人敢讨论这类题材的，他们便诉之以法。你知道，食物问题有一本美妙的书，深具洞察，那就是约翰·罗宾斯(John Robbins)所写的《新世纪饮食》(Diet for a New America,此书已有中译本，琉璃光出版)

可是许多人却会在读这本书时否认、否认、否认它有任何道理。关键就在这里。你们人类生活在否认中。你们不但否认人人所见的事实，而且否认自己亲眼

所见的东西。你们否认个人的感觉，到最后，甚至于否认自己的真情实相。

高度演化的生物——你们人类中有一些便是——**不否认任何事物**。他们只是观察“什么是什么”。他们清清楚楚看出“什么有效”，“什么在运作”。运用这些简单的工具，生活变得很简单。演化“历程”得以受到尊崇。

尼：没错。但是那“历程”又是如何运作的？

神：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必须再重复本对话一再重复的一个重点：**一切都依你们认为你们是谁、你们想做什么而定**。

如果你们的目标是过和平、喜悦和爱的生活，则暴力就行不通。这已经是清楚证明的了。

如果你们的目标是健康长寿，则吃死肉、抽致癌物品、大量饮用杀死神经细胞、伤害脑筋的酒精**是行不通的**。这已经是清楚证明了的。

如果你们的目标是使后代免于暴力与愤怒，则让他们经年累月暴露于暴力与愤怒的描会中**是行不通的**。这已经是清楚证明了的。

如果你们的目标是照顾地球，明智的运用她的资源，做得却象这些资源无限似的，**是行不通的**。这已经是清楚证明了的。

如果你们的目标是发现并培养一种与慈爱之神的关系，由此使宗教可以在人生的事务上发挥影响，则宣扬神会惩罚和报复，就行不通。这也是已经清楚证明了的。

一切都依动机而定。目标决定了后果。生活是由你们的意图而产生的。你们的真正意图表露在你们的行为中，而你们的行为又由你们真正的意图来决定。就象生活中的一切事物（以及**生命本身**），它是循环的。

高生物看清楚这**循环**。人类没有。

高生物回应这**什么是什么**；人类却忽视。

高生物**永远都说真话**。人类则常常说谎——对别人，也对自己。

高生物言行如一；人类则说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一回事。

在你们内心深处，你们**知道**有什么东西错了——你们意图“要去台北”，可是却在“走向台南”。你们看到自己行为上的种种矛盾，目前已经准备要抛弃它们。你们清楚看到**什么是什么**，又**什么才行得通**，你们已不愿再支持这之间的矛盾与分裂。

你们是正在**觉醒中的物种**。你们的实现时间已近在眼前。

你们无需为此处所听到的话丧气，基础业已打下，让你们去体验新的经验，经历更大的实相，而现在的一切都是为此做准备。现在，你们要跨出门槛了。

这份对话，特别是意在为你们把门打开。首先，是指出门来。**看到了吗？就在这里！**因为真理的光永远都会照出路来。而现在给予你们的，正是真理之光。

现在，接受这真理，并把它实践在生活中。秉持着这真理，并与人分享。现在，拥抱这真理，并永远珍惜它。

因为在这《与神对话》三部曲中，我已再度告诉你们“什么是什么”。

无需更向前走。无需提出更多的问题或聆听更多的回答，或满足更多的好奇心，或提供更多的例子与榜样，或更多的观察。为了创造你们所渴望的人生，一切必需的，此处都已提供，都在这三部曲里。无需再向前走。

我知道，你们还有更多的问题。我知道，你们还有更多的“但是——如果

——又怎么”。我知道，你们还没有“做完”我们这里所享受的探测。因为**任何探测你们都是绝不可能、也绝不会做完的。**

因此很明显，这本书可以没完的说下去。但它不会。你们跟神的**对话会**；但这书不会。因为你们可能提出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这里、在这完成了的三部曲里找到答案。现在我们全部所能做的，是一再一再复述那相同的智慧，把它重加扩大，回归它。即使这三部曲的本身都是这样的一种练习。这里没有新的东西。只不过重温古老的智慧。

重温是好的。再次熟悉是好的。这就是我说了那么多次的回忆过程。你们没有什么要学习的。唯有忆起……。

所以，要常常重温这三部曲；随时翻开来看，随时，随时。

当你觉得有一个问题而此处却未有回答时，翻开书来再找，再看。你会发现你的问题已得回答。然而，如果你仍然觉得你的问题未得回答，那么，找寻**你自己的答案。跟自己对话。创造你自己的真理实相。**

在此中，你将体验到**你真正是谁。**

21 到达那里的路是“在”那里

尼：我不要你走！

神：我哪里也不去。我永远（always）与你同在。以**一切方式（all ways）**与你同在。

尼：在我们停止之前，请让我再问几个问题。几个最后的、结尾的问题。

神：你知道的，不是吗？你可以在任何时候**走向内在**，返回那**永恒智慧之所**，找到你的答案。

尼：是，我知道；我打从心底感谢它是这个样子，感谢生命是以这方式创造的，使我永远具有这个源头。但这套对话对我有用。这套对话是一个重大的恩典。我可不可以再问几个最后的问题？

神：当然可以。

尼：我们的世界真的面临危险吗？我们人类是在自取灭亡吗？——真正的灭绝？

神：是的。除非你们慎重思考这种真正的可能性，否则你们就无法避免。因为，凡是抗拒的，就会持续下去。只有注意的，才会消失。

也要记住我对你们所说的关于时间与事件的话。你们所可能想象的——曾经想象的——一切事件，都在现在发生，在此**永恒时刻**发生。这就是**神圣的刹那**。这是先于你们觉察的**时刻**。这是在**光**到达你们之前就在发生着的。这是现在（present）时刻，是在你们甚至还不知道它之前送给你们、被你们所创造的！你们称它为“礼物”（present）。而它是“礼物”。它是**神**给你们最大的礼物。

在你们所曾想象过的一切经验中，你们有能力选择**现在**要经历什么。

尼：这你曾说过。即使我的觉知能力有限，我现在也开始对这有了一些领悟。这些没有一样是“真”的，是吗？

神：是的。你们生活在幻相中。这是一场魔术大戏。而你们装做你们不知道在玩什么把戏——**尽管你们自己就是那魔术师。**

一定要记得这一点，不然你们就会把什么东西都弄得非常真。

尼：但是我所看、所爱、所嗅、所触，**真的**似乎非常真。如果这不是“真相”，那什么是？

神：要记住：你所视的，你并没有真正“见”。

你的脑子并不是智慧的来源。它只是资料处理器。它收入由感官进入的资料。它依照**对这能量讯息的原先资料**来作解释。它告诉你它感受到什么，而不是**真正是什么**。根据这些感受，**你以为你知道了某些事物的真相**，但事实上，你连一半也不知道。事实上，你是在创造你所知道的真相。

尼：包括这整套与你的对话。

神：这再确定不过了。

尼：有些人在说：“他没有跟神说话。这完全是他自己造出来的”。我怕你是在火上加油。

神：温柔的告诉他们：“跳出窠臼”来想。他们想的是“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他们可以想“既是这样又是那样”。

如果你们局限在目前流行的价值、概念与体会中，你们就不可能领会神。如果你们希望领会神，你们必须愿意承认你们目前这方面的资料**很有限**，而不是认为你们已经有了一切该有的资料。

我希望你们注意沃纳·艾哈德（Werner Erhard）的话，他说只有当愿意留意以下这情况，真正的清晰才能到来：

有一件事是我不知道的，知道了它，会把一切改变。

有可能你既“跟神说话”，又“完全自己把它造出来”。

事实上，这正是最了不起的真相：**一切都是你造出来的。**

生命是**那历程**，由此**历程**，一切被创造出来。神是那能量——那纯粹的、原始的能量——你们称它为**生命**，由这项觉知，我们达到一个新的真理。

神是一个**历程**。

尼：我认为你说过神是一个**集体**，神是一切万有。

神：我确实说过。神是。神也是**那历程**，以此**历程**，一切万有借以创造出

来，并体验其自身。

以前我曾向你做过这启示。

尼：是的。**是的**。当我写《再创造你自己》(Re-creating Yourself)这本小册子时，你曾给我这智慧。

神：确实。现在，为了让更多的听众听到，我要在这里这样说：

神是一个历程。

神不是一个人、地或物。神正是你一向所常想而不了解的那样。

尼：什么？

神：你常想神是那**至高的存在**（the Supreme Being）。

尼：是。

神：这一点你是对的。我正是如此。一个**存在**。注意，“存在”不是一个物；它是一个历程。

我是那**至高的在**。这是说，那**至高的**，逗点，正在（being）。

我不是历程的结果；我是那**历程本身**。我是那**创造者**，我又是那**历程**——以此历程**我被创造出来**。

你在天与地中看到的一切，都是**被创造出来的我**。创造的历程永不会过去。永不会完成。我永不会“完”。这只是以另一种说法说一切永远在变。没有任何事物是恒定不动的。**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在动的。一切事物都是能量，在动。在你们地球上的速记中，你们称它为“动情”（E-motion）！（译注：英文 emotion 意为激动，情绪，情感。写成 E-motion 则兼具 Energy-motion(能量-动)之意。）

你们是神**最高的情感**！

当你们看一个东西时，你们并不是在看着一个“站在”时间与空间中静态的“东西”。不是！你们是在**目睹一个事件**。因为一切事物都在移动，变迁，演化。**一切事物**。

柏克明斯特·傅勒曾说：“我似乎是一个动词。”**他是对的**。

神是一**事件**。你们称此事件为**生命**。生命是一个**历程**。这历程是可观察的，可知的，可预言的。你观察得越多，就知道得越多，可预言的也就越多。

尼：这真是我很难接受的。我一向以为神是那**不变者**。是那**恒定者**。是那**不动的动者**。是在关于这不可测的绝对真理中，我找到的我的安全。

神：但那正是真理！那**唯一不变的真理**是神一直在变。这就是那真理——而你**无法用任何方法改变它**。唯一不变的一件事，就是万物永远在变。

生命是变。神是生命。

因此，神是变。

尼：但我想要相信的一件不变的事是，神对我们的爱。

神：我对你们的爱**永远**在变，因为你们永远在变，而我爱**那样子的你们**。因为我爱**那样子的你们**，所以我对什么是“可爱”的观念必须常变，因为你们对**你们是谁**的观念常变。

尼：你是说，即使我决心做谋杀者，你也觉得我可爱？

神：这我们已经全部讲过了。

尼：我知道。但是我搞不懂！

神：从每个人的世界模型来看，没有任何人做的任何事是不得当的。我永远爱——以各式各样的方式爱。没有任何“方式”是你们可以使得我不再爱你们的。

尼：但是你会惩罚我们，是不是？你会慈爱的惩罚我们。你会把我们送到永恒的折磨中，在这样做的时候，你心中却存着爱与悲伤。

神：不。我不会有悲伤，因为没有任何事情是我“必须去做”的。谁会让我“必须去做”什么呢？

我永远不会惩罚你们——但你们却可能选择在这一生或在来世惩罚自己，直到你们不再选择为止。我不会惩罚你们。因为我不受到伤害——而你们也不可能伤害到我的**任何部分**，也就是你们自己，因为你们都是我的一部分。

你们有人可以选择感觉到被伤害，然则当你们回返永恒界域，你们就会明白你们完全没有受到伤害。在这一刻，你们就会原谅你们原以为伤害了你们的人，因为你们了解了那更大的计划。

尼：那更大的计划是什么？

神：你记得在第一部中我送给你的寓言书《小灵魂与太阳》吗？

尼：记得。

神：这寓言有下半段。我说给你听：

“**神的任何部分**，只要你希望成为，你都可以选择去成为。”我对那**小灵魂**说，“你是绝对的**神性**，在体验其**自身**。现在，你希望体验**神性的哪一层面**呢？”

“你是说我可以有选择？”那小灵魂问道。我回答：“没错。你可以选择在你之内。以你之身并借由你来体验**神性的任何层面**。”

“好的”，那小灵魂答道，“那我选择宽恕。我要体验我自己为神的那个称为**完全宽恕**的层面。”

好啦，这造成了一项小小的挑战，是你可以想象的。

没有**谁需要被宽恕**。我创造的一切是**完美与爱**。

“没有谁需要被宽恕？”那小灵魂有点难以置信。

“没有”，我又说了一遍，“看看周围。有哪一个灵魂是比你**不完美、不美妙**

的吗？”

于此，那小灵魂转身，吃惊的发现天堂的灵魂都在他周围。他们从国土各处远近奔来，因为他们听说这小灵魂与神有一番不寻常的**对话**。

“我没看到一个灵魂比我不完美！”那小灵魂惊呼道，“那么，我要宽恕谁呢？”

正在此时，有一个灵魂从大众中走出。“你可以宽恕我。”这**友善的灵魂**说。

“宽恕你什么？”小灵魂问道。

“我会来到你下一次的肉身生活中，做一些事情让你宽恕。”那**友善的灵魂**说。

“但那是什么？你这样一个**完美的光**之存在，你能做什么事情让我宽恕你呢？”那小灵魂想要知道。

“噢，”那**友善的灵魂**微笑道，“我们一定可以想出一点什么来的。”

“但是，为什么你要做这样的事呢？”那**小灵魂**无法想象这样一个完美的存在，何以会要把它振动放慢那么多，以致可以做出什么“坏”事来。

“简单，”那**友善的灵魂**说，“我那样做是因为我爱你。你不是想要体会自己为**宽恕之心**吗？再说，你也曾经为我做过同样的事。”

“我做过？”小灵魂问道。

“当然。你不记得了？我们——你和我——曾经是**那全部**。我们曾是**其上与其下，其左与其右**。我们曾是**其此与其彼，其前与其后**。我们曾是**其大与其小，其公与其母，其善与其恶**。我们曾是**其一切**。

“而且我们这样做是出于**协议**，因为这样我们各自才可以体验到自己为**神最恢宏的部分**。因为我们了解到……

“若无**你所不是的**，则**你所是的**，即不是。

“若无‘寒’，你即不能‘暖’。若无‘悲’，你即不能‘喜’，若无称为‘恶’之事，则你所称为‘善’的事就无法存在。”

“如果你选择是某一个事物，则在你的宇宙中，就必须有某一事物或某一人，呈现为跟你想是的事物的相反面貌来，才能使你的选择可能实现。”

那友善的灵魂解释道：那些人便是**神的特使**。而那些状况则是**神的礼物**。

“我只要求一件回报。”那友善的灵魂宣称。

“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小灵魂喊道，现在，由于他知道了他可以去体验神的任何**神圣层面**而兴奋不已。现在，他知道了**那计划**。

“在我殴打你的时候，”那**友善的灵魂**说，“在我对你做你无法想象的事情时——就在那当刻……要记得我**真正是谁**。”

“噢，我不会忘记！”那**小灵魂**答应道，“我会以我现在看到的你来认识你——完美无缺。我会记得**你是谁**，永远记得你是谁。”

尼：这真是……太棒了！这真是个惊人的寓言！

神：那**小灵魂**的诺言就是我对你们的诺言。这就是那不变的。然而，你——我的**小灵魂**，你有没有对他人信守这诺言呢？

尼：没有，我很难过的说我没有。

神：不要难过。要高高兴兴的注意到什么是真的，高高兴兴的决心实践新的

真理。

因为神是个在进行中的工作（a work in progress），所以你也是。要永远记得这句话：

如果你象神看你一样看自己，你将时常微笑。

所以，现在去吧，去以每个人**真正是谁**来看待他们。观察。观察。观察。

我曾对你说过：你们与高度演化的生物主要的不同在于他们**更会观察**。

如果你们想加快你们演化的速度，则需**更会观察**。

尼：这本身就是奇妙的观察了。

神：而我现在希望你观察到，**你，也是一个事件**。你是一个人类，逗号，**正在是**（You are a human,comma,being.）。你是一个历程。在任何“片刻”，你都是你历程的产品。

你是**那创造者**与**那被创造者**。（译注：英文此处用的是 The Creator 与 The Created,意谓“独一无二的”创造者与被创造者，跟神完全一样。）在这我们相处的最后几段时刻中，我已一再对你这样说。我这样做，是为了让你能**听见**，能**领会**。

你跟我是这历程，而这历程是永恒的。它一直在发生：过去是，现在是，永远是。它无需你“帮助”而发生。它的发生是“自动”的。而当任其自行，它发生得**很完美**。

沃纳·艾哈德另有一句格言是关于你们的文化的：**在生命自己的历程中**，生命自理其自己。

有些心灵的运动解释这句话的意思为：“放手任神行。”（Let go and let God）这是很好的领会。

只要你放手让它去，你就会走在“道”上。“道”就是“那历程”，又称为**生命本身**。这就是何以一切大师都说：“我是生命与道路。”他们清楚的了解我这里所说的意思。他们是**生命**，他们是**道路**——也就是在进展中的事件，**那历程**。

所有的智慧要你们去做的，都是信任**那历程**。也就是，**信任神**。或者，如果你愿意那么说的话，**信任你自己**。因为你**就是神**。

记住：**我们都是一个**。

尼：当那“历程”——**生命、生活**——老是为我带来我所不喜欢的事情，我怎么能“信任”它呢？

神：去**喜欢**生命一再带给你的事情！

要知道和领会这些是你自己带给你自己的。

看出那完美。

在**一切事物**中看出，而不仅在**你所称为完美的事物**中。在这三部曲中我已细心的向你解释事情为何会以它们所发生的样子发生，又如何发生。在这里，你已不需要重新去阅读那些资料；不过，经常反复阅读它，对你是有**益**的，因为可以让你彻底的领会。

尼：请——只就这一点——请给我一个综括性的灼见：对于那在我的经验中全不觉得它完美的**事**，我如何能“看出它完美”？

神：没有任何人可以创造你对任何事的经验。

在你与人共同的生活里，别人可以是、也确实是外在环境与事件的共同创造者；但在任何事情上，没有任何人可以让你去经验你不选择去经验的经验。

在这方面，你是一个**至高的存在**。没有任何人——**一个都没有**——可以告诉你“**怎么做**”。

世界可以提供境遇，但只有你自己，决定这些境遇的意义。

请记住我许久以前告诉过你的真理：

没有什么事是了不起的。（译注：英文为 *Nothing matters*，此语另一重含义是：“没有任何东西是物质。”请参看第二部第一三一页。）

尼：是的。但我不确定当时我是否完全懂得。那是一九八〇年在我一次出体（out-of-body）的经验中发生的。我清清楚楚的记得。

神：你记得的是什么呢？

尼：一开始我有点混乱。怎么可能“没什么事是了不起的”呢？如果没什么事是了不起的，那么，这世界又将置于何处，我又将置于何处？

神：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你找到的答案是什么？

尼：我“明白”到，没有任何事情**本身**是有什么了不起的，是我把意义加在上面，因此使它们有什么了不起。我是在非常高的行而上的层次上领会到这一点，这使得我对**创造历程**的本身也有了重大的洞察。

神：那洞察是——

尼：我“明白”到，一切都是能量，而能量转化为“物质”（matter）——也就是物理的“质料”和“事件”——（它所呈现的面貌）则依我怎么去想它们而定。于是，我领会到，“没有什么事是了不起的”这句话，意谓的是除非我们选择把某某东西转化为物质，否则它就不会转化为物质。后来，我把这洞察遗忘了十多年，一直到你在这对话开始不久之后，又重新带给我。

神：这对话所带给你的一切都是你以前知道的。其中的一切，我都曾透过派往你面前的人，或带给你的教诲给过你。**这里没有新的事物**，你没有什么要学习的。唯一需要做的是记起。

你对于这句话的智慧之领会是丰富而深刻的，对你有很大的用处。

尼：很抱歉，在这对话结束前，我必须指出一个明显的矛盾。

神：什么？

尼：你曾一再一再教诲我。我们所称为的“恶”，之所以存在是为了让我们有一个脉络，于其中得以让我们体验到“善”。你曾说，如果没有那**我所不是的**，

我就无法体验那**我所是的**。换句话说，没有“寒”，就没有“暖”，没有“下”，就没有“上”等等。

神：没错。

尼：你甚至还曾用这个来向我解释，何以我可以把每个“难题”都看成祝福，把每个做恶者都看成天使。

神：也没错。

尼：那么，为什么对高度演化生物的描述中都完全没有“恶”？你所有的描述都是乐园！

神：噢，很好。非常好。你真的是把这些事情都想过了。

尼：事实上，是南茜提出来的。我把这资料的某些部分念给她听，她说：“我想，在对话结束前，你需要把这件事问一问：如果高生物在生活中把负面的东西都消除了，那他们怎么去体验**他们真正是谁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事实上，这问题让我呆住了。我知道你刚刚说过，不需再提任何问题，但我想再问这一个。

神：好的。那么，我就为南茜回答这个问题。事实上，这是这本书里最好的问题之一。

（清喉咙的声音）

嗯……我倒是很吃惊，在我们谈高生物时，你竟然没有想到。

尼：我想到了。

神：你想到？

尼：我们都是一个，不是吗？嗯，是我的南茜部分想到的！

神：啊，太棒了！当然，这是真的。

尼：那么，你的回答呢？

神：我要回到我原初的陈述。

如果没有你所不是的，则你所是的，就不是。（in the absence of that which you are not ,that which you are,is not.也可译为：如果你所不是的那个东西不存在，则你所是的那个东西即不存在。）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寒”，你就不能知晓什么叫做“暖”。如果没有“上”，则“下”就是空的，没意义的概念。

这是宇宙的一个真理。事实上，它解释了宇宙何以是宇宙的样子，有其寒，有其暖；有其上，有其下；是的，并有其“善”，有其“恶”。

然而要知道：**这全是你造作出来的。是你在决定什么是“寒”，什么样是“暖”，什么是“上”，什么是“下”。**（进入太空你就知道你的种种定义都不见了！）是你在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而且你们关于所有这些事物的看法，都随年代而改变——甚至**随季节**而改变。夏天，华氏四十二度你们说“冷”，到了隆冬，同样的温度，你们会说：“好家伙，今天真暖和！”

宇宙仅提供你们**经验场**——可以称为**客观现象场域**。但决定如何去**标示**它们的，却是你们。

宇宙是一个这种物理现象的整个体系。而宇宙是巨大的、浩瀚的、广不可测的，事实上，**是无尽的**。

有一个大秘密是：为了使你体验你所选择的实相，所提供的脉络并不必然非要将相对境况置于你的**近处**不行。

两个对比的境况间的距离是无关紧要的。整个宇宙都在提供脉络场，其中存在了一切互相对比的元素，因而使一切经验都可能发生。这就是宇宙的目的。这就是其功用。

尼：但如果我从没有亲身体**验**过“冷”，只是了解某个很远的地方气温很“冷”，我怎么能知道“冷”是什么呢？

神：你**体验**过“冷”。你体验过**一切**。若不是在这一生，那就是在前一生。或更前一生。或许许许多多生之中的一个。你体验过“冷”、“大”与“小”、“上”与“下”、“此”与“彼”，以及存在的一切。这些都烙在你的记忆中。

如果你不想要，你就无须再去体验它们。为了运用宇宙的相对法则，你只须记得它们却可——知道它们存在即可。

你们每一个。你们每一个都体验过一切。宇宙中的万有（all beings）都是如此，而不仅是人类。

你不仅**体验**过一切，你**就是一切**。你是它的**全部**。

你是那你所体验的。事实上，是你**造成**这体验。

尼：我不能确定我是否了解这个。

神：我会用机械式的语言为你解释。此刻，我要你了解的，是现在你所做的只是记得你所是的一切，并从中选择你此刻、此生，于此星球，以此肉身想要经验的部分。

尼：我的神啊，你把它说得多么简单！

神：**本来就简单。**你把自己从神的身份分开了，从万有、从那**集体**分开了，而你正在重又成为此身的一部分（a member）。这个**历程**就叫做“回忆”（remembering,再成为一部分）。

在你回忆时，你又给了你自己一切**你是谁**的经验。这是一个循环。你一做再做此事，称它为“演化”（evolution）。你说你在“演化”。其实，你在“绕着转”（Re-volve）！正如地球绕着太阳转。正如星系绕着它自己的中心转。

一切万有都绕着转。

循环（revolution，革命）就是一切生命的基本运动。**生命能在循环**。这正

是它在做的。你是真的处于真正的**革命运动**（revolutionary movement）中。

尼：你是怎么做到的？你怎么总是会找到一些字眼，把什么都说得这么清楚？

神：这是因为你让它更为清楚。你因理清你的“接收器”而让它更清楚。你把静电干扰都有解除了。你进入了想求知的新愿望。这新愿望会为你和你们的物种改变一切。因为在你的新愿望中，你变成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而你们星球上最大的精神革命正在开始。

尼：最好是赶快。我们需要一种新精神，**现在就要**。我们已经把环境搞得一团糟了。

神：这是因为尽管一切存有固然都已经历过一切对照的事件，但其中有些人却并**不知道**这样过。他们忘了，又尚未走向充分记忆。

高度演化生物就不是这样。为了知晓他们的文明何等“正面”，他们并不需要面前有何等“负面”。他们明确觉知**他们是谁**，无须创造负面来做证明。高生物只靠观察宇宙其他地方的**脉络场**，就可明白他们**所不是**的样子。

事实上，你们的星球就是高度演化生物用以做对比场域的处所之一。

当他们这样做时，就以你们现在正在经验的情况，提醒了他们曾经经验的情况，因此，他们形成了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参考架构，由此，他们可以知道并了解他们**正在经验的**。

你现在明白高生物为什么在他们的社会中不需“恶”或“负面”了吗？

尼：明白了。但为什么我们社会中却需要呢？

神：你们**不需要**。这是我在整个对话中一直告诉你们的。

为了要体验**你们是谁**，你们**确实**必须生活在一个脉络场，而这场中存在着你们所不是的那些东西。这是宇宙法则，你们无法避免。然而你们现在却正是生活这样的场中。你们无须去创造一个。你们现在生活的脉络场叫做**宇宙**。

你们不需要在你的后院再创造一个小型的脉络场。

这意味你们可以立即改变你们星球的生活。**消除所有你们所不是的**，而完全不致威胁到你们知晓和体验你们是什么的能力。

尼：喔！这是这本书中最大的启示！结束这书的方式是多么的令人惊讶！所以，为了创造和体验关于**我是谁**，我曾经有过的最伟大意象之最恢宏的版本，我不必须招来那**相反**的一面了！

神：完全对。这是我从开始就在跟你说的。

尼：可是你并没有用这种方式解释！

神：因为一直到现在你才能了解。

为了体验**你是谁**和你**选择是什么**，你并不必须去创造相反的一面。你只须

观察到它已经被创造了一一在别处。你只须记得它是存在的。这便是“善恶之树的知识之果”；对此我已向你解释过，它不是诅骂，不是原罪，而是如马修·福克斯（Matthew Fox）所说的**原福**（Original Blessing）。

而为了记得它存在，记得你曾经以肉躯之身体验过——样样体验过——你必须去做的……只是向上看。

尼：你的意思是说“向里看”。

神：不是。我就是**我说的意思**。向上看。看星辰。看天。**观察那脉络场**。我曾经告诉过你，为了成为高度演化的生物，你全部需要做的，只是加强你们的**观察技术**。看出“什么是什么”，然后去做那“有效的”事。

尼：所以，由于观看宇宙其他地方，我可以看到别处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用做对比，来了解在此时此地**我是谁**。

神：没错。这叫做“回忆”。

尼：嗯。不很对。应该叫“观察”。

神：那你以为你观察到的是什么？

尼：其他星球上的生活。其他太阳系上的，其他星系上的。如果我们累积的科技足够的话，这就是我们可能观察到的。高生物既然科技这么先进，我想这就是他们现在有能力在做的事。你说过，他们现在正在地球上观察**我们**。所以那是我们可能观察到的东西。

神：但你们可能会观察到的**真正**是什么？

尼：我不明白你这问题的意思。

神：那么，我就告诉你答案。
你们正在观察你们自己的过去。

尼：什——么？？？

神：当你向上看，你看到星辰——几百、几千、几百万光年以前的。你所看到的并不**真正**在那里。你所看到的是曾经在那里的东西。你看的是过去。而那却是你**曾以参与**的过去。

尼：请再说一遍!!!

神：你曾经在那里，体验那些事，做那些事。

尼：我？

神：我不是告诉过你，你曾活过许多世吗？

尼：没错，但是.....但是，如果我真能越过许多光年的距离，跑到其中一个地方去，又怎么样呢？如果我真的有能力到达那里又怎么样呢？此时，“立刻”到了我现在在地球无法“看到”的几百光年以外的地方？那我会看到什么？两个“我”？你是说，我会看到**两个自己同时存在在两个地方**？

神：当然！你会发现我一直在告诉你的一件事：时间不存在。而你根本不是在看“过去”！一切都**发生在现在**！

而且，“此刻”，你也生活在以地球的时间而言你的未来中。是由于你的许多“自己”之间的距离，让你可以体验到不同的身份和“时刻”。

因此，你所回忆的“过去”和你会看到的“未来”，都是那“现在”——那只是是现在（the “now” that simply IS）。

尼：哇！真难以置信。

神：没错。在另一个层面上也是如此。我曾告诉过你：**我们只有一个**。因此，当你上望星辰的时候，你所看到的，可称为**我们的过去**。

尼：我越来越迷糊了！

神：撑着点。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你所看到的一切，以你们现在的用词而言，都**永远**是“过去”的东西——尽管你在看的是眼前的东西。

尼：真的？

神：不可能看到**现在**。现在正在“发生”，然后绽放为光——由能量的发散形成——光到达你的接收器，你的眼睛，而它**这样做是要花时间的**。

当光向你传递的时候，生命则在**继续，向前移动**。在上一个事件的光向你传递时，**下一个事件正在发生**。

能量的爆炸到达你的眼睛，你的接收器把讯息送到你的脑部，脑部解释资讯，并告诉你你看到的是什么。然而那已完全不是当前的东西。它是你**以为**你正在看的東西。这就是说，你在思考你曾看到的東西，告诉自己它是什么，决定管它叫什么，而“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却已先行，在等待你的处理过程。

简单的说：就是**我永远比你先行一步**。

尼：天啊！这真是**难以置信**！

神：现在**听着**。在你**自己**与所发生的事件之间距离越远，那事件就发生在许久许久之前了。

然而，它却**并非**发生在“许久之前”。只因为物理的距离，才造成了“时间”的幻相，使你得以体验你的**自己**，同时既“此时在此处”而又“彼时在彼处”！

有一天，你将明白，你所说的时间和空间是**同一回事**。
于是你就明白，**一切都正在此时发生于此处**。

尼：这……这……简直是**疯狂**。我是说，我不知道要怎么想才是。

神：当你明白了我对你所说的话，你就会明白**你所看到的一切没有一样是真的**。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是曾经发生的某一事件的影像（image），然而，即使这影像，这能量的绽放，也是你正在解释中的东西。你个人对此影像的解释，叫做你的想“像”（image-ination）。

你可以应用你的想象去创造任何东西。因为——这是一切秘密中最大的秘密——你的想“像”是**双向运作的**。

尼：什么？

神：你不仅**解释**能量，你也**创造**能量。想象是你的心（mind）的功能，而心是你的三分之一——你本是三合一的生命。在你心中，你想象某一事物，而它就开始具象。你想象的时间越久（或你们想象它的人越多），它就越为具象，直到你们所给予它的越来越多的能量名符其实的使它**爆发绽放为光**，闪耀为它自己的影像，你们称它为事实。

于是你们“看到”那影像，并且再度**决定它是什么**。如此，这循环得以继续。这就是我所称为的那历程。

这就是你。你就是这历程。

这就是神。神就是这历程。

我曾说，**你既是创造者，也是被创造者**，意思就是如此。

现在我已把一切为你总结在一起。我们就要结束这对话，我已向你解释过宇宙的力学，一切生命的奥秘。

尼：我……太震撼了。我……目瞪口呆。我……想要把这一切都实行在日常生活中。

神：你正在日常生活中**实行它**。你**无法不实行它**。这就是正在发生的情况。唯一的问题是，你有**意识的**实行它，还是**无意识的**实行它，你是接受这历程的后果，还是做为它的原因。在样样事情上，都要为“因”（be cause）。

孩子们最懂得这一点。问小孩：“你为什么这样做？”他会答道：“就是因为嘛！”

这是做任何事情的**唯一理由**。

尼：惊人！这是惊人之笔，惊人对话的惊人结论。

神：为了有意识的实行你的**新观念**，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去做你的经验的原因，而不是承受你经验的后果。要知道，为了知晓和体验**你真正是谁、你选择是谁**，你并不必须在你个人的空间或个人的经验中，**创造跟你是谁相反的东西**。

具备了这种认知，你可以改变你的生活，你可以改变你的世界。

这是我来跟你们所有的人共享的真理。

尼：哇！嗯！哈！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神：善哉！现在，你要明白，这整个三部曲中，有三种基本智慧贯穿其中：

一、**我们都是一体。**

二、**一切都足够。**

三、**并没有什么事是我们必须去做的。**

如你们决定“我们都是一体”，则你们就不会再象你们现在那样互相对待。

如果你们决定“一切都足够”，则你们就会与一切人分享一切事物。

如果你们决定“没有什么是我们必须去做的”，则你们就不会再企图用“做”来解决你们的问题，而是走向一种存在状态（state of being，“是”的状态）——并且出自此种状态——使你们对这些“问题”的经历得以消失，那些境况因而也得以消失。

在你们当前的演化阶段，这可能是你们最需领会的真理，也是本对话很好的结尾。要永远记得这个，将它视为你的“真言”：

没有什么是我必须有的，没有什么是我必须做的，没有什么是我必须是——除了此时此刻我正在是的这个人之外。

这并不意谓“有”与“做”会从你的生活里消失。它意谓着你的“有”与“做”的经验，是从你的“是”（译注：being,生命）中涌出，而非将你带向它。

当你出自“快乐，幸福”，你因**你是**快乐幸福而做某些事——这跟你们旧有的范型相反，因为你们原先去做某些事，是希望**能使你们**快乐幸福。

当你出自“智慧”，你因**你是**智慧而做某些事，而不是因你想要**得到**智慧。

当你出自“爱”，你因**你是**爱而做某些事，而不是因为你想要**有爱**。

当你出自“是”（being），而非寻求要“是”什么，则一切都会改变；一切都兜转过来。你不可能由“做”而走向“是”。不管你想要“是”快乐幸福，想要是智慧，是爱——或是神——你都不可能由做而“到达那里”。然而，一旦你“在那里”，你就**真会**做出奇妙的事情来。

这就是**神圣二分法**。“到达那里”之路是“在那里”。你选择去何处，在那里就是！就是这么简单。**没有什么是你必须去做的**。你想要快乐幸福？**快乐幸福就是**。你想要有智慧？**智慧就是**。你想要有爱？**爱就是**。

这就是你。不管在任何事情上，都是如此。

你是我所爱。

尼：噢！这叫我喘不过气来了！你表达事情的方式是多么奇妙啊！

神：是真理在滔滔善辩。真理自有其优美，可以重新唤醒心灵。

这套《与神对话》正是如此。它触动了人类的心，将他们惊醒。

现在，这些对话把你们带到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这是一个所有的人类都必须自问的问题：你们可以、你们愿意创造一个新的文化故事吗？你们可以、你们愿意设计一个新的**最初文化神话**，让其他所有的神话都建立在上面吗？

人类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

这正是你们来到的十字路口。人类的未来端靠你们的抉择而定。

如果你和你的社会相信你们天生是善良的，则你们的决策与法规都将是肯定

生命的，是建设性的。如果你跟你的社会相信你们天生是邪恶的，则你们的决策与法规就将是否定生命的，破坏性的。

肯定生命的法规是允许你去是、去做、去有你想要的事物的法规。否定生命的法规是不让你去是、去做、去有你想要的事物的法规。

凡相信**原罪**的人，凡相信人性**本恶**的人，就会宣称神所创造的法规不允许你去做你想做的事，并提倡同样的人为法规（其数无尽）。

凡相信**原福**的人，凡相信人性**本善**的人，就会宣称神所创造的法规**允许**你去做你想做的事，并提倡同样的人为法规。

你对人类的观点是什么？你对你**自己**的观点是什么？如果完全任凭你自己，你认为你自己是可信赖的吗？不论什么事情？别人呢？你认为他怎么样？在别人尚未向你显示他们自己的心意前，什么是你的基本设想？

现在，回答这个问题：你的设想是有助于你们社会的破灭，还是有助于你们社会的**突破**（breaking down or breaching through）？

尼：我认为我**自己**是值得信赖的。我以前从不曾这样，但现在我是这样了。我**变得**值得信赖了，因为我改变了对自己的看法。我现在已清楚神要什么，不要什么。我已清楚了你。

在这改变上，《与神对话》扮演了重大的角色。现在，我对社会的看法和对自己的看法相同：不是走向破灭，而是走向突破。我看到人类文化终于觉悟到它自己的**神圣遗产**，觉察到自己的神圣目的，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神圣自我**。

神：如果这是你看到的，这就是你将要创造的。你曾失落，于今找到。你曾瞎眼，于今能看。这**正是**惊人的恩宠（译注：名歌。Amazing Grace 的歌词）

曾有一些时间，在你心中你与我是分离的，但现在**我们**已经又是一个整体，**我们**可以永远如是。因为，凡是你结合的，没有人可以分开。

记住：你永远是一部分（a part），因为你永远不可能分开（apart）。你永远是神的一部分，因为你永远不曾自神分离。

这就是你生命的真相。我们是整体。所以，你现在知晓整个的真相了。

这真理就是饥饿灵魂的食粮。拿去吃吧！整个世界都在渴望着这喜悦。拿去喝吧！为记得（re-memberance,重新成为其部分）我而这样做。（译注：乃天主教“领圣体圣血”仪礼中所言。）

因为真相是神的体，喜悦是神的血，而神是爱。

真相（真理）、

喜悦、

爱。

这三者是可以互换的。其一导致其二，不论以什么顺序排列。而三者都导致我。**一切都是我。**

是以，我以此结束这对话，正如以此开始。就如生命，它是一个圆满的循环。在此，已将生命中最大秘密的答案交给你了。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以之开始的那个问题。

问题**不在我对谁说，而在有谁在听？**

尼：谢谢你。谢谢你说给我们每个人听。我们听到了；我们会听。我爱你。而在此对话结束之际，**我心中充满了真理、喜悦与爱。我心中充满了你。我感**

到与神的合一。

神：那合一之境就是天国。

你现在已身在此处。

你从来就未曾不在此处，因为你从来就未曾不与我合一。

这是我深愿你知道的。这是我深愿你终于能从这番话中得到的。

而这是我的讯息，我深愿留给世人的讯息：

我在天国的孩子们，你们的名字是神圣的。你们的国度降临在此世，如降临在天国；你们的意愿完成在此世，如完成在天国。

今天，给予了你们日用的食粮，宽恕了你们的债务和你们的冒犯，就如你们以同样程度宽恕了别人的冒犯。

不要把你自己带到诱惑中，要将自己从你所创造的恶事中救出来。

因为王国是你的，权力是你的，荣耀是你的。永远永远。

阿门。

复阿门。

去吧，去改变你的世界。去吧，做你至高的自己。现在你已了解了你需要了解的一切。现在你已知晓了你需知晓的一切。现在你已是你需要是的一切。

你从没有不是这样过，只是你不知道。你不记得。

现在，你记得了。要时时带着这记忆。要跟你所接触的每个人分享。因为你的命运之恢宏要远远超过你一切的想象。

你来到这屋中是为治愈这屋子。你来到这空间是为治愈这空间。

你来这里别无其他原因。

要知道：我爱你。你永远拥有我的爱，现在如此，永远如此。

我永远与你同在。

以一切的方式。

尼：神啊，再见。谢谢你给我们这些对话。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神：而你，我奇妙的造物，谢谢你。因为你重又给了神一个发言的机会，并在你心中给了神一个地位。我们两个所需要的全部就是如此。

我们重又相合了。这非常好。

后记

尼尔·唐纳·沃许

你可以想象，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极特殊的经验。这三部曲总共花了六年的时间才传递出来——最后一部费时四年。我已竭尽全力不要挡路，让那历程自行呈现其奥妙。我相信我大部分做到了，不过，我并不是一个完美的过滤器，这是我必须承认的。透过我出现的讯息中，无疑有些是被扭曲了的。因此，请不要把这一份——或任何其他——精神资讯视为不折不扣的真理。我奉劝各位不要这么做。请不要把它看得比书中呈现的更多，但也请不要把它看得比书中呈现的更少。

此处所呈现的是一份重要的讯息。这讯息足以改变世界。《与神对话》业已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现在，译文已经超过二十四种，在全世界都经年累月的排在畅销榜上；它已进入了千万人的生活中。美国一百五十余座城市已经自动出现了《与神对话》的研读团体，数目正逐月增加中。在我写这篇文章时，我们每个星期接到了四百至六百封信，写信的人都是这么被本书的洞察、智慧与真理深深触动，以致想要跟我亲自见面。

为了回应这浪涛汹涌的反应，我跟南茜成立了一个非营利性的基金会，发行月刊，回答读者的问题，并刊载课程、反省与《与神对话》的其他教学资料。如果你愿意跟这讯息的能量“保持接触”，并帮助传播，订阅这份月刊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月刊的费用有一部分会拨入我们的奖学基金中，让那些目前无法付费的人也可以免费参加我们的活动或接到月刊。月刊每年三十五美元（国际四十五美元），请汇至：

ReCreation

The Foundation for Personal Growth and Spiritual Understanding

1257 Siskiyou Blvd.,

#1150 Ashland, OR 97520,

USA

Tel: (002) 1-541-482-8806

E-mail: recreating @ aol.com

如果你想积极参与推动本书的讯息，你能做的事情还有更多。首先，你可以阅读三部曲所论主题的一些其他重要资料。依据这番对话所提到的主题，我做了一些研读，发现了一些好书，现在，我热切的提供一份简短的书目。这些书都是极具力量的，我称它们为**足以改变世界的八本书**。

我不仅是推荐这些书，而且请求你去阅读。为什么？因为我认为地球上的人正走入一个特殊的时代。此后九年所做的决定，将会设定以后九十年我们人类的方向与路程。人类目前所面临的抉择是重大的，而明日的抉择将更具关键性，因为我们可以选择的路越来越有限。

在这抉择中，我们每个人都扮演着角色。抉择不是留给别人去做的。我们**就是**那别人。我所说的抉择无法由任何政治权力结构、有影响力的精英分子或企业巨人达成。它们是要在全世界各处个人和家人的心中与家庭中达成的。

我们要教孩子什么？我们要把钱花在哪里？我们的梦想、期望、要求与渴望很多，但哪一种是我们至高的目标，我们最优先的考虑？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环境？维持健康、改善饮食的最佳途径又是什么？我们向领袖要求的是什么？当生活平顺的时候，我们如何判断事物？我们如何看待成功？我们如何学习爱？这些都是非常个人性的选择，但集结起来，将会造成科学家兼作家鲁柏特·谢觉克(Rupert Sheldrake)所说的“形态场”(morphic field)——一种“共鸣”(共振)，足以改变全球人类生活的相貌。

因此，人人都成为**有意识**的角色，便极为重要；事实上，是关键所在。但我们的选择却不能凭空而来。由于许多人都资讯甚丰(坦白说，也由于有些人不是如此)，因此我认为读读这几本书是甚为有益的，不然我就不至于在此麻烦各位。

我知道好书极多，要列出来必定很长。我选的这八本则是我认为非常有力，

非常有意义和非常重要的。作者有的我认得，有的则尚未谋面。我盼望你能读读这八本足以改变世界的书：

一、《为美国治病》(The Healing of America)，玛利安·威廉逊(Marianne Williamson)著。这是一本火热的书，充满老到的洞察和药到病除的解决方案。凡是认真思考个人、社会现况与方向的人，都会自此书中获得大量养分。作者是勇敢非凡并深深投入社会工作的女士，此书是她最近出版的著作，凡想寻找新世界的人，必能深感共鸣。

二、《古代阳光的最后余晖》(The Last Hours of Ancient Sunlight)，汤姆·哈特曼(Thom Hartmann)著。一本震撼你、把你摇醒的书……甚至让你愤怒。不管怎么说，你绝不会没有感觉。读此书，你便不可能再象以前那样感受你的生活以及在这星球上的生命——而这，对你自己和地球都是好的。一本撼人的书。容易读，而又力量强大。

三、《有意识的演化——唤醒我们社会潜能的力量》(Conscious Evolution——Awakening the Power of Our Social Potential)，芭芭拉·马克斯·胡巴德(Barbara Marx Hubbard)著。见解的深广令人惊叹。对于人类之为“智人”的现在处境及走向何处，议论滔滔逼人，将我们对自己的种种可能性推向新的觉察层次。在我们共同创造新的千禧年之际，此书是对我们至高的自己充满启发的召唤。

四、《再造成功》(Reworking Success)，罗伯特·迪巴德(Robert Theobald)著。作者被认为是我们这时代的十大未来学者之一，极具重要性与影响力。小小的一本书，却带来重大讯息：除非我们把这个文化中“得胜”的观念重做选择，否则这个文化将无法再运转下去。我们对什么是“好”的旧有想法正在杀灭我们。

五、《圣境愿景》(The celestine Vision)，詹姆斯·雷德菲尔德(James Redfield)著。为新的、可能的未来提供一份地图，为美好的明天指路。此书将最纯而又至深的真理置于我们面前，可以用以创造我们久来梦想的生活。梦想突然变得伸手可及。

六、《意义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Meaning)，麦可·乐内(Michael Lerner)著。一本最落实而又最令人振奋的书。作者提出动人的呼吁，要求在政治、经济与工商企业中讲求明智、慈悲和单纯的人性爱。只要我们能使权力结构真正关心人性，则有许多美妙和精彩的事情可做；此书并提出如何使权力结构真正关怀人性。

七、《爱之未来》(The Future of Love)，达芙妮·露丝·金玛(Daphne Rose Kingma)著。探讨如何以新的方式互爱——此方式承认灵魂在亲密关系中所具备的力量。本书深具洞察，大胆新鲜，舍弃旧有观念，而对我们至真至大的生命渴望点头：完完全全充充分分的去爱。

八、《新世纪饮食》。(Diet for a New America)，约翰·罗宾斯(John Robbins)著。对一个简单的主题——食物——所发的宏论。是一本启示录。它会永远改变你对吃进体内物品的看法，因为我们吃下太多有毒之物，而营养又严重不良。这本书挑战肉食有益人体之说，提出惊人的证据，不论对人体还是对经济，不再吃肉都多有益处。

这些书每一本都为人类的明日画下蓝图。它们发言的相似性令人吃惊。你难免会想象是不是这些作者曾经坐下来共同商讨大家一起写什么，又如何写。当然，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因此，另人吃惊的就是它们的同時发生了。

这八位作者的观点是如此的清晰，如此的另人兴奋，所提议的文明社会是如此大大超出了我们日常生活的现实，以至于你的心会欢唱起来，你想立即知道

如何可以有助于推动这样的文明。幸运的是，他们统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让我们得知从此处走向何处。所有这八本书都充满了丰富的观念，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可以做什么**，来使事情更好，来创造全球长远的改变。

我也想让你知道三个组织和一个草根民间社团；前三者正在积极推动《与神对话》中召唤我们去做的工作，后者则意在提升世界。你也许会想更为了解这些社团，看看你是否同意它们的哲学，看看它们是否已把你的理想和选择付诸行动。

性灵精神方面：**使者（Emissaries）**

这个社团有各国的人参加，其主要宗旨在调整自己，跟生命在日常生活中一切层面的运作相谐和，并力求在日常生活中显现出神的角色与特质。社团成员相信，当自己持续这样做，并与他人协同，则神的特质与角色将会在人心中呈现出来，因而导致觉醒，回归真正的身份。

“神光使者”（**emissary of divine light**）：指持续表达那稳定、真实与爱之精神的人；只要是这样的人就可称为“神光使者”，不必定是该社团成员。人有天赋的精神潜能，但有些态度与设想会限制了这种潜能的释放；“神光使者”即暗示他接受去面对这些态度与设想，并将它们化解的责任。

当然，许许多多人都并未听说过**使者**，然而，他们所在之处却会发出真正的光辉，使人提升。身为神光使者，他们带有多少神光便带有多少权威与力量。**使者**借着用心的联系以及诸如函授课程、讲座、调适和每周聚会，得以使参与者共享灵性与创造性的工作。

通讯处为：

The Emissaries
5569 North County Road,
#29 Loveland,
Colorado 80538,
USA
Tel:002-1-970-679-4200
E-mail: sunrise @ emnet.org

政治方面：**自然律党（The Natural Law Party）**

这个组织建立于一九九二年，填补了美国政治结构中一段真空；于今它已在全球许多国家中有分部。该组织相信，为了人类继续进步，为了地球的繁荣，我们必须与“自然律”结盟。他们所说的自然律是指“统驭整个物质宇宙中的生命之井然有序的原理原则”。

物理学家约翰·海吉林(John Hagelin)——美国该党上一届主席候选人——说：“不幸的是，我们的许多机构、许多的现代科技和行为模式，都越来越违背自然律。我们带有危险副作用的医药，我们的化学杀虫剂与肥料，我们的基因工程，甚至财经机构，都在播散着传染病、阶级斗争和环境灾难的种子。”当然，《与神对话》也一再一再指陈过同样的事实。

自然律党提供了一个政治舞台，可以对应这些课题。它在美国的联络处为：

The Natrual Law Party
1946 Mansion Drivea
P.O.Box 1900

Fairfield, IA 52556 USA
Tel: 002-1-515-472-2040
Online at: www.natural-law.org

美国的性灵——政治活动方面，我推介**美国复兴联盟**（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Alliance）。这是我跟作家、演说家、远见者（visionary）玛利安·威廉逊共创的组织；玛利安认为“随着精神力量在我们内在提升，我们服务世界的愿望也跟着提升。民主的程序可以有助于这种服务，使每个人都有机会在政治领域中表达我们的精神价值”。

当许许多多人将爱、慈悲、和平与正义置于全球的政治领域中，它们就会成为政治的主流。在美国，**美国复兴联盟**提供一个组织，可以让我们做哲学探讨并采取政治行动；把心思相同的人结合起来，为公益效力。我们的目的是在美国民主政治的核心中驾驭精神力量，有力的见证神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爱。

玛利安和我期望，美国的各城镇可以两个或多个联系起来，共同为和平祈祷，为正义工作。玛利安在我们的会员册子上写道：“**联盟**献身的理念是，灵魂的力量比暴力更为有力，因此积极推动美国的新愿景：免于贪婪，立足和平，向更多的爱演化。我们相信这是地球上人类这种物种的命运；全球各地凡有类似组织，我们将会支持。

“**美国复兴联盟**不是传统趋向的政治组织。我们认为传统的主张**根本不是主张**。美国的问题绝大部分出自一个根本的根源：就是一般人根本就不参与他们国家的政治程序。全世界各处情况都是如此。”

如果你想知道玛利安和我在“整体（holistic）政治”方面所想做和正在做的事，并想加入我们，共同努力，请联系：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Alliance
P.O.Box 15712
Washington, D.C. 20003, USA
Tel: 002-1-202-544-1219
Online at: www.renaissancealliance.org

最后，你不可能错过《与神对话》三部曲中屡屡出现的“什么是什么”和“什么有效”——这是高度演化的生物时常会问的。

而现在，在我们的社会中，突然出现了一些人，在更密切的审视我们面对问题的方法与态度，他们发现已经有不少人采取了步骤，订定了计划。这些细心观察的人凝聚为一些社团，其中之一是**正面解决问题运动**（the campaign for Positive Solutions），目标是以已经有效的一些方法为基础，协助建立一个新的文明。

该运动细查、测量、联系这些突破，鼓励更多的人接受它们。当更多更多的人接受并采用这些突破法，则我们将可节省数以百亿计的钱财，改变千万人的生活。我跟此运动密切合作，希望借着这个运动助人将最有效的方式带入社区，并去设计一些规划，有助于治疗我们的世界，促进演化。

正向解决问题运动的社长是爱连诺·慕龙尼·乐坎（Eleanor Mulloney Lecain），她跟未来学家芭芭拉·马克斯·胡巴德、南茜·卡洛（Nancy Carroll）和佩崔西亚·艾尔斯堡（Patricia Ellsberg）共同合作。该社团是芭芭拉非营利性基金会

的计划之一。欢迎个人、团体、组织与机构将有效运作的方案置入其网址，将你的所知与人共享，并从他人的学得如何有效运作。

你也可以在自己的社区、教堂、组织或朋友间组成小群体，开始互相交流与共同创造，向自己提出这类的问题：一、我现在的创造热情是什么方面的？我“想要”的是什么？二、我需要的助力是什么？在我走向下一步时，我觉得是什么挡住了我？三、我想与人免费分享的资源是什么？四、在我的生活中、工作中、在世界上，什么是我所知已经有效运作的？然后，将你的计划以及你所知其他有效运作的计划置入网址。对此资讯若想进一步接触，请联系：

The Foundation for Conscious Evolution

P. O. Box 6397

San Rafael CA 94903-0397

Tel: 002-1-415-454-8191

E-mail: [fce @ peaceroom.org](mailto:fce@peaceroom.org)

我希望这些资讯会于你有用。我写这些的目的是想提供一个跳板，使你能将《与神对话》中的讯息实行出来。我知道不可能每一位都对前述的每个社团或作品完全同意。这很好。其实这些作品和社团只要能使我们停停脚步，思考思考，就有很大的贡献了。

现在，在此三部曲结束之际，我想要对你说：谢谢你。谢谢你给我这么大的宽容，让我得以说完那透过我而自由流出的意念。我可以确定并非每个人都同意三部曲中的每个意念。这也很好。事实上，这**更好**。我从不喜欢把任何东西囫圇吞下。《与神对话》最重要的一个讯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我们自己的与神对话，跟自己的内在智慧接触，找到我们自己的内在真理。这就是自由的所在。这就是机会的所在。这就是生命最终目的的所在。

现在，我们——你和我——有了机会可以将**我们是谁**的下一步最伟大意象之最恢宏版本再创造出来。我们有了机会改变我们自己，并真正改变世界。

据说，萧伯纳曾这样说过：有些人看到世界现在的样子而问：“为什么？”而有些人则看到世界可能的样子而问“为什么不呢？”今天，在你跟我共同走过《与神对话》三部曲后，我邀请你拥抱你對自己与世界的最高意象，并问：**为什么不呢？**

祝福你。